

# 德 裕



期 三 一 一 第  
號 月 九 年 八 十 四

鏡 微 顯 子 電



盤尼西林致死事件，近年來時有所聞，並常引起法律糾紛。據統計平均每七人中有一人對此特効藥具敏感性。本期對此問題有一詳盡之剖析。六秒鐘健身運動簡便易行，可補健身操之不足。華府社交女權威一文，讀來輕鬆引人，誠生活重擔下之最佳調劑小品。

附帶要一提的是「我的辯白」一文的作者，近來屢成新聞人物的卡拉絲女士。她的壞脾氣幾乎和她在歌劇演唱上的成就同樣出名。她的女高音雖不能說是唯我獨尊（她與她匹敵或甚至勝過她的尙不乏其人），但她在台上的做工則別人確實望塵莫及，許多古老隱晦的歌劇賴其演唱而復活，其功殊不可沒，而其對演出務求盡善盡美，忠於藝術的不苟且不妥協態度實亦未嘗深責之，雖然她因此而爲人所不諒。近幾個月來她又製造了幾件新聞，首先是她的母親因被停止接濟而不得不自力謀生，進一家珠寶店去服務，甚招物議。其次是她本人在倫敦柯文花園歌劇院演唱極大成功，捧場者有同鄉油輪大王奧納普斯等。最近她與邱吉爾等同伴客於奧納普斯之遊艇上，據傳有將上銀幕之說。

本期共登短篇小說三篇：失足恨，鼯鼠的故事以及南太平洋故事之一紳士刑軍官，每篇都很精彩和特出。「漫漫永日」因譯者公出，續稿遲到，故排印時目次移後。續篇共卅頁，一次登完，讀者必稱過癮。

最後要特別介紹的是阿德諾總理的一封信，阿德諾傳譯者關德憲先生於譯竣此一巨著後，曾致函阿氏致敬，頌其獲函，特交由拾德製版連詞譯文刊出，亦以見阿氏對我國友好之一般也。

接踵而至的水災，地震和颶風均未能影響本刊之如期出版，編者稱幸之餘，想到住在中南部的本刊讀者中，或有身歷此次浩劫而損失慘重者。本刊同人謹在此向他們致深切的慰問之意，並希望他們能本着有史以來萬物之靈對抗自然的一貫堅毅不屈精神，重建家園。相信其他讀者，亦將同爲他們祝福。

這一期登了兩篇科學方面的文章。電子顯微鏡雖然早已成爲科學、工業與醫學上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但說來慚愧，在本省此物尙付厥如。A猴與B猴一文，或已有明日黃花之感，但報道濼較絢章爲甚詳，仍不失參考價值。最近，專家們正爲此僅存的半磅重體性松鼠覓致一位佳偶，以便研究太空輻射對生殖和遺傳的影響。

#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〇九八零

電報: CALTEX

科學	技術	醫藥	衛生	人物	軼事	音樂	遊藝	戰爭故事	短篇	小說	長篇連載	拾總專欄				
電子顯微鏡 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工具之一 ..... 一	A 猴與 B 猴 曾遨遊太空的兩隻猴子的故事 ..... 六六	盤尼西靈的危害 ..... 六	這種稀世的特效藥也能使你受害甚或危及生命 美國醫生的夢魘(下) 病人與醫師應當共同努力合理解決問題 六秒鐘的健身運動 簡便易行的日常健身妙法 ..... 三九	華府社交女權威 ..... 一六	你應當遵照蕭太太所說的，而不是去學她所做的 我的辯白 ..... 四二	世界著名女高音卡拉絲的辯訴 ..... 四二	敘述傳奇故事的音樂 介紹幾首夢想的樂曲 ..... 三四	序曲、音詩及管弦小品(五) ..... 五三	漫漫永日(下) ..... 一〇〇	紳士型軍官——南太平洋故事之五 ..... 七二	南太平洋小島上軍官和美麗護士小姐的戀愛故事 鼬鼠的故事 一個父親對小女兒所講的童話 ..... 八七	失足恨 ..... 九一	很多人都有過偷竊的衝動，但米契爾却真的做了 朱門恩怨(廿七) ..... 一二八	西影片羽 ..... 一四三	醫藥近訊 ..... 一四〇	攝影叢談 ..... 一四六

**封面說明**

電子顯微鏡是目前科學、工業和醫學研究上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在它數十萬倍的放大率下，即使最微小的瀰過性毒素亦無所遁形。左圖是普通的潤滑油脂在電子顯微鏡下顯出扭曲的線狀肥皂結晶懸浮於油中，這種研究可改進潤滑油脂的生產技術及品質。此照片為愛索(Exxon)油公司實驗室所攝。右圖是放大七萬九千倍的小兒麻疹症病毒，網球狀的病毒顆粒常聚成叢集的結晶，每一顆粒都是一個單獨的蛋白質分子。此照片由派克台維斯藥廠所攝。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  
九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張明哲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廠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  
半年六期 二十四元  
全年十二期 四十八元

零售價目：  
新台幣五元 美金三角  
港幣元二角 日幣一百圓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  
以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叢書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ER BUNDESKANZLER

Am 1. Juni 1959

Herrn  
Boechou Yu-shan  
- 38 San Yu Lee, 381 Li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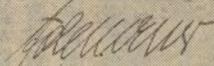
Sehr geehrter Herr Sun!

Über Ihre Mitteilung vom 20. Juni 1959, dass Sie  
aufes von Herrn Paul Jeymar verfasste Biographie in  
der chinesische Sprache überreicht haben, und daß diese  
Übersetzung jetzt in China veröffentlicht wird, habe  
ich mich sehr erfreut.

Durch Ihren langen Aufenthalt in unserem Lande sind  
Sie sicher als Zeitgenosse befähigt, Ihren Landsleuten  
umfangende persönliche Eindrücke von dem neuen, demokrati-  
schen Deutschland zu vermitteln, das sich den Prinzipien  
und Idealen der freien Welt eng verbunden weiß.  
Ihnen als einem Kenner der deutschen Verhältnisse nach  
dem Dr. Valters ich sehr gern besonders für die  
ausgezeichnete Arbeit, der Sie sich mit der Übersetzung meiner  
Biographie unterziehen haben.

Ich gebe der Hoffnung Ausdruck, daß durch dieses Buch  
ein Verständnis zwischen unseren beiden Völkern gefördert  
werden möge.

Mit verehrlicher Hochachtung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聯邦總理 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致譯者函譯文。

關先生尊鑒：

接到您六月二十日來函，得悉您將魏瑪爾先生所著作的本人傳記譯成中文發表于  
中國國內，甚表誠意之欣慰。

因您停留我國國內甚久，必能將個人對此一忠于自由世界理想原則之新興民主國  
家所得印像，向貴國國人作綜合性之報導，無人可與倫比。本人因此對先生了解戰  
後德國情況之立場，為譯述工作而不辭勞瘁，特致感謝之忱。

本人企望此書之出版足以促進我們兩國人民之了解，謹致崇高之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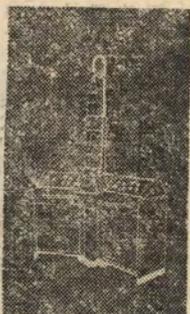
阿德諾 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波昂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聯邦總理

的上以倍萬千三大放體物把能

# 鏡微顯子電

譯使人程



一九五六年秋天某日(麻省理工學院一位理長的生物學教授西席豪爾博士(Dr. Cecil Hall)在他的實驗裡轉動控制盤上的各種旋鈕。眼睛注視着螢幕上的影像，然後他擡動一個電開關。就這樣，他得到了一幅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這是一粒控制生物生長的核酸的單獨分子被放大了十八萬五千倍的照片。

豪爾照片的物體看起來不過像一段紗線，然而牠的重要性却不亞於一九四二年人類第一次的原子分裂。長而具卷繞形的核酸分子顯示出控制細胞生長的物質的形

狀和大小，遮物質可決定一個單細胞究竟會長成一個男人；一個女人，或一顆甘藍。牠像是某種磁帶錄音機。上面記載着細胞世代相傳的遺傳資料。

豪爾博士用以拍攝千萬分之一英寸寬的物體照片的工具是一架電子顯微鏡，這是今日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工具之一。雖然不在實驗室工作的人很少能見到電子顯微鏡，然而在美國大學中，基金會中，以及工業研究中心中約有一千架在使用。如果沒有這儀器，不論物理化學或生物學都將不會以現時的步調進展，一架電子顯微鏡使研究者能見到複雜如廣袤的太空的一個見不到的世界，好像觀看電視一樣。

電子顯微鏡已成為研究疾病的基本工具，牠是生產小兒麻痺症沙克疫苗的必需設備。在征服癌症的努力中牠也可供給種種線索。牠給我們第一次顯示出流行性感官病毒毒的形像，也靠牠我們才第一次拍出受重複硬化損害的神經細胞的照片。同時最重要的一點：牠可以引導我們對所有生物的遺傳和變態得到了解。

電子顯微鏡的放大率比中學生在生物課上所用的最好的光學顯微鏡要大一百五十倍。放大率最高的光學顯微鏡能放大一個標本至原先大小的二千倍。而一架電子顯微鏡却能放大至三十萬倍以上。以這樣的程度放大，一個蟻蟻可以變成一個橫跨紐約曼哈坦島一半的巨獸。

電子顯微鏡可以拍攝寬度只四百億分之一吋的物體的照片，這寬度只及一根人髮的百萬分之一。在電子顯微鏡

## 拾穗譯叢零售價格

書名	定價	訂戶優待價
溫莎公爵回憶錄(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劫後孤雛(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征服星空(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波城世家	二十四元	十六元八角
海上漁翁(售完)	三元	二元一角
蕾綺表姐	十二元	八元四角
滄海珠淚	四元	二元八角
天才推銷家(售完)	八元	五元六角
自殺俱樂部(售完)	四元	二元八角
春閨夢裡人	七元	四元九角
西洋歌劇的故事	十八元	十二元六角
海狼	十五元	十元五角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五元	三元五角
交響樂的故事	十八元	十二元六角
玫瑰紋身	八元	五元六角
石油的故事	六元	四元二角
網的故事	六元	四元二角
白衣女郎	二十五元	十七元五角
黑貓劫	九元	六元三角
慘劇的預演	五元	三元五角
糖的故事	六元	四元二角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七元	四元九角
北敦莊、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	七元	四元九角
我們的地球	十二元	八元四角
二三談叢	五元	三元五角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	十二元	八元四角
我們的朋友—原子	五元	三元五角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二十五元	十七元五角

之下各種型態的病菌都歷歷可辨，好像動物園中各種不同的動物，有的戴着一種保護盔甲，有的長着細長的管狀臂膀。一隻蚊蟲的吸管看來像是一個巨大的雙線彈簧。小兒麻痺症病毒則像是毛絨絨的網球。（電子顯微鏡現時尚不致推翻光學顯微鏡，因牠有殺傷性的電子射束，不宜用於活的標本。）

人類對小兒麻痺症的總攻擊係始於一九四〇年間，但那時這種病毒的外表和結構都還不知道，直到一九五三年以電子顯微鏡研究後才大白於世。現在生產沙克疫苗的大廠商都使用電子顯微鏡來檢視這病毒的生長和抑制的過程。

電子顯微鏡也正在用以攻擊癌症。在研究癌症的主要機關紐約的斯羅安·刻特林學院 (Sloan Kettering Institute) 中，有二架電子顯微鏡佔據着第六層樓的設有窗戶的房間。在這裡於一九五六年的春天，電子顯微鏡專家哈文博士 (Dr. Etienne de Haren) 和病毒研究學者佛陵德博士 (Dr. Charlotte Friend) 二人在電子顯微鏡下對準一片針尖大的癌性鼠的肌肉組織的焦點。在五英尺見方的視屏上，有一個惡性細胞可以清楚的看到。結果他們拍下了一張存在細胞內的白血球過多症病毒的照片，在科學史上寫下新的一頁。這病毒顆粒經過放大一萬四千倍後，清晰的現出小圓球狀，中心部份較稠密，外面圍着較輕的薄膜。

如果人類的白血球過多症以及其他的癌症可證明確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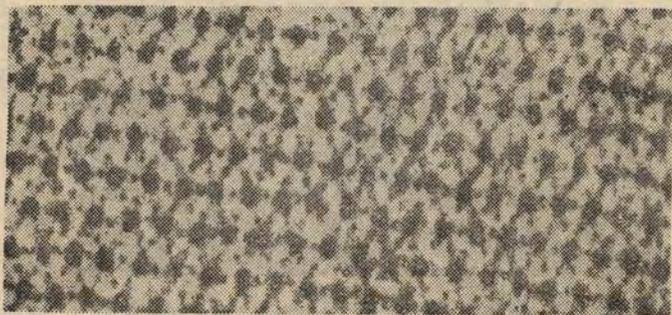
是由病毒引起的，則造出一種對多種癌症具免疫性的疫苗的可能性便很大。

電子顯微鏡是一種意想不到的複雜的器具，牠與普通光學顯微鏡很少有相像的地方。牠是一個磨光的圓形鋼筒，高七英尺，在控制檯上有一視屏，操作的人撥弄着控制鈕就好像一位鋼琴家在演奏一樣。在圓筒內係抽成真空，筒的上端有一鎢絲與電燈絲相像。鎢絲受熱後便發射電子，這電子再被加速至接近光速。電子射束在向下行進的途中被一連串的磁鐵所控制，這些磁鐵的作用就像是透鏡。電子可穿過標本，正好似X射線穿過肌肉一樣，電子射束被放大並集中焦點於視屏和攝影乾板，以便拍攝一或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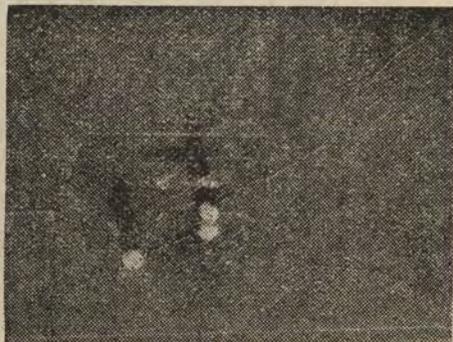
美國製造的第一架電子顯微鏡在二次大戰中及時造成，正好趕得上負擔極有價值的科學任務。牠的發展主要的要歸功於依渥金 (Vladimir K. Zworykin)，他在一九三〇年間在美國無線電公司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領導一群研究工作人員埋首於電子顯微鏡的研究。

在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時在歐洲和加拿大進行。一九三七年在多倫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一位物理研究生海列爾 (James Hillier) 選擇了建造一架電子顯微鏡作為哲學博士論文的題目。在物理實驗室中海列爾和幾個年青的助手利用拼湊的設備把一些高能力的變壓器，電池，線圈和幫浦集中在一起做實驗。他們用到五萬伏特的電力，數以打計的保險絲被他們燒燬，他們驚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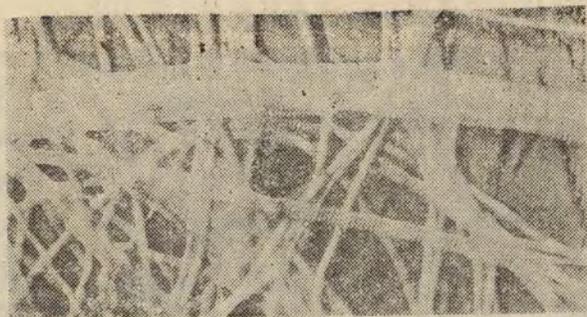
倍千一萬四大放鏡微顯子電為晶結的遷錳化氧；明說圖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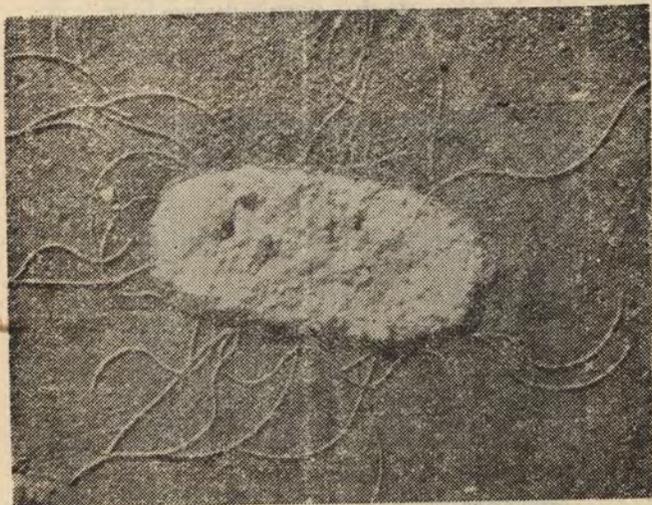
示圖，式形何幾具和律規有的奇出是常構結終最的質物（一圖）絲細些這。像形的倍萬五十二大放被面斷橫的翼的蠅家同用如身本蠅家。度強大極有具翼蠅使列排的律規有作。長半哩一有將則，大放度程一。



從對士博爾豪席西的 M. I. T. 是這（二圖）酸核的狀饒卷的到得所內腺胸牛小子粒圓的大較。片照張一第的拍所其較比用，球膠乳的小大知已是萬百有約絲細中圖。小大的體物他五萬八十大放被，徑直吋英一分。倍千。



組色白種一爲成後之倍千八萬一大放被膚皮類人(三圖)  
。網的維纖織



。菌細狀桿神海叫菌細通普種一的中水污存生是這(四圖)  
臂這，膀臂狀管長細的牠出示顯次一第鏡微顯子電  
。動行以得菌細該便可勝

通過觸電之災。終于他們拍到了一張放大四萬倍的碳層的顯微鏡的照片，超過了光學顯微鏡放大率極限的二十倍。

一九四〇年，依渥金博士把二十四歲的海列爾帶到紐澤西州坎登(Camden, N.J.)的美國無線電公司實驗室。

在這裡海列爾與一位年青有爲的電氣工程師凡斯 Arthur W. Vance) 一起工作，他設計了一架新的，安全適用的電子顯微鏡，這架超顯微鏡可以放大標本至十萬倍。

電子顯微鏡經過多年的簡單化之後，最新型的一種還有六千八百個分離的零件，製造藍圖需要二千張。牠需用五十個真空管，八十英里長的線路，在牠如鎗鏝般精細的活動部份更有幾寶石，白金和其他稀有金屬。RCA 是美國唯一的電子顯微鏡製造者，牠製造的各型產品的價格從一萬九千美元至二萬七千美元都有。類似的產品在德國，日本和荷蘭也有製造，蘇俄也製造一種由老式的 RCA 修改的電子顯微鏡。

電子顯微鏡的實際用途，有的在國防上有價值，有的在商業上有價值。例如，在二次大戰中，需要發展一種合成橡膠，進度要愈快愈好。橡膠的耐磨性質是依靠着製造橡膠時所用的碳煙顆粒的大小，這些顆粒太小是不能用普通顯微鏡來觀察的。用一架電子顯微鏡來拍攝碳煙的照片，並量度牠的大小，便可預先知道一個新車胎的耐用程度，而不必去作萬里車試驗。

今日汽車上使用的多種重要材料都要經過電子顯微鏡實穿性射束的檢驗。福特，克里斯勒和通用汽車公司的實

驗室都要檢查鋼料，油漆，橡膠製件和制動器裡，以決定牠們的結構並分析牠們的耐磨性。在電子顯微鏡之下，一個優良油漆的表面現出如撒哈拉沙漠般的平滑，而一種劣等油漆或經過磨蝕的油漆表面則像月球上點點的陷洞。甚至從底特律翻砂廠煙突中噴出的煙塵也要用電子顯微鏡去檢查，以便確切的知道甚麼物質浪費了，甚麼物質可以由改善的燃燒中節省下來。

科學家們同意，電子顯微鏡能幫助他們解決的最大的宇宙秘密就是細胞生長和變化的最基本生命歷程。僅在最近的五六年間，由於電子顯微鏡的改進，尤其是準備標準的困難技術的改進，現在已可以偵正的去觀看和研究蛋白質的合成。這種蛋白質合成的方法能使細胞營養，生長，生殖，並且有時候也使細胞變成狂亂和癌性。因為每種疾病都和細胞的變化有關，今日我們收集的新知識無疑的將在明天成爲新的控制和治療疾病的方法。

(譯自: Harper's May 1959)

看到黑貓是否要交惡運，要看你是一個人還是一隻老風而定。

父親看了成績報告單以後無可奈何地對小兒子說：「你總算還有一點可取。這樣的成績可以證明你沒有作弊。」



# 盤尼西靈的危害

承 昭

盤尼西靈是現代醫藥界裡最具功效的一種消炎藥物，它曾拯救過無數的生命。但有利必有弊，這種稀世的特效藥最近證明同樣也能使你受害，甚或危及生命。

在現代的處方藥物中沒有一種比盤尼西靈施用得更多和更廣泛。它對數十種能使我人致命的細菌都有強大的消滅力量，相對而言對人却毫無害處，自它發現以後已減少了許多種疾病和救活了許多生命。全世界各地經其活命的數以萬計。

請留意上段所說的「相對而言」四字。盤尼西靈在最初受品評的時候原沒有這四個字，並且被施用得很廣泛和很普遍，根本就沒有擔心會引致不良的後果一回事。但現在我們已知道盤尼西靈並不是真像當初人們所想像對人毫無毒害的。時至今日，儘管盤尼西靈依舊是全世界最有效的一種抗生素，但却已證明是許多討厭的過敏性反應的主因——其範圍自激發紅疹起以至突然死亡不等。

現在姑且舉一個致命的反應為例：有一中年男子在經小手術後，為謹慎起見醫師替他注射了一針盤尼西靈。不到二分鐘他便休克起來。呼吸困難，脈搏微弱。醫師們急

忙把氧氣罩罩在他的臉上，並施以所有急救措施，打強心針，但不到十分鐘，終於一命嗚呼。

雖然有許多病人在開始時不一定就有他們所需要的盤尼西靈予以治療，因為這對一個醫師來說要判斷一個病人何時需要盤尼西靈和何時不需要並不永遠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反過來說總沒有一個人會反對使用這種最原始亦是最傑出的抗生素藥物的。因為牠實在太有用了。大部份因為牠的緣故，肺炎已不再令人恐怖，發炎的盲腸用不着再害怕會引致腹膜炎而可輕而易舉的剷除，乳突炎很少再有動手術之必要，梅毒之傳播已遭抑制，急性關節風濕症已可防止，此外尚有十多種其他能威脅生命的疾病都予以及時控制。

但不幸的是這要應用廣泛和藥性強大的藥物，自牠最初經人發掘出來——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開始，十三年以來，單在美國一地已發生一千餘起致命的副反應。同

樣的事件也發生在世界其他地區，而且權威人士還相信尚有許多致命事件未被列入報告的或被誤認為係由於其他原因——如心臟病——才造成死亡的。就盤尼西靈用量來說——全世界每年約耗用五百噸——其死亡百分率固然是十分低的。去年出版的一世界衛生組織檢討——統計為每一千萬次注射中只有一次到三次是釀致死亡的。然而換一個角度來看，美國每天平均有一至二百萬次的注射，那末由盤尼西靈所造成的絕對死亡數字——其中固然有許多經判斷是可以避免的——却也着實令人心慌。

自然，比上面所說更多更普遍，每天困擾着幾百萬人們的是牠所引致而却不至於致命的種種反應，包括喘息，血漿病，關節痛和痒疹等。估計那些有盤尼西靈治療經驗的約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的人受過此或彼的不良反應。據說所有嚴重的因藥物誘導而起的疹症，盤尼西靈幾乎該負半數責任。並且沒有一種形式的盤尼西靈製劑是完全無辜的。針劑所造成困擾當然最多，但片劑，膠囊，油膏，噴劑和丸藥等多少的都關過關。有些受害者並不由於打針服藥關係，而係由於職業的或偶然的接觸所致。有些反應係由於在小兒麻痺疫苗裡所含有的微量盤尼西靈，也有的是因為經盤尼西靈所處理過的乳牛所分泌的牛奶所致。

因此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怎樣才能繼續使用這種強力的武器而不致受其偶然一次的走火而獲害？這正是目前使各方面臨的頭痛問題——包括醫師，醫

院，抗生素製造商，和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後者受命履行安全標準。與這問題有關的為武裝部隊流行病管理局，該局負責人之一兼賓州大學皮膚病學教授畢爾斯博士說，盤尼西靈的過敏性反應使軍方陷於進退維谷的困境，「因為盤尼西靈是唯一的抗生素能有效控制住鏈球菌傳染症和急性關節風濕症。」

此外，在那些生命威脅嚴重的傳染病中如嚴重的肺炎，盤尼西靈是最好的對症良藥，因為牠比其他任何一種抗生素的殺菌的效能要快速得多。

許多醫生都各有一手對付盤尼西靈過敏性反應的一些方法，雖然沒有一種是完全可靠的。其中最有效的是最近經精製的一種抗盤尼西靈酵素，稱為盤尼西靈分解素（Penicillinase）。不幸的是有時候這種盤尼西靈分解素本身也有一些副作用，雖然自開始到現在在幾千次注射中只發生過少數幾次。另外一個希望則寄託在一種徹底更新的盤尼西靈生產技術方面，完全用合成的方法從一些簡單的化學藥品來製造，這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化學家，約翰西漢博士和英國皮漢實驗研究所內一羣科學家們同時而各別發現的方法。這些新的產製方法，雖然還在實驗階段內，但可能會脫化出一種特製的新的盤尼西靈品種，對抗藥性細菌有更強大的消滅力，但對副作用的趨勢則較小。

最合邏輯的戰略便是盡量少用盤尼西靈，除非病情非用這種首屈一指的抗生素不可，否則總寧可用麻煩較少的藥品為上策。醫藥界的領袖們發出這個忠告已有好多年了

，但忠言逆耳，嘴上說說容易，要跟青做可沒有那般簡單。靈西尼靈的藥效誘惑力實在太強烈了，因而好多人應付得不免流於過濫，特別是當病人指名要求使用的常見。久而久之造成二種後果，一種是抗藥性，緊急時呼救不靈；另外一種便是一連串的過敏性反應。

對靈西尼靈施用方法，最清楚和最明顯的一次警告是靈西尼靈在六年以前所發出的，警告人是當時美國費城坦浦爾大學醫學教授，李却克恩博士，他是位著名的敏感症專家，亦是前任美國醫學院院長。他和韋伯萊博士聯合在美國醫學期刊上發表一篇論文，他們控訴有許多醫生把靈西尼靈隨便用在一些小毛病上，因而使許多人造成不必要的敏感症。

「他們（指病人們）連普通的一點感冒都使用靈西尼靈，」克恩和韋伯萊博士說，「因此當他們真正需要靈西尼靈來治療肺炎或一次嚴重的外傷時，却造成敏感性。這是一股執業醫師該負的責任；他們該知道用一尊十六吋的大炮來射擊一隻雲雀是多麼愚笨的行動。」雖然有許多醫師業已接受了克恩博士的警告，但靈西尼靈的反應仍舊一遍復一遍的在發生着。

最常受影響的人是一些天生比較敏感的人，患着乾草熱，氣喘，或是對某些食物比較敏感的人。在克恩博士所檢查過的十七個因施用靈西尼靈發生休克而致死的案件中，有五個曾患過氣喘病，另外有幾個，根據他們過敏的體

八個月後當她康復時，她被調到另一部分工作，使她唯一易受敏感的靈西尼靈完全密封在安普裡面。然而縱或如此，對敏感的人而言，在玻璃瓶的外表面，在廠房的空氣裡已有足夠的靈西尼靈，使L太太重又發生敏感症。她現在甚至還不僅發一身疹子而已，連帶還發氣喘，喉嚨腫痛，並時或失去知覺。正如康姆士博士在工業醫藥和外科雜誌上所提到的，「顯然她必須完全停止接觸靈西尼靈才行。」

然而怎樣能叫她一種差不多每個人日常都要使用的藥物完全不接觸呢？她辭去藥廠工作，另外在曼漢坦找件事情，並且每天從家裡到地下車站去的路上故意繞道避過那家藥廠。有一天她因動小手術住醫院，鄰床的一位太太因注射靈西尼靈，使她登時又暴發炎疹。有時候因為要陪孩子到醫院裡去打針靈西尼靈，同樣也使她招來無窮痛苦。後來她甚至一聞到診療所含有靈西尼靈的空氣就會陷於氣喘。

並不是每一個職業性對靈西尼靈有過敏症的人都能像L太太般輕而易舉的換上一行職業的。像一個醫生來說，難得會有一天不替人注射靈西尼靈的。固然，在必要時他可以戴上面罩和橡皮手套來處理靈西尼靈，但也有些過份敏感的人，便連任何厚重障礙物都保證不了他們。

像這般受罪的醫生就如哈門占得曼博士，他也是紐約大學的皮膚病系教授。他曾對他的同事們說：「我沒有那一次當檢起一顆靈西尼靈膠囊時，手指頭上不脫去一層皮的。這是我在十幾年前所嚐到的經驗。過去我曾毫無問題

質，可能在孩提時代曾患過濕疹，或過敏性鼻結膜炎。因為平均在每七個人中便有一個可歸列於敏感的一組，因此我人中有非常多可能會牽連入靈西尼靈的煩惱。而發生麻煩的人往往又多是一些原先毫無過敏性徵象的人。所以每一個人必須自己警惕以免招致麻煩，假使他自己知道他有敏感特性，更應盡量避免注射靈西尼靈，說不定靈西尼靈救不了他的病，倒反而遷去了他的生命。

幸而有許多因注射靈西尼靈而激發的一片疹粒都會在幾個鐘點或幾天內自然褪去，然而也有一些人會相持達數週乃至數月的，更有少數特別敏感的，即或稍微聞着地的氣味便會發出一身疥瘡的，那就應絕對避免使用。紐約的白洛克林區有一位L太太，幾年來每日晨昏總要繞圈子多走好幾條馬路，目的只是要避免走過一家開設在她家利到地下車站去路之間的靈西尼靈廠。假如她時間不夠來不及繞道，不得不走過那家廠門前，那末她身上會立即暴發出一身疹子來的。

這還只是L太太故事的一面而已，根據紐約大學醫學院的皮膚病教授，沃爾康康姆士博士的記錄，她與靈西尼靈的奮鬥發生於她在上述那家工廠工作時候。這是許多過敏症患者的特徵，所謂過敏症並非是說發就發的，牠們亦是在你長期暴露於敏感對象中日積月累起來的。L太太亦在這家靈西尼靈藥廠裡工作了九個多月，最後終於激發成嚴重的皮膚病，她的二手，二腕，前臂和臉上都發出嚴重的皮膚炎，而且發炎得那麼厲害使她不得不進醫院治療。

替病人注射過好幾年靈西尼靈，接着麻煩就來了，打針時手指頭和手腕便會起疹子發癢，眼睛週圍發腫。」

經過這樣警告後，他以後每當要替病人打靈西尼靈時便特別留神。他戴上橡皮手套和面罩，並且讓助手們預備好注射筒；而且每次在打靈西尼靈時他總要問一下自己，一半為他自己，一半也為着病人：「這一針是不是必須的？」有一天當他必須在藥房裡購置一匣靈西尼靈時，他慎重其事的對藥劑師說：「請你包藥得好一點，因為我受不了這個東西。」藥房裡人遵命辦理，他在每一瓶靈西尼靈瓶子外面包上一層紙，然後放在一隻小匣子裡，盒子外面再包上一張紙，再裝入一隻大紙匣，紙匣外面另用膠帶封口，又再包上一張牛皮紙。他自己正穿着一件夾克和大衣，於是他便將紙匣挾在臂彎裡對直回家，他的家和藥房相距只有幾條馬路。

即或如此，幾分鐘後當他回到家裡時，還是感到一陣奇痒。他脫去大衣和夾克，看到他手臂的內側，原來挾匣子的地方火紅地發出一片紅疹。

現在請回顧一下歷史上最原始一次的注射靈西尼靈，那是在一九四一年的一月二十七日，在英國的牛津大學裡所注射的，發生過一次副作用——發冷發熱。接受注射的是一位身體健康，自動應徵的女太太，目的是試驗新藥的一般效應。這位太太的反應使當時英國的一群研究人員着了慌。他們原來的計劃是想把一九二八年距歷山大佛萊朋

爵士的發現轉變成一種有用的藥劑。不過他們事後發現反應是由於其中一種不潔物質；其他有許多醫生又繼續試驗了好幾年，把所有盤尼西靈的反應也解釋為是製作不純，並且說這很容易鑑定也很容易控制的。

將近一九四六年時，抗組織胺問世，緩和了盤尼西靈的痒疹。但是牠們對比較嚴重的反應，其效用還是相當有限的。到四十年代的後半期，因為使用盤尼西靈的病人日益衆多，發生反應的次數也逐漸增加。

第一次致命的反應是由紐約的韋倫斯基醫師 (Dr. A. O. Wilensky) 報告出來的。他在一九四六年的七月裡寫了一封信給美國醫學雜誌說：病人是一個中年的男子，因患胃癌而動過手術，手術後每四小時替他注射一次盤尼西靈以預防傷口發炎。經過一直良好，但到手術後的第五天，病人體溫突然高達一百零四度，並開始嘔吐，病人的軀幹和二隻大腿發出一片紅疹。因為病人的家庭醫師本人打過盤尼西靈針後，亦曾有過同樣的經驗，因而就懷疑到是打針的緣故，遂停止了注射。停止打針後，病人的情況已見改善，但只是暫時性的。過後他的熱度重又上升，紅疹愈來愈多，終而至於死亡。

二年以後，在同一醫學期刊上又登載了一篇報告，事故仍舊出在紐約，是關於盤尼西靈致死的第二起事件。一群外科大夫已在一位老太太身上割去一段業已破裂而腐爛的腸胃。在這種情況下開刀，以後必然會有腹膜炎的威脅，而盤尼西靈早經證明是對症特效良藥，因此是手術後任

幾百萬種細胞上放出如組織液般的物質，因而使皮膚和某些重要的不隨意肌——包括血管和心，肺等——引起病痛。一種過份誇張性的防禦機構，不但無益，反而有害。譬如一個城市的救火會，為着撲滅一起小火，竟出動了全部力量，結果火是熄了，可是一個城市也就毀損得差不多了。

過敏症的徵候計有舌頭痛，嘴乾，汗出如雨，心悸亢進，頭暈，有抑壓感，胸部悶脹，極端虛弱，最後乃至於全部崩潰。雖然有些人對盤尼西靈發生敏感以前可接受很多次的盤尼西靈都無問題，但一旦開始有敏感反應，也往往是來得頗為突然的。有一位六十七歲的老太太，因患氣喘，對很多種物質都其敏感，但却一再的因呼吸器發炎而接受盤尼西靈治療，都無不良影響。突然有一天因氣喘和扁桃腺炎同時併發，又注射了一針盤尼西靈。不到三十分鐘就陷於過敏症休克狀態，只有幾分鐘時間便死了。也許在記錄上因逐漸累積而到達反應時間最久的一位六十四歲的老先生，他平均每年要注射一百針盤尼西靈，連續六年，都沒有一點問題。但再一次注射就發生過敏症休克，幸而並不是致命的一種。

如果我們說「究竟是否應該用盤尼西靈是一件頗難決定的事」決不是過甚其辭。譬如說，當一個醫生請來替一個小孩診治喉痛和發高燒——一種被懷疑為鏈球菌性喉炎——他就該權衡相對的冒險成份。假使他不用盤尼西靈，孩子的病可能會轉變為急性關節風濕症或腎病。假使他

誰都知道必須施用的藥劑。果然她非常見效，十一天後病人已完全康復回家。又四天後，痒便開始了，不久全身暴發出一片兇險非常，通體血紅的疹子，猶如第三度火傷一般。所有藥品包括血漿在內都無法挽救。她的主治醫師雷平諾維丘和司涅可夫後來發現病人有過敏性背景，她的二個兒子對盤尼西靈有劇烈的反應。不幸這個個案料他們知道得太晚了。

沒有一個人知道因盤尼西靈反應致命的人數究竟有多少。紐約市的助理醫藥檢察官亞伯拉罕羅森森博士曾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出版的一篇評論裡說，紐約市在不到五年內已有二十起盤尼西靈的致死率。按照最近的美國全國性的調查，迄一九五七年為止的四年內，在八百二十七個醫院內，有案可查的計有一千零七十件由所有抗生藥藥物威脅到生命的病案。其中有九百零一件，亦即是全數的百分之八十四，是由於盤尼西靈所致。在這些盤尼西靈反應中有八十三件是致命的。主持這次調查的食品藥物管理局內抗生組長亨利懷爾許博士強調說：「自病歷的經過情形來看，並未顯示醫生有濫用盤尼西靈迹象，最近反應次數之增加完全係由於普遍的使用這種高度抗毒藥品使然。」

大多數的盤尼西靈致死事件，過去的和現在的，都是由於我人體內一種神祕而劇烈的反應叫作過敏症休克所致。理論上講，當我人身體第一次接觸一件新的物質時——這裡即指盤尼西靈——有關肌體細胞立即如臨大敵般板上鎗機準備應變。當再度接觸時，便一聲令下鎗彈齊發，從用了盤尼西靈，却又可能引起過敏性反應的危險。當然也許醫生可以處方用一些其他藥物，不過他的功效却遠不如盤尼西靈設理想，來應付當前的難境。一位紐約市的工業醫師並兼任一家藥業廠的盤尼西靈反應顧問，雷門博士堅持着說，一個全科醫生並不能用培養以證實每一種被懷疑的病源；他必須時時使用盤尼西靈以抑制病毒。置身在醫學象牙塔內的醫師們太容易有「盤尼西靈被使用得太普遍了」的念頭的。有許多病人如果不使用盤尼西靈就會因肺炎而住院。

每一個醫生，無論他是在象牙塔內執業，或在小市鎮內設立診療所，都警惕着盤尼西靈反應的威脅，而感到有更好的應付辦法之迫切必要。這種新的藥劑解毒劑的應用雖然並不是萬試萬靈的，但却已是一種鼓勵性的答復。

事情起源於十九年前二個科學家的一件發現，當時他們正在試製盤尼西靈。這二個科學家是亞伯拉罕 (Dr. E. P. Abraham) 和慶因博士 (Dr. Ernest B. Chain)。慶因博士是和佛萊明與弗勞雷博士 (Sir Howard Florey)。三人因發現盤尼西靈而獲得諾貝爾獎金之共同得獎人。在一九四〇年，亞伯拉罕和慶因二人注意到他們所用以試驗盤尼西靈的某種細菌，會分泌一種化學品可以消滅這種抗生藥。他們並且鑑定出這種化學品是一種酵素，稱作盤尼西靈分解素，因此他們假定這便是某些細菌所以會產生抗盤尼西靈性能的一個因素——雖然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許多年來盤尼西靈分解素一直只限於在實驗研究工作上應用。譬如說，當鑑定人類病毒所作的培養時，如不幸槽上一些盤尼西靈，就會摧毀病毒的正常繁殖，於是盤尼西靈分解素便可以用來清除盤尼西靈。但有時牠也會替盤尼西靈製造工廠帶來不少麻煩，那是由於某些游移的細菌所製造出來的，當其滲入酸醱槽時便會削弱盤尼西靈的產量。

在美國，實驗室所用的盤尼西靈分解素是由生萊實藥廠 (Schenley Laboratories) —— 現在稱為紐約生萊實藥廠 (Schon Labs Pharmaceuticals Inc. New York) —— 所製造供應的。他們是從一種泥土桿狀菌 (Bacillus Cereus) 培養獲取的。

幾年以前，威斯康辛州的貝克博士 (Dr. Robert M. Boker) 曾有過一個概念，他認為盤尼西靈分解素可能好用來應付病人的盤尼西靈反應。貝克博士是一位內服藥品的專家，對盤尼西靈分解素頗為熟悉，並且當他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曾在細菌實驗室裡實驗過牠。不過他不敢貿然就將這種粗製品應用到人體上去。因此他寫信給生萊實藥廠問他們是否可以供給他一些純淨的盤尼西靈分解素，使他能安全地用以注射到病人身體裡去。

生萊實藥廠在開始時對這個生產計劃毫無把握。同時貝克博士為著急於進行他的實驗也不耐煩多事等待，於是就採用實驗室使用的品種開始作動物試驗。他在曼迪生公衆醫院一個被廢置的角落裡，造了幾架關放豚鼠的籠子，

吸入注射筒，注入比爾的手臂裡。他一面注射一面說：「讓我們看牠是否能治好你」。轉而又對比爾的母親說：「明天打電話告訴我他的病況是否有起色。」

第二天比爾母親的電話來了。「珍塊已開始褪除，痒已止了。我們幾乎不相信會有這般神蹟！」在治療後第二天，貝克聽到走廊裡有奔跑的脚步聲，不久小比爾已倒入他的體格檢查室，原來腫得很大的二眼已完全恢復正常，他的一雙藍眼睛也不再鼓得高高的，已能完全睜開，笑瞇瞇的顯得非常高興。就在這二天時間內，一切反應的症候已化為烏有。

盤尼西靈分解素對其他許多病人的試用亦同樣的成功，有些病人的反應甚至比比爾還要厲害。在貝克博士所提出的一篇報告裡，頭一次經過盤尼西靈分解素試用的四十六件病案中——他自己親手處理的加上另外由其他十八個醫師所主治的——除了其中二件外，其餘都十分奏效。在二十四個僅用盤尼西靈分解素治療的病案，「結果都一致甚佳。」另外有二十二個病人則除了盤尼西靈分解素外，同時又兼用不同的抗組織胺，ACTH，或高固醇製劑等。不過，貝克博士總結著說，就臨床感應來看，其中二十個人的所以奏效，似乎也完全係由於盤尼西靈分解素所致。

在費城的一個病案是其中最有趣味的一個，有一位年青的家庭主婦因患嚴重的連珠桿菌喉炎，打了一針盤尼西靈，未幾就起了反應，身上如塗過一層紅漆般體

經四個月實驗，證明這種酵素可以在豚鼠的血液內不到一小時就可中和盤尼西靈。

貝克博士同時亦將這個純淨問題求教於威斯康辛大學的酵素研究所的研究主任亨利拉提博士 (Dr. Henry Larby)。到一九五五年的夏季拉提博士和其助手，黃素小姐已提純了一些盤尼西靈分解素，足夠供貝克博士開始在有些志願者身上進行試驗。他選取二十個對盤尼西靈不會有反應的人，每天替他們注射盤尼西靈，使盤尼西靈的濃度在他們血液裡日益累積而達可以很容易測定出來的程度。這才替他們每個人的肌肉裡注射一針盤尼西靈分解素。如同在豚鼠身上所試驗的一般，盤尼西靈在他們血液內不到一個鐘點就受到了中和。

到這個時候生萊實藥廠，經與拉提博士數度兩件往返後，已可製造純淨可供注射用的盤尼西靈分解素。於是第二個步驟便要求證牠是否能夠抑止已達飽和程度的盤尼西靈反應。這在有反應的一些病人身上——一試便立刻獲得答復。有一個十一歲名叫比爾的孩子，通體長着醜陋而巨大的疹塊。據他母親說，這是由於他們的家庭醫師替比爾治療喉痛而注射了一針盤尼西靈，五天以後便發生如此反應。喉痛固然好了，但所發的疹塊雖經一個星期左右用抗組織胺和一種科體松製品的打針外敷，不但不見好，反而愈來愈厲害了。孩子的兩眼腫得幾乎只剩下一條縫，兩腿腫脹起泡亦幾乎不能行走。

貝克博士將少量灰色粉狀的盤尼西靈分解素溶於水中

都是紅疹，既痒又脫皮。雖經一切標準方法治療仍不稍癒，相持將近一個月。她對一切醫藥失望到了極點，差不多已到拒絕再受治療的程度。最後她碰到一個醫師勸她不妨試用一下盤尼西靈分解素。注射後不到一天，痒就開始消退，雖然因盤尼西靈分解素本身的反應發過一陣發熱，但她還是繼續不時注射一針，直到紅疹完全消除為止。

同時這種新的酵素亦在由雪迪內佛萊德蘭德博士所領導主持的美國過敏性藥物委員會十五人小組裡進行試驗。從他們所試驗的五十個病人處所聯合獲得的經驗——每一個醫生平均報告一個到五個病人——他們的結論是這種新藥使好些血清病類反應和疹症病況獲得迅速進步，「牠無疑是治療學上的福星。」

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盤尼西靈分解素並非完全沒有缺點的。小而言之，在注射處小有痛疼，其價格倒或許是大多數病人為着免除盤尼西靈反應的苦痛所甘願償付的，但是有許多過敏性專家認為盤尼西靈分解素是一種類似蛋白質，因此他們怕牠本身也會引起過敏性反應。他們的恐懼不幸而成事實，去年二月裡有三位醫生報告計有四個病人由盤尼西靈分解素而引起嚴重的過敏性休克。其中二篇報告是登載在美國醫學會期刊上，分別由紐奧里良的阿爾伯漢門醫師和紐約市的密爾登萊許醫師執筆；第三篇報告係由鹿特高的新港混軍醫院的坎布蒂中尉編寫，發表於新英倫醫學期刊上。雖然事情早在一九五八年的一月，

七月和八月就發生了，但直到他們到一九五九年二月分別發表報告時止，醫藥界首先對其有反應一點都一無所聞。所有的病人——三個成人和一個五歲大的女孩——事後雖然都由反應而復甦，然而他們的症狀來勢頗健且亦很可怕——包括呼吸困難和血壓驟降，其中一人甚至陷入半昏迷狀態達十二小時之久。

這些不利的報告看來並不會使醫生們當遇到情況更嚴重而持久的盤尼西靈反應時放棄盤尼西靈分解素而不用，但毫無疑問的却會使他們在施用時更慎重和小心。如萊許博士所提出的：「一年歲太小的孩童，和太大的老人以及身體過份虛弱的病人都禁不起呼吸器官和心臟方面的病痛，因此當遇到這類病人時，盤尼西靈分解素的應用應從長考慮。」

有許多盤尼西靈反應是隨着小兒麻疹疫苗而來的，因為在這種疫苗裡為求保持純淨起見，往往含有微量盤尼西靈。一次貝克博士被召去治療如此一件病案，一個才十一個月大的嬰孩在注射沙克疫苗後的第十天，全身便發出一片紅疹。據其母親說，孩子的病況太可憐了，已有一星期左右未能入睡。一針盤尼西靈分解素下去，在四小時以內便止住了痒，二十四小時後所有紅疹便完全消褪了。

在美國高度發展的抗生素環境下，另外一個足以造成盤尼西靈過敏性反應的因素便是牛奶。乳牛普通很容易患乳炎，而盤尼西靈却是廣泛被用以治療乳炎的良藥。按理乳牛在經過盤尼西靈治療後，頭三天所分泌的牛奶該棄去

次每個醫生或護士施用同樣藥物時該提起他或她的注意。在這一劑服用盤尼西靈藥劑後沒有反應發生，不一定就能保證在下一劑時也沒有反應。在連續性注射裡，如果前後相隔不到四天，那末不一定就會有反應顯現，牠們必須在相隔十天或十天以上時才會發生過敏性反應。

假如醫生不認為你有用盤尼西靈的必要時，切不可要自動要求用牠。賓州大學醫學院的副教授友琴海德夫說：「病人自己決定要用盤尼西靈亦是許多主要困難問題之一。」他接着又說：「我勸病人放棄使用盤尼西靈比我簡單單的給他們一針不知要多化多少時間。這亦不僅我個人如此，好些住院助理醫師都是如此。」他說一次有一個病人患上感冒症，跑到急診室去要求打盤尼西靈。當有值日住院助理醫師解釋給他聽盤尼西靈的反應如何痛苦，而且感冒並不需要注射這種抗生素針，勸了半天總算把他說服走了。

一二天後那個病人又來作同樣的要求，又把他說服了。到第三次那個病人再來時，他爭辯着說他以前亦曾打過許多次盤尼西靈，一點也沒有麻煩；同時那位住院助理醫師也被他纏繞不過覺得替他打一針，也許對他的病情和心理都有幫助，便替他打了一針盤尼西靈。誰知這一次剛好一針下去病人就立刻休克過去，急忙施用副腎素，可體松和氧氣等才把他救回來，但却也因此在醫院裡睡了三個星期。

賓州大學醫學研究院的弗立平教授相信因盤尼西靈感

不用，但照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周期性的抽查結果，許多牛奶棚裡並未能遵照履行。在一九五七年內檢驗一千七百零家雜貨店所出售的牛奶，含有盤尼西靈的計有11.6%。去年冬天再檢查牛奶棚裡的牛奶，這個數字已下降到3.5%。這個改進大部分該歸功於國家牛奶生產業者聯合會所舉辦之強迫性衛生教育之灌輸，和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嚴格限制治療牛乳炎的盤尼西靈劑量為十萬單位——十分之一的原先劑量。

儘管盤尼西靈分解素對治療盤尼西靈反應如何有效，我們置身在滿處都是抗生藥物的社會環境中，終有一天我們會有大規模面臨各種疑難的抗生藥反應之現實到來，主管公共衛生當局果然能儘量把在牛奶和其他許多食物——抗生藥曾用來作為保存肉類和魚類之介質——中之抗生藥劑量抑低，但直接負責避過珍塊，血清病或過敏性休克的應是病人自己和他的醫生。這裡姑且提供一些權威人士的意見作為防止敏感發生的參考。

第一，每個人應清楚他自己和其孩子的「抗生藥歷史」，在過去治療裡，什麼時候曾用過什麼樣的抗生藥，是針劑或是片劑。在你服用抗生藥藥品時，你自己不一定每次都知，因為有許多牌子的藥品不一定會標出其抗生藥的含量，但你的醫生那裡應該有一份你的服藥記錄，而抗生藥藥品亦只有在醫生處方時才能服用。

如果你服用抗生藥藥品，尤其是盤尼西靈以後有疹塊，發熱或其他不適發生，你該記住事實經過，當下一

受而發生的過敏症年有增加，並且「成爲目前致病的首要因素」。因此他在費城醫學會出版的刊物上呼籲「最好避免使用盤尼西靈，除非經過詳細檢討，認爲只有盤尼西靈才能殺滅那種細菌時才偶一爲之。」

皮膚試驗可以查出高度敏感性的病人，但反過來說，對那麼微量的盤尼西靈呈負性反應的並不即表示在全劑量使用時便不會有不良反應。總而言之，這些試驗研究改良專家評定，認爲「根本不可靠」，現在正在繼續研究改良中，希望不久以後另外會有更正確的檢驗方法可以採用。

最後，假如你知道你對盤尼西靈有敏感性，在萬一發生緊急變故時，你不能完全依賴你的嘴巴來表達一切。譬如在一次車禍裡，當救護人員到達時，可能你早已失去知覺。因此有許多醫學界權威人士建議採用一種識別卡，猶如好些患糖尿病病人或正在用抗凝血素或科體松等藥物在治療中者所佩帶的一般，註明「對盤尼西靈敏感，用藥小心。」等字樣。

譯自週六晚郵一九五九年五月廿三日

馬尼拉一家俱樂部中某晚舉行「平哥」遊戲，其中有一項獎品是美金二十五元，獎給在皮夾中藏有岳母大人照片的人，結果無人獲獎。

# 華府社交界的 女權威

時評 威



——在華府社交圈中，嘉麗·蕭的大名真是無人不知，多少怯場的女主人全虧她的顧問與指導得以波過難關，但是她本人在社交儀節方面却頗留下不少令人津津樂道的笑柄——

在今年年初國會方始復實不久的時候，一批新當選的參議員與眾議員太太們也正集會專心一致的聽一位來賓演講，指導她們如何應付華盛頓社交圈中形形色色的問題，避開那些令人不快的陷阱。

「無論你是來自何處，一經抵達華府之後，將會發現一切社交習慣都完全不同，」嘉麗琳·海格那·蕭 (Carolyn Hagner Shaw) 這位當年曾當眾斥責杜魯門總統失儀的華府社交儀節權威繼續說道：「儘管我們這裡不像許多外國首都都有那麼繁文縟節，但是有些時候許多儀節規矩也相當令人頭痛。」

蕭太太繼續對於這些與會的女賓「八十六屆國會俱樂部」加以指導。在華府遲到並不算是有意義的，八時晚宴就應當準八時到達。在主賓未告辭之先，其他客人不應當先走。通常主賓總是在十一時之前離開。出席白宮的接待會時，先生總是走在太太前面，因為這讓介紹起來比較容易一點。除非總統夫人帶手袋時，否則其他女賓不宜帶手袋。艾森豪總統夫人習慣上是晚間帶手袋，而下午不帶手袋。

在過去廿五年間，蕭太太一直在指導人們有關華府社交圈中的特殊儀節問題。不過她本人並不是一位很活動的社交家。蕭太太今年五十五歲，生得高而瘦骨嶙峋，獨自一個人同她的愛犬與愛貓住在「棟少而顯為精緻的住宅中。她喜歡人家稱她「嘉麗」。對於華盛頓的大字第一號話題「政治」毫無興趣，也難得親自涉身她所顧問的社交圈中。「我不太喜歡參加社交聚會，」嘉麗·蕭說道：「剛剛前不幾天，我曾應邀赴一個朋友的宴會，我碰到的第一位太太就推了他先生一把說道：「亨利，舉動可要規矩點，

這位是蕭太太，華府社交權威，不要被蕭太太見笑。」從此每一個人都拘束起來，弄的那個晚上大家都興趣索然。

「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總稱呼我為社交權威，」嘉麗·蕭在訴苦。「在華盛頓根本就沒有這種人物。」不過接着她也承認：「我不過是熟悉一切社交禮節，並且願意幫助別人解決這類問題。說實在的，我的本行只是一個發行人，偶而寫寫專欄文章而已。」

無論她個人如何看法，嘉麗琳·海格那·蕭在美國首都自有她的特殊地位。她每年十月間出版的「華府社交名錄」(The Social List of Washington D. C.) 因為鮮綠色亮皮封面，大家都習慣稱之為「綠皮書」——大家都公認是唯一權威的華府官場與社交界題名錄。

「華府社交名錄」列有全部政府高級官員，與駐節華府所有外交使團人員，以及另外四千五百餘名華府社會知名之士。除了他們的姓名，職銜，住址，電話號碼外，並且還包括他們太太的閨名，以及十四歲以上子女的名字。綠皮書中另有一節專門說明排定席次高低的規則，以及標準社交儀節，諸如拜訪的程序，對於官員的稱呼，以及在不同場合下應當如何穿著等等。

綠皮書的發行額達五千本，美國國務院，外國使館，國會議員，商界領袖，社交界名流等都是牠的經常主顧，白宮每年要訂購廿部，國防部訂卅部。綠皮書每部售價十五元美金，此中並包括蕭太太的顧問服務，負責解答有關

社交儀節的問題。俄國大使館也是綠皮書的經常訂購者，一個蘇俄政府代表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理由曾一次訂購一九四七年版綠皮書冊一部運往莫斯科。

在過去幾個月裡，各方面對於蕭太太的顧問服務需要頗切，因為各國駐華府外交使節變動頗大，同時國會復會之初也增加了許多新面孔。初到華府的人對於留下名片拜訪的習慣最感困惑。

「在華府拜客是有作用的，除了自我介紹外，並表示業已遷入新居。」蕭太太解釋道。她認為這裡面還有一點重要的意義，那就是對於比他地位高的官員表示敬意。由於二次大戰後，政府機關組織日趨龐大，因此拜客的方式也有很大的改變。在二次大戰前，一個初到任的官員必需對於比他地位高的官員逐一拜訪，而高級官員的太太們也都在每個星期的特定時間內接待賓客。

蕭太太目前關於這一方面的指導是任何官員每年一次向總統，副總統，最高法院院長，大法官，眾議院議長，各部部长，留下名片拜候已經够了。名片或者由太太留下或者由司機留下全都可以，但是絕對不能郵寄。拜候的季節最好是十月或十一月，下午三時到五時的時間。

最近一位新當選的眾議員的太太在開始預備向副總統尼克森森所進行拜會時，感到怯場，特地尋求蕭太太的指導。嘉麗勸慰這位太太絕對用不到害怕。

「只要敲一下門鈴，當女僕走來開門時間一句，「尼克森夫人今天下午會客嗎？」女僕多半是答稱不會客，同

時會遞上一個盛名片的盤子。這時你將你先生同你自己的名片留給尼克森夫人，然後注意只將你先生的名片留給副總統。因為女人從來不留名片給男人的。將名片右角折一下表示是你親自留下的。這樣你已經完成了一次禮貌上的拜候。」蕭太太隨着又加上了一句，如果碰巧尼克森夫人會客，注意停留時間不要超過十五分鐘。

幾個鐘點之後嘉麗·蕭的電話鈴響了。

「情形同你告訴我的很不一樣，」那位參議員太太在電話裡非常興奮的報告：「並不是女僕來開門；却是尼克森夫人本人走出來。她並沒有端着盛名片的盤子；倒是捧着一個烤蛋糕的盤子。她請我進去，我坐在廚房裡高脚椅上，等她在弄蛋糕，我們開始談起食譜同我們的小孩子。我還作了一件你告訴我不應當作的事，」這位華府新客很不好意思的承認道：「我在那裡坐了一個多鐘點。」儘管近幾年來拜候的禮儀漸趨隨便，但是華府的另一項特別嚴重的儀注，關於職位高低的分辨，大家却依舊十分在意。

蕭太太說：「有些人認為在華府這樣講求席次高低是一件頗不民主的事情，事實上大家忘記了這只是對職位而不是對人的。大家所尊敬的不過是各個職位的高下而已。」

事實上在美國關於各國職位的尊卑並沒有「官定」的次序。塔虎特總統當年雖然要求過國會通過一項法案制定各種職位的尊卑次序，但是據說這項法案所以未能通過的

主要理由是因為沒有一個參議員會承認任何人可以高過他們去。

白宮與國務院的各項社交活動都是由國務院的禮賓司根據一項秘密的次序來安排席次的。禮賓司官員認為這項次序單並非是法定的，同時也時常加以調整改變，所以不能公開發表，即使對政府其他機構也不例外。

在「綠皮書」中蕭太太印出她自己編訂的席次單，長達三頁之多，同時在她辦公室中還保持一份更詳盡的名單，從總統一直排到參議院的秘書（名次是第八十七）。許多華府社交界的女主人，政府官員，甚至外國使館都常要請教蕭太太替安排席次，對於綠皮書的訂戶，她的這項服務是免費的。

二年前退休的前國務院禮賓司長約翰·法爾·席孟斯說過：「我們雖然永遠不能正式承認她編訂的席次單，但是無可否認的，蕭太太所編排的次序單幾乎永遠同我們的次序單完全符合。毫無疑問的，她可以算是華府第一名的權威社交顧問。」

國務院的典禮儀注權威亨利·史普陸克氏也同樣的承認蕭太太的席次單是「十分正確」的。

「國務院雖然可以解答關於政府官員排名先後的問題，」史普陸克說：「但是我們却無法替女主人代為安排席次，或者解答有關社交儀節問題。在這一方面，蕭太太同她出版的綠皮書是十分有用的。」

安排席位次序是一項非常頭緒紛繁的事情。有些官員

是按所屬部會成立先後排名的；另外一些官員則按到任先後排定的。同時還常常會有改變。當艾森豪總統就職後不久，就將多少年來一直排名在州長之後的參議員席次提升到州長之前。在一九五七年，總統特別助理（謝爾曼·阿當斯先生）的席次超過了所有的州長與參議員而躋身於部長之列。關於究竟由誰負責在做這些變動無人肯承認。蕭太太也只泛稱為「權威方面」，而不肯作進一步的解釋。多數華府的觀察家則認為這一「權威方面」是來自「總統辦公室」與國務卿。

對於大多數初來華府的人士？安排席次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以郵務總長亞瑟·索莫菲爾德夫人為例！

「當我們初抵華府不久，」索莫菲爾德夫人說：「我丈夫的許多新屬下的太太們就開始請教華府的社交禮節。在我家鄉佛林特的一些規矩我還清楚。但是在華府應該如何開始我却一無所知。我們先每人訂講了一部「綠皮書」，然後約蕭太太到我家裡來給我們這些初來華府的太太們上了一課社交儀節需知。」

「從那時起一切都順利，直到我同我丈夫決定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宴會才真正出了問題。那次宴會中我們宴請的主客是一位前任參議員。我同時也給前總統胡佛，同副總統艾克森夫婦寄了請帖，此外還有好幾位部長與參議員。突然之間我記起來了蕭太太曾經告訴我們的一項原則：「避免邀請比主客地位高的人來陪客」。如果照地位來安排席次，怕不是要將主客擠到廚房裡去，真是弄得不知如

何下台。」

「多虧蕭太太的幫忙才算把難題圓滿解決了。她建議我把幾位地位高的賓客分坐幾個小桌，各個小桌分別以不同顏色區分，不定數字次序。結果好極了！沒有人曉得各個小桌的席次如何，於是我可以任意安排來賓的坐席。不過一切事情的發展結果並永遠如此順利。蕭太太記得在一九四五年一月裡，她臨時被拖去替總統選舉團宴請新當選總統與副總統的宴會安排席次。在總統就職典禮的前一日下午五時，距正式宴會只有三小時的時間，那位自告奮勇來安排首席席次的先生方始發現他自己無從措手。想請國務院來幫忙已經太晚，只好向蕭太太求援。蕭太太勉為其難的答應下來這項不易討好的工作，匆匆忙忙的趕到五月花旅館。她發現情形是一團糟。

總統不克出席，由羅斯福夫人代表。此外貴賓還有新當選副總統杜魯門與夫人，最高法院院長史東與夫人，故總統威爾遜夫人，參議院議長雷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總部位長，駐外大使，以及其他政府高級官員。

席次照各人職位安排妥當，陪伴女賓的卡片也準備好了，以備一對一對的進入宴客大廳。

正當嘉麗將一切細節安排定當後，傳來消息最高法院院長史東先生臨時生病不克參加。一切席次與陪伴女賓卡片趕急重加編排。現在七時四十五分一宴會準八時開始！一切就緒蕭太太得以鬆下來鬆一口氣。

「在差五分鐘八點的時候，」蕭太太回憶當時情景時

說：「新當選的副總統走進來了！單獨一個人！當我問杜夫人怎麼沒有來呢，他答道，「內人脚痛並且非常疲倦，我送她先回家休息去啦。」

「我當時真是氣得發瘋，」蕭太太說：「我對杜魯門先生說，您在此地時間也不算短啦，總該知道這種大場面的宴會如果臨時有人不來會有什麼樣結果。這時賓客已經紛紛瀟瀟在大廳門外徘徊。我拍手請大家安靜，發話還非常對不起，陪伴女賓卡片錯了不能用，你們大家只好各自找各自席位。這一切都是因為杜魯門先生先未能通知杜夫人不克出席的關係。」

「我當時實在不應該講這種話，」蕭太太接着說下去：「事後懊惱之極。幸虧杜魯門先生倒很大方一點也不在意。從那時起，他每逢遇到我時，總是舉起天姆指開玩笑，「您這位太太可真厲害，當家要趕我出去。」

談到失儀情形，嘉麗承認她自己頗有幾樁不朽之作。事實上在她斥責杜魯門後不久，在杜魯門家裡一次宴會席上她已自食其果得了報應。嘉麗將一盤子蘆筍整個翻到自己身上。

「時間大家全楞住了。後來還是弗瑞德·文森夫人鎮靜的建議：「嘉麗，檢起來用手指着吃好了。」

「我果真是那樣作啦，」蕭太太承認道：「社交權威多妙的一手！」說實在的我自己開的玩笑可真不少。我有一次弄胡塗了將杜魯門總統助理約翰·史迪爾曼夫人介紹成農業部長查理·布蘭恩夫人。在一九五二年的總統就職

風膝禮是不必要的，特別是對於不慣行此禮的人們更無必要。蕭太太還記得在溫莎公爵夫婦的一次接待會上，發生的一件趣事，一位體態遲重的太太在她強行的風膝禮時，一不小心身體失去了平衡，竟一屁股跌倒在皇室貴賓的脚下。

「照蕭太太意見在華府社交圈中，儘管貴賓衆多，規模很大，但是却不像紐約，費城，波士頓社交圈中那樣門戶森然。」

「在華府被邀請的對象並不僅限於財富，家世，地位高的人們。」她說道：「最受歡迎的賓客還是那些在政府機關或是在政黨中居於樞紐的人物，此中頗多仍帶有幾分鄉裡的泥土氣。」

華府多數的社交生活實際上是公務的延長，很少有休閒的意味。許多高級政府官員認爲出席衆多雞尾酒會是他們工作的一部份，不啻爲沒有報酬的額外加班。這類的酬酢大多數是枯燥無味的，有時也會是較愉快的聚會，偶而亦可能幫助工作的進展。

華府外交團領袖，尼加拉瓜駐美大使古里摩·西維拉沙加撤去年有大部分時間不在家，仍舊出席了五百一十次社交活動。副總統尼克森雖然折斷幾條肋骨仍舊照樣出席了各項社交邀會。今年年初農業部長本生鎖骨斷了，手臂架着木板，還有人看到他出席鷄尾酒會。

嘉羅琳·海格那·蕭的成爲社交顧問出於志願的成份少，而由於家庭傳統的成份大。她的姑母伊莎貝拉·海格

舞會中又將艾森豪威下的一位部長誤爲杜魯門的部長，並且還講了一句俏皮話：「噢，真想不到在共和黨的慶祝會上會碰到您。」

她的失儀的笑柄鬧得最大的一次是在前不幾年希臘國王與王后訪問美國的時候。菲特麗佳王后來美國之前，一位朋友會對她說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找嘉麗幫忙解決。因此當王后到達的當晚，就由她的女官傳話給蕭太太，請她第二天早晨到布雷爾大廈。

「菲特麗佳王后主要是想知道我們的社交習慣，例如關於戴帽子，手套等規矩。皇后本人待人極親切體貼，因此很快的我就不拘形跡坐到地板上閒談起來。」嘉麗在回憶當時的情景說：「突然間門開開了，走進來一位全付戎裝的軒昂人物。王后說道：「噢，這是我丈夫。」我未加思索的就將手伸出去同他握一握手，順口說道：「國王您好。」我完全忘記了我是坐在地板上。我想當時的侍從女官定然要暈過去。」

「好像是笑話鬧得還不多，當我準備隨同他們離開布雷爾大廈時，我走在國王前頭直向大門而去。我覺得後面有人推了我衣服一下，原來是國王保羅微笑着拉住了我，他只說了一句：「這回我想恐怕要讓男士走在前面」。

每當華府有外國皇室蒞臨訪問時，嘉麗·蕭就會接到衆多的電話向她請教是否需要行宮庭式的風膝禮。她的指示是在美國各國皇室的宮庭儀節並不適用，因此宮庭式的

那是第一位正式的白宮交際秘書。她先替老羅斯福總統夫人服務，後來威爾遜總統任上她也工作了一段時間。嘉麗的母親海倫·海格那是華府最能幹的交際秘書，她曾經主辦「華府社交服務所」，替華府許多有名的女主人服務。

嘉麗十五歲時，她的父母離婚，她從高中退學來幫忙她母親辦「華府社交服務所」，替人家安排席次，佈置社交舞會，結婚宴會，甚至代理主顧出門拜客。

嘉麗對於她第一次被介紹進入正式交際社會的經過情形都還很生動的記得。那是一九二〇年英國大使館的一次宴會。她的母親正擔任英國駐美大使奧克蘭·蓋德士夫人的社交顧問，當天的宴會一位女賓因爲臨時生病不克出席，由嘉麗遞補湊數。

「那個時候，」蕭太太說：「我十五歲，長得又細又高，笨手笨腳。到今天我仍舊是又細又高，笨手笨腳，不過大家對我客氣說我是苗條，真是天知道。當時我初次參加正式宴會，偷偷注意母親的舉動，一切刀叉使用算未出差子，直到末尾端上來盛甜食的碟子與空皿，可把我難住了，不願母親拚命作手勢，我還是將空皿從碟子上擱開，却將小花紙墊子留在碟子上未動。結果侍者將冰琪淋放在花紙墊上，我硬着頭皮將冰琪淋與花紙一齊吃到肚子裡去。對於一個「社交顧問」這真是一個尷尬的開始。」

嘉麗十八歲時與約翰·蕭結婚（於一九一五年離婚），她的丈夫是華盛頓一位珠寶商，他們生了一男一女。結婚生活並未使她放棄社交顧問活動。她除了擔任華府好幾

位著名女主人的社交顧問外，同時仍聘她母親經營「華府社交服務所」並出版「綠皮書」。「華府社交服務所」於二次大戰時期結束停辦，當她的母親於一九四三年故去後，她一手經營「綠皮書」的出版。

「綠皮書」創始於一九三〇年，起初海命、海格那認爲「紐約社交題名錄」(New York Social Register)的華府版對於華盛頓的社交人物遺漏太多，不够完備，因此她着手編列一份詳備的名錄，除了「紐約社交題名錄」中所列的社會名流外，並且包括所有重要政府官員，以及那些雖然出身寒微却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人士。

關於那些人應當列入「綠皮書」始終是華府一項時常爭議的題目。當「綠皮書」創辦時，全部名單都由海命、海格那親自決定。在嘉麗接辦後，覺得專憑一個人的選擇，不够周詳，組成一個五人委員會來審核新要登入名錄的申請書，以及全部目錄的取捨增刪。

五人委員會的人選從未對外宣佈過，以致有些華府社交界人士在懷疑究竟有沒有這樣一個委員會。嘉麗宣稱五人委員中有二位是女界社交名流經常參加華府一切重要宴會。第三位是著重地位的婦女俱樂部主持人。第四位是老一辈的華府社交界女主人。唯一的一位男性是以前的政府高級官員。

每年平均約有四百人提出申請希望能將自己大名列入「華府社交名錄」。只有不到一百人達到金榜題名的目的。照嘉麗的解釋除了人家的推應以及在社會上的一股聲

望外，並沒有一成不變的入選標準。

華府社交界的許多名流對於入選「華府社交名錄」的重要性持著一種保留態度。像波露·米絲泰(Pete Meira)，哥汶·嘉夫麗茲(Gwen Cairns)等華府的第一流社交女主人都宣稱她們僅不過以「綠皮書」供參考而已，並不是依照她來發請帖。

「列入綠皮書在華府社交界中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一位華盛頓著名的報界社交記者率直的加以批評：「在蕭太太書中列名的某些人物，我都不屑於在我的專欄中加以引述。她假裝這些名單是由委員會推選出來的。我認這個所謂委員會不過是她杜撰的用來擺脫她自己的關係而已。」

從「社交名錄」中被刪去的人物遠比被錄取的會引起更多的批評與爭議。

嘉麗·蕭說：「偶而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攪得聲名狼藉，以致委員會認爲他們無資格再立足華府社交界，而不得不將他們的名字從「社交名錄」中刪除。」

朱·皮爾遜(Drew Pearson)在一九四四年被刪名錄。查理·克萊克(Charles P. Clark)因爲在五月花旅館大廳中當衆歐擊朱·皮爾遜的不成體統事件，以致他的大名在一九五三年「綠皮書」中也被刪除。另外一些人如亞爾吉·希斯(Aler Hiss)因叛國罪，聯邦檢查長郝華·麥克魯(Howard McGrath)因貪污罪也都先後被除名。還有二位社交界女士在一次重要的宴會中竟然互

相抓鬚頭髮扭打起來，也都被刪去芳名。其他一些男士則因爲在社交宴會中一再有粗魯行爲，劣跡昭彰而予以排斥。

在嘉麗·蕭辦公室中一具大保險櫃中保存有列名「綠皮書」中各人的資料卡片，除了一般的記錄外，還列舉有特殊的記事。例如某人的「一耳是雙的，在安排席位時就要特別注意儘量減少他的困難。在少數的資料卡上還注有「要酒瘋」或者「老色迷」字樣。

凡是飲起酒來不能控制常惹麻煩的人，我們就注上一「要酒瘋」記錄。凡是那些老頭子一坐在年青漂亮的小姐旁邊就想動手動腳的，我們就注上「老色迷」字樣。現在很有幾位重要人物是屬於「老色迷」類！其中有一位是參議員。因爲他們的地位關係，在某種社交性宴會中，他們是一定要被請的，在安排席位時，特別要注意使他們坐在年紀老的女賓旁邊，斷了他們胡思亂想的念頭，以免鬧出笑話。

所有這些資料卡片都經常鎖起來，妥爲保管。只有嘉麗本人，同她的兩位重要助手希爾斯太太與巴爾尼小姐可以引用參考。

嘉麗·蕭除了擔任社交顧問外，同時也是一位關於禮節儀注方面的權威。她在「華盛頓星報」上每星期寫一篇專欄文章專談禮儀問題。她最近更出了一本書「現代儀節」。

「現代儀節」一書完全以閒話式的問答體寫的。例如

問：如果有人走來你面前，說：「你大概不記得我啦吧，是不是？」而你真是對他毫無印象，你應當怎樣回答呢？

答：以坦白的態度對答他這種粗魯問話。直接了當的對他講：「非常抱歉，真是記不得啦。」看他怎樣下台。對於這種不考慮別人處境的壞習慣，只有使他自食其果，才是對他最好的懲罰。

問：冰紅茶的杯子沒有盛在碟子上端進來，杯子裡的茶匙該如何辦？

答：女主人疏忽了。將茶匙拿出來放在你餐盤的邊沿上，千萬不要端着帶着茶匙的杯子來飲茶，那是十分可笑的動作，並且還有殘傷了眼睛的危險。

嘉麗一個人很安靜的帶着牠的一貓一犬住在狹窄的喬治城街，遠離實際社會的塵囂。同任何其他的祖母一樣，當有人來拜訪她時，總是非常驕傲的將她的孫男孫女的照片展覽給別人看。

偶而嘉麗也會打破她的平靜生活，儘情樂一下。不久前，她參加一次化妝跳舞會，她找了一位化妝師替她裝上一個腫腫的紅鼻子。借了一套肥大戲裝同一雙大長靴子。將頭髮挽上去戴上一頂高頂大禮帽，完全化裝成一個馬戲團的小丑。在會上她儘情的同人家開玩笑，大膽的拍男人的肩膀，甚至向一位貴婦人的屁股上擰了一把。

在午夜時分，當每個人都聚在一起等候主人宣佈化裝

# 美國醫生的夢魘 (下)

松 聲 譯

優勝者時，馬戲團小丑得了最佳化裝獎。當主人將獎品捧給小丑，並說道：「先生，告訴我您的大名？」當嘉麗將假面具摘下去時，引起了一片驚歎之聲。

第二天早上，女主人接到了好幾個電話——其中一位是大使夫人——都是驚訝嘉麗太究竟會作出如此不莊重的舉動來。

嘉麗的女兒珍提出一項很好的建議：「您應當遵照嘉羅琳·海格那·蕭所說的，但是千萬不要去學她所做的。」

——完——

譯自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30  
1959



「！了事有沒可我裡這到，啦們你謝謝」

去年冬季一天雨夜，有輛高速行駛的轎車失去控制，側滑着迎頭撞在一座水泥牆上。車內有位青年海員和他懷孕八個月的太太。這位太太只有二十二歲。三十分鐘後，兩位受傷的人都進入附近一所醫院。這位青年似乎沒有重傷，但已昏迷不醒。他太太的情形則很嚴重。

醫院的值班外科醫師說：「她並未失去知覺，但已在休克狀態中。內部出血痛苦非常。兩臂都已折斷。最大的危險是她開始感覺陣痛：早產現象已現。」

醫院中急救人員全部出動。立即進行外科手術，找到內部出血部位，並且很快止住了流血。所幸胎兒未受傷。醫師用破腹手術取出胎兒。雙臂臨時用木板夾好。但這位太太仍彌留在休克狀況中。

醫師說：「我們已不能感覺她脈搏跳動現象。我們也量不出她的血壓。她心臟尚在跳動。她一般情形幾乎已接近死亡。」

一組醫師奮力施救，希望她那致命的低血壓能有起色。最後在絕望的情況下，醫師們從腿部靜脈管注射大量猛烈性血壓增進劑。

醫院當局說：「我們不得不注射這般大量的藥劑。因為再少的藥量對她已無效力。」

這藥劑終於發生起死回生之效。不久藥劑使血壓恢復正常，並且使血壓維持與常人一樣。不幸注射部份的組織受嚴重傷害。最後用整容術將疤痕補好，但在腿上仍留有一小塊很明顯的痕跡。

三週後這位太太傷愈出院。她感謝院中醫生和護士施救母子兩命，不覺熱淚滿面。

六個月後，這位太太和她的丈夫共同控告醫院和替這位太太治病的一切醫師診療過失，要求現金賠償。夫妻兩人共同宣佈，太太腿上的永久疤痕使她外貌破相。這疤痕無疑是醫師們診治過程中莫大的疏忽。他們要求賠償三十五萬元。

這次糾紛最後在法庭外和解。醫院和醫師的賠款數目未公佈。最近在芝加哥

舉行的醫學會討論這件訴訟。與會的醫師和醫院都認為這是病人最明顯的忘恩負義舉動。足以代表病人的無理取鬧和詐財舉動。不久發現這訴案的另一方面內情。

這位太太和她的丈夫事先獲知，他孩子出世時，接生費用大約是三百元。他們省吃儉用節餘這筆生育費用。不幸汽車失事，以致住院費，治療費，檢查費，和藥費總計達到三千五百元，實出於他們意料之外。

這位太太告人說：「唉！我們的醫師真值得我們敬愛。我們從未夢想要控告這些醫師。或有任何舉動使他們不愉快。但是那一大疊醫藥費用帳單使我們吃驚。我們實在無力付款。而那些醫師和醫院毫不留情迫我們付款。並且不容我們有充份時間籌款，也不允減價。不久他們請專業討債公司的代表，逼上我們家門。我們考慮很久，為了應付這債人的威脅，唯一的出路是控告醫師和醫院，希望藉訴訟喘一口氣。」

從各方面探討，上述實例足為大多數醫師診療過失訴訟案情的代表。美國全國醫師和醫院，每年因這原因被控的案件不下數千件。如此內情的訴訟案件，近年來為數如火箭一般上升，已經造成醫學界無比的嚴威。

醫學界人士早已私下研究過這嚴重的問題，不過最近才公開討論。引起醫學界內外人士普遍注意。很多醫學界人士堅決主張一切診療過失的訴訟都應當由醫師們組織的委員會，秘密討論鑑定責任後，再謀對策。某位權威人士發表意見：「唯有醫師們自己才能判決

病牀加設牀沿欄杆，保護病人免於跌下。每位病人入院時立即將身體上顯而易見的特徵記錄。

代表醫院公會發言的福爾頓說：「我們不能強制各醫院都嚴格執行這些新安全守則，但我們已勸導大多數醫院自動採用我們的建議。結果我們發現的不幸事件已逐漸減少，診療過失的訴訟也減少，我們賠償的金錢總數也少了許多。

舉例說，某區域醫院在一九五四年共發生十八次遺失脫脂棉花球的不幸事件。一九五七年則沒有一次類似事件發生。一九五八年底不幸又發生一次。其他很多州也已開始自動推行同樣計劃。美國醫院公會也批准全國性的推動此計劃。

舊金山市海灣對岸的阿拉梅達，康特拉，科斯達縣醫師協會又創立一項目光遠大的研究計劃。一組有進取心的醫師成立急診服務社，晝夜為急症病人服務。不論病人經濟狀況，施行相同診療。避免病人支付醫生的醫藥費用，改善病人和醫師的一般關係。這組織已表現顯著成效，獲得全國一致贊揚。阿拉梅達，康特拉，科斯達 (Alameda-Contra Costa) 縣創立的醫師新組織聘請一位收師為診療過失調查委員會的委員。收師代表民衆檢查被告醫師是否有利誘在法庭上作證的醫師有掩飾過失的證詞。

沙德斯克博士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化學研究師和統計學者，也是名醫。他是該縣醫師協會的會員。該會執行秘書華特生是一位開名的公共關係專家。在舊金山開業的律師

這些複雜問題。」

但是舊金山的一位律師嚴肅道：「這主張是說，讓醫師們組織他們自己的法庭，判決自己的得失，他人不得過問。這提案如果行得通，則今後各種行業的工作人員豈不都可以組織他們自己的法庭，保障他們自己的利益。網球員，配管工人，甚至律師都要如法泡製，成立專業法庭。這不是維護我們民主精神的原則。」

因為有很多律師和一些醫師堅定要求公開討論診療過失問題，又因為控告案的增加趨勢已達到驚人的程度，一批醫師最後決定徹底全面研討診療過失的整個問題。

美國醫師協會和醫院同業公會聯合組織的職業法律責任委員會主席沙德斯克博士說：「我們詳細研究後，發現我們不能期待這問題自行消滅，也不能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對付這棘手問題。我們不願一切煩惱，決心發現問題癥結所在。」

調查工作於加尼福尼亞州開始。這州每位醫師被控的平均次數最多，法庭外和淨次數也最多，法庭判決的賠款也較其他各州高。

一部份的調查工作由加尼福尼亞州醫院公會單獨舉行。自從一九五四年開始，詳細分析造成各種診療過失訴訟的各種不幸事件。例如病人從病牀上跌下，手術後誤將脫脂棉花遺留在身體內，外科手術時誤認病人等等。研究的結果制定一整套新安全措施。包括外科手術前精點脫脂棉花球的數目，手術後再清查一次棉花球是否有缺少。全部

莫沙德從創立時期就與該縣醫師合作。初創時他擔任加尼福尼亞州醫師協會法律顧問，後來擔任該州醫師協會行政主任。馳名全國的醫學界領袖都公認這三位專家對診療過失真的認識可能較美國國內任何人都徹底。

一九五五年刊行第一次綜合報告。敘述該兩縣區內，過去八年間，所發生的六百件診療過失賠償要求和訴訟的詳細分析。綜合報告書指出，大約百分之七十的賠償要求是向醫院提出。外科醫師和專科醫師被控告的機會多於普通內科醫師。大多數的訴訟是自動撤回，或庭外和解，或被判不起訴處分。這些真相早為人所共知。

這報告宣佈出人意料的新發現——有數位醫學界的硬漢被控告的次數獨多。硬漢的人數不多，只佔全區醫師總數的百分之二，但是他們被控的結果却佔全區診療過失賠款的百分之二十七。這些醫師差不多走到任何地方行醫都會引起病人的控告。其中有數位在八年內，曾為訴訟所擾二三次甚至四次之多。

同時又發現數所醫院的職員錄上，充滿易於引起病人控告的醫師。這區域內，有些醫院在八年內，每十萬住院病人中只有兩位發動診療過失賠償要求，而另外有些醫院被控的次數則超過五十五次。

調查員擴充他們的研究工作到加尼福尼亞州的其他縣市。兩年前發表全州調查報告。擴充的調查結果和他們早年的數字相符，又發現該州其他各地也有最常被人控告的醫師和醫院。

某保險公司經營加尼福尼亞州北部四千位醫師的診療過失保險業務。該公司的記錄也曾被提出詳細研究。病人的律師早期宣佈，該公司獲利數百萬元，應有餘力支付更多的診療過失損害賠償。公司職員堅決否認外界謠傳，再三宣佈，經營這種保險已年年損失不貲。該公司真實的賬目指出，過去九年之內，該公司已損失大約一百五十萬元——包括賠款和訴訟費用等開支。

該公司的一位高級職員說：「任何病人，律師，或醫師指責我們公司獲利數百萬元的話都是沒有注意事實的信口胡言。我們營業上的損失迫使我们向醫師取更多的保險費，而醫師又藉提高醫藥費用的方法，將保險費轉架於他們的病人。」

紐約州一家經營一萬一千位醫師診療過失的保險公司財務上也遭遇到同樣的不幸損失。其他很多保險公司也宣佈損失，但不願公佈損失的真相。

美國醫師協會也舉行一次全國性的調查工作。加尼福尼亞州出現的各種重要現象也普遍流行於全國。此外美國醫師協會的調查發現，醫師的實情並非如他們自己所說一般的委曲，被病人攻擊後而無保障。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醫師會向保險公司投保診療過失賠償險。普通內科醫師保險單上的最高賠償額的平均數是兩萬五千元，專科醫師的平均數是十萬元。調查的結果又發現早年一般人的錯誤觀念。醫師們一旦因診療過失在法庭上敗訴，他們的信譽並不遭遇到永久的敗壞。時過境遷，他們不久便能恢復已失去

的信譽和收入。

另一項令人注目的發現是無理取鬧控告醫師的訴訟案件的比例在各州有極大的差別。某些州的醫師估計，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診療過失控告是無理取鬧，另些州的醫師們則估計在他們州裡無理取鬧的事件，只佔診療過失糾紛中的百分之十。

調查工作最重要的發現是被控案件在地理上的分佈有極大差別。加尼福尼亞州診療過失的情形最嚴重。其他各區域嚴重性的次序是華盛頓州，紐約州，和華盛頓首都區。南加羅林納，德拉瓦，堪特基，康奈克地克，馬利蘭，佛蒙特，猶他，和塞維尼亞各州的情形則輕微也不為人重視。在各重要都市舉行的調查也說明各城的差別也很顯著。紐約，舊金山，落山磯，芝加哥諸城的情形已告「驚人的嚴重」而不能為醫師們「再繼續忍受」，而費拉德耳費亞，匹資堡，堪薩斯城，和巴爾的摩諸城的情形則比較緩和。美國醫師協會的一位職員說：「一旦我們發現診療過失比率在某一區域非常高，而在另一區域非常低的原因，我們可能找到這整個問題的線索。這是非常令人不解的問題。」

這種明顯的差別很難以下列各種原因解釋：醫師人數和居民人口總數的比例有很大差別，以致各區域醫師的勞逸有分別；適於診療疑難病症的專科醫師所佔全體醫師總數的比例；醫師的平均年齡；報紙上的宣傳工作，和其他顯而易見各種原因。

數月以前，一位研究這問題的專家發現一種比較可靠的解釋。他根據數家馳名健康保險公司的報告，調查各州外科手術的平均費用。他發現，在大多數區域內，只要外科醫師索取的費用甚高，該地的診療過失訴訟比例也最高。舉例說，華盛頓首都區，紐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盛行診療過失控告。這三處外科醫師收取的費用較美國全國平均數高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二十四。賓塞維尼亞，德利瓦，和馬利蘭諸州醫師被控診療過失的比例最低，這些州內外科手術費用的平均數也較全國平均值低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

統計學家同時也發現，沿美國太平洋海岸各地診療過失訴訟比率外科手術費用都很高，在這區域割盲腸炎手術，割扁桃腺手術，和割子宮手術的比例也較美國其他各區高。

紐約一位保險業務專家批評道：「或許居住在西岸的人民易於發盲腸炎，扁桃腺炎，或子宮多病。否則西岸外科醫師想必雅氣未除，喜歡用刀切東西。這是非常重要的發現。」

很多考察這問題的專家早已發現，診療過失比率急速增加的原因可能是醫師本身促成的。舉例說，一位醫學界人士在某次公開會議中說，早年民衆內心上對醫師仁心仁術的觀念早已消失。

他繼續說：「一般社會人士心目中的良醫，每天應工作二十四小時。每週應工作七天。我們不該吃飯，也不該睡眠。當危險傳染病流行時，我們應單獨作戰，而不得求

助於人。我們不該理會，開出的醫藥費用單是否能憑票付款。我們應當時時仁慈，為病人設想，並且慷慨豪爽。我們不得有欺騙病人的言行，不致有精疲力倦的現象，更不應當憤怒。病人發現自己無理取鬧的過失後，醫生應當逆來順受。」

克里夫蘭，馬紹爾法律專科學院的法律教授奧利克說：「醫師們很少承認他們自己的宣傳已言過其實。美國醫師協會和好萊塢的製片廠已將穿潔白衣服的人描寫成捨生取義的聖徒。因此每位病人都期待每位醫師妙手回春，出現奇蹟。一旦病人發覺替他診病的忠實醫師和常人一般，難免有過失時，不禁憤怒不止。」

羅德島州已發動一項新社會運動，制步日漸增加的診療過失控告行動。這州醫師協會的會長很坦白承認，醫師本身應該對這問題負一部份責任。

沙勒特醫師說：「一菓蘋果中，難免有少數爛的。任何職業都難免出敗類。醫學界為什麼要否認我們中也有敗類。這事實醫師自己知道，病人也明白。使我們大多數善良醫師最憤怒並認為最大的恥辱是幾乎不可能將這些敗類驅逐出醫學界。」

紐約州醫師協會的領袖在某次會議中，曾建議尋找新途徑，減少診療過失被控訴訟，藉此減低大家的保險費用。他們的一位專家顧問提出一項新建議。

他說：「我有一套新方法，可以減少你們過失被控案件和過失賠償損失的百分之五十。」

他們追問他：「如何能辦到？」  
他回答：「將你們中，過失最多的二百五十位驅出醫師協會。」他的建議未被採納。

馬利蘭州醫師協會會長伊斯特蘭德博士在巴爾的摩市則宣佈與上述建議不同的見解。該地診療過失糾紛可說並不十分嚴重。

他說：「我們在這裡遇到較少困難的原因，可能是我們有比較充分的時間，治療我們的病人。巴爾的摩市居民的行動以緩慢著稱。我們對任何事都不加急。我們願意較多的時間對付病人。我們願意多向病人說話，也願靜聽病人的意見。倘使彼此間發生誤會，我們的病人有充分的时间，在他們製造糾紛前，和我們平心靜氣討論。唯有不愉快的病人才會去法院控告。我們的病人似乎很少有不愉快的時候。」

加尼福尼亞州曾針對這情形澈底研究。沙德斯克和他的同事曾在這州詳細調查最容易被人控告的醫師和醫院。青年心理學家布朗姆博士領導一組調查員進行研究這問題。

沙德斯克博士告這些調查員稱：「我們所急於知道的是，這些被人控告的醫師和那些發動控告的病人，在心理上和本性上是否有明顯的特徵。」

經過兩年的工作，測驗二千位病人和五百位醫師，才發表第一次報告。沙德斯克博士警告道：「很多醫師閱讀這報告發現的幾項事實後，都不免吃驚。」

告。這些病人都願意和醫師討論他們的病情和診療經過。他們知道錯誤發生的原因和經過後，便立即心平氣和，不想引起糾紛。」

從未控告醫師的病人說：良醫必有良心。以控告醫師樂的病人說，良醫必是一位全智全能像上帝一般完善的病人。

當調查員研究曾被病人控告兩次或兩次以上的醫師時，他們發現這些易為病人控告的醫師，也和病人一般，認為良醫必需像上帝一般完善。他們因不能像上帝一般完善，所以難免為病人控告。將這些醫師和一般醫師比較，常為入控告的醫師往往懷惡保存病人病歷的正確記錄，厭惡一般的同業醫師，更厭惡醫治神經不正常病症的醫師。他們絕對不承認「診療時有學識和經驗欠缺的情形。」沒有腦筋和愚笨無比的病人」提出問題時，他們都沒有耐心解釋布朗姆的調查報告說：「這些醫師的觀念是認為一切診療過失訴訟的基本動機是利慾薰心。暗藏仇視心理，精神不正常的病人的以怨報德對待醫師的舉動。」

當診療過程中發生不幸事件而使病人受損害——或病人自己認為受到損害——這些醫師認為絕無理由需要承認過失，更無向病人道歉的必要。

調查的結論說，社會上出現一位趨向控告的病人或出現一位趨向被控的醫師，該地的診療過失訴訟案件必增加。倘使這兩種人相遇，勢必造成危機。此外倘使真正發生不幸事情，或發生診療上的不能稱心如意的結果，而醫師

心理學家布朗姆和他的同事發現，發動控告次數最多的病人並非精神不健全的人，好挑撥是非的人，好欺壓弱小的人，或沒有良心的人。其中大多數都有與眾不同的心理上的特徵。這些人的習性多半是依賴性很重，思想非常幼稚，疑心病很重，而且恐懼心也超出常人。他們很難與人相處，彼此間更不相容。

輕易發動控告的病人的平均智力商數，比從不發動控告的病人的平均智力商數低十點。

布朗姆指出，那些輕於發動控告的病人，平均去診所診病的次數較常人多，更換醫師的次數也多。對目前替他們診病的醫師的態度也較常人不滿意。他們常常怨恨他們病體恢復太慢，而將一切責任怪到醫師身上。他們一般都不感覺醫院中醫師和護士照顧不週，醫師和醫院收費高得不合理。他們生活中，遇到很輕微的不愉快事，便想發動控告。

據說：「這些輕易發動訴訟的病人，遇到其他不愉快的人，也常常提出訴訟。他們全體以往都聘請過一次或數次律師。」

當這些病人認為自己受了委屈聘請律師向法院控告醫師以後，他們又告訴調查人員。他們對自已聘請的律師也不滿意，指責律師的收費也高得不合理。

調查員說：「大多數提出訴訟的病人的意見，倘使醫師向病人坦白認錯，詳細說明病情的變化和不幸事情發生的經過，並且向病人道歉自己的過失，病人都不願提出控

又拒絕和病人討論病情，將一大堆收費單送給病人而不解釋收費的原因，其結果無異火上加油，造成莫大災難。一位調查員說：「將上述各種因素加在一起，唯一可能的結果是龐大的糾紛。這是醫師自己造成的過失控訴，他難免自食其惡果。」

最值得注意的事是診療上確實有過失而且發生了不幸的結果，倘使有理性的醫師遇到有理性的病人往往能化兇為吉。双方的理性是避免糾紛最好的保障。各方面的研究結果證實，一旦醫院中或醫師的診所中，確實發生不幸事情，大多數的病人和他們的醫師都能順利解決，而不必循法律的途徑解決。

根據這次研究計劃的報告，加尼福尼亞州的調查員設想數種最實用的方法。醫師應當注意他們自己容易引起病人控告的態度，和發現每位病人控告的動機。一位醫師要具備堅強的信心平息病人的憤怒，明瞭病人恐懼的原因。倘使發生任何不幸的錯誤或意外的結果，醫師應該立即坐下和病人平氣和討論，明瞭並且接收病人和其家屬感情的反應，充分表示同情心，必要時要顧慮病人經濟上的負擔，考慮不要使巨額的醫藥費用陷病人的家庭於絕境。本醫學上的需要，避免病人不必要的開支。必要時自動減少醫藥費用。

這次報告指出：「倘使醫師能執行上述各點建議，估計至少可避免目前三分之二的合理訴訟。」

調查員第二步驟是比較五所醫院——三所醫院因診療

過失被控的比率最大，兩所醫院被控的比例最小。五所醫院的規模，設備，和收入都大致相同。美國醫學院協會，美國醫師協會，美國內科醫師協會，和美國外科醫師協會等四大醫學團體聯合組織的審查委員會已通過這五所醫院都是合格的醫院。

重要的差別又被發現。與信譽良好的醫院比較，這三所傾向被控醫院內的護士和其他照顧病人的服務人員都比較少。員工的平均薪水也低。員工進退的變動比率也高。醫院中受過高深訓練的醫師較少。醫院沒有嚴格的法規處理醫師的待遇和福利。醫院內護士很少因病人的需要延長工作時間。

最值得注意的事，這些醫院裡的醫師，護士，行政人員和董事明爭暗鬥的現象非常嚴重。

布朗姆和他同事又發現在這些常被病人控告的醫院中，盛行各種令人髮指的流言。他們獲得報告，其中有一所醫院的醫師，拒絕填寫法令上規定的病歷單和病人記錄。醫師又故意匿藏各種不必要外科手術的記錄。某位醫師想調查三件疏忽過失的眞象。其中兩件是過失致死案件，他的同業醫師立刻警告他，莫管他人閒事。其次，有兒童要施行緊急手術，兩位醫師爭論何人應負責麻醉工作。當這兩位醫師爭論不休時，病童已死去。

另一件驚人的故事，當一位病人橫臥在手術台上時，分別站在手術台兩側的醫師竟大打出手。又一件報告，一位患重病的人被醫院拒絕住院，因為醫院發現病人曾參加

朋友，贊揚他們大膽無忌憚的偉大工作。  
某醫學權威說：「這報告是我所見到關於行醫工作最有價值的研究。」另一位醫學權威說：「你們的工作在歷史上有永久價值。追本溯源，探討這問題，你們已獲得醫學界全體的贊揚。」

各醫學院院長都想獲得這一本報告，以便為選擇醫學院學生的標準，並供醫學教育之教材。各地醫師協會的職員要求閱讀這本報告，以供在本州推動相同的研究工作的參考。加尼福尼亞州各地都有醫師聽到病人贊揚這報告，認為這是醫師最勇敢的努力，澄清診療糾紛混亂的情勢。到今年年初，這報告發現的幾項事實仍在熱烈爭辯中。但大多數加尼福尼亞州醫師都很愉快的承認，這批調查員已採取大膽，彰著，和熱心的步驟，獲得多數同業的同情，並且改變病人的態度。

擔任這研究重要指導工作的沙德斯克醫師說：「我很有把握的說，我們已知道無理取鬧的訴訟和眞正診療過失的主要原因。我們現在可開始改善工作。」

醫師和病人知識方面的合作是防止無理訴訟最重要的因素。所有的病人應當認清，事實上，沒有一種診療方法是絕對安全而有效的。差不多每一種診查，治療，和預防方法都必有危險和意外的因素。

他又說：「此外病人和醫師都必須承認雙方都不是超人。雙方都會憤怒，都會受到刺激後失去理性而不合作。雙方都會盡了最大努力也難免有過失。因此病人和醫師本人都不可將醫師看做全能全智和上帝一般完善的人。」

亨利·凱塞 (Henry J. Kaiser) 主持的嚴密健康保險計劃。醫院痛恨這計劃而拒絕他人入院。病人送往另一醫院時，中途死去。

調查員尚無充分時間證實流行的驚人故事的眞實性。後來發現上述拒絕留院和至少另兩種相同流言都不可靠。布朗姆很謹慎的指明這些流言都不可靠，但他仍將流言的內容包括在呈繳加尼福尼亞州醫師協會的報告內，用以表明醫院流言的真相。

去年八月，這項醫院調查報告的內容洩漏給舊金山的一家報館。不幸這報紙未聲明這些可怕的流言都是未證實的故事。最不幸的是，有些新聞記者公衆一個印象，這些令人不愉快的記載足以代表加尼福尼亞州全部醫院的普遍現象

這震驚全國的新聞引起西岸到東岸各地醫學團體的騷亂，首先發佈這項新聞的記者被人指控犯了新聞上的過失傷人罪名。醫學權威人士說在將報告內容洩漏給記者的人，結果未查出。社會人士要求立法機關澈查所指醫院的不法行爲。布朗姆和一同負責調查的心理學家都被人痛罵進行調查的工作。出資進行這次研究的該州醫師協會也被人攻擊，耗費巨款的工作失於將結果保密。

攻擊的言論繼續兩週之久，突然停止。全國聞名的科學家——包括心理學家，精神治療專家，統計專家——調查加尼福尼亞州的研究報告，贊揚這次研究，在事先有慎密的計劃，執行非常認真，統計數字可靠。很多全國學術團體總會和各地分會領袖致函加尼福尼亞州研究這問題的

當然，眞正的疏忽和眞正的診療過失仍是不免的問題。這是醫師們本身應當力避的問題。  
加尼福尼亞州醫師說：「在我們的醫院和醫師診所中，我們已採用各種新安全措施。我們已在試着選擇和訓練更善良的醫師。我們已在對診斷能力和技術欠缺的醫師加緊控制。但是我們的工作尚嫌不夠。除非能確實控制技術欠缺和趨向被控的醫師，並將他們驅出醫學界，我們的工作絕不中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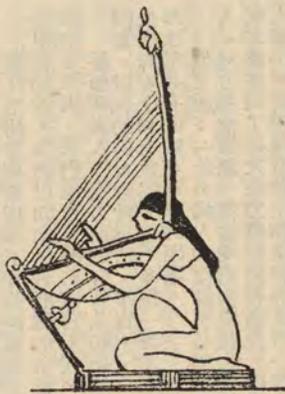
社會上有兩種惡徒——一方面以控告爲樂的病人，一方面能招致訴訟的醫師。雙方的人數都極少。倘使這兩種人能隔絕，讓他們彼此去爭吵，無論過失輕重都讓他們去吵得天翻地覆，這或是解決這問題最好的方法。

不幸這兩種人都不易隔絕。雖然他們人數極少，他們破壞醫學界的善良風俗，危害整個社會。他們應負每年數千萬元訴訟與和解損失的責任。這筆損失最後由公衆平均分攤。他們又該負每年數千萬元不必要的檢驗費，診療費，和專科醫師診查費損失的責任。這些費用是醫生爲防衛被無理控告而採取不合理的措施。他們最大的罪惡是製造醫師和病人彼此不信任的恐懼心理。

沙德斯克醫師說：「任何醫師縱無疏忽，也可能被控。這種日漸增加的恐懼已普遍流行整個醫學界。同時病人的恐懼也在日漸增加。病人懷疑醫生的醫術不够高明，沒有一位醫師值得信任。」

他說，恐懼是病人與醫師間關係的最大威脅。這是診療過失問題支付的最高代價。他再三呼籲：「病人與醫師應當共同努力合理解決這問題。」 (完)

譯目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晚郵



## 叙述傳奇故事的音樂

素唱

傳奇故事被稱爲人類夢想的幻境，但夢想却往往在虛幻的外表中顯示出逝去的記憶斷片，及對未來寄予無限的憧憬。夢境爲真實人生的重現與反映，所以任何民族的神話與傳說，無論其如何的荒誕不經，但它却是最能表現那民族以及他的時代所屬的種種潛在意識，艾爾曼大衛會說從俾斯麥到希特拉的德國歷史，他們鄙視其他的民族，自以是超人的英雄意識，不是受着他們神話中的英雄齊格非的故事所影響。

一個源長流遠的神話故事，它深入人心的魅力，它影響人們自童幼時期的思想，可以說比起任何文字更能根深蒂固的種植在人們的腦海中，夢想的天地比任何真理有時更使藝術家們醉心神往，尤其是十九世紀，那是夢想的世紀，自我的世紀，個人思想氾濫的世紀，浪漫的狂潮淹

蓋了理性的世紀。那也正是傳奇故事的復活世紀，在音樂上，無數的歌劇院與音樂廳不斷的以傳奇故事作爲題材，演出作曲家們在這方面永懸不朽的樂章。

雷姆斯基·柯薩可甫：交響組曲「天方夜譚」(Scheherazade)。鮑羅庭：歌劇「伊格王子」中的「韃靼舞曲」。

「故事」比起人類的記憶更見長遠，「天方夜譚」的故事，從何時起始，人們已難追溯其根源，多少世紀來，它們在歐洲各個角落裡傳述着，在此之前，在埃及喧囂的市場上，詩人與乞丐們圍集中滔滔不絕的說出那些動聽引人的冒險故事，在其時文雅的回教徒們聽來，那些故事是

粗俗和捏造的，但它們却是如此普遍的流傳着，在人們的口中轉移着，有時添加上一些情節，但這些故事的大體情節在更早已傳述於波斯，在更前，可能是在印度，究竟從何時何地開始，人們不能知道，不過最少在千年之前，人們已聽到「一千〇一夜」的故事。

到了十九世紀，這篇故事在管絃樂的魔術中再次重現着，它們更充滿了傳奇的色彩，如同一個光怪陸離的夢境，展開了一幅幅生動的彩色畫景，散放着奇異的芬香，在長笛與角號聲中，啓開了人們兒時沈緬在這篇故事中的一頁記憶。

故事是我們熟悉的，暴虐的蘇丹每天娶一個女人，在第二天便處死她，一直到史曠查德(宰相的女兒)，自請爲蘇丹的「一夜皇后」，她以詩句或民歌中動人的故事吸引住蘇丹，每天夜裡她講述着這些故事，天亮了故事尚沒有完結，蘇丹讓她多活了一天，一天又一天，一直到一千〇一夜之後，故事講完了，蘇丹一反初衷，放棄了他仇恨女人的心理，重新誓言永遠愛他的妻子。

在一千〇一夜所講述的故事中，雷姆斯基摘錄了四段，並加以樂引及間奏。在樂曲中高亢的交響主題代表蘇丹，小提琴溫柔的妮妮述說的樂音代表史曠查德，在四段故事叙述中間，這兩個主題交相出現着，再引出下一個故事。

第一段故事是「海與星巴德的船」，海波洶湧，孤海中漂流着星巴德的船，冒險的故事在講述者與聽聆者兩個

主題鳴奏中開始。

第二段故事是「凱蘭德王子」，雷姆斯基沒有指出那一個凱蘭德王子(在全本故事中有好幾個凱蘭德王子)，也沒有說出故事的內容，祇讓聆者自由的揣摸與幻想。主題以巴松管代表，接着是各種不同樂器的交替出現，激揚興奮，富於東方彩色與堅定的曠野節奏。

第三段故事是「青年王子與公主」，在這裡仍然沒有指出故事中那一個王子與公主，但却明顯的是一首愛情之歌，王子以提琴，公主以豎琴爲代表主題，節奏則以三角管鐘，鈸，鼓等給予欣歡的情調，以史曠查德的主題結束這一段故事的叙述。

蘇丹的主題又啓引了第四段「巴格達的節目」，「海」，「船觸礁岩」的標題。在熙攘熱鬧的節目中，故事又回到海上，船在青銅武士的礁岩邊沉沒，結束了第四段故事，最後史曠查德的主題再度出現，她得到蘇丹的愛情的勝利。

雷姆斯基色彩變幻的交響作品，在他的知友鮑羅庭的創作中再次出現。鮑羅庭本習醫學，以課餘閒暇中學習他心愛的音樂，他的歌劇「伊格王子」是一齣半歷史半傳奇的故事，述說十一世紀時俄國與韃靼間的戰爭，鮑氏在熟讀史詩之後自己動手編劇，然後作曲，他的音樂極富東方彩色，因爲他是道地的高加索人，所以他熟知東方的旋律。

「韃靼舞曲」是歌劇第二幕中的一段，韃靼的首領爲

娛樂他的貴賓，同時也是他的俘虜伊格王子，以少女及少年的舞蹈作為節目，在如同雷姆斯基光耀多彩的管弦法的外衣下，充滿着熱情的異國情調。

西比留士：音詩「黃泉的天鵝」(The Swan of Tuonela)  
音詩「傳奇」(En Saga)

在西比留士為提高其國人之民族意識而寫作的甚多芬蘭古代神話的音樂作品中，「凱列凡拉」(Kalevala)為其重要的寫作，這是一篇根據古代史詩而作的音詩，全首音詩包含四部，它們是「陵明凱寧與少女」，「黃泉的逗留」，「黃泉的天鵝」，與「陵明凱寧的歸家」在這種面以第三部的「黃泉的天鵝」最為傑出。在這篇樂譜的前頁，作曲者有如此的附記：「黃泉，死亡的王國……環繞以黑水與急流的圍河，在河流中黃泉的天鵝莊嚴滑游而歌。」

陰府的景象並非如常人所想像般的陰森恐怖，也沒有判定罪罰的主宰，在悲哀的樂曲中祇有溫柔與憂鬱，它描寫着遊戲的追奔陰府，在必須艱辛歷經九海與一河的苦旅後，在油黑光亮的河面上出現了神聖的天鵝，她以莊嚴的神態唱出奇異而狂放之歌，時而輕展它白色的翅膀游滑而過，她唱出孤獨的憂怨，河面霧靄與陰影重重，並有聲聲遊魂的嘆息。

畫，就如這部傳奇劇中諸神最後的毀滅。「血紅的顏色終將染遍天邊，諸神的宮殿終於在烈火中成為灰燼。」人們將如神一般只能安靜的等候自己的滅亡。

諸神之神的俄且，在他的統治中，一起初他剛愎而專橫，但在後來，在四面楚歌的受迫下，他只能以妥協和緩靖寬求一時的安靜，到了最後，當大勢已去之下，也只能以毀滅解脫煩惱。劇中的黑精，他要求統治世界的權力，因他而引起的殘殺災禍，終使玉石俱焚，使神人全體俱沉入死亡的深淵，在華格納的劇中，主角的齊格非與布蕾海德不過是浩劫中的犧牲，他們象徵着無辜的人類。

「尼布龍的指環」包含四齣完整的樂劇，它們是「萊茵的黃金」，「華格攸燻」，「齊格非」與「諸神的黃昏」。全部連環劇的寫作耗去華格納之半生精力，歷時四分之一的一個世紀始告完成。

全劇中交響的名作摘曲為：「春之歌」，「魔火音樂」，「林中細語」，「齊格非的葬禮音樂」等。

斐利沃茲：浮士德的天譴。  
華格納：「浮士德」序曲。  
李斯特：「靡非斯特」圓舞曲。  
雷却德斯特勞斯：交響詩「唐璜」

傳奇故事不但是歌劇的最佳取材，在交響音樂中它們也是作曲家們所寵愛的標題節目。「唐璜」與「浮士德」同是十六世紀民間傳說的產品，它們同樣有着反叛的精神，主要的對象是宗教改革以前

當西比留士在德國政壇音樂時，其時適當華格納的樂風遍及和統治着整個德國的樂壇，他不喜歡華格納的音樂，而且他從也不去嘗試沾惹歌劇的領域，但是如同華格納，他發掘了他們豐富的民族遺產，在古代的傳說和神話上摘精華，作為他民族音樂的廣闊題材，在藝術的天地中植下復興民族的政治意識，在異族的統治下點燃了自由和獨立的火把。

「傳奇」(En Saga)是另一篇敘述芬蘭古代英雄的音詩，在「傳奇」的題目下，我們可以體會到樂曲中的樂念和故事的情節。在悠長的漫漫多日夜裡，夜霧籠罩着，在月色朦朧的森林中，出現了古代武士凱列凡拉的鬼魂，樂曲中巫士的咒語，野蠻的戰爭舞歌，以及死亡的悼曲，在長遠的已消失的年代中，從音詩中漸次更醒，栩栩如生般重現於聆者的眼前。

華格納：「尼布龍的指環」

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會。流傳着的故事雖有其歷史性，但同時也漸漸失去其真實，在歌曲或戲劇上，它們普遍的流傳於歐洲社會，如同神話中的人物般家喻戶曉。浮士德出賣靈魂給予魔鬼以求得回復青春的故事，考之最早為猶太禱史中所傳載，其年代當在基督降生之前。在此而後，在德國，丹麥，法國等國皆次第有浮士德的小說或戲劇出現。但影響藝術作品之最巨者當為哥德的文學名著，在音樂上，如貝利沃茲的「浮士德的天譴」，華格納的「浮士德」序曲，古諾的歌劇，皆同出此一源。

在哥德的作品中，他給予魔鬼靡非斯特的性格描寫，並非猙獰可懼的傳統面具，相反的他代表了一個否定的，嘲笑的，遊戲人間的性格，這樣的人物有時使音樂家們比之浮士德本人反而較易發生興趣，他們僅就魔鬼這一方面着意寫作，如在貝利沃茲「浮士德的天譴」中的「鬼火米奴哀舞」與「精靈之舞」，便是單獨描寫靡非斯特的多幻詭變，令人喜惡隨之的無邊魔力。在李斯特的「靡非斯特」序曲中，描述魔鬼之捉弄浮士德，在熱烈舞曲間之虛幻遭遇。華格納之浮士德序曲，原預作為整首浮士德交響曲之第一樂章，在這首樂曲中，雖依華格納的本質注重在脫離凶魔歸依正道的主题，但却仍脫離不了對靡非斯特的着意描寫和過於偏重的修飾。

像唐璜這樣性格的傳奇人物由來已久，就如浮士德之於德國，唐璜的名字差不多也於同時代出現於西班牙，他是令人羨妒的一個風流人物，性之所之不受半點習俗的羈

# 動運身健的鐘秒六

你會  
因身體日  
漸發福而  
傷腦筋嗎  
？這裡介  
紹你一個  
既不要花  
錢又不費  
時間的鍛  
鍊方法，  
使你的肌  
肉保持堅  
實，體型  
保持健美。

紳，他以瀟灑的風度周旋於衆多的女性間，朝三暮四，更多玩世不恭的惡作。在莫扎特著名的歌劇中，他的名字被稱為「唐喬萬尼」，在這之前，在普塞爾，葛魯格以及其他已被遺忘的作曲家的一連串的法國作曲家們如馬斯南，拉馬斯等人的筆下也栩栩如生，最後在雷却德斯特勞斯的晉詩「唐璜」中，唐璜不僅只是一個好色的花花公子，更成爲一個歷遍天涯訪覓知己的寂寞人物。許多女性在他生命中相繼來往，但沒有一個是他理想中的偶像。這篇樂曲是根據奧地利詩人林諾(Nicolaus Lenau)之詩而寫成，在這裡的唐璜是一個感情豐富的夢想家，哲學家以及偉大情人，但最後他失望了，這世界上沒有他意念中的女性，在一次決鬥中遺憾終身的死去。

全篇晉詩分作三節主題，反映出林諾筆下的唐璜，首節主題動盪激烈，如大風之搖撼大樹，落葉紛紛，示威唐璜不中止的情感波動。第二主題描寫他念念不忘的渴望與苦悶，第三主題復又激盪難息，世上不可能有他理想中的完善女性，在突然靜止之後，只餘下生的遺憾，與一聲不能滿足的悲悼和弦。

(完)



「?嗎海過次一第你是這?」

對於我們大多數人而言，體操乃是一件既討厭而又麻煩的事，其實我們並不需要每天早上去到健身館做上多少節體操，祇要我們懂得利用時間，在排隊，打電話或是等紅綠燈的時候，做上一些小動作，照樣可以收到鍛鍊的功效。

這種保持健康的秘訣，早已爲美國許多大忙人所熟知；通用汽車公司總經理查理克特林，享年八十二歲，直到他老死以前，仍然保持充沛的工作精神。克特林從未接受任何正式的體操訓練，他祇是不把時間浪費在等電梯上，當他去至有樓的辦公室或試驗室視察時，他至少步上二層樓梯或是步下三層樓梯，羅斯福總統空閒的時候，就用手搓揉頸項，因此他頸部的肌肉非常發達。影壇巨人柴納克，在辦公室口授信稿或打電話時，揮動一只馬球棒，這不是好萊塢電影界人士的怪癖，而是他鍛鍊腕部和前臂肌肉的一種方法。

近數年來，推崇這種簡易鍛鍊方法的醫師和體育專家日益增多，喬治威廉學院體育系主任兼教授厄瑟史田豪博士曾說：「鍛鍊的方法較鍛鍊的多寡更爲重要；當我在德國一座研究室中工作時，我發現肌肉的生長是有一定速度的；如果鍛鍊的方法正確，則你祇要每天抽出六秒鐘時間，用上三分之二的力氣活動活動，就可以使你的肌肉迅速生長。」

「不論你是多麼忙碌，每天必然可以抽出若干六秒鐘的餘暇，做上一些小動作：收縮肚腹，引頸向上，扭動，欠伸，舒展；如果你把這些動作編入你的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恆，你就會發現它給你帶來多大的益處。」

雷影明星珍泰妮曾說：「運動毋需激烈，貴在持之以恆，就像每天刷牙一樣。」許多娛樂界的明星，時常利用短暫的空暇，從事各種動作，以保持健康和體態。美



國電視西部英雄霍夫奧勒期有一個不禮貌的習慣，當他與別人談話時，將兩手抬到腰部，一手握拳，一掌展開，交替地用拳頭推壓手掌，這使他的前臂和雙頭肌保持強勁，珍妮妮慧兒，法蘭克朗以及其他歌星在乘汽車等紅綠燈的時候，常常練習深呼吸運動，這是她們從印度瑜珈派學來的一種內功！緩緩吸氣，使橫隔膜向上收縮，直到腹部完全扁平，然後再緩緩吐氣。如果你第一次練習而且吸氣太狠，就會感到頭腦發暈。鮑瑟兒小姐警告說：「吸氣一定要和緩，這是我知道的保持腹部扁平最簡單的方法。」

談到肌肉的鍛鍊，史田蒙博士推薦浴後利用毛巾從事的一種簡單運動。

「將毛巾繞在後頸上，」他說：「雙手分持毛巾兩端，用力前拉，而頸部則向後仰，連做六秒鐘，祇做一次。於是將毛巾自頸背滑向後腰，仍是雙手握住毛巾兩端用力向前拉，同時收縮臀部及腹部肌肉抵抗此拉力，數至六次停止。最後用足趾踏住毛巾，双手上引，也做六次，再換另一隻腳，於是全部操練完畢。」

美國海軍滑艇部隊的艇員們，由於艇內空間狹小，所以從事一種就地的運動——平躺在架床上，雙手置於頸後，推展後腦，直到下頰觸及胸部，同時頸部用力向後仰。或是坐在椅子上，雙腿用力，使臀部微離椅面，支持數秒鐘，然後重行坐下，這種簡單的運動，對於任何人都非常有益。

你還可以練習幾種類似的運動：晚間入睡前，躺在床上

椅子上騰動一番，然後站起身來，用單足交遞支持全身的重量。

伸長脊骨的方法很簡單：貼牆站立，使後腦，肩背，臀部，腳跟等各部份均緊依牆壁，這可以改良你的姿態，防止駝背，並使你通體舒暢，精神奕奕。

坐在辦公桌前辦公時，你可以練習「伸展足跟」運動，你不必離座起身，而祇是抬起雙腳，足尖向上，足跟用力前推！好像是要推倒一堵牆似的，你會感到腿面的肌肉如繩索般的拉緊，連做六次，然後緩緩放鬆。

當你揀取放在地板上的東西時，不要彎背張腿，而將一足踏前一步，上身直立跪下。如果要揀的東西很輕，你就挺直膝蓋，俯身拾取。

當你必須排隊等待時，用力墊起脚尖數次，然後放鬆腳部和腿部的肌肉。把兩手插入衣袋，不斷地握緊並放鬆手指，使血液加速流通。深呼吸運動應隨時練習，當你步上樓梯時，頭部胸部應保持挺直，步子不要快，但每次最好能跨上二級或三級。

體育界權威人士將主要的健身運動歸納為以下九項，每項運動每天祇要花上幾秒鐘便可：

- 1 伸展全身——在坐、臥或立的時候，盡量伸展身體。
- 2 伸直脊骨——貼牆而立。
- 3 轉動頸部——使頸項依上、下、左、右次序轉動。
- 4 收縮腹部。
- 5 擴張腦部。

上像貓兒似地伸展軀體，收縮各部份的肌肉——自脚尖以至眼臉和頭皮，然後完全放鬆，一遍未做完，可能你已經酣然入睡。

清晨醒來，簡單的深呼吸運動，可以幫助你驅除睡意；當你在半睡半醒之際深深吸進一口氣，屏息，暫臥，隔一會再緩緩吐出，久而久之，你會發現屏氣的時間增加兩倍，而並不感到難受；當你這口氣吐完時，你已經完全清醒。

起床之前，先伸直身體平躺床上，然後伸展兩臂，高過頭頂，直到腰部以下都感到拉力，略停片刻，然後兩臂緩緩下垂。其次是踢去被蓋，高舉雙腿再放下，但不使腳跟完全觸及床面，重複數次。開始時，你會覺得腹部肌肉作痛，但幾天之後，你那鬆弛的腹部就會逐漸的收縮。

穿好衣服後，你用一足站立，舉起另一隻腳穿鞋和繫鞋帶，開始時，如果你的腿力不夠強勁，你可以將腳伸入鞋中，背倚牆壁，彎腰繫結鞋帶，日久之後，腿力就會增強，腹部也會收縮。

如果你想使鬆垂的下頰收縮，這也是辦得到的；方法很簡單：伸展下頰再恢復原狀，重複地做過幾遍後，用手指按摩下巴五秒鐘。

也許你深以臀部肥大為苦，你會留心過那些卡車司機或西部牛仔嗎？他們的臀部都非常瘦削，這是因為他們駕車或騎馬時，臀部經常上下騰動之故，你也不妨加以模倣——在辦公室找一張結實的椅子，沒有人的時候，就坐在

- 6 揮動兩臂——推、拉或伸。
  - 7 彎曲腿部——以步行及上、下樓梯來增加腿部肌肉。
  - 8 伸屈足趾及雙腳。
  - 6 增強肌肉——用撿球及按摩方式使肌肉堅實。
- 每日練習這些小動作，可使你更加苗條，強壯和愉快，請若不妨一試並觀後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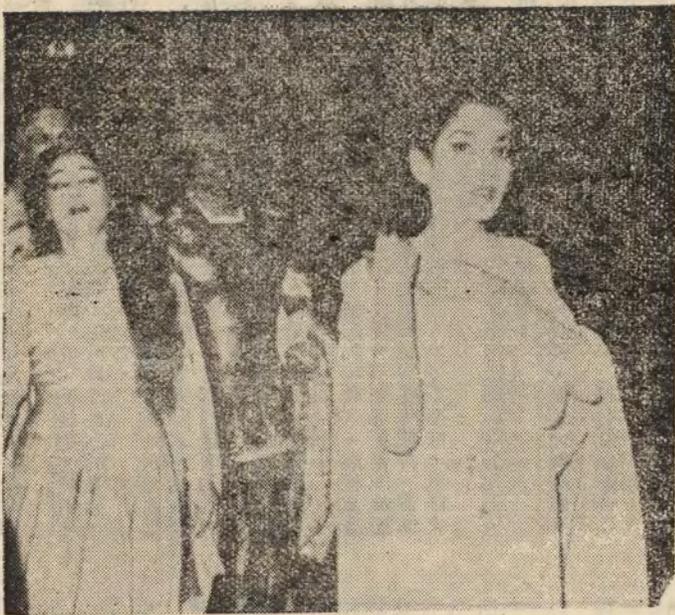
在一飯館中客人點了羊肉和碗豆二樣菜。「碗豆上加些蜜，」他說。

侍者頗感不解，「你不是不歡喜碗豆上加蜜的嗎？」

「我是不喜歡，難吃極了！」客人答，「但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可使碗豆不致從筷子上滑下來的辦法。」

一個農人在聖誕夜去訪友，為了在回家時照路，他隨帶着一具馬燈去。這一晚過得很愉快。

第二天他收到朋友的一封信簡：「今晨於窗前發現兄之馬燈。請即來取並送回余之鳥籠。」



波大然軒起引演藝病稱後幕一第完演於斯拉卡馬羅在年八五九一

## 我的辯白

瑪麗亞·卡拉絲女士原著  
百 紫 譯

在近些年來，報章雜誌登載了許多有關於我的謠言，許多人也以我為經常攻擊的目標，有一些人們就肯耗費那許多的精力和時間來報導不正確的消息。甚至有些消息根本就是決無其事的。我個人既沒有被別人正式的提出控告，而不可避免的，我却被輿論宣佈了罪狀，沒有控訴和審判。只是一些無聊的謠言裁判了我。全世界的人們都在譴責我，犯了下列滔天的大罪：

- 一、當着意大利總統在座，我毀壞了羅馬歌劇季節的初夜公演，由於我偽裝傷風，而有計劃的故意中途輟唱。
- 二、由於一項控告，我咒咒今生再不在芝加哥演唱。
- 三、在歌劇公演前的最後一分鐘，我要求更高的報酬，結果目的不達。我和維也納歌劇院的合同告吹。

四、由於我的古怪任性，我拒絕在雅典演唱一場重要的演出。

五、僅僅由於我要去參加一個晚會，毫無責任的我，從甚具重要性的愛丁堡年會演唱會上抽身離去，不僅拒絕演唱，且飛離了英國。

六、偽裝生病，由於我的合同破裂，我毀滅了整個的舊金山歌劇季節。

七、由於我的壞脾氣，迫使歌劇之都，意大利米蘭司卡拉 (La Scala) 歌劇院免除我繼續在該院演唱。

八、由於我反覆無常的喜愛演唱劇中的角色，迫使大都會歌劇院導演魯道夫 (Rudolf Bing) 放棄我的合同。

九、我看重金錢，演唱索價甚高，往往使得許多劇院虧本不少。

以上一長串的罪狀，的確足夠毀滅我的一生。可是幸運地，在我自己的良心和良知中，我確知自己並沒有故意觸犯了上列任何一條。

我常常盡量避免對那些謠言去自我辯護，因為一個藝術家，她應想及到的只應該是藝術。而我已是將終生獻與藝術的人。我願意用我天賦的歌喉，來使歷史上的歌劇復活。所以我看不出我有任何理由要來耗費精力與這些無聊的謠言爭論，同時我深信時間將是我最好的無辜證明。可惜的是，時間在今日已失却其公正的立場。它反倒將這些醜惡的故事渲染得越發可怖，好像我卡拉絲簡直成了音樂界惡魔和瘋婆。

在這裡我不欲對我自己作批判。我的自覺性不容許我去乞求別人對我的憐憫，此外，憐憫對我亦沒有用處。但我已決定必須有人出來將這「卡拉絲誹謗事件」的真相去告訴世人知曉的。我現在已知道對某些捏造我謠言的人，已沒有辦法令他們封口。我寫此文的動機，僅是為了那些愛護我和認為我卡拉絲是忠實於藝術工作的人。我想他們是願意知道這些謠言和誹謗的真相的。

在知道其它任何事情之前，大家必須了解我個人性格上的特點。對我說來音樂藝術是至高完美的，我決不能坐視它被馬虎地看待。當音樂藝術受到尊崇時，當音樂工作者的藝術家受到尊崇時，我將會貢獻出我全部的心力為它而努力工作。但是如果音樂被馬虎的看待或不求盡善盡美時，我就不願與它採取合作。我尤其不願意自己擔任一次不完美的演唱。當我年青正在建立我歌唱事業的基礎時，我不得不接受任何別人給我演唱的東西和環境，可是現在，為了藝術的真正價值，我已資格對時下說不字了。

當我說不字時，人們往往在聳肩皺眉說，「卡拉絲真難侍候。」誠然，我是很難侍候，因為一個誠心獻身於需經多方要求的歌劇演唱的藝術家，是必須在一種極度緊張的情緒下工作的。偉大的音樂家必須在努力工作和高水準要求下才能成功。假使我隨意接受那種二流水準的歌劇演唱，假使我不講求素質，我是可以容易的建立隨和，可親，合作，仁慈那種通俗的聲譽。在各方面說來，這完全是一個易馴的女高音而已。可是這對我說來是需要犧牲多少藝

衡的價值，才能換得來的聲譽啊。

我自知——我的朋友們也可這樣為我證明——我不是一個怪物。我喜歡與人接近，我受享生活，我抱着極大樂趣為音樂工作。我尤其衷心地欣賞那些有志創造偉大音樂的人。但是我沒有任何理由要去假裝我喜歡那些二流音樂，去敷衍那些欲看見二流音樂演出的人。

我無法假裝對於低劣的演出故作漠視。我將會盡已全力與它反抗，我對藝術的需求是完美，而我這種態度在一些注重素質的人看起來，就成了任性和粗暴。我願始終保持這種對於完美要求認真的「難侍候」的評語，但是我決不如此一些人對我所理解的。用脚踏男高音的脛骨，用椅子擡擲男中音，氣瘋了樂隊指揮。像以上的動作根本不是一個任性的女高音所作的，簡直是一個瘋女人了，所以我相信散播這些謠言的人都曾自己引以為恥的。我對同事們向來保持友好和平的態度，因為我自小那被教育着遠離壞習慣。

無論如何，我是既不易馴也不溫和，不過馴服與溫和並非是能成功為偉大演出家的氣質。我自己訂有幾項標準。來作我自己為音樂工作的標準，而不是在妨礙他人，所以當我對二流演出表示贊同時，我是經過考慮而作如此決定的，我不願接受任何可能會導致一場低劣演出的合約。低劣演出的影響並非對於個人的聲譽有何損傷，而是它會毀壞了整個音樂。為求避免這些，所以我只是接受我認為

過只要知道我的人，他們即知道這是無稽的。噓聲和喝倒彩可嚇不倒我，因為我不是初出道的新人，噓聲和鼓掌聲對我已司空見慣。它們不單氣不倒我，反而會激發我的憤慨，更加精彩的去演唱，來使得噓聲為事實所戰敗。我從來沒有為噓叫而離場，只要我還能唱，我也是決不願意半途停唱的。但是那天晚上在羅馬，我實在唱不下去了。

台上的演唱同僚們都知道我無法再唱下去了。當第一幕唱完後，後台劇院的每一個人都跑到我化粧室來說，「妳決不能中止不唱。」他們並說我演唱得很好，較以前都更為出色。尤其糟糕的是，那是羅馬歌劇季的揭幕夜，而劇院却没有準備得有預備角色。惟一誠實可敬是我經理人，他是閉口不語。

許多的演唱家，在演唱歌劇時經歷過傷風，而他（她）們也就是用替身更替自己繼續演唱。這是常有發生的事，歌劇院必須有替身代唱，再不然就應負起這個責任來，但是羅馬歌劇院却二者都沒有作到。當第一次休息終了時，劇院不但不負起責任終止演唱的繼續，反而把總統重新招待回包廂裡，以為這樣就可以迫使我登台繼續演唱了。當他們最終知道我是決定不再用我改變了的嗓子繼續演唱後，他們又說，「好的，就算妳不唱，但是妳是一個女明星，至少妳出去站到台上表演動作吧！」在某些歌劇，這是可以辦得到的，但是在「諾瑪」這齣歌劇中，如果惟一的女高音還不唱，那簡直成為木偶戲了。結果我還是回家

值得我去為它工作的演出——不過請讀者千萬別認為這是我任性和耍脾氣。

一九五八年正月在羅馬——我一生事業中最大的一次誹謗——的一次演唱會上，我發現自己處於最壞的情緒中，如果我再繼續的演唱下去，我將會毀壞了原本美麗的音樂。在我準備為羅馬歌劇季節初夜演唱「諾瑪」(Norma)的兩天。前由於對我的沒有溫度調節，已使我傷風臥倒在病榻上。導演前來對我說，「瑪麗亞，妳必須好起來，因為後天晚上妳必須演唱。」我的感冒痊癒得我自己可以演唱了，不過仍舊有一些發燒，劇院醫生來給我服了藥，我並且打電話召來一個護士，因為可能我會需要她的照顧。我知道自己不可能保持平日演唱的水準，但是那是一次重要的演唱會——意大利總統在座，如果因我而延期的話，我知道將會受到輿論嚴重的攻擊的，所以我只好試着勉力而為。

可是事實上我無法勉力而為。人的嗓子並不像一具鋼琴，它不是可以隨心所欲而發音的。那天晚上當我在唱第一幕時，已發覺自己不能隨意的控制音調，在低音時還沒有問題。可是到高音階時，就偶有失脫的現象，我並且在幾個中音階部份都無法完美表達了。無論在何處的聽眾中，我總有敵對者存在着，我聽見了他們在台下發出了粗魯無禮的吼聲：「滾回來喝去吧！」「妳空發了我們的幾百萬里拉！」

後來別人說我是因為這些粗魯言辭而中途輟唱的，不

睡覺。

次日清晨，劇院派來一個醫生診斷我的病情，診斷結果說我患了氣管炎和氣管炎，要在五、六天後才能恢復演唱。總統夫人打電話給我丈夫說：「告訴瑪麗亞，我們深信她是因病而不能繼續演唱的。」非常不幸的是總統夫人並沒有將這句話告訴新聞記者們知道，報章雜誌要索取我臥病在床的照片，我是一個純一的藝術工作者，不是模特兒，我不願睡在床上令人拍照，所以我拒絕了他們。於是報章雜誌即以此為推斷我根本沒有生病，對我大肆攻擊，說我的拒絕演唱完全是為受不了台下的侮辱，而情緒失常所致。雖然這在新聞立場是够刺激的，可是却有欠公允。

我的名聲因這件意外而受到嚴重的損傷。到今天我對意大利的輿論的不公正仍然感到遺憾不已，難道說一個在意大利聲譽壇上輝煌了十二年之久的人，因為傷風較場而應受到如此嚴重的譴責。

讀者們不難想像在那段時期內我過的是怎樣的日子，我失望，我沮喪，輿論是那樣的欠缺同情和欠缺公正。每天我在報紙上所能見到的，完全是對我的辱罵和批評，似乎我卡拉絲已永無翻身之日。不過在此羅馬事件之後有兩件事，却深深地激動了我心。我重回美國演唱，先是芝加哥，後到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在這兩處地方以前都會對我發生過糾紛和過節，所以每當我初次上台之前，心中都在惶恐當地的聽眾將會如何地接待我。結果是每當我唱完

第一小節後即受到台下熱烈的掌聲，並且掌聲連續不斷，一陣接一陣的直到我撫心自問，我應當如何地去努力演唱以報答他們？這些聽衆對我的愛戴將使我終身銘記在心的。

X X X X X

假使我在前年夏天愛丁堡年會(Edinburgh Festival)沒有那次所謂不光彩行爲，也就不會有這次羅馬的誹謗事件了。在愛丁堡事件之前，尙有芝加哥，維也納，雅典等地的一些微小不愉快謠言，在這裡我願意先把它們講出來，我並非是有意讓我的敵人們感到難堪，只不過是讓愛護我的人們明白真相而已。

一九五五年，爲了一件法律上的糾紛，我發誓以後永遠不再在芝加哥演唱。而事實上後來我每年都有在芝加哥演唱，並且以後還將繼續唱下去。不信的話芝加哥抒情戲院導演卡羅·福克斯(Carol Fox)可爲我證明。

一九五七年七月，我被宣傳與維也納歌劇院撕毀了我的合同，只爲了要求更多的報酬。而事實上僅是他們提議請我到維也納去演唱。而我自覺身體需要休息，所以根本就沒有合同存在來供我撕毀。

兩個月後在雅典。我中止了事先預定一連串演唱會中的前兩場，因爲當地的氣候非常炎熱和乾燥，使我喉管發炎無法能在首夜演唱。假使讀者們只看了報紙上的片面記載，可能會想從沒有歌唱家取消過演唱會的，可是事實上常有這種事情發生，偉大的經理人和舞台導演常三番四次

地告誡歌唱家說：「如果你(你)不能有達水準的演出，就不要唱，等待下次機會吧。」在雅典我就是等待那下次機會——四日後——我能有最佳的表演。後來當我離開雅典時，我被邀請儘快再去演唱。

以上三件事情只不過是愛丁堡事件的引子。一九五七年夏天我在雅典演唱完畢從希臘回程。年餘來的在外奔波演唱已弄得我心俱疲，像患了大病一樣。於是我去到塞米雅羅醫生處就診。八月七號在我要隨同司卡拉歌劇院到愛丁堡演唱的前十天，塞米雅羅醫生給我出具了如是的診斷證明：「我證明瑪麗亞·卡拉絲女士因過度的操勞，神經上受到了嚴重的損傷，至少需要卅天的完全靜養。」

第二天清晨，我丈夫拿了這張診斷證明去見司卡拉劇院經理歐德禮(Luis Olami)。我丈夫告訴他，必須另找一個女高音代替我去愛丁堡，而歐德禮說如果沒有我去的話，倒不如大家都不去還好些，因爲我的名字是訂立這次合同最基本的條件，他並說司卡拉近些年來有可吉祥話：「瑪麗亞是天赋神力的，她可以擔當任何事情。」

最後，違反了醫生衷心的勸告，我同意隨大家去愛丁堡，而內心更帶了歐德禮先生的一句話：「瑪麗亞，司卡拉將永遠地感謝你，爲妳宏偉的工作和犧牲精神，尤其這次帶病爲司卡拉爭取榮譽。」誰又知道，這種永生的感激，只不過曇花一現呢。

我同意只是擔任八月十七到八月卅號在愛丁堡的演唱，而當我知道尙有第五場「La Sonnambula」還要在九月

初演出時，我就拒絕了擔任該劇的演唱。因爲在我去舊金山之前我是需要一段時間來靜養和休息。早在八月初期我知道司卡拉另外簽約好了一位女高音 Renata Scott 女士，來頂替我不接受演唱「La Sonnambula」時派用。在我同意赴愛丁堡前，我曾明白地向歐德禮表示過我不能接受九月初的繼續演唱，可是他沒有通知負責在愛丁堡演唱的導演龐生貝(Robert Ponsoby)。

當龐生貝知道我預定回米蘭的日期時，他來責問我，問我明知還有節目未演唱完畢，怎麼就要離開愛丁堡呢。我向他解釋了我當初同劇院所談條件的情形，於是龐生貝怒氣沖沖地找歐德禮要求解釋。不久就有人來拜訪我了，那是司卡拉歌劇院的首席導演葛林禮(Antonio Giringelli)，他帶來了歐德禮迷人的聲語：「瑪麗亞，你必須拯救司卡拉！」這次歐德禮的甜言蜜語再也不能生效，我在緊張和疲勞工作中，想不到去拯救任何人了。

當一個歌唱者，傾其全付精力於一場演唱中時，無論在精神和身體上都是極度緊張和疲勞的。在演唱之前，我緊張於去準備如何能唱出我最好的聲音，在演唱時我又必須去嚴格控制我的每一個音調，每一絲表情，務求其完美無缺。這是極度困難和極度疲勞的，所以當我已經沒有精力從事於這項勞苦的工作時，我是決不能再繼續唱下去了。我拒絕了歐德禮「拯救司卡拉」的請求，當然他這種請求只是他乞求我的幫忙，並非是我應該作的事。

我朋友伊莎邀請我到威尼斯去參加一個宴會，而我覺

得這對我繁重工作後恢復身心是有益的。不論何時當我去參加一個宴會，跳一場舞，或尋求娛樂時有的報紙就會說：「爲甚麼卡拉絲不呆在家裡休息她的身體，而去遊玩呢？」大家知道我現在才卅五歲，我希望與朋友們處在一塊歡樂嬉戲以調劑我自己，難道說我一定要終日閉門不出做尼姑嗎？

在我離開愛丁堡的那晚，市長和市長夫人到我旅館來向我道別，如果我眞如別人對我所加的謊言，「破壞合同，逃離英國。」我能受到市長如是的禮待嗎。當我降落在倫敦時，報紙上已喧嚷着我離開愛丁堡的新聞，並說司卡拉對我的突然出走也無法加以解釋。我回到米蘭後，意大利的報紙對我更是大肆謾罵和侮辱，簡直攻擊得我體無完膚。

司卡拉一向崇向自己高貴的聲譽，沒有人對司卡拉曾批評過一絲壞話，因爲這些壞話向來都是轉移了目標加到旁人身上去了。就拿愛丁堡事件來說吧，司卡拉不說應該鼓起勇氣來面對過失，起碼也應該發表——由於雙方戲院間的誤解，「La Sonnambula」一劇不是由卡拉絲擔任演唱的，她之離開愛丁堡完全是依照合同行事——這樣的聲明才對，可是司卡拉沒有說一句話來爲我辯護。

假使沒有愛丁堡這場風波我也不會有緊接着的舊金山罷唱罪。我原來預定從九月廿七到十一月十日在舊金山演唱。九月一號我打電報給舊金山歌劇院導演阿得勒(Kurt Herbert Adler)，告訴他近來身體情況欠佳，他

最好能事先準備一個替唱在那裡。後來我的醫生診斷過我後，禁止我離開米蘭，說我的身體已虛弱得不能旅行演唱。在舊金山演唱開始前兩星期，我又通知阿得勒說我不能來了，一方面是愛丁堡事件對我情緒上的影響，另一方面我身體的情況也實在欠佳，而阿得勒認為我對愛丁堡的不滿牽連到舊金山了。礙於情面，我答應在演唱開始的次月（即十月）登台，可是阿得勒的回書是要來就照預定日期，不然作罷。這即是後來傳說中的我在公演前兩天，又飛離了舊金山的真相。

x x x x x x x

在愛丁堡事件後，我對司卡拉感到灰心和怨恨，於是我要首席導演葛林蓋禮（Christghelli）為我澄清與司卡拉在我的污毀。我是有權作如此要求的，因為我曾與司卡拉在一起光榮的演唱了六年，我努力的演唱各種他們付與我的節目，日復一日的在司卡拉的佈告牌上貼滿著「客滿」的條子。每年葛林蓋禮都有禮物贈送給我，如銀碗，銀穿衣鏡，銀燭台，服裝，及許多的甜言慰語。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的秋天，葛林蓋禮，却拿我來作了司卡拉的犧牲品，他不願為我對外解說有關愛丁堡事件的真相，當最後我同了我丈夫去見他時，他向我道歉了，承認我是無辜的，我是應該請求司卡拉為我分辯。當場他就接通了雷迪士（Emilio Radaris）——意大利一家銷路廣大 *Oggi* 雜誌的主編——的電話，請他派一個記者到司卡拉，他要發表有關愛丁堡事件的新聞。



夫丈其為影人中影，照便中室臥其在斯拉卡

拉絲像以往一樣又開小差了。「我被約定在四月十二日，米蘭音樂節的揭幕日演唱「Anna Bolena」，那天總統將要蒞臨的。在隣接着的幾個星期裡，司卡拉院內為此演出傳說紛紛，大家都不知確定的演出期和情形，直到最後我讀到報紙，上刊米蘭音樂節初夜上演「Murder in The Cathedral」。而我却没有接到任何一絲關於此訊的解釋。我在司卡拉最後的五場演唱為「海盜」(Il Pirata

後來雷迪士告訴我，葛林蓋禮讓記者等了兩小時後，告訴記者說他又改變主意，沒有新聞發表了。最後在米蘭市長的辦公室裡，葛林蓋禮和我丈夫商洽我可以對外發表我的故事。我如此作了，我辭職了司卡拉在歌劇史上的輝煌成就，同時我指出我在司卡拉的一五七場演唱中，已缺過兩次場，我更指出關於愛丁堡事件我個人不應該負絲毫責任的真相。這篇文章刊登在 *Oggi* 雜誌一九五八年元月份上。

從此後，我就再沒有和葛林蓋禮見過面，直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初，我在司卡拉劇院旁邊著名的司卡拉餐室碰見了他，在此公共場所他竟裝作與我毫不相識似的。從此他就再沒有和我講過一句話，甚至連招呼也不打了。

我對能在司卡拉演唱內心是感到無上的光榮和高興，因為這是世界上最好的歌劇院。可是在這種人事不協調的情形下，我感到自己在這裡是唱不下去了。在演唱歌劇每一場都是慎重和困難的，所以演唱人無論在各方面都必須不受牽制的去注意兩件事情：歌聲和演出。如果你在所演唱的戲院是以客賓相處，再加上不斷情緒上的刺激和騷擾，要想將音樂藝術達到真善美的境界是不可能的。為了我的自尊和自重，毫無選擇的我只好離開司卡拉。司卡拉沒有「免除了」我的演唱，而是我辭去了演唱，如果司卡拉現今的人事狀態不改進，我也將永不會重返司卡拉的。

雖然環境對我是如此的惡劣，我還是不願在那一季節尚未完畢時就離去，不然司卡拉的人又得有機會說：「卡

歌劇，去年冬天我在卡內基音樂廳和華盛頓又再次演唱了此劇。這是一幕罕有美妙的歌劇，劇中女高音的份量也最重。在我最後演唱那個禮拜的星期六，我施行了一次痛苦的手術，這只有我的醫生和知交朋友們知道此事，因為在那時我深知自己是決不能缺場演唱了，甚至連傷風都不行。在手術後的六天裡，我都在病痛中，麻醉劑刺激得我難受萬分，我失眠，差不多連飲食都不能進。星期日——動手術後的次日，我演唱了「海盜」，星期三又再唱了一次。星期六是我最後一晚的演唱，在那天晚上我希望自己已能儘量賣力演唱，俾使我與聽眾之間，保留一個完美令人懷念的印象。

在我最後一晚演唱的特殊情形下，一羣年青人決定他們將在劇終時向我拋擲鮮花示敬，所以他們請求司卡拉劇院准許他們如此做。司卡拉同意了，可是在星期六晚上他們帶了鮮花來到劇院時，司卡拉又改變了主意。不准拋擲鮮花。

當我出現在舞台上時，台下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這是司卡拉多年來決沒有過的現象，因為在司卡拉鼓掌是僅在每一幕終了時才被允許的。那晚實在是一次偉大的演出，聽眾的掌聲不絕於耳。也許熱烈的掌聲刺激了導演葛林蓋禮，當全劇終了時，我站在台上向聽眾致謝，而聽眾們也全部安然在座，誰知無情的巨幕却突然落了下來，將我和聽眾隔離。這真是歌劇界有史以來最殘酷，最可恥的侮辱，它代表了：「劇已經完了，大家都滾出去吧！」在這

種情形下，我和我的朋友們對劇院這種惡作劇沒有予以理會，結果一個司卡拉的劇場人員又跑上舞台來，大聲對觀眾和我說：「奉劇院的命令，舞台必須清理了。」

這是我在司卡拉最後的一晚，當我最後離開這個我工作了七年之久，珍視為家庭的戲院時，在劇院門口的街旁，那班要向我拋擲鮮花的孩子們仍在等候着我，結果他們總算找到了能夠向我致意道別的地方。

今年我運到司卡拉去聽一場演唱都沒有過，但是我却注意到在司卡拉的佈告牌上再沒有「客滿」的字樣了。每次當我經過這座神奇的建築物時，每次當我想到一齣歌劇我可以在這裡演唱時，我內心受到了莫大的刺傷。我希望我能够重回它的懷抱。我可以重回司卡拉的，如果它有了誠摯，好風度，同意與演員討論節目而互相供獻意見解決問題。不過當葛林蓋禮在司卡拉一天，我是不會與他在一起工作的。如果他在上次演唱季節快終了時來對我說：「雖然，在意見和看法上我們有衝突，但是我們互相需要，讓我們試着再合作看看吧。」我可能會同意的，但是現在一切都太遲了。毀傷我的話他們說得太多，我曾經聽說，葛林蓋禮告訴國家歌劇委員會說，我的嗓子不行了，司卡拉對我已不再感興趣。我希望這個傳說像我其他那些謠言一樣是不真實的，可是葛林蓋禮並沒有否認。

我和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及魯道夫（Rudolf Bing）的關係與我同司卡拉及葛林蓋禮有着絕大的不同處。我們之

間的不協調完全是基於藝術上的問題，如果我必須和某人開意見，我也希望我們的爭執點是在藝術上而不是人事上的。我不管別人對我如何批評，反正我決不是那種喜歡吵架，口角的人。

魯道夫待我很好，他尊崇藝術，對人樂善好施但不形之於色。一九五六年我在大都會初次登台的前兩天，有人拿來一本雜誌給我看，上面登載有罵我的文章。我已經為演出在緊張和不安着，因為不僅我是一個在紐約出生的女人今晚要在本鄉首次演唱，同時我感覺到對大都會的劇團是不夠水準的。那晚演唱的是一個大都會舊有的劇本，佈景陳舊，其他演員的服飾襤褸，益發顯得我光彩鮮艷的服裝是與眾不同。一方面我對演出感到不安，再加上雜誌對我的攻擊，所以還沒有上台我的信心就喪失了。結果魯道夫給予我莫大的安慰和鼓勵，使演唱圓滿成功。他對人誠懇，尊敬和瞭解，就是我們在意見衝突時，他仍如此。

今年，魯道夫取消了我廿六場演唱的合同，其中包括全國的旅行演唱在內，而原因是不願唱他所要我擔任的角色。誰知這又變成了另一次卡拉絲事件，我現今仍無法理解魯道夫的態度，但是我相信造成我們之間的不協調。是因為我不能同意他為我排定好的下季演唱節目。下季魯道夫提供我三個歌劇：「諾瑪」（Norma），襤褸的劇本；「露西亞」（Lucie），一個古老的劇本，包括有名的水井場面，一口可怕的大井差不多佔去半個舞台，全劇並缺乏浪漫，美麗的氣氛；「塞爾維亞理髮師」，這又是

我根本不感興趣的劇本。

我告訴魯道夫，我願意為他唱「諾瑪」和「露西亞」如果他能夠再給我一些新的劇本，但是他說：「瑪麗亞，只要妳唱，我有把握這些老劇本會賣個滿座的。」我說我也高興為他賺許多錢，但是我覺得他應該為我排演一些新劇本，俾使我能夠熱愛歌劇的聽眾們有所報答。我建議他排演我在意大利演出極為成功的「Anna Bolena」，「不」他回答我說，「那是一齣古老而令人討厭的歌劇。」

我想影響我和魯道夫不能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間的歌劇季節節目取得協調，遠因是種在六月前一次他取消了我的合同，那次是因為我不願意先唱一場「麥克貝絲」（Macbeth），然後兩場「茶花女」，然後又唱「麥克貝絲」。我是唯一兼能擔任演唱麥克貝絲夫人和茶花女的女高音，可是我感到自己同時擔任此兩種不同的角色甚為困難。

因為在演唱麥克貝絲夫人時，聲調必須深厚和強勁，可是在另一方面，茶花女是一個病中婦人，演唱時就應嬌弱，纖稚，聲調更應極柔和而帶病痛表情。所以從麥克貝絲到茶花女演唱人的聲調必須完全改變，魯道夫要我的嗓子先激昂高揚，然後輕聲細語，然後又激昂高揚。假使我在剛開始我的歌唱事業時我會接受，可是現在我不願意輕易冒險去扭曲我的嗓子，像這樣我在身體和精力上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的。當我將這種演唱困難情形向他解說時，他說用「露西亞」換「茶花女」好了，可是露西亞與茶花

女是差不多的角色，我怕魯道夫還是沒有懂得我的困難。

大都會是今日世界上有數的幾個偉大歌劇院之一，它多年來在服裝和佈景上一直是最好的，可是它的古老頑固，不聽從建議也是難以令人滿意。另外大都會缺乏實際的舞台上預演，它的彩排只不過限於每一季節的開幕戲而已。在演出中不更換角色尚還可以，如果更換了主要角色還不預先排練，這僅是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才有的現象。去年當我到大都會演唱茶花女時，我並沒有被允准能在舞台上作一次預演，只是被安排在後台的角落裡，一把椅子，一張桌子即算佈景，牆板上畫上幾個記號算作舞台位置，這樣不是藝術，在意大利這叫做 Botteghino（商店）。

大都會自己解釋說他們負擔不起彩排，我同意，歌劇的演出是耗費金錢的事，但是既要正式登台演出，就必須得有預先的排演，如果僅是走上台來，站在那裡就唱，這是不夠的。演唱人必須要有她是在生活在舞台上的感覺才行，這樣她的每一絲表情，每一個動作才能深刻的表現出來，也才能將聽眾的情感帶入真實的歌劇幻境裡，而預先的排練就是將歌劇真實化的唯一辦法。這是我覺得今日大都會必須改進的。

最後一點我的罪名是過份的索取報酬。我承認我演唱的條件很高，但是我自信我多年來努力演唱的結果，使我有權如此開口，並且也沒有劇院老板或音樂經理，為了付給我的酬金而破產的。卡羅素彼得梅為有史以來酬金最高

的男高音，但是偉大的經理人華特莫奇 (Walter Mochi) 却不同意，「卡羅索不費我們多少錢，」莫奇說，「我們只要將門票提高點，照樣賣滿座錢還是賺來了。」

去年當我在芝加哥演唱，我聽人說，他們除了給我，給樂隊，和一切雜支外，還淨賺了一萬美金。一九五六年我初次在大都會登台演唱時，他們付給我一千五百元一場，而大都會却每場賺進了七千五百元，所以我不相信我是昂貴的。所謂昂貴費錢的演出是那些，耗費時間耗費金錢排演，或演出不受聽眾歡迎的歌劇。人們若肯花錢來聽我演唱，是因為他們知道我會用出我全付的精力來給予他們聲藝上的滿足，我不敢說我的演唱是最好的，因為音樂永無止境，但是每次我總盡到了我最大的努力在那裡演唱，希望我的演唱能接近藝術的巔峯，這也是為甚麼我對歌劇院或音樂廳較旁人有著更嚴格要求的原因。

我為自己喪失不能在許多家偉大歌劇院演唱而感覺遺憾，我更為那些自命為君子，而暗中製造我謠言使新聞界的朋友對我誤解而更感遺憾。但是我決不為我首已所作的決定而遺憾。有人說我準備退休，但這是無稽可恥的謠言，我尚未達到我事業的巔峯，尚有許多美麗的歌劇等待我去演唱。在未來的數月中，我已經排好了許多在西班牙巴塞羅納·倫敦柯文花園·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演唱節目，我還將在日內瓦，西德的威斯巴登和許多城市開演唱會。我剛灌製完了一套立證身歷聲的「露西亞」歌劇唱片，今

年夏天還有許多唱片將陸續灌製。

當然，我將不會像以往那樣經常演唱了，這如果說是一種常例，倒不如說我在避免製造糾紛。今後我對演唱將嚴格選擇，要在那種真正是在發揚高水準藝術的地方。我不願讓世人認為我是變得嚴謹了，相反地，我相信我自己是越來越能忍耐，和遇事多加考慮了。我對別人施予我的攻擊和侮辱，我無法還擊，除了我報導出事實的真相，和儘量地用心去演唱外，我惟一希望時間能讓世人對我瞭解和待我仁慈——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她無法隨時保持最佳的表現，但是她總是儘力向作「真善美」這個目標去努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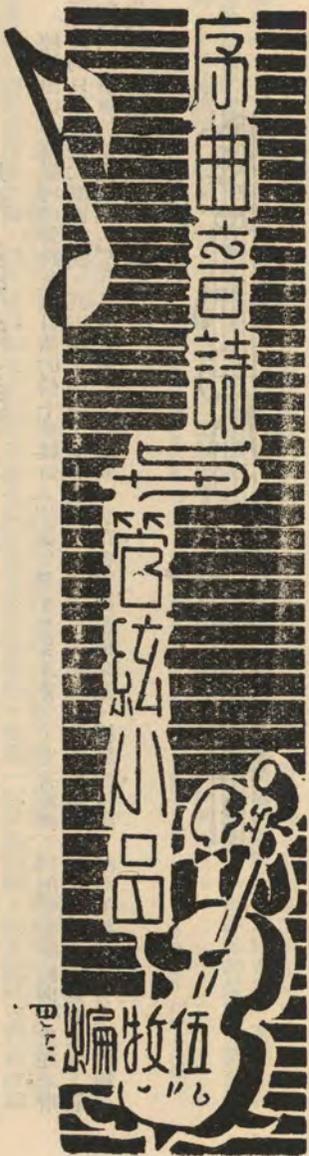
當我說出了這許多話時，我願對我所說的話負完全責任。雖然我明知這許多真相將會損傷一些人的自尊，而激發他們對我的怨氣，但是我並不是一個天使，我也不願裝作自己是一個天使，因為這不是我應該擔任的角色。不過我自己也決不是一個魔鬼，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女人，一個熱衷於藝術的歌唱家，我最大的希望，是能被世人公正的看待着。

譯自 Life May 25 1960

一位太太在家招待他兒子的一批小朋友。

「你自己切得動這些肉嗎，湯美？」女主人問。

「謝謝你，我會的，」湯美答。「我家裡的肉有時也燒得像這一樣老。」



## 二十一、杜婁西 Debussy Claude Achille (1862—1918)

杜婁西一八六二年誕生於法國的聖哲明 (St. Germain En-Laye)，他的音樂天才是被曼特夫人 (Mme Mauté) 所發現的，她的文學作品對日後杜氏的音樂影響極大。杜婁西七歲正式開始學習鋼琴。十一歲進入巴黎音樂學院，在校中學習了十一年，獲獎無數；十四歲時以所作之歌唱練習曲 (Solfège) 首度獲獎，十五歲時再以鋼琴第二次獲獎，至二十二歲獲得了最高的榮譽：羅馬大獎。杜婁西因之而能在法國政府的津貼之下於羅馬學習三年。大獎是由於他所作的一首清唱劇 (Cantata) 浪子 (Le Fils Prodigue) 而獲得的，在這首作品中完全看不出杜氏日後將成爲一偉大的音樂改革家的痕跡，但却不爲一首輕鬆愉快的音樂，尤以二十二歲青年而言，確是非比尋常的。

羅馬大獎最有利同時也是最有害的一點，就是學生能有極多的空閒時間。對杜婁西而言，這是極爲有利的，因爲他可以有充分的時間去發展那些孕育在他腦中的許多新奇樂念。但以獎金委員會的觀點看來，杜婁西是沒有多大成就的，而且他自羅馬寄回的第一首作品就遭受了嚴厲的非難。

杜婁西返回巴黎後，仍然從事作曲，並不時演奏鋼琴，撰寫音樂評論。他也是一位極優異的鋼琴教師，他在鋼琴教

學及寫作鋼琴曲上均有極大的成就，是任何作曲家所無法比擬的。杜氏的重要作品有鋼琴序曲兩冊，兒童組曲 (The Children's Corner Suite) 一首，弦樂四重奏一首，三首管弦小品「印像」(Images) (Imoges)，牧神的午後 (The After-noon of A Faun) 海 (La Mer)，夜曲三首：雲 (Nuages)，節日 (Fete)，女妖 (Sirenes) 等。

迂腐與道學的人士都不能同意杜裏西的音樂，因為他完全不顧慣用的形式及和聲，這是杜氏最大的罪惡，他自己創了一套新奇而美麗的和聲系統。因為他的不循「常理」，所以就飽受責難。雖然現在杜氏的作品已不致再引起喧嘩，但對於世紀初的音樂評論家們而言則實在是無法忍受的。杜裏西音樂中的那種豐碩而清激的特質，完全是由於他對和聲所獨具的見解而造成的，由於某些奇特的原因，這種和聲自身具有強烈的大自然氣息，暗示出海洋與流水，浩瀚的天空與靜靜飄動的白雲，以及森林中孕藏着的奧秘。對於這些，找不出適切的解釋，因為杜裏西並不是以音樂來模擬自然界的聲音，而僅是一種暗示。

有人認為杜裏西的音樂與其作風的細膩，過於缺少男子氣概。但也有人說任何大藝術家都是一半是女人一半是狂人，也許這句話對杜裏西能有所解釋，如果解釋有其必要的話。

### 月光 Clair de Lune

杜裏西這一首纖巧的音詩是選自他的伯干莫組曲 (Suite Bergamasque)，它有幾種不同的管弦樂編曲，史托考斯基所編的只適合於大樂隊演奏，其中銅管部份，除非演奏人有與這位大指揮同樣的敏感與了解，將使音色過份粗糙。最忠於原曲精神的是蓋理葉 (Lucien Gailliet) 的編曲，它在各方面都極克制，纖細而精緻，深刻的抓住了月光的那種不可捉摸，清激，難以理解的氣質。



最佳唱片：Stokowski 指揮管弦樂隊 Capitol P-8399

舞曲：聖潔與俗慾：Dances : Sacree et Profane

這兩首小曲是聖琴剛剛進展到目前這種完善的型式不久，而為它寫作的。供半音階鋼琴及樂隊演奏用。二首舞曲的區分極不明顯，僅只在速度上稍形增快，顯示出第二首舞曲開始。第一首舞曲神祕而帶有催眠性，節奏奇特，有如一個精神恍惚的信徒，半失知覺的在神像前面搖搖擺擺的走動，顯示出畏敬與崇拜。第二首舞曲暗示出神祕的祭典，極為激動，不再是熱情的顯現，而是對可愛的造形的溫順與情慾的描繪。鋼琴在曲中佔極重要的地位。

最佳唱片：Berghout 演奏鋼琴：Van Beinum 指揮 Amsterdam Church Music Society. London LL-1552  
樂隊印像 Images Pour Orchestra

### 吉格 Gigue

吉格的原名是「憂鬱的吉格」(Gigue Triste) 是杜裏西所作三首「樂隊印像」的第一首。杜氏這三首「印像」原是為兩架鋼琴而作的組曲，但他感到如果改用色彩變化極多的管弦樂隊演奏，效果一定更為佳妙。於是就把它們都改成了管弦樂曲。

吉格是一種愉快的舞蹈，杜氏選用了這一個名稱及形式，顯示出開始就是諷刺性的幽默，節奏極為活潑。但旋律與諷刺性管弦手法所顯示出的嘲弄，不像是杜裏西的一貫作風。主題方面包含有兩個主要的樂念，二者都顯示出民族舞蹈的風格，很可能是出自諾曼人 (Norman) 的舞曲。第一主題可由獨奏的雙簧管中聽到：



第二主題則由低音管吹出。

## 2 伊比利亞 Iberia

伊比利亞半島為西班牙之所在地，杜囊西僅在西班牙逗留過數小時，但就在這幾小時短暫的印象，以及他平日由書齋繪畫以及音樂中對西班牙所獲得的概念，他作出了這首使熟悉西班牙的作曲家都會感到嫉妬的傑作。但這首樂曲首次演奏時，聽眾頗感不滿，而致噓聲大作。

伊比利亞又分為三個部份：

一、路邊 *Par Les Rues Et Par Les Chemins*——對於這段音樂，無需多事分析，這種探索是杜囊西所極端厭惡的，而且對印像派音樂的特質也頗不相合。但曲中却也充滿了歡愉與熾烈的色彩；輕快的節奏，由猛擊的響板（Cast Net）點綴着，在曲中聯綿不斷。鼓樂與英國角演出了美妙的歌聲，其它的木管樂器則奏出更輕快的旋律。最後，它們織成了粗野、色彩熾烈的音調，造成了令人消魂的效果。

第二段較較纖細，但也不乏異國的情調與色彩。杜囊西在這裡預示出了多調派（Poly tonalist），以提琴及小笛使用一個調子，其它弦樂器則用另外一個調子，造成了怪誕的聲音。同時更用鈴鼓，擊琴及響板來增強節奏。

第三段段節奏極為克制，又轉回了開始時的氣氛。

二、芳香之夜 *Les Parfums De La Nuit*——西班牙的夜晚，黑暗而溫暖，令人心悸而怠倦，閃動的暗影使人消魂。加用了弱音器的弦樂器，呈現出幾可觸覺的濃郁夜晚，呼吸着由無數花園中所發散出來的芳香空氣。鐵琴，鈴鼓及木琴（Xylophone）瞬息萬變的閃爍着，有如天空中微弱的小星，使夜晚更形黑暗。雙簧管有一段孤獨的歌聲，銅角，低音管及獨奏的小提琴奏出了飄忽不定的樂句。芳香的黑夜悸動着神秘的熱情與熾烈的求愛。樂隊引向了一個簡短的高潮，而由神秘的銅管樂器，木管樂器及獨奏提琴的相互對話而結束。這處傳來了沉寂的鐘聲。

三、節日之晨 *Le Matin D'un Jour De Fete*

黑夜消逝了，逐漸的轉入了西班牙夏季的耀目陽光之中。那些迷人時刻裡的幻想都到那裡去了？何處是渴念？何處是痛苦？音樂嘲弄的喚回了我們。眩目的光線，毫無憐憫的暴露出它們。譏諷的西班牙目光，夷鄙而嫌惡的看若他們的醜惡回憶。現在是在白晝的生活與急速的活動；遊行，嬉戲與享樂。音樂興奮的導向了快樂的節日。

## 3 春之舞 Rondes de Printemps

春之舞最初的命名是圓舞曲（Valse），雖然這首樂曲也同樣的非常成功，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它是和吉格一樣的不知伊比利亞重要。這首音樂已不是朦朧迷茫的作品，曲中有一處細節，不留意的聽者很可能忽略了它，但它却是杜囊西極少有的手法，他直接採用了一首古老的法國舞曲。由於杜囊西的手法，使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優美細膩。

最佳唱片—Argentina 指揮 *Suisse Romande* 交響樂隊 London LL-1735（反面為「海」。）

## 海，交響素描三首 La Mer

曾有人謂在杜囊西的音樂中總會有水的聲音與流動，的確杜氏在很多地方都顯示出對海的喜愛，因而他交響作品中的傑作描寫的是海，也就不用為奇了。

三首素描的命名，是杜囊西為這首作品所僅有的解釋。但他對自然的偉大力量的印像，在他的一些信件中時有表露，下面這一段是非常有趣的：

「在這裡我又和我的老友到了一起，它總是一望無際而美麗，這確是自然界中一件能使你領悟到自身的景物。只是人們並沒有充分的敬重海洋，我們不該將醜的軀體浸到它裡面去。這些動作古怪的手腳，就足夠使魚兒哀泣了，只應該有女妖住在海中。你想這些人們會被歡迎時時的回到水中嗎？」

## 1 海上的午前 L'aube A Midi Sur La Mer

海洋緩緩的動盪，出奇寧靜的在波動着，另一天開始了。微弱的弦樂器，低沉的鼓聲與擊琴奏出的上昇音符，沁入了樂隊所造成的迷霧之中。朝陽的閃光，在朦朧的水中反射出萬道光輝，光線漸漸的增強了。低弱的銅角與英國角，綴着弦樂器，顯示出霧中無盡的水平線，黎明前的黑暗已告消失。

音樂和海一樣轉變了色調與透澈，它那奇妙近乎無形的模糊結構，與海中的光輝，波浪的嬉戲已無法區分。但在音樂中却極神妙的顯示出海，它那驚人的藍綠色彩，光耀，動盪以及深奧，和它那神秘難忘的濤聲與威力。

## 2 波之戲 Jeux De Vagues

那嘲弄，波浪滔天，寧靜，詭詐的颯颯，在這裡又變成了另一種情調。海洋自己在快樂的嬉戲，樂隊中有千百種聲

音在相互糾纏，排擠，就像海洋的巨浪與微波在閃耀。活潑的海水，光輝燦爛的躍上了藍天，巨大的波浪一直衝向沙灘，消散成霧似的白沫。飄忽的微風攪走了巨浪上的白冠，把瀾瀾的水沫拋過了天空。曲中有英國角，銅角，雙簧管及小提琴的短小獨奏部份，最後音樂逐漸的進入了高潮，結尾復又倦乏的沉入寧靜。

### 3 風海對話 Dialogue Du Vent Et De La Mer

海洋現在已無法再嬉戲，它被強烈的巨風吹激得狂怒，它瘋狂的衝向疾風，怒吼着。空氣中不可見的惡魔，把海水又擊了回去。在這一樂章中，弦樂器與管樂器以出奇驚人的方式相互對映演奏。

最佳唱片：Toscanini 指揮 NBC 交響樂隊 RCA Victor LM-1833 (反面為伊比利亞)

### 夜曲三首 Three Nocturnes

#### 1 夜曲 Noces

這首優美的印像小品，是二首夜曲中的第一首。杜婁西在這首作品中，無意於描繪出浮雲在空中飄動的景像，他的目的乃是欲圖喚起一種意境；當我們久久的凝視着「了無變化的天空，浮雲緩慢而穩重的散成了一片模糊的灰色，點綴着些許微白。」杜氏又說：「夜曲之名，要比通常的含意為廣，並需視為帶有可加以修飾的含意。至於夜曲的形式，則並未在考慮之中。這一個名稱應視為表示出那些與之相關的變化的印像與獨特的光輝。」

「多變的印是與獨特的光輝。」在這裡是以極為簡節的方式而獲得的，但其結果則要視聽者的感受力如何而定了。音樂中神秘而淡漠的色彩，一無喧架與誇張，同時也可使人獲致深思而不致被騷擾——我們可以幻想出我們自己的意境。

單簧管，低音管以及富有田野氣息的英國角，在沉靜之中造成了色彩與動作的效果。音樂有如一個太過美麗，而我們無法承受的美夢。

#### 2 夜曲 Pete

## 拾 繼

世界上有許多音樂，它們的含意與暗示，遠非筆墨所能形容。我們能覺到這些音樂感動了我們，深深的觸動了我們的感情，但却不知道為什麼這些音樂會感動我們。似乎我們是具有一個第六感官，它對其它的事物全無反應，惟獨能感受音樂中的奧密；無以名之的東西，甚至連作曲家也不自覺的為它所支配。

「節日」就是這種音樂，它雖是一首小曲，但却永不會被遺忘，聽到它就像把我們又帶回了一個醒來後就已遺忘的夢境的片段之中。這首音樂來無踪去無影，但却常留在我們的耳中，低喃着神話般的美景。這種非物質的景像，對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但其中永遠有着歡樂，和最初幾乎是沉靜，而迅即展開的迷霧似的舞曲。它們來自虛幻的遠方，脚步輕輕的走向定音鼓與鋼琴與彈簧的弦樂器聲中，伴隨着幽暗輕奏的小喇叭。它們擁現在眼前，但又永遠無法觸及。當它們迅捷的消失以後，最終一聲微弱的鑼鼓，使人留戀難忘。

#### 3 女妖 Sirenes

杜婁西在這首「女妖」中加入了無唱詞的女聲合唱，使這首神秘可愛的音樂，更增加了一層朦朧的美感。杜氏最恨作品被人分析，尤其是這三首夜曲。它們的作風確實是無法以筆墨形容，極度的超然，捉摸不定，難以描述，使分析已不足取，幾如在暗室之內意欲抓住飄盪不定的蛛絲一般。這首作品在各方面都相當艱深，而尤以合唱為甚，因之平時極少演奏。

最佳唱片—Van Beinum 指揮 Concertgebouw 交響樂隊及 Amstelreda 合唱團。Epic Lc-3464 (反面為「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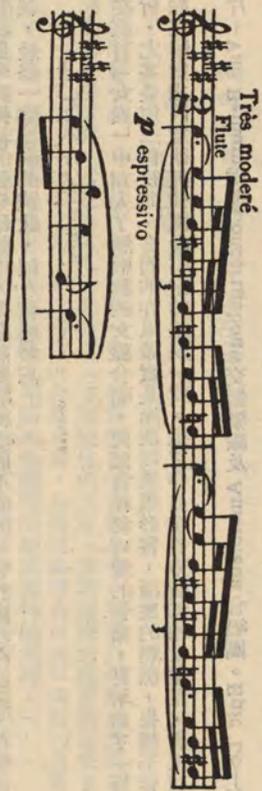
#### 牧神的午後 Prelude to L'Après-Midi d'un Faune

在這首神秘奇妙的音樂中，樂隊造成了夏日午後昏沉欲睡的燠熱與誘人的芳香，織成了夢境也引出了幻想。在所有的音樂中，再無人能這樣熟練優美的描寫出燠熱而沉靜的午後情調。牧神的午後原為法國大詩人馬拉梅 (Stéphane Mallarmé) 所寫的一首詩，它本身就是一個模糊神秘的詩。但音樂則並不難於了解，而實際上也無需去了解它，僅只聆賞與感受就已足够了。杜氏謂這首作品並非是詩的描述，而只是它的一個背景，誘導出一種與詩的意境相同的情調。詩的原意如下：

「牧神——一個愚蠢，耽於感官享受而熱情的神——清晨在林中醒來，追憶着前一個午後經歷；他就是那受到溫柔的山林女神接待的幸運兒嗎？還是在這記憶中實在是一無所有，不過僅是一個幻想而已？除了他自己笛子吹出的枯燥音

調，並無它物？他弄不清。但是，一定有一個動物見證，在那遠處湖中的蘆葦裡，它們是天鵝嗎？不是！是河川女神在嬉水？可能！愈來愈模糊的印象漸漸增強了，他寧願犧牲了他的森林神位去獲得它，一個百合花的園圃，金頂，白色的枝梗，在那玫瑰花架的後面？啊！這些事對他那可憐的腦子實在太過份了。如果他在園中選取一朵百合花，一位和臨仁慈的人把她的杯子賜給饑渴的嘴唇，模糊的記憶也許能夠恢復。當他飽嘗了葡萄之後，他要把空皮拋入空中，把它們吹走。但是不對，美妙的時光漸漸模糊了，是經驗還是幻想，他永遠弄不清。太陽和暖，綠苗宜人，他又躺臥下去，進入了夢鄉。」

在音樂中，有些地方顯示出牧神的午後沒有那樣接近與沉睡與清醒的邊緣，因為其中「在棕色的蘆葦中有白色的東西。」也有追求，擁抱與逃脫，還有小小的奇妙歡情，悲傷的痛苦。優美的柔情由無伴奏的橫笛柔順的吹奏出。



木管應答，輕快閃爍的響亮，奏出了澄澈的樂聲。銅角以三個音符吹出了夏日甜美而憂傷的慵之無力，把我們引入林中空曠的綠茵上。在這兒躺著牧神，凝視著廣潤的天空，偶而轉身聆聽那萬千昆蟲的沉悶呻吟，看著它們那種蠕動的

生活，在綠草枝葉之間匆忙的來去。  
每當我們聽到這首音樂，就會看到牧神躺在那裡，在林中奔跑，追逐，急忙着，躲藏着，放肆的歡笑，哀懇。每一次大膽的空襲，樂隊都反映出他的興奮。每一度失望被拒，那光耀悸動的音調都被遮掩。更多的追逐與失敗……一次敏捷的進襲，樂隊突然的遲疑了。提琴奏出的狂喜旋律與銅角及木管相對稱，最後，橫笛吹出了那種夢幻與逸慾的意念！

……音樂開始時的意念。結尾時，音樂甜美，無法感觸，有如夢幻。微弱，纖細，漸漸衰退——最後一寂靜。

最佳唱片：Rosantha 指揮巴黎國立歌劇院樂隊 Westminster X WN-16771

## 二十一、狄里雅斯 Delius, Frederick (一八六三—一九三四)

狄里雅斯出生於英國，一般人也均認為他是一英國作曲家，但他的父母則實係德國人。一般父母極少願意兒女學習音樂，狄里雅斯也不例外，當他能够脫離父母的束縛時，他就遠赴美國，在弗羅里達洲種植柑橘。這段時期對他並非毫無益處，他獲得了不少的空閒去熟悉大自然與音樂，而大自然在狄里雅斯的音樂中佔有極重的成份。

二十二歲時他終於厭倦了這種農家生活，決心要獻身於音樂，他就又回到了德國去學習。他在晚年双目幾乎全盲，並患了癩痺症，有一位年青可敬的音樂家方培 (Eric Fenby) 幫助他作筆錄，狄里雅斯也並沒有因為病患而放棄了寫作音樂的樂趣。

幾年前狄里雅斯曾被人批評為作品有模倣爵士樂的傾向，但近年來則又過份的受人讚仰；因為他的音樂是近代化而且新穎的。但其價值究竟如何，則惟有靠時間來證明了。

### 布利格集 Brigg Fair

狄里雅斯在他的音樂中時常描述到大自然的可愛與田舍的風光。這首作品是導目一首英國的民謠，它的大意如下：

八月已十五

天高氣又爽

我到布利格去趕集 一心想獲愛果嘗

如果我對她不忠

綠葉將凋零

枝葉亦枯萎

爲了愛我的女郎

序奏生動的描繪出英國小村鎮在八月中的那種撲熱與沉寂，以杜塞西的手法，由加用弱音器的弦樂器，木管，及擊琴描繪出這種景象。序奏之後，民謠的主題由双簧管吹出，充滿了愉快樸實的田園氣息。



經過展開以後，又出現了一段寧靜的新節奏，這一段音樂可以使我們充分的了解狄里雅斯的樂風。小喇叭與伸縮喇叭奏出的新主題，悲傷而嚴肅，但這種氣氛為時極暫，不久輕快的情調就又顯現了。以民謠中溫雅而莊重的情感，結束了全曲。

最佳唱片：Collins 指揮倫敦交響樂隊 London LL-758 (片中尚有早春杜鵑，天堂樂園，夏日之歌)

### 夏日花園 In A Summer Garden

夏日花園係狄里雅斯患病以前之作品，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由倫敦交響樂隊首次演奏，作者親自指揮。但他對這首作品並未感到滿意，事後又大加修改，最後完成的形式於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首次演奏。

在這首可愛的印象派的田園音樂中，狄里雅斯又以音樂描繪出那些不久以後，他就因盲目而無法再見到的景物。他的音樂中，幾乎總是充滿了大自然的氣息，海洋的濤聲，花朵的芳香以及露汁浸透了的田野風光。在這首作品中，他對自然的描繪並非是寫實或是客觀的，而完全是率直的。樂曲的形式非常自由，由狄里雅斯手法所造成的許多不同色調的旋律而組成。樂曲的音色與進展，各自表露出它們的含意與畫面。

最佳唱片：Collins 指揮倫敦交響樂隊 London LL-1923 (片中尚有巴黎，河上夏夜二曲)

### 早春杜鵑 On Hearing the First Cuckoo in Spring

這是一首迷人的小品，充滿了英國春季帶給遊子的那種鄉愁之感。它是根據一些英國民間傳說而作的，但不十分明顯，狄里雅斯採取了這些傳說與民謠的精華。全曲甜美動人。



最佳唱片：Collins 指揮倫敦交響樂隊 London LL-758 (同布利格集)

### 高山之歌 A Song of the High Hills

狄里雅斯的喜愛大自然，在他的生活和他的音樂中是一個極重要的要素。高山之歌是一首管弦樂隊及無唱調合唱隊的作品。狄里雅斯的作品多半都是標題音樂，在這首作品中，他並沒有指明高山的所在地，但一般人多認為它所描寫的是挪威的景色。狄里雅斯自稱謂：「我意欲描繪出人們在高山上所感到的快樂與興奮，由於荒僻而引起的孤獨與憂鬱，以及廣闊暢朗的壯麗偉大。人聲代表著大自然中的人類，這一段插曲漸漸微弱而後消失。」

最佳唱片：Beecham 指揮皇家交響樂隊及 Luton 合唱團 RCA Victor LVT-1045 (反面為狄氏之鋼琴協奏曲)

### 二十三、譚棟 D'Indy, Vincent (一八五一—一九三一)

譚棟一生經歷了數次音樂革命的興起與衰退，自身則又是普法戰爭中的軍人，熱識李斯特，布拉姆斯與富蘭克

Cesar Frank) 等人，也曾參加過華格納的大歌劇「尼布龍的指環」的首次演出。但他也經歷過一次世界大戰，聽過史特汶斯基、雷維爾與舒恩堡 (Arnold Schoenberg) 等人的音樂。他的去世，在我們看來也好像是昨日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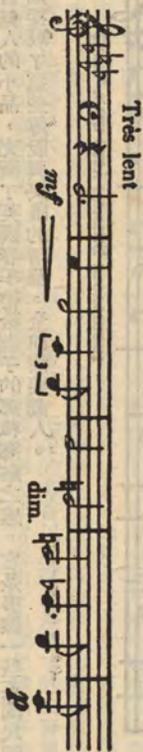
譚棟誕於生巴黎，也逝於該地，他是一個非常孝順的孩子，雖然他對音樂的傾向極為強烈，也仍然是得到了父母的同意才去學習的。他的父親也非常喜歡音樂，是一位小提琴家。譚棟出生後，母親就不幸去世，他就交由祖父扶養，他的祖父也是一位傑出的音樂家，他盡力教導譚棟。一八七二年譚棟二十一歲時加入了哥隆 (Colonne) 交響樂隊任第二鼓手，三年後又擔任了哥隆合唱團團長。並在巴黎音樂學院中隨富蘭克學習。但他對學院感到不能滿足，乃成為富蘭克之私人學生。

一九〇五年譚棟受聘在美國指揮波士頓交響樂隊舉行數次演奏會，其間演奏不少他自己的作品，獲得異常的成功。他也曾寫過幾本書，其中有富蘭克的一生，悲多汶的傳記，以及一些有關音樂的書籍。他作有室內樂及合唱曲很多，也有一些美麗的鋼琴作品。

### 伊絲塔 (交響變奏曲) Istar (Symphonic Variations)

這首樂曲的奇妙以及異國情調的美麗，和它所根據的不朽傳說，使它成為極受歡迎的管弦節目。作者並沒有按照這首樂曲所根據的故事造成高潮，而且正與之相反。一直到最後，伊絲塔全身赤裸的站在那裡，走過死亡之室的最後一道門，並驅走他的愛人，主題方始全部顯現。

木管及銅角的黑暗而神秘的聲音，顯示了樂曲的開始。



木管樂器又奏出了一個奇特而不規節奏。每一個變奏的含義與展開，都由這首音樂所根據的巴比倫占詩予以標明，

它的構成如下：

靠近那冥府的土地上，伊絲塔·賽恩的女兒，走向了死人的居室，走向「他」曾進入的七重柵門的居室，走向了永無回返的居室。

在第一扇門前，獄卒脫下她的衣服，他自她頭上取下了高冠。

在第二扇門前，獄卒脫下她的衣服，他自她耳上取下了環墜。

在第三扇門前，獄卒脫下她的衣服，他自她頸上取下了寶石。

在第四扇門前，獄卒脫下她的衣服，他自她胸前取下了珠飾。

在第五扇門前，獄卒脫下她的衣服，他取走了緊束她的束腰。

在第六扇門前，獄卒脫下她的衣服，他取走了她手腕與腳踝上的金環。

在第七扇門前，獄卒脫下她的衣服，他取走了遮在她身上的最後一層紗網。

伊絲塔·賽恩的女兒，走向了冥府，她承受了生命之水，她獻出了壯烈的液汁，然後，在衆人之前拯救了生命之子，她的年青愛人。

最佳唱片：Sebastian 指揮哥隆交響樂隊 Urania 7115

### 名符其實

美國薩湖城之猶他州立監獄囚犯所辦之報紙，於獲悉其編輯克立本越獄脫逃後，立將其報頭下編輯人名單中克氏之銜頭改稱為「無任所編輯」

### 氣派不同

美國費城有一位被遣散之工人到某公司來領取失

### 空頭名義

業補償費時，向經辦人說：「快一點，我的出產汽車在外面等着。」

弗羅里達州一小城市民選出一位市長，但同時又投票表決將此小城歸併入另一城市，而使這位新任市長空歡喜一陣。



【中央社莫斯科七月六日合衆國際電】蘇俄曾於七月二日將「勇敢」與「雪片」兩狗及未命名之一兔用單節中程地球物理彈道火箭依循美國猴子「愛布爾」及「培克」的軌道射入太空。有一天，人類將自己進入太空……

勇敢與雪片現在鐵箱內，經過不明。愛布爾 (Able) 與培克 (Baker) 的經過即如下述

。奇賞可居。

一九五九年五月廿八日，天亮之前兩小時，由堪納維爾角所發射出去的天帝火箭，一似常例並無新奇之處，這個長達六十呎，身肥體胖的中程彈道火箭，從其底座升起，爬入雲中，稍向東南，即在星際消失；陸軍天帝火箭共發射了廿支，僅有一支失敗。但是，這一回，在其設置完善適於居住的圓錐鼻輪裡却載着奇特的貨物：兩隻母猴，一A一B。

A是灰色，六磅重的恒河猴。畢業自華特銳德陸軍研究院 (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在那裡她與同學們學會了一見紅燈閃亮就捺動按鈕的技能，否則脊背就得觸電。

在圓錐鼻輪中A猴拘於特製之圓筒中，着太空衣，纏帶束身，頭戴小盔，防震耐噪，皮膚內插有電極連接到隨行之儀器上。躺在膠板上，裹着棉紗木炭尿布以維持乾淨。由於火箭發射時所受G力(約15G)比降落時(約38



家學理生其與猴B猴A

G)爲小，所以上升時床在A猴的背上，當圓錐鼻頭降回地球之時，床則在A猴的背下正好支持着她的整個身體。

圓筒共重30磅，長41吋，直徑18吋，裝有自動冷氣暖氣設備，而且每卅秒鐘全部空氣可以調換一次，在A猴的眼前就是可以閃亮的紅燈，手邊就是備捺的按鈕。

B猴，畢業自佛羅里達州本沙柯拉鎮之海軍航空醫務學校，是軟棉棉的南美松鼠猴種，全重僅十一盎司。頭頂小盔，身着甲克，睡在砂橡皮床上，再以泡沫膠裹住全身保持舒適。

此外，爲了試驗太空輻射性，鼻輪內尚攜帶有許多試管，分別裝以活生生的洋蔥，醇母，玉蜀黍，芥子種，果蠅入血(贈送人爲William Augerson先生)，海膽精子卵子等。有些精子與卵子且安排好再在飛行中結合起來，使地球上的生命能在太空受孕，然後再由地球上的科學家來欣賞它。

。電度徵候。

當天帝火箭帶着它的動植物騰空之後，其無線電發射機即刻就傳播成群的電度情報 (Telemetered Information)，有十四個波道用來報告A猴之各種狀態，包括其肌肉反應，心跳聲音，體溫變化，與呼吸狀況等。僅有兩件事不如理想：一是電極心力儀 (Electrocardiograph) 失靈，二是應該捺動的按鈕因某種原因棄而未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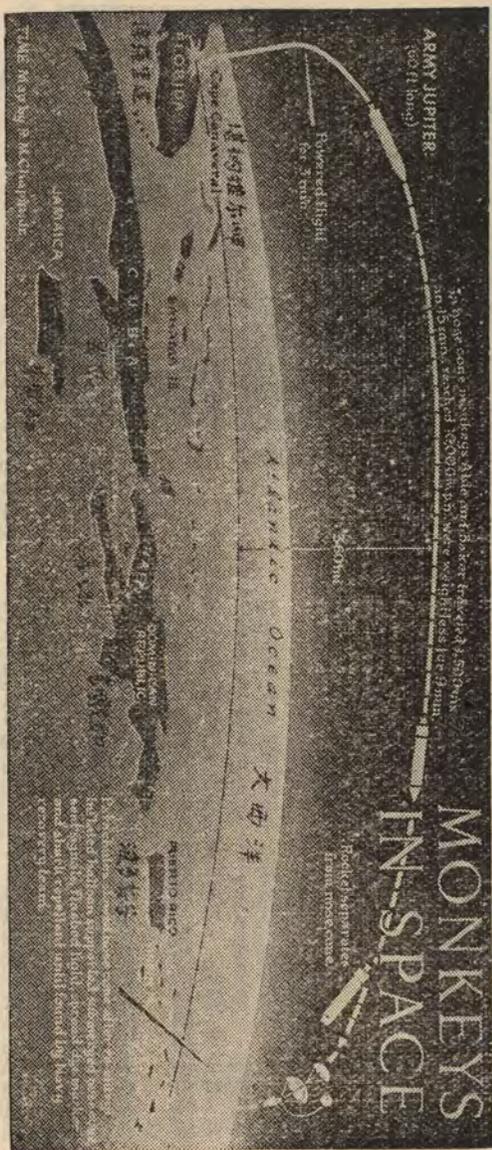
醫務人員觀察着接收機圖示儀器上所畫的曲線，看着A猴的脈搏由正常每秒140次在火箭加速上升中升到每秒鐘173次。在失去重力的九分鐘航程上又恢復正常，在

38 G力下又增高到每秒鐘 23 次——雖然數目很高，但幸好尚在可容忍之限度內。

十四分鐘以後，堪納維爾角失去無線電訊號，一似往昔當圓錐鼻頭在飛行最後階段鑽入大氣層，鼻頭外部即發生高熱，游離之熱空氣已將無線電波隔絕。

。一個小太陽。

在安地瓜島 (Antigua I.) 以北四十哩，波濤洶湧的海面上，遠離堪納維爾角一千五百多哩的地置，一小隊海軍艦隻在等候着。海軍飛機往返在碎雲之間不停巡邏。遠



程航之猴頭BA

洋海軍拖船基奧華號廣佈瞭望人員注視着漆黑的天空。由無線電知悉佛羅里達州埃納維爾角那邊已經一秒一秒鐘的數下來，火箭已經發射了出去，這邊即有着錶，預計它正在穿越太空，心想它馬上就要光臨。

不錯，難於置信的景緻出現了，時間在 1959 0528 一

0550 一個眩目耀眼，迎面衝下的龐大流星，遠比月亮明亮，肉眼幾乎不敢正視，其光度簡直像一個小太陽一樣。忽然在雲中躲去忽然又從雲中奔出來，最後氣勢稍減，事實上它已分裂為三：天帝火箭的身體，引導節，以及其圓錐鼻頭。稍過幾分鐘就掉在海裡，然而那邊隨即出現了一個連續不斷的白色閃光，距離基奧華號拖船正好五哩。整個發射情況十分正常，幾乎正確地射中了目標。

當圓錐鼻頭下降速度受到上層空氣阻擋減低一部分之後，一個小而結實的降落傘出來，又使它減速一部分，最後，一個大的降落傘再出來，就使得鼻頭部分輕巧安穩地落到海裡，此時所冒出來的一個汽球就浮在海面上，不僅支持了整個鼻頭的重量，而且能發出閃光，突出一根天線發出無線電碼。此外，又撒下足量的驅除沙魚藥劑，免得大鯢一口把汽球咬破或把細繩咬斷使整個物體沉海底。

### 。通過正頂。

當拖船正向閃光前進之時，海軍飛機業已盤旋在閃光之上，投下了煙火，並且強光探照不離，每當一架飛機飛越該閃光之時，無線電話即報告出「預備：……好，通過正頂。」別人就知道汽球的位置在那裡。廿五分鐘後，拖船到達臨近，四個蛙人即上了橡皮艇，其中兩人（海軍中尉傅尹，及水雷中士普萊斯特）下水，游過去，將鋼絲掛到汽球，沙魚在游泳者四十呎之開外打轉，普萊斯特碰到帽水母在腿上蜇了一下，真痛。除此以外別無傷害。



吸呼復恢圖企，氣灌，口對口

基奧華號拖船用絞車把圓錐鼻頭吊出水面，慎重地把它放到甲板床墊之上。科學人員急於知悉內中情況，但是費了很大的勁才把其水密門打開。兩猴都活著，見了東西就吃，看來頗為健康快樂。該船發往堪納維爾角的訊文是：「A、B兩猴一切正常，無傷害無困難。」

基奧華號趕赴波多黎各的聖約翰城，在那裡兩猴即由飛機運往華盛頓。在一個盛大的記者招待會上，兩猴活潑愉快，面迎照相閃光毫無懼容。然後她們即被帶走在仔細照料之下將分別去過其自然的生活。

。誰將追隨。

雖然A、B兩猴對太空生物學及醫學界開闢路徑，貢獻頗多，但是除此以外，却也表現了一個極其明顯而又驚異的事實：如果一對與人類生理結構相似的猴子可以從太空安全回到地球，那麼人當然也就可以。於是，頭一個衝出地心吸力到達太空的人，將是名字叫做Glenn Carpenter, Schirra, Shepard, Cooper, Grisson, Slayton 這七個人中間的任何一個。然而無論誰被選中，他回到地球的方式多半與A、B兩猴相似。

。終局。

A猴由華盛頓回到肯塔基州之納克斯堡，戴維斯醫生即發現現在其皮膚下四分之三吋之鍍銀電極稍有惡化，即決定動手術要把它取出來，使用了全身麻醉劑三氣乙烯。

於是全體動員廣事搜羅美國土生的恆河猴，然而問題所在是困難到身戴出生牌子的動物。終算不錯，陸軍人員在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地方找到四個保證是由堪薩斯州獨立城動物園出生的恆河猴。在向納克斯堡運輸途中，居然還逃脫一次。等到五月十四日運到堪納維爾角即開始嚴加訓練時，兩週的時間怎樣够？結果：捺動按鈕的事只有不用，這純係A猴尚未學得其中訣竅所致。

重價十一盎司碩果僅存的太空B猴則遠較單純愉快。她出自秘魯之伊規多期森林，身附電極乃由海軍醫官用局部麻醉的辦法取出。現住於海軍航空醫務學校自動調節溫度之房子裡。標準伙食每頓一片水菓，半杯牛奶，兩塊餅乾，兩只花生。每天檢查體溫體重。海軍太空生理專家白士齊先生說，等她滿一歲之後，即希望她能成家生子，我們好研究其基尼遺傳作用 (Genetic Effect)

Time June 8 1959  
Time June 15 1959  
Life July 6 1959



“裡盆澡洗在生先詹跟她”

Jack Kippit

免得A猴痛苦。

然而在手術台上，A猴心臟驟變，漸次衰弱，當A猴呼吸停止之一兩秒鐘內，戴維斯醫生即刻口對口向她胸中灌氣，企圖保持呼吸。其他醫師不僅使用強心針，氧氣瓶，甚至於把其胸口剪開需激其心，按摩其心。所有的人對這位死神垂臨的A猴想盡一切緊急辦法，全力工作了兩時一刻，企圖援救她於萬一，然而終究回天乏術不治命絕。次晨，其屍體運至華盛頓華特銳德陸軍醫院 (Walter Reed Army Hospital) 由陸軍上校布朗貝解剖驗屍，但奉命不得無故傷其皮毛。

A猴屍體現已消毒裝填妥當，由堪薩斯州參議員卡爾生之建議，先送該州獨立城展覽，因為那裡正是她出生之地，然後再送存華盛頓之斯米絲桑里安學院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永博紀念。

很不幸，在A猴名下所出的麻煩並不只這一點。對於A猴看見紅光未能捺動按鈕的事，官方說明有二：一說是該儀器失靈；一說是因為在最後試驗階段發覺它干擾其他電路，所以決定不用它。但是據內幕新聞兩者都不對，真正原因是說現在這只A猴乃是原來準備射入太空那隻猴子的替身。

原來陸軍辛辛苦苦花上好幾個月，訓練了十只恆河猴來捺動按鈕。但是在五月初，當國務院發覺這十只恆河猴皆生自印度之時，則其為震驚，難道陸軍當局不知道恆河猴在其母國印度乃奉為神聖之物，千萬不能用。



# 紳士型軍官

米徹納著  
郭功雋譯

## ——南太平洋故事之五——

哈丙生少尉終至加入美國海軍真是糟透了的事。他是個瘦高個子，穿著筆挺的制服，蓄着一小簇黑鬚，講話時聲調低沉，舉止謙恭得體。而且他有一個敏銳的頭腦。不論幹那一行他無疑會爬上頂尖的。

可是呆在海軍裡他不過是另一位少尉而已。無論工作表現得有多好，他至少要當一年少尉，然後跟其他同年資的軍官一同升階。壞壞子，懶虫，蠢貨到時候也照升不誤，跟他一樣，真糟透了。要是幹陸軍的話比爾老早撈到個中校到手了。如果幹陸軍航空隊說不定許升了上校哩。

當然比爾從未轉過跳槽去幹陸軍的念頭。雖然對事實不斷的埋怨，說他不比愛俄華州來的莊稼佬或者從聖路易城來的慢吞吞的小書記升得快。但是仍掩不住喜愛海軍的熱誠。

比爾自況有著善良的性格。他有充份理由做這樣的判斷。念大學時他是一個著名的運動員。他的籃球曾名震山區各州（譯註指落磯山區如可羅那多，猶大，新墨西哥諸州。）他吃得住那種粗魯的動作和敏捷的戰法。長身材加上文雅的作風使他成爲一個運動明星。

他也是一名出色的網球手，高而夫球打得也馬馬虎虎。至於打乒乓球更有看家的本領。打棒球他却專攻第一壘。在功課方面他也不弱。雖不是頂尖上的學生，而成績單上得A的遠比得C的爲多。他是學校中最享盛名兄弟會的基本會員，也是大學女生姊妹會裡受歡迎的來賓。他更是山區丹佛，鹽湖城和厄伯密基各地年少的一代最所崇拜的好榜樣。總而

言之，他就是美國海軍薪寐以求的人物。他是紳士型的軍官。

哈丙生跟厄伯密基城一位富家女結了婚。出身美國紐約州私立芮色女子大學的新娘子，發現她丈夫是有着西部衝刺豪氣的性格和謙遜的文化修養的上好混合體。至少他曉得「大西洋月刊」是一種甚麼性質的雜誌。僅就這一點已比其餘向她求婚的青年高明多了。此外他還擅長書寫文句甜蜜纏綿的情書。

戰爭開始時比爾正替老泰山的公司幫忙。每週他抽出兩個晚上去主持一個少男俱樂部，在那裡厄伯密基城最棒的男孩子濟濟一堂，傾聽他們所崇拜的運動家講着談話如何打籃球，怎樣能不犯規。當他志願參加海軍時。這些楞小子們選用他們的零用錢聚了卅五元買了一只手錶送比爾作紀念品。

當比爾接受海軍任官之後，作妻子的麗諾倍感欣慰。她覺得只當個海軍少尉未免太委曲了他一點。但是她頗能揚揚得意地對朋友說：「我丈夫，他在海軍裡……」或者是，「比爾發覺海軍生活……」她坦白的承認雖然自己親兄弟在陸軍裡當的官比較高，可是能做一個海軍軍官的太太仍然是值得自傲的事。

麗諾追隨比爾到美國東北部麻省的大茲箱鎮，在那裡他學習裝帶作戰的課程，然後又跟着丈夫到紐澤西州普靈斯敦鎮。在這個鎮上她認識了不下數十位芮色女大的同學。她拿爸爸的錢支付賃住在普靈斯敦的房舍。在她的套房裡座上客常滿。都是些同在普靈斯敦學習小舟艇駕駛術和柴油引擎的青年同學的夫婦。

麗諾·哈丙生讚揚普靈斯敦鎮，猶之乎比爾讚揚丹佛與厄伯密基城如出一轍。當丈夫在普靈斯敦的學業告一階段時她倍感失望。那等於宣佈她的兒正在出海途中，那也意味着他們美滿的生活轉眼成爲陳跡。她淒切地收拾好行囊枯坐在陽光燦然的客室裡，恭候行過結業禮的丈夫的歸來。

他那鑲着金邊的袖口，煞亮的鈕扣加上仔細結好的黑領帶使他清瘦而矜持的身材越發顯出一種文雅的氣質。麗諾暗自疑問他將來會不會有比現在更帥的一天。

比爾行禮如儀地吻了吻愛妻却未發一言。他喜歡聽她誇譽他的英俊外貌的言詞。這時他已接到了派遣令，他們差他前往南太平洋。他倆個一塊欣賞那文調調的海軍公函的事由：「致南太平洋總部之所在港口。」

「這公文上的字句在跳舞嘛，」麗諾哭喪着脸說：「我不懂它是什麼意思。」比爾半高音的叫說。「我奇怪他們那

邊用的那一種小舟艇？」

於是像成千成萬其他的夫妻比爾和麗諾艱難地橫越美國大陸去到舊金山。先在那個正當盛暑而又多風的老好大城等

候船期，然後黯然的分道揚鑣。麗諾回到在厄伯客基人樓空的家。比爾則上新加坡東尼亞亞米亞港報到。在他橫越太平洋去上任時，一路上他希望南太平洋總部「有一個好差事在等他。」他可能派他作一位參謀官。常常銜命在途。去督導那些紀律鬆弛的外駐部隊。也有可能給一位海軍上將當侍從軍官，也可能派他在某一相當重要的委員會內工作，也可能派他協助草擬命令，或者在艦隊司令部軍法處工作，在比爾心目中少尉是一個無所不能的官階。他甚至連通常指定由上尉甚至於少校做的差事也考慮到哩。

因此當他奉派去駐紮在埃法台島上一個海軍小單位裡任文化康樂軍官時不禁大為失望。事實上他大感驚奇。甚至坦然查詢命令有否發生誤會。「沒有，並無誤會。」他聽到回答後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到黃河心不死，直到登上一隻從奴米往北邊航行的荷蘭籍的護貨船，他才接受臨時性的命運的安排。

那艘又慢又蠢的貨船，走起路來搖來擺去，使他暈船不止。哈丙生在赴埃法台島途中心情一直不曾舒暢過。更使他大為不快的，是上岸後發現他的單位並沒設在新赫白茨群島首府維拉港，而是擺在幾哩以外。他被指使去到一个遙遠島上的遙遠角落幹一樁毫無意義的工作。美國海軍後備役的比爾哈丙生少尉，找到他在海軍裡的廟宇和神位。而他對這差事却不屑一顧。

他相信能起一只手背在身後也能恢復有意辦完日常的例行公事。幸而他手下有幾名士兵給他幫忙，才開心一點。他有兩名助手，此外他兼辦官兵對外函件的保密查核工作。另外每月一次他負責為隊部的酒吧間稽查賬目。等他把諸事頭緒弄清楚，工作分派好，他發覺他每天只消辦半小時的公檢查計分鐘的信件，其餘時間便任他支配。

他所屬的單位番號是「第八陸上飛機修護隊」。按海軍的慣語稱之為「L A R V I 8」。士兵們故意把它念白字便說為尿池第八號（U R I N I 8）。這是一個沒有顯明職責而工作又極為清閑的單位。它一直在枕戈待命。一位比爾的同事奉命管理一隻快艇。假如飛機失事落水時好出海救生。另一位每天枯坐在塔台上好幾個鐘頭，以便與需要聯絡的飛機建立通信聯繫。又有一位軍官率領十八名士兵專誠守候在那裡，以便某種飛機降落時好進行大修。又一位朋友另外帶了八十名士兵守候着另外一種飛機，如果它墜落在那裡需要維護的話。那裡有一位醫生以防疾病突然蔓延，隊長和他的行政官兩個人換班主持勤務，填寫整個狀況日報表，以便……

做滿三星期的那一天哈丙生存心請求調差。「往哪兒調？」他的隊長問道。隊長來自美國南方的路易斯安那州，肥胖而禿着腦袋，脾氣够隨和，嗜好獵野鴨。

「上某種需要我這樣人的地方去。」哈丙生照直說。

「你能帶甚麼？」隊長問。

「小舟艇，登陸艇，哈都幹！」

隊長眼睜立在他面前的年輕漂亮小夥子，「你最好養牠一下，孩子，」他說，「你在這兒幹得挺好，弟兄們都喜歡你，最好先養牠一下。」

「長官，可是我上此地是來打仗的。」比爾堅持地說。他本不打算跟隊長打開窗戶說亮話。隊長是個大老好。

「在海軍你永遠不能那樣的意氣用事，孩子，」隊長輕輕下氣的教訓着。「大多數年青人，感覺你幹的這份差事比他們剛來時要好得多了。假如他們需要你去率領一艘主力艦朝日本杜魯克要港直闖的話，他們會來找你的。」隊長對自己咕噥着。「他們明白你現在的職務。照實說，比爾，你要好好的呆在埃法台島，照顧着 L A R V I 8 的弟兄們。」

主管以這種遊戲姿態處理公務使哈丙生驚訝不置。過了五個星期，他又請求調職，又一次他被勸慰要慢慢來。

「你可以隨心所欲寫你的報告，」隊長建議說，「但是我老實告訴你我會怎麼做。我將在報告後面寫上『主管簽註：准照轉但撥難同意。』」你可看得出，我們不能儘讓小夥子們每人自己決定該幹甚麼該不幹甚麼。你的現下服務單位對你倚賴方殷，你是 L A R V I 8 一個好榜樣。你所經管的公務樣樣辦得有條不紊。現在可不能再把蘋果架子給亂翻一氣。我倒想起來了，你應該過幾天隨我出去打一次獵。這次我要去凡尼羅島。」

可是對於打獵，哈丙生却是胃口缺缺。而且要他陪着老隊長更是沒有那種興趣。說實話，全隊官兵在內，他簡直找不出一個可以稱之為知己的人來。日復一日，他被閱士兵所寫的愚蠢的函件，聽着官長同僚講那些愚昧無知的對話，他已深惡痛絕到此等地步，每天早晨當他面對着桌上那堆待檢查的信件時，不禁感覺分外的嘔心。

「親愛的白絲：

正如你說你已經長胖了，我可毫不介意。因為如果你比從前胖了，那是說有更多的你供我愛慕。天曉得，食物運到哪裡去了，可憐見的，我們可沒有份的。」

他可能千辛萬苦地在一打以上的這樣信件裡徘徊瀏覽，而找不出一封有洩露軍機嫌疑的家書。當然如果真讓他自己找到一封信的話，他也會高抬貴手不加追究的。他是這樣想：「他是和我一色一樣的人。他有思想，他有感覺，他痛恨默默地在此地。他的反感還不是和我一樣嗎？真奇怪，他一定有幾分像我。」

在所有的信件裡比爾從未找到包含人類高貴本質的成份。這些信都屬於略帶談諧，而大部樸實的範疇。

「親愛的媽媽：

你告訴弟弟如果他打算不念書而投身海軍的話，最好先學習控制自己的脾氣。因為如果他頭一次不在意的冒犯了一位軍士長或者一位官長的話，他就要懂得該付出甚麼樣的代價。那跟在家裡拿球棒朝哥哥的屁股滋味完全兩樣。因為在這個成人的海軍裡說話是要算數的。您傳這話給朱弟聽聽。這可能使他少吃不少額外的苦頭。」

軍官方面也好不了多少，那管快斃的司舵便是個白痴，謝天謝地，幸虧沒有哪個倒臺的飛行員，曾經落在海裡要等他的搭救。隊上的作戰官來自肯塔基州，一處鄉巴佬小鎮，而機師官的老家在紐約州北部。從前他在軍園裡摘過蘋果。只有收訖修艦官還有點意思，可惜他起不了什麼作用。在哈丙生想來，彭諾惠是一個舉止謙和而不出名的小城醫生，為了收入不敷開銷才投奔海軍的。哈丙生有理由相信，在海軍每月的薪水也許比以前給鄉下人看病要強多了。」

要不是參加各種運動的話，比爾恐怕很難保持他那健康的體態了。一進入棒球場的四界，他就變成了生龍活虎。士兵們歡喜看他玩球或者跟他一塊兒玩球。打籃球時他們派兩個人釘住他，可是他仍然能任意地上籃得分。他們的籃球場是一塊露天的洋灰場地。那是他指導他們自己動手做起來的。縱然馳騁在這種粗造的球場，比爾一樣可以輕易地盤球前進，或者要一記假動作便一溜烟的竄出得分。甚而可以說士兵們以目賭他騙過自己的一邊上籃中鵠為榮事，因為寫家信可有得吹噓了：「我們參謀官之中有一位籃球國手，他曾是全美代表隊的一員。去年在紐約麥迪遜廣場，曾把長島大學殺得片甲不留。」

比爾仍保有矯健的體態，這一點大多數派在南太平洋工作的海軍官員是比不上的。他的腹部肌肉沒有一點脂肪。每天他踢半小時的足球，打一小時的籃球。上午游泳兩小時而午後總可抽出一段時間來玩羽毛球。但是，使他最感熱心的還是打排球。

起初哈丙生看不起這種球戲，所以不願意合夥去玩。不過那是他被誘導參加與老將對抗以前的事。他和一些新手打一邊，對方包含老隊長，彭警官加上其他四位官長。比爾使勁地扣擊那只圓溜溜的排球。但是使他大感意外的。老隊長總能穩穩朝上一托，而彭警官正好來得及一記斜殺使他無法施救。這種戰法果試不爽。比爾兀自尋思說：「我想玩這種球戲，似乎有點道理哩！」

此後他便一心一意學打排球，於是他參加了老將那一邊。他跟老隊長合夥，彭警官帶着別人和他們對抗。老隊長從第三排耐心而極富技巧把來球托在靠近球網的高處。比爾順手一斬便贏得一分。他相信自己已經打得够好了。那天隊長因事出缺，改由一個陌生人代替了他。那天下午比爾所殺的球只落了空。起初他以為今兒他有點失當後來忽然奮鬥大開，他才發覺老隊長是個使人難以置信的第三排托球聖手。自此他配上彭警官和老隊長便組成了一枝常勝球隊。難怪士兵

寫家信中又有了話題：「我們有一組出色排球老搭檔，我們經常和官長隊挑戰。他們常常打贏，但是當我們聯合起來與其他單位對抗時，我們卻從未會打輸過。」

比爾學會打排球不久他便自然而然地晉級為中尉。對於稍稍進了一階，他反而懊惱不已。特別是他最近收到家信說他那在陸軍裡的舅爺愛迪早已官居上尉了。聽到這個訊息越發使比爾沉不住氣。他很想有一番作為。當時空戰已日趨激烈。世局正在醞釀巨變，而他却愁困在南太平洋的埃法台島，晒曬日光浴，練成一個排球冠軍隊中的選手。

他是一個富有姣妻在家空轉獨守的健壯的男人，在初嚐饕餮夫滋味之餘，比爾不耐煩地再次向老隊長求饒：「您現在總該重行考慮一下吧；我願意往北邊火線上调差。」

「但是，比爾我們此地多麼需要你呀！」隊長回答說，「假定你調走，我們只得去另請高明。本隊實在應該有個合格的康樂軍官。我們有一個空缺，可是我們到那兒找像你這樣出色的人物呢？比爾，你看不出嗎？你是要拆散一個合作圓熟的球隊，而且你又那裡能找到更美的差事呢？我們讓你自已拿主意。你是自己的上司，而且在此地你是全隊的偶像。我可不能批准讓你走。你一走我們頓時便變成亂七八糟了。」

自此比爾便開始認真的自我享受起來。他故意不進早餐，為的要保持清瘦的體態。上午九時左右他到文娛寮舍辦公，他喜歡吃擠了一點檸檬汁的芒果，這些水果乃是崇拜他的助手們經常從附近的叢林裡找來然後源源供應的。到上午十點鐘他已經檢查好信件而且例行公事也都辦完，他和碰巧呆在附近的人搭個便車，到十點半便到達四哩外的海灘，他不是躺下來晒晒太陽便是游泳一陣，或者利用部隊屬為他特製的深水面罩滑向海底。十一點半左右回到寢舍，沖個涼水澡，用滑石粉擦擦腳指甲，便躺在吊床上睡到十二點半。午餐後睡個午覺，睡到下午兩點，然後也許玩一會羽毛球。要不就閱讀點甚麼，下午四點正他準時在排球場出現。於是把這個午後的球戲玩得筋骨活絡。晚上通常看一場電影，然後在軍官俱樂部裡喝一瓶啤酒，他常常於夜間十時就寢。

每週除了閱讀「時代」、「生活畫報」和「丹佛郵報」之外，他至小要讀二本好書，每天按時收聽澳洲廣播電台的新聞報告四次。收音機是他部屬為他裝配的。一星期之中總有一兩次他試圖收聽東京玫瑰的節目。他發覺那節目硬是要得，每隔一天他寫一封長信給太太，而她寄來的信却天天不斷。

比爾那副帥極了的個人儀表，他那煥發的儀容常是別人暗中效顰的對象。而且使每個軍官發生嫉妒。他的整潔的外貌不愧是一個標準的軍官。他接交了一位法國籍的農場主人，每隔一定日子便為軍隊屠宰一些牝牛。多謝比爾，他的隊友們得以沾光吃到南太平洋駐軍享受得到的最佳伙食。他們吃得到鮮芒果，那些極易消化的西瓜，鮮檸檬汁，鮮橙，鮮鳳梨

梨，從田裡新摘來的鮮玉米，外加每週至少吃到一次牛排。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則，比爾堅持在士兵每週吃不到一次牛排前，官長餐廳決不能超過兩次牛排。說實話官長餐廳也許分到塊頭大一點的，但是一盤菜中所供應的肉塊份量總有一定的。

再過九個月比爾就可以升上尉了。昇了官，如再換過十個月他就有資格回美國了。對比爾而言一切必然是諸事順利的。假如在他的世界裡有椿小事不曾發生。那件小事便是一隊女護士的蒞臨埃及台島。

很憂的一個午後，她們在島嶼另一邊上了岸。她們是海軍護士，配屬於暫時開設在此地的一間軍醫院。她們得到太早，裝備器具樣樣不全。正好島上會獻殷勤的人，揭開一個誰料得最早與誰料得最多的競賽大會。一個陸軍單位送來了鐵床和軍毯。從某一機場的空軍大隊獻上一只電氣冰箱，外加八台電扇。在此地電扇與紅寶石同樣價錢。然而全部變成了贈給護士小姐們的見面禮。但是比爾，哈丙生却後來居上，他弄到一只剛剛宰割停當的公牛，裝上一部小卡車，然後配上十二籃的新鮮蔬菜，嗚嗚地直奔醫院而去。

他把卡車停在大門深鎖了的醫士宿舍的門前，然後拉開嗓門嚷道：「送牛肉的來了，快出來領！」護士們一個個從窗戶裡探出頭來，往下窺視底下的尷尬場面，有幾個護士輕聲的咬着耳朵說：「他可够精靈不？」

「小姐們，牛肉來了。」比爾大聲吆喝着，於是没多久就見他的卡車被護士們團團圍住。她們委實是饒腸繞肚。她們的器皿和行李還沒有開箱，她們這一響老在乾嚼着乏味的罐頭口糧。

「廚房在哪兒？」他叫着問。無聊地呆在埃及台島這麼多月之後，驀地一靜，天開雲笑，他倍感身心愉快。滿面笑容，而且舉止有點過度激動，護士們領他走到一間空敞的木屋裡去，據說這便是將來的餐廳。

「快把火爐生起來！」他愉快的叫喊着，「我們就在這裡煎牛肉，找找看可能弄些鹽來，」護士們大費其手脚居然在倉促間找到了鹽巴，一點洋蔥，一些麵包，和洋芋，也找出了一個垂展的餐廳管理員。

「你們不能在這裡亂搞一通，」那人低聲埋怨着說，「中尉給我們帶來了食物。」一位年長的護士說。

「他沒有資格呆在這裡，」管理員答說。

「我說老幾，」哈丙生說。有幾個護士在傍邊吃吃地竊笑，「你要跟我打賭。看我生得起爐子嗎？老幾，聽着，我生着了爐子，有你一塊牛肉吃。」

「而你們最好別在這兒亂搞一通。」他挑釁地靠在爐邊說。

「好吧，老幾，」哈丙生叫道。「你把持你的火爐，我就把持我的牛肉。小姐們，每人先接着一個盤子，」於是叮叮噹噹他把盤子，鍋子，罐子統統給了護士。「讓我們到外面去開營火會，」他宣佈說。

「你這套搞要整出麻煩來的，」管理員哭喪着臉說。

「別管我們的閒事。」哈丙生答道。困頓業已掃而空，他在此地可以大顯身手，而且保定趣味橫生。他帶着護士們離開了禁區的餐廳，來到叢林邊緣。有幾棵大樹環繞着草原。像個總經理似的，他指導她們怎樣生火，怎樣砍柴，然後，拍幾塊大石頭他建築了幾處營火。不久牛肉片，洋蔥，洋芋便在鍋子裡煎烤起來。比爾又帶領這些女孩子們怎樣選擇熟透了的芒果，於是在哈丙生熟練的刀鋒切割之下，牛肉片滋滋煎在鍋裡，那股氣味便也充滿在空氣裡，一個胖警官聞到那股異香，跑出來看看在搞什麼名堂，馬上接二連三來了人。不一刻工夫警官和護士們把四處營火圍得水洩不通。

哈丙生週旋在這個野餐會裏，既是東道主，又兼伙頭和司務，對付這種差事他最爲拿手，而且作得非常得體，牛肉片味道極好，有一位警官一連來了三塊。比爾節約的只吃一塊特別選中的牛排，一位年輕的護士親手替他做，他文雅地向她致謝。

在這些護士之中當然也有幾個比較出色的人物。她們似乎分外的可愛，可能是因爲給的分數比本身實在應得的數倍高。因爲比爾已經好久沒有看見過白種女人了。這些護士衣飾整潔，言詞機伶，任何女孩有了這兩個特長都是錦上添花的美德。而且她們站在叢林的邊緣，似乎帶有一種舶來品的高貴氣息。她們吃着肉片，比爾偷偷的在傍注視。有的穿著適體的寬褲腳短打，有的穿著細細布裁製的女衫，其中有一二則長短不分的亂穿。三個公務在身的穿著白制服，比爾特別喜歡許多女孩頭上用塊大頭巾包住頭髮的那種打扮，和叢林的莽莽綠野對照起來分外顯得多姿多采。

很可能有幾位護士以能够認識比爾，哈丙生爲榮，但比爾是使君有婦的人，他可沒有掀起任何不合法戀愛的想頭。他對女孩子們微笑示意，對婦女處處表示有分寸的禮貌，在大家心目中他便是一個海軍上官的典型。野餐會結束後，他幫忙把剩餘的肉塊放進冰箱。當他開車離去時一堆堆的女孩聚在卡車旁邊再三致謝。比爾對每一個人微笑，從車身內伸出手出來搖擺着，然後開始越過小山返回自己的營地。「他很好，」有一位護士跟她朋友稱讚着說。「不像那些陸軍來的人，給你帶一把電扇或者甚麼的，以爲單憑那樣便可以帶你出去交際一晚。」

在醫院籌建停當後，比爾成爲一位常來常往的熟客。他有時帶點東西分給她們，領她們一大群去游泳。有時介紹她們與他自己圈內的熟人互相結識。在醫院這塊塊地裡他是自家人，不像別的軍官來到領裡死氣白賴的朝着漂亮的護士淌

口水，馬上就用俏皮話開始答詢。哈丙生，可以這麼說，他答詢的對象是醫院的全體同仁。他從未向任何女孩暗地表示過他是使君有婦的人。但是在日常行動間處處做出像一個過來人的樣子，這更足引起人家的注意。

時間一久比爾自然開始把興趣集中在兩個護士身上，在向她們大夥兒獻殷勤了一個月以後，他終於選定了專心一意同她交朋友的對象。他帶着這位護士去比爾的隊上餐廳用膳，給別人創了一個榜樣。他也帶她一同坐船去凡尼可羅島遊覽。

事實上，就所有合格跟他交遊的對手而言，本來再也不會不到她似的，她名叫丁娜。古柏一個年約四十二歲的中年婦人。來自印第安那州不知名的小地方。她比一般的護士身材高大些。她為人很沈靜，長得並不漂亮。她的教育程度也不高人一等。所以她很崇拜比爾。因此在這機智的按排下，比爾成就了使許多差勁的人望而却步的事。他擁有一部份婦女啦啦隊，卻沒有陷入情網的危險。

究竟比爾·哈丙生與丁娜。古柏之間搞些甚麼細節上的明堂來，沒有人說得準。有兩位長得滿動人，本來够資格而且也中意跟比爾交朋友的護士，斬釘截鐵的斷定他是一個女兒氣的男人。住一二號寢室有兩個目光犀利的小姐把實情猜對了一半，他是一個慈母心腸的人，也許一輩子也不會結婚。一個矮個子滿頭鬚髮的姑娘批評道：「我不管他有什麼缺點，我覺得他真帥。」這姑娘不久便調回美國去了。

在埃法台島上一位能與護士交友的軍官有的是好去處，他們可以搭船上附近島嶼去玩，可以上本島山間凡尼可羅活火山邊緣去覽勝，可以烤小豬吃，可以釣魚，像鱈魚或劍魚，可以訪問土著鄉村，可以在木工間學做活，也可以去游泳。晚間時常舉行非正式的跳舞會，每晚總可以去到某單位的軍官俱樂部輕鬆的聊聊天，喝喝可口可樂，啤酒或威士忌酒之類。但是最重要的一點，你整個的生活裡總多多少少給感覺點太平洋情調。

晚上當你無慮無對地開車歸隊途中，猛可間，你在上路的拐角處突地發見大洋洲的奇偉風光。在柳樹枝極所鎮蔽的圓框中低垂着又大又亮的一輪明月，把夜晚照得猶如白晝，或者又一晚，當你駕着吉甫沿海岸回隊時。會來到一處海水向岸上噴吐泡沫的所在，馬路上全是霧氣你好像置身彩虹橋頭的五里霧中。也許在你走向叢林探覓象牙菓時，不期而然碰到一位全裸的土人，帶着也是全裸的三妻四妾和一家兒女，爲了什麼毫無道理的原故朝那裏趕路。熱帶風情不斷向你飛漲，漸漸你就欣欣自得隨寓而安起來。那裡是無忙迫自由而發狂的天地。由於這種環境的耳濡目染，軍官和護士結果總免不了双双墮入情網。

我們弄不清比爾和丁娜可曾向活火山作過探勝之遊。我們甚至連他們可曾接過吻也弄不清。對於這一點，言人人殊

但是沒有人能道出事實的真相，要不是受了他大舅子已經在陸軍裡升了少校這刺激，比爾與丁娜二人間這種美好而無目的交遊，也許還要繼續扮演好幾個月的辰光。

但是一且比爾聽到和他同年的厄弟，一躍而爲陸軍少校時，他簡直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他再三的捫心自問：「這到底是怎麼會事呢？在某一軍種裡有人能爬得那麼快，而在另一個軍種裡絕對辦不到？厄弟是個好孩子。但是他不够我一半的材料，這真他媽是一場摸不清底細的買賣。他對這個問題癡想了好幾天，他打電話給丁娜對於不能帶她到海灘表示歉意，有兩天大部份時間他躺在吊床上，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他頭得連按時進膳也免了。只憊憊恹恹地坐在寢室裡吃點部屬爲他準備的芒果和罐頭湯，他既不去打球，也忘了游泳，他嫉視一切。一連六天，天天給太太寫信，想藉此略爲傾吐些悶在胸中的積怨，但是，縱然如此做了，他仍然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他把厄伯客慕的美滿生活一朝拋棄，却一事無成的呆在這個島上。

一想他與丁娜的交遊不禁怒火中燒。他曾經歷了一次不小的玩笑，如此而已。他合上了戰爭與和平那本巨著，本來他就不知所云的了。開始惦念起丁娜嫗母，他不免自慚形穢起來，一個廿二歲的年輕小夥子跟四十來歲的中年婦人泡蘑菇，從那一瞬起了癩在他心坎裡權且當他祖母看待罷了。他甚於曾公開地對人嘆過這字眼一兩次，於是不久醫院上下關於那個漂亮的海軍中對比爾·哈丙生拿丁娜嫗母當做祖母看待，這個天大的笑話便成爲窃窃私議的好話題。

話雖如此，比爾是慢吞吞和丁娜斷絕來往的。他再一次邀她上維拉頓的飯館共進晚餐。又請她來軍官餐廳進膳一次，再在醫院的軍官俱樂部一同喝一次，從此就一刀兩斷。丁娜呢她一點也不感沮喪，當她第一次聽醫院裡飄着謠言說他拿她當祖母看待時，心頭有一陣難以相信的劇痛。稍後她開懷的大笑一陣。她僅是一名護士，又不是啞吧似的老鸚，她相信自己已對比爾的毛病出在那裡可謂知之甚稔。她自言自語道：「我要可憐下一個和他同遊的女孩子。」

下一個女孩子名娜妮·福布施。她是一個亭亭玉立，年約廿二歲的美麗護士。她的家在亞于色斯州上一個小鎮。地名是俄托露沙。她喜歡在海軍裡的這份差事。要是在美國的話，比爾·哈丙生一輩子也不會多看她兩眼的。憑根兒她就不會名列他所交往的女友芳名錄之內。要是住在丹佛，她的家大半住在不大體面的城北靠近吊橋一帶。要是住在厄伯客慕，她的家多半與墨西哥人區緊鄰。但是在埃法台島，白種女人本來就少，而漂亮的白種女人更是鳳毛麟角。娜妮·福布施變成了皇后。這裡毫無社會成份高下之分。

美國軍隊以最不合情理的習慣對待護士。她們取得軍官身份，因此不得與一般士兵爲伍。這就是說護士們必須與軍官男人往還交友建立友誼，但是大部份的男軍官都是有家有室的人，尤以軍醫界爲然。而大部份光棍的軍官又多半出身

於高貴世家，那些從小城鎮來的護士根本就高攀不上這門親事。由於這種極為複雜的社會關係軍界護士多半在情感經歷上有一頁傷心史。一方面在軍法上既不准與那些喜歡愛她而且在平民生活上可能匹配她們的男人相交，她們發覺被應許展開友誼的對象，不是早已有家有室，便是有着高貴身份的勢利之徒。

當比利爾·哈內生開始和娜妮·福布施打交道時，他沒有對於上述三段論法加以權衡。不過，在他的心裡他已胸有成竹的打算。寫出來就像這樣：「他媽的蛋，假如我的生命中鐵定有在這個島上消磨三年時間的話……」這句話的末來結果，便可想而知。當他下了這個決心時，剛巧娜妮·福布施在他身旁出現。

比利爾對她非常憐已，他帶她去游泳。當他第一次看見她身穿游泳裝時，不禁倒吸一口氣。這時她上身帶着條紋棉織的二點式罩胸，下身一條外面露着那象徵性的向外撐開的芭蕾舞裙式緊身的短褲。她不會沐浴，便一頭栽進海浪中，用頗長而輕鬆的姿態划到救生筏上。爬上了氣筏，她搖頭甩去髮髻裡的積水，一邊吃吃而笑，「果然不同，」比利爾心裡在想，「跟老祖母迥然不同。」

而且當他沿着穿越可可樹園小徑駕車回轉時，也和祖母滋味不一樣。天色尚早，但是婆娑樹影好似夜幕已低垂。比利爾把小吉甫停在路邊，一把便擁吻他的漂亮護士起來。那不是一個帶騎士俠義風味的接吻，而是一個確認她是海灘這一帶最美麗女郎的接吻。那個不知伊于胡底的長吻使兩位官員感覺這一吻既富刺激又極美味。

自此以後結伴去游泳的機會加多，而接吻的次數自然更加多。從此在L.A.V.I.S.比利爾根本就照不到面。只要娜妮輪到歇班，一定他隨侍在側。由於他本來就不去餐廳用早餐，也許一連好幾天排隊進餐的行列裡見不到他的踪影也是常事。由他的部下代替作原來該他作的事，一點困難也沒有。也許到子夜以後他可能才檢查信件，所以同事們時常發見他的吊床上一只微弱的燈光，要亮到下半夜兩三點鐘。早上十點以前休想見他起床。他的身材雖仍纖長可是皮膚比以前更呈棕褐色。而且更加注意服飾的整潔。他不打籃球。排球僅偶爾玩一次。長時期留在海灘上使他保持住如舊的好體態。

在他迎上了娜妮之後他曾兩度向隊長報告請求調到更北的火線上去工作。第一次老隊長嚮以乾脆回答：「不行」。可是比利爾第二次求見時隊長遞他坐下來。「比利爾，我知道你的感慨如何。」兩頰半圓的老隊長說道：「你想上前線去打贏戰爭。我們大家都這樣想，也許不久我們將有大獻身手的機會！不會太久。據傳聞我們第八檢修隊在下一大攻勢中將要有份，可是，比利爾，你要弄清楚這一點，縱然第八檢修隊在目前呆在此地無所事事。那不是你的問題，你現已在海軍服勤，當需要你時，會命令你上戰場的。」老隊長認真地瞅着比利爾，接着又說：「假如你嫌我多管閑事的話，年輕人，

不要將你的海軍生活和私人生活混淆不清。不要希望利用第八檢修隊幫忙你解決你私人的問題。」他朝比利爾似笑非笑一下，然後便獨自去修理他的釣魚桿。

為調差在隊長面前碰了第二個釘子之後，比利爾這才發生那次瀆犯娜妮的事情。那天他們在海灘上吃過了豬肉夾牛肉的烤香腸，比利爾抄小路經過可可園回隊。對於抄小路娜妮心中暗自慶幸，因為她內心已對這位英俊的中尉生了愛慕之情。可是當他停車扶持她離車席地時不免大為驚惶。他早就帶來一條軍毯。其後在娜妮弄清事實真相以前，她才發覺自己被甩在地上和他摔開了跤。她幸而一把推開了他，可是他一聳又捲土重來，似乎眼見就要得手。他扯破了她的外衣和乳罩。

「比利爾，」她小聲叫道，「比利爾，住手，怎麼回事呀？」他對她的哀求毫無不動容。只一個勁地撕扯她的內褲。在間不容髮的一瞬，她於絕望中摸到一只椰子菓便拿出吃奶的力氣照他頭頂上撈了一記。這一記打得正着，雖不曾把他打暈，可是也使他暫時氣餒。他在一旁跌跌撞撞約摸十分鐘才恢復寧靜的神志。他回到正把扯破的衣裳胡亂打結中那個娜妮姑娘的身傍。

她既未嗚啞大哭也未變成歇斯底里亞的神經質。他竟因這一震撼而暫時的說不出話來，比利爾默默地站在旁邊直到她準備好可以再次登程然後他扶她立起，又收拾起軍毯。

「我們最好走吧，」她說。

他們默默無言地回到醫院，比利爾一再試圖講點甚麼可是始終找不到適當的措辭。何況，挨了一記椰子菓的頭皮還在陣陣刺痛。在站有衛兵的護士宿舍門口。比利爾生硬地道了晚安，又補充一句：「我很抱歉。」娜妮一言未發，便消失在兩個崗衛的槍刺之中。有些年輕的護士把一條長藤廊當做寢室，娜妮亟待入睡。可是老是輾轉無眠。當她躺在床上尋思着應該怎樣辦的時候，發現了娜妮·古柏屋裡仍然漏出了燈光。不加思索她起來去找了娜妮。

「哈囉。」主人愉快地打着招呼，「還沒睡？」

「是的，」娜妮說，「我看見，你也没睡。」

「對我說，是够晚的了。」丁娜答道，「我正試着閉着眼睛耕耘戰爭與和平。」

「此地不少人在啃那本書。」娜妮率直地脫口而出。

「是的，」丁娜快意的答道。「他們頂多開一個頭。而我可以算第一個下決心看完它的人。」

「丁娜，」娜妮猶豫的說。「我可否打擾你一分鐘？」

「當然可以，親愛的，甚麼事？」

「是關於比爾，」娜妮說，「比爾·哈丙生。」

「比爾怎麼了？」丁娜問，一面把她那件長睡袍朝膝蓋處提了一提。

「丁娜，我在熱愛着他。深深的戀愛着他。」

「那毫無愛慮的餘地，娜妮。比爾是個好青年，」

「我不知你能不能幫我個忙，丁娜？」

中年婦人本能地進入守勢作戰的姿態，「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她暗地尋思，一面大聲答道：「理所當然，親愛的有什麼問題？」

「比爾可結過婚？」

丁娜心裏想，「這話當真，或是開玩笑？」她照直說。

「娜妮，我委實不知實情。」

「我想或許你知道。」那穿着長睡衣的侍女即回答說。

「娜妮，我不知道。」那中年婦人解釋道：「你想，當我與比爾交往時，他是否已經結了婚，根本無關宏旨。這問題怎麼能引起我的興趣呢？我壓根兒就沒做過我們會墜入情網這種癡夢。」她歇了一下，然後接著說：「話說回來要是你誠心想要知道的話那很簡單，你逕自去拜訪他的部隊長好了。」

「哦，我可不能那樣做。」娜妮喘氣着講。

丁娜面露笑容，心裏却在想：「小妮子，你不能那樣做，那麼，你自甘情願就拿自己整個青春作一次投機買賣好了。」

甘心情願，那又何妨。姑娘們，姑娘們，怪不得我一輩子結不成婚哩，我想上帝給我一付理智的頭腦是一件錯事。」

娜妮堅持的討教着：「丁娜，你的見解如何？」

「親愛的，我說實話，我沒有任何意見，但是我要告訴你兩個月前，我心坎裏的感觸。也許忠言逆耳，不過我還是要照直說出來，當比爾中止帶我出去遊的時候我已起了壞心眼。我曾經對自己講過：『願上帝照顧跟他一同出遊的下一位女郎。』如果我沒有看錯，下一位女郎便是你。」

「你這句話該怎麼講？」聽到丁娜的生硬的偈語，娜妮一半膽怯一半戰慄的追問到底。

「我實在也不知道。娜妮，我想大概是這麼個意思。比爾·哈丙生之所以同我交往只不過爲了滿足他某一方面的需

要。這種交遊並非出之自然，我有自知之明。但是那倒滿有趣味。現在我跟幾位由比爾介紹認識的年紀大一點的人交朋友，我一點也不埋怨他。但是我從未會使自己漲暈了腦袋。我非常明白，那個遊戲人生的大孩子，他是又英俊又可愛，又會向女孩子獻殷勤的比爾。他正如你我一樣，由一堆神經失常的血肉所組成。在這種熱帶氣候裏只有使症狀加重。」

「丁娜，我懂，」娜妮答說，「有時我自己也有這種感覺。但是，你所謂願上帝照顧我，我要弄明白的倒是那一點。」

「我是說與比爾交遊的我或是你，這種不切實際的交遊是半斤對八兩。娜妮，也許你聽不入耳。比爾有一双最勢利的眼睛。可是，讓他跟你或者任何一個人結婚，同樣的絕無可能。那就是我爲何說不管他有不結婚，事情不會兩樣的道理。不過如果你誠心要知道的話，我可以在我朋友中慎重地爲你打聽一下。固然，要我那麼做，似乎不太容易啓齒。」

「我懂得你的意思了，丁娜，多謝你的指教。」那體態優美的年輕女郎把單薄的胸口用睡衣衣襟掩蓋了一下，於是便悄然離去。丁娜送她出門。

「她還以爲我吃了她的醋哩，」中年婦人自己想着也好笑。「我不知今晚出了什麼亂子？也許會強姦她吧？」因爲摸不清問題之癥結所在，她長嘆一聲，然後便重返「戰爭與和平」那本巨構中去。

翌晨，比爾來到了醫院，在她入夢以前娜妮下了決心，如果他來造訪的話請他吃閉門羹。可是當她從窗戶往下看，

瞧見他負薪請罪似的守候在小吉甬旁邊時，便一溜烟似的跑下樓梯。他們同車出遊。比爾道歉說：「看見你在海灘上那樣的美麗，使得我失去了理智。」

她正待要問他是否結過婚，可是話却沒說出口。在那一瞬間，散佈在全球各地，成千成萬跟妻子活生生折散的男子

正結識着陌生的女郎墜入情淵。掛在每一個女孩嘴邊有這麼一句從未說出口的問題：「你結過婚嗎？」初時她心裏想：「唔，反正我們相好，結過婚與否，有甚麼關係？」後來她又找出了理由：「反正我們彼此相愛，所以結過婚與否又有什麼

不同？用各種奇特的辦法她們終於發覺，所愛着的男人已經使君有婦，或者與高彩烈地她們發現所愛的人尚未成婚。可是她們很少真個提出如此簡單的問題：「你結過婚嗎？」因爲她們深知男人大都會據實相告的，而她們却不願聽事實的真相

同埋娜妮那句話便也悶在肚裏。反之，她做了一件蠢事。她叨叨地跟他閑話家常，告訴他在家鄉有個廣貨店員，

名叫查禮，形跡禮的一心想娶她爲妻。他的體格列入第四等，所以心裏老是覺着。他寫來一封封可愛的情書。可憐的查禮！可是跟她心裏所策劃的剛相反，比爾却絕口不談嫁娶的事。他反而一把攬她到懷裡纏綿而猛烈地強吻一陣。他

在耳邊細語：「我的心肝，」於是添用着成串的情愛的囁語。他輕而易舉的完成了，十二小時之前因了同一目的在頭頂

官軍型士紳

標 拾

85

鼠的鼠事

John Updike 著  
羅 譯

上及她一記椰子那件事。事畢當他幫忙她穿好一半衣裳時，有一個不速之客的土人一頭闖進了這條僻靜的小路。大鬆一口氣也略帶着些微的懊惱，娜妮恢復了她的神志。然後匆忙的穿好衣裳。她坐在小吉甫前座上，前額伏在双手心裡。那棕色而富有吸力短短的秀髮像股小瀑布，順着手指傾瀉而下。她的世界已經弄得天翻地覆。接着她突然覺得應該做甚麼，藉助於叢林密葉的隙縫裡射進來的太陽光東地拿定了主意。

「比爾，」她率真的說：「我深深地全心全意地愛你。你是知道的。我要你，我對你一無遮掩。」

哈丙生靠在小吉甫車的座背上滿眼只容下這個較好的女郎。他還沒弄清楚發生了甚麼事，血在耳朵邊咚咚的響，震得那裏兒。他用手伸在她的結實而光滑的膝頭上，又安撫了一會。後來她把他手推開，她用手攔在他的面頰上。

「比爾，」她直捷了當的問，「你愛不愛我？」他以動作回答這句話。他擁抱着她還她以一個長吻，然後便開始動手毛腳的扯衣裳。

「比爾，」她死不放鬆的問，「告訴我，我們會不會有一天結婚，當戰爭完了以後？」這句話威力不小，它使比爾腦袋往後一挺。那個可咒詛的姑娘竟向他求婚了，這兒發生了甚麼事，他大大的嘔了一口吐液。然後盯眼望望這個打從土裏土氣的鄉鎮來平平常常的小姑娘，她以為做過的什麼好事呀？這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嘛！

娜妮，發覺比爾嚇得啞口無言。「我很抱歉，」她說，繼續用手撫摸着他的面頰。在那矛盾的愛情的激流襲擊之下比爾只感到那冷冰的玉手，那軟綿綿的乳峯，那一雙期待中的雙膝。現在陽光也射在他身上。他簡直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只要表示一下時娜妮就可以讓他為所欲為，可是真缺德她不過是默默無聞的鄉村野了頭而已。唉，如果在美國他連白她一眼也不屑一顧哩。

「何況，」他以絕對的自信，兀自尋思道，「我到底是一個軍官。」這麼一想，便完事大吉。從臉上一把推開娜妮的手，「我是錯過婚的人，」他說，「我想你早就知道的。」娜妮聽到這句如雷震頂的話。「我是錯過婚的人。」乾坤定矣，那句話結束她滿天的幻想，她胡他望望，心裡為比爾的坦誠相告而表示感激。她伏身來吻了他說：「比爾，謝謝你告訴我實話，讓我們回去吧！」

從醫院返回部隊的途中，美海軍預備役比爾。哈丙生中尉！只要命根子够長，不久就要升上尉的！心坎裡着實得意揚揚。那個鄉下癡姑娘顯然是愛上了他，而他却給她碰了一個硬釘子。只消吹一聲口哨，她便能一任他的擺佈。他輕輕地拍拍胃部心頭非常煩惱。他可以感覺着有一道薄薄的脂肪在胃囊上邊轉盪。「都是這些派對呀！護士呀，害苦了我，」當小吉甫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顛簸的時候，他自言自語的說：「生活要輕鬆一下，下午我還是恢復踢球為妙。」（完）

晚上或星期六中午午睡時，比爾總是要給他的女兒喬講一個他自己編的故事，這習慣是幾兩歲時開始的，現在已經繼續了兩年，他也感到頭腦空虛了，每一個新的故事都是由一個基本的傳說，加以大同小異的改變：一個小動物，名字叫羅傑（羅傑·魚，羅傑·松鼠，羅傑·花栗鼠），遇到了一個難題，就去找聰敏的貓頭鷹。貓頭鷹告訴他去找法師，法師表演了一套魔術解決了他的問題，要他付給一筆超過羅傑所能負擔的費用，但是同時又告訴他到那裡可以找到他所要的錢。於是羅傑非常快樂，他和別的許多小動物玩了許多遊戲，然後回家到他媽媽那裡，剛好聽到火車的笛聲，那是他爸爸從波斯頓回來了。比爾形容他們的晚餐，故事就此結束了。這樣的輪廓他編造故事，星期六午睡特別麻煩，因為喬簡直不睡，看來這習慣是徒勞無功的了。這小女孩！現在不是以前那樣小了，蓋在被子裡，一下不停的兩隻腳已經到達雙人床的一半！最後終於安靜下來，陽光從拉上的窗縫中照射着她胖胖的面孔，看樣子她就要和一個兩歲的嬰兒似的進入睡鄉了。比爾問道：「今天的故事講誰呢？」

「羅傑！」喬擠眼微笑着想她所想的。她睜開眼睛，和他妻子一樣藍色的，「鼯鼠，」她肯定地說。

一個新的動物，他們一定是在幼稚園講過鼯鼠，由於這個新奇的主角，暫時激起了比爾的熱情，「很好，」他說，「從前，在那溼而暗的樹林中，有一個很小的動物，名叫羅傑。鼯鼠，他的氣味很難聞！」

「是的。」喬說。

「因為他的氣味太難聞了，所有別的森林裡的動物都不跟他玩，」喬嚴肅地看着她，她沒有料到這一點。無論什麼時候，他出去玩耍時，比爾總熱情地講，記着他自己兒時的一些受人奚落的往事。「所有別的動物都要叫着『哦，臭鼯鼠羅傑來了。』於是他們全部跑開，羅傑鼯鼠一個人孤單地站在那裡，兩顆小而圓的淚珠從他的眼裡滾了出來。」

當他用手指在她鼻子旁邊比劃羅傑。鼯鼠掉淚時的路線時，她的嘴角掛下，下唇突出。「他不會去找貓頭鷹嗎？」她以一種軟弱而急驟的聲音問道。比爾坐在她旁邊床上，感到她的兩腿在被子裡緊張地動着。這時他感到奇妙地得意！他在

告訴她一些實在的事，一些她必須知道的事——所以他不願匆忙，但是樓下傳來椅子的聲音，他知道他必須下去幫助露絲油漆傢俱去。

「好，他非常憂愁地走到一株非常大的大樹旁邊，大樹頂上站着一隻巨大聰敏的老貓頭鷹。」

「好呀。」  
「貓頭鷹先生」羅傑·鼯鼠說，「因為我的氣味難聞，別的小動物都跑開了，」  
「你是這樣的呀，」貓頭鷹說，「非常難聞！」  
「我怎麼辦呢？」羅傑·鼯鼠說，他哭得很傷心。

「法師，法師，」喬叫道，激動地坐了起來，一本小聖經從床上掉到地上。

「喬，是爸在講故事。你要講故事給爸聽嗎？」

「不，你講。」

「那麼好好的睡下去。」

她的頭枕在枕頭中說道，「是你講給我聽。」

「好，貓頭鷹想了又想，最後說道，『你為什麼不去找法師呢？』」

「爸？」

「做什麼？」

「魔術咒語是真的嗎？」這又是一個新的階段，上個月才開始的，一個「真實」的階段。當他告訴她蜘蛛吃昆蟲時，她轉向她母親問道，「那是真的嗎？」當露絲告訴她上帝在天上在他們的周圍時，她轉向她父親，堅持着，

「是，好的，」喬得意地說。

比爾出神地凝視着她，以法師的蒼老音調唱道：

「阿巴拉下達巴拉，阿克！波。」

羅傑·鼯鼠啊，哈囉。

玫瑰，玫瑰，堅起耳朵

羅傑·鼯鼠你真愁。

並果！」

由於他女兒面孔一陣狂喜的表情，眉毛上抬，下唇張開，一臉笑容，他停了下來，他驚異地發現孩子的笑容。和他妻子在宴會上裝笑的样子是多麼相像啊，「突然間，」他低聲道，「法師的屋子裡充滿了玫瑰的香味！」

「玫瑰香！」羅傑·魚叫道，法師非常委婉地說，「一共七分錢。」

「爸。」

「做什麼。」

「羅傑·鼯鼠，你說羅傑·魚。」

「是的，鼯鼠。」

「你說成羅傑·魚了，這不是很笨嗎？」

「你的老爸真的非常笨，我講到那裡了？唔，你知道幾分錢。」

「知道。」

「好，羅傑·鼯鼠說，『但是我只有四分錢，』於是哭了起來，「喬也做成哭喪臉的模樣。但是這一次找不出一點誠誠的樣子，樓下又有傢俱的響聲，這使得比爾很煩

帶着一種狡猾而渴望的微笑，「上帝是真的嗎？」

「在故事裡是真的，」比爾簡短地說，她已經打斷了故事的連續性。「貓頭鷹說，『穿過黑暗的樹林，走到蘋果樹下，進入濕地，到小溪旁邊——』」

「小溪是什麼？」

「一條小河。」到小溪旁邊，就看到法師的房子了。

「羅傑·鼯鼠就照他的指示走去，不久就來到一座小的白屋面前，他敲敲門。」比爾敲敲窗櫺，喬的兩腿在被子裡高興得縮起來，像她嬰兒時一樣，「然後一個小老人走了出來，長着一把長的白鬚鬚，戴着一頂藍色小尖帽子，他說

「啊，做什麼？你要什麼？你好難聞啊。」法師的聲音是比爾拿手的，他拉緊面孔皺巴巴。

「我知道，」羅傑·鼯鼠說，「所有的小動物都離開我，聰敏的大貓頭鷹說你可以幫助我。」

「啊？好的，也許可以，進來吧。不要太靠近我。」裡面啊，喬，全是些魔術的東西，亂糟糟地堆成一大堆，因為法師沒有一位清掃屋子的女人。」

「爲什麼？」

「爲什麼？因為他是個法師，而且是一個非常老的人。」

「他會死嗎？」

「不會。好，他到處尋找，找到了一根棍子，叫做魔杖，就問羅傑·鼯鼠喜歡那一種氣味，羅傑想了又想，說道，『玫瑰。』」

惱，露絲不應該移動重的東西；她已經懷孕六個月了。

「於是法師說道，『哦，很好，走到小路的盡頭，轉三轉，看那魔井裡，你會找到三分錢，快去。』於是羅傑

·鼯鼠走到小路盡頭，轉三轉，在魔井裡看到了三分錢！於是他拿回去給法師，非常快樂，跑到樹林裡，所有的小動物都聚集來圍繞着他，因為他是那樣好聞。他們玩捉迷藏，擲球，橄欖球，籃球，曲棍球，足球，和挑棍子。」

「挑棍子是什麼？」

「是一種用棍子玩的遊戲。」

「像魔術師的魔杖嗎？」

「有一點像，他們整個下午玩遊戲，笑着，一直到天

開始黑暗，於是他們全都跑回家找他們的媽咪去了。」

喬開始兩手隨意擺弄，看着窗簾隙射進的亮光，她以為故事就此完了。比爾不喜歡女人們認為某些事是當然如此的，他喜歡她們懸念，叮着聽他的話，「現在，喬，你在聽嗎？」

「是的。」

「因爲這是非常有趣的。羅傑·鼯鼠的媽咪說，『那裡來的難聞的氣味？』」

「什麼？」

「羅傑·鼯鼠說，『是我，媽咪，我的氣味像玫瑰。』

她說，『誰使得你變成這種氣味的？』他說，『法師，』

她說，『好，我們立刻回到那可惡的法師那裡去。』

喬，坐了起來，她真正恐懼地兩手向空中擺動着。」

但是爹，他說別的小動物都跑開的事！」她的兩手滑下。  
「好，他說，『但是媽咪，所有別的小動物都跑開了。』她說，『我不管，你的氣味應該像一個小鼩鼠的氣味。我立刻帶你回到法師那裡去，』她拿了一把傘帶了羅傑，鼩鼠回到法師那裡，一下打在法師的頭上。」

「不，」喬說，「一面用她的手來擋他爸的嘴，即使在牠這般激動時，她仍不願就事就此終止，她一下子來了靈感，『那麼法師也打還了牠的頭，沒有把小鼩鼠變回去。』」  
「不，」他說，「法師說好，羅傑、鼩鼠就沒有玫瑰的氣味了，他的氣味又很難聞了。」

「但是，但是，別的動物都跑開了。」  
「喬妮，這是爹講的故事。你不要爹再講故事給你聽了嗎？」她的圓臉從射進的陽光裡看着牠，驚訝地，「這就是他們發生的事，羅傑、鼩鼠和他的媽咪回家去，他們聽到嗚嗚嗚，那是鼩鼠爹坐火車從波斯頓回來了，他們吃扁豆，豬肉，芹菜，肝，甘藷，和餡餅做餐後食品，當羅傑從鼩鼠上床之後，鼩鼠媽過來攔住他說他的氣味又像他的鼩鼠小寶寶了，她非常愛他，於是故事完了。」

「但是爹。」  
「做什麼？」  
「別的動物都跑開了嗎？」  
「沒有，因為最後他們習慣了，就一點也不在意了。」  
「那是個笨的媽咪，」  
「不是的，」他非常強調地說。「現在我要你把你的



小動物

拾水

大腦袋放進枕頭，好好的睡一大覺。」他整理一下窗簾，不讓一點陽光透進來，輕輕地走到門口，算是她已睡了，但是當他轉過身來，發覺她蹲在被子下，凝視着他，「到被子裡去睡下來。」

她站了起來，小心地在彈簧上跳着，「爹。」  
「做什麼？」  
「明天，我要你講給我聽法師用魔法打那個媽咪，」她的胖手臂凶狠地做着姿勢，「正打在頭上。」  
「不，故事不是這樣的。小鼩鼠愛他的媽咪甚過所有其他的小動物，她知道怎樣是對的。」

「不，明天你講他打那個媽咪。講嘛，」她腳向上踢坐倒在床上，彈簧發生吱吱的聲音，就像她以前做過多少次的樣子，只是這一次她沒有笑，「講嘛，爹。」  
「好，我們再看看吧。現在趕緊休息，躺在床上，像個好女孩。」

他關上門，走下樓去，露絲已經鋪開報紙，打開油漆罐蓋子，她的孕婦單衫上套了一件他的舊襯衫，用一把濕的刷子在刷椅柄，樓上還有脚步声，他叫道，「喬妮，要我上來打你嗎？」脚步聲停下來。

「講了一個長故事啊，」露絲樂於談話地說。  
「可憐的孩子，」他答道，極度疲倦地看著他妻子工作。木器牆壁等，四周是一半舊的褐色，一半象牙色，他感到他自己陷入一種醜陋的局面，每一件事都是重疊的，他的氣憤是他孩子對她母親的氣憤，而這忙碌的油漆工作，更像是各種陰影的交疊。

譯自 New Yorker June 13 1959

米契爾低聲哼着流行曲，對着鏡子刮鬍鬚，一面欣賞自己那副臉形——蒼白的，不對稱的，右眼低來左眼高，還加上兩撇八字眉。也許今天天氣不會像昨天那樣差勁，事實上，他知道今天一定是個大晴天，所以他舒暢地哼着歌曲。

今天是兩週一次的「避難日」，他可以在晚上出去跟韓維治，巴安和史密斯牌，但是，他是否應該在早餐桌上就告訴桃娜呢？最好還是不，特別是昨晚爲了帳單的事鬧過別扭。伙食，房租，煤錢，孩子們的醫藥費……我的天！這是什麼生活！可能又該換換環境，而桃娜也將再辛苦一次了。

然而他還是輕聲地哼着歌曲，想到今晚的橋戲，並不

是他喜歡跟這些人來往——平凡的人——祇是偶爾相識而已。但是你能交到更好的朋友呢？當你常常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尋找生活，而命運却永遠與你作對。但是，由這些人來湊合一個小聚會也是足夠好的了，韓維治常常供給好酒，在希臘館吃飯，然後去史密斯家，是的，他一定等到快下班的時候，再打個電話給桃娜，好像事情是偶然發生的。

哈囉，桃娜，是你嗎？是的，我就是米契爾，史密斯他們三缺一，邀我湊上一局，所以，我就在城裡小吃一頓，還是老樣子，坐最後一班公共汽車回家，對了……，再見。

一切事情進行得很完美，桃娜在早餐時很平靜，但不

是賭氣，那疊帳單還是堆在那裡，但她沒有再囉嗦別的事。當桃娜在照顧孩子們準備上學的時候，他就乘機溜出去。他心中暗想：讓那些帳單等著吧，天殺的！一個人怎能同時做許多事情？何況生活已經給他太多的磨折，偶爾放鬆一下，消遣消遣，難道也算罪過？

下午四時半左右，電話告訴桃娜，他要很晚才回家。

「你是不是一定回來？」她冷淡地問。

桃娜就愛開這種玩笑，他心中在想。

在希臘飯店他遇見那些朋友，開始是兩瓶阿拉卡——先暖暖身，接著再喝紅酒，下酒菜是橄欖和一些古里古怪的茶館。他們很晚才沿著波爾斯頓街走到史密斯的家。

這是一個寒冷的夜晚，溫度在二十度以下，鵝毛般的雪花飄落街頭，但史密斯家却是溫暖而舒適。史密斯取出一瓶琴酒和一盒波多黎哥雪茄，又拿了一張他愛人的新照片給他們看，然後大家就坐，開始一場冗長而愉快的橋戲。

暫停片刻，大家起身活動一下腰腿，又喝上幾口酒，開始拉雜閒談。米契爾不記得是誰先談起「衝動」這個問題，可能是韓維治，在很多方面說來，他是這三個人之中最聰明的一個——也可以說是眼高於頂，他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因此才會發生這種怪異的思想，不過，這次談話是由他開始，而且津津有味地談下去。

「是的，」他說：「每個人都免不了，難道你們從來

禽獸而已……」

「對極了，衣冠禽獸，」巴安說。

「我的天！假如你被捉住了怎麼辦？」史密斯盯著眼講說。

「誰叫你被捉住呢？」韓維治說：「誰叫你真的去做？我們並沒有真的去做，祇是想做而已，啊，上帝！如果

我明天就要死去，我就一定吻那個我想要吻的漂亮女人。」

「是的，」巴安說。

這段談話使米契爾心中頗有所感，他自己常常有過這種衝動，為了寬慰自己的良心，他希望知道是否每個人都

有這種傾向。

「是的，每個人都免不了衝動，」他笑著說：「我自己也曾有過……，你曾否對這些衝動讓步？」

「噢，我不會，」韓維治說。

「我知道，」米契爾說：「但是如果你真的讓步，那

結果將會怎樣？」

韓維治聳了聳他的肩膀，毫不在意地說：「那結果將會後悔莫及。」

「是的，」史密斯說，一面開始洗牌。

「唉！」巴安嘆了一口長氣。

橋戲繼續，酒杯空了又加滿，彈絲爐了再添裝，大家不約而同地望了望手錶，米契爾心中在想十一點半由沙里文方場開出的最後一班車，但依然壓制不住那一股奇特的

沒有衝動過？是的，你們乃是不敢去做，因為你們很明白，如果做了的話，就會犯法坐牢，比如你見到一個你所鄙視的人，你恨不得吐口水在他的臉上。當你看到一個漂亮的女人時，你就想吻她一下，即使是在公共汽車上，當她站在你的身旁時，你就想摸摸她的手臂，你們懂得我的意思嗎？」

「我怎麼不懂你的意思？」史密斯嘆了一口氣說。

「這很簡單，」韓維治接著說：「因為你受不住那種誘惑，當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緊靠著你站立，你心裡就會胡思亂想：我祇是伸過手去摸摸她的胳膊或大腿，這又有什麼關係？如果她不高興這樣，我可以假裝是無心造成的過失。」

「就好像那些用刮鬚刀割破女人皮大衣的人一樣，開始祇是衝動，到後來就成爲一種習慣了，」米契爾說。

「對了，」韓維治說：「用剪刀剪女人髮辮的人也是一樣，祇是覺得高興這樣就做了……，偷竊也是這樣……。」

「偷竊？」巴安說。

「是的，」韓維治說：「我常常覺得想偷東西，當我看到一件精巧的小東西放在店舖的櫃檯上時，例如：一把小刀，領結，或是一盒糖菓，你就迅速地將它納入衣袋，然後悠閒地踱到另一處櫃檯，或到汽水機旁喝上一杯汽水，這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嗎？我們都喜歡可愛的小東西，爲什麼不去拿呢？爲什麼不去做呢？文明社會祇是衣冠

意念，這是多麼誘人，多麼有趣的玩意兒，每個人都想偷東西：一把牙刷或是一本書，或是偷吻公共汽車裡迷人的女乘客。爲什麼不在這崇尚道德的社會中做一個探險的哥倫布？……他還記得十歲時曾在鄰居的客房中偷走一只貝殼的事——這是他平生感到最激動的事情之一，他把貝殼塞進他那寬大的水手裝裡，非常鎮定的就偷走了，後來，當有人懷疑到他的時候，他就把貝殼在後院中砸得粉碎。

橋戲在他的沉思中結束，散場時間已到，巴安駕車送他們到公園路，米契爾感到薄有醉意，他愉快地揮手向巴安他們道別，然後踏過積雪走上人行道。閃爍的燈光映在積雪上，顯得異常美麗，公園路教堂的鐘聲，敲起半點鐘的信號，還有足夠的時間去店舖裡喝上一杜熱巧克力。他步履蹣跚地橫過馬路走進店舖。

突然，他胸中感到一陣強烈的震動，他進入這片店舖真正的原因完全不是爲了要喝一杯熱巧克力，而是想偷點什麼，他想要嘗試一下，一來考驗自己是否能夠輕巧地偷到一樣東西，二來體驗偷竊是否會給他任何真正的滿足。

店舖裡擁擠不堪，那些人都是從隔壁戲院散場出來的，他們在汽水機四週圍成三層。店舖後面，是盥洗室與配方處，那裡的人雖然不算太擠，但是，對偷竊而言，這已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所有的店員都在伺候顧客，忙碌不堪。他將雙手插大衣袋裡——大衣袋深而且寬，保證不會露出馬脚，祇要一個快動作，目的物就滑進了他的口袋……。

真奇怪，他現在絲毫都不覺得緊張，這也許是琴酒的功効，相反地，他感到非常有趣。他臉上帶着微笑，沿着右手的櫃檯緩緩向後走去，在人叢中前肩擦後肩地擠過去，同時以一種批評鑒賞的目光，仔細欣賞櫃檯邊放置的許多商品——非常吸引人的香水噴霧器和噴水器，但是那些圓潤滑溜的玻璃球太碍事；還有那一大堆盒子裝的信紙，一滿筐的衣服刷子，綠熱水瓶，灑水器——太大了，根本不必談；一盤五顏六色的牙刷，一瓶瓶占龍香水，自來水筆，這些東西都很可愛。他終於選定他的目標，他凝視着那可愛的東西——一把鍍金的安全剃刀，放在一只紅絲絨襯墊的蛇皮盒子裡。

他不便緊盯着那只蛇皮盒，以免被店員識破行藏。他敏銳地瞄準那東西的正確位置——靠近玻璃櫃檯的邊緣，他計劃以一種迅速而準確的動作攫取它——食指在上，拇指在下，將盒子向前輕拖，然後一溜就進了口袋。當他想到這裡時，他前臂的肌肉開始收縮，他繼續沿着櫃檯緩緩踱步，穿過糖菓攤，假裝注意那些亮晶晶的打火機和磨刀器，於是，一個快轉身，從容不迫地面對着他的目的物。

一切都順利，這時候，這一段



櫃檯什麼人沒有——不論顧客或店員，他靠近櫃檯，用左手拿了一只打火機仔細觀看，另外一隻手則伸向蛇皮盒。一切按照預定計劃，用食指和拇指捏起蛇皮盒，輕輕地塞進他的大衣袋——全部過程不出一秒鐘，這真是世界上最簡單不過的事情了。

他繼續欣賞那些打火機，於是他將它們放回原位。他轉身走近汽水機——就像韓維治說的那樣。當他正擠進入叢中，要買一杯熱巧克力的時候，突然一隻有力的手板住

他的肩膀，他回過頭來，看到一個帽沿下垂，穿着一件薄雨衣的大漢，以一種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表情向他微笑。

「我猜你一定覺得非常突然，」那個大漢說，低沉的聲音裡透着敵意，「請你跟我走，先生。」

米契爾回他一個微笑，略感恐慌，他的心開始打鼓。

「我不懂你的意思，」他仍然笑着說。

「你不會不懂！」

大漢拉着米契爾走進店舖後面，米契爾覺得肩上的那只手抓得發麻得緊，他想發脾氣，又怕事情鬧大，祇得忍氣吞聲，隨着那個陌生人走進店舖後面的配方處，那裡有一個店員正將一些黃色的液體傾入一只瓶子中。

「你能不能對我解釋一下這是什麼意思？」米契爾問，他的神情莊嚴，但掩飾不住聲音的顫抖。

那個壓低帽沿的大漢沒有理他，祇是向店員說：「請經理來這裡！」

他瞪着眼睛向米契爾笑，米契爾心裡雖然恨透了，但他又不敢形於顏色，祇得回報他一個不自如的微笑。

經理來到，於是，倒毒的事終於發生，米契爾的手被那便衣偵探猛力拉出口袋——那個害人的蛇皮盒也同時出現。經理與店員仔細審視贓物後，兩個人都帶着驚訝和鄙視的表情盯着他。

「這確是我們的東西，」經理說。

「我親眼看到他偷的，」偵探說，望着米契爾擰笑，「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這完全是開玩笑的，」米契爾面紅耳赤地回答：「我跟幾個朋友打賭，我可以證明這件事……我馬上叫他們都來……」

那三個人默然地凝視着他，對他的解釋根本不予置信。

「當然你可以證明，」偵探說：「你可以在法庭上申辯，現在，請你跟我走，先生！」

米契爾對眼前的局面感到非常驚恐，但是腦子裡還在盤算：也許走到外面去就可以兩下私了；當他想到這裡，就堅定地跟着偵探穿過店舖的後門，走進一條黑暗的弄堂。這時大雪已止，但寒風撲面如刀割。一刻鐘前還顯得那般美麗的世界，現在竟完全改觀。他倆踏着半夾深的積雪前行，偵探用力抓緊他的胳膊。

「我想不用叫汽車了，」偵探說：「路不太遠，我們步行好啦。」

他們沿着麗蒙特街步行，米契爾忍不住心中暗忖：這是一件多麼意外的事！街上對面走過的那些善良的人，誰會想到米契爾竟是個賊，一個見財起意的賊，現在正走向監獄。說來真是荒唐透頂，但他們怎會相信他的解釋？這念頭使他感到顫慄，然而這又怎麼可能？是的，絕對不可能！等會他叫齊了韓維治，巴安和史密斯，把真相說明，大家一定就笑開了。對啦，一定就笑開了。

他開始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那偵探：他們如何在玩橋牌時討論偷竊的衝動，後來他們開玩笑地叫他試驗一番

，看看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他不懂其煩地向偵探頻頻解釋，但心裡暗自納罕：爲什麼他的聲音顯得如此虛假不實？那偵探既不鬆弛步伐，也不回過頭來，他那一本正經的公事態度使人害怕。米契爾覺得那偵探完全沒有注意自己的話，而且也使他想到這種鐵板面孔的傢伙，根本不會了解這樣的事情……他決定試試那偵探的同情心。

「我的天！老兄，我的太太還在等我呢，」米契爾說。

「噢，當然，還有你的孩子，」偵探答。

「對了！孩子們也在等着！」

偵探瞥了一眼他那污穢的雨衣領子說：「今年是沒有聖誕老人了。」

偵探的反應使米契爾大感失望，他祇是在白費心機。

「我看對你說什麼都沒有用，」米契爾硬木木地說：

「你經常與犯人打交道，因此你認爲所有的人都是罪犯。」

「不錯，」偵探答。

到了警察局，米契爾被帶到值日警官面前。米契爾又說了一遍詳細始末。按照警官與警員臉上的表情來看，事情愈來愈麻煩了，他們顯然不相信這回事。但是經過一番研討後，他們都同意把韓維治、巴安和史密斯都找來詢問一下。那名警員出去打電話，米契爾坐在一張木板凳上等待。

十五分鐘在時鐘的滴答聲中滑過，警官在一張薄子上

自己負犯了罪，他的聲音嘶啞，開始語無倫次，當他說完這一大段話時，桃娜仍然悶聲不響，毫無反應。

「你說句話好不好！」他靜默了一會，突然生氣地大聲吼道：「不要直盯着我，我並不是個賊！」

「我會代你請位律師，」桃娜木然地說：「但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啊，桃娜！難道你……」他困惑地望着她，這是不可能的，難道她也真的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個賊？

他凝視着她，他承認他了解這個女人已非自今日始。他倆曾經分過手，她對他的一事無成感到失望，她漸漸變得動輒發怒，她痛恨他無能爲孩子們賺錢，他們在付繳不出欠帳時的拖賴行爲，債主們的羞辱，以及常常搬家——

由這個城搬到另一個城。她不止一次的抱怨說是因爲搬家的緣故，使她從未交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還說，她不滿意他與韓維治每週的聚會，認爲他們有些奢侈放縱，也許他們確是如此，然而，一個男人難道就不能稍稍放縱一下麼？

「也許我們最好是不幹這種事……」她說。

「我的天！連你都不相信我！」米契爾大叫。

「我會去找律師，」桃娜說：「雖然我不知道這筆費用從那裡來，我們的銀行存款祇剩下七十七元，房租今天起已逾期一星期，你應該領薪水回家才對。當然，我是不打算動用我的私房錢，因爲孩子們和我都需要它。」

事實誠然，一點也不錯，女人和孩子第一。米契爾想

慢慢地寫着，不時用吸墨紙吸着墨水，一名辦事員奉命去查米契爾的記錄，這位先生回來時，向警官報告檔案室裡沒有米契爾的犯罪記錄，那警官理頭望着記事簿，繼續不停地寫着，於是一件嚴重的事情發生了。打電話的警員回來報告說他找不到史密斯，（當然，米契爾心中在想：史密斯一定是跟他的女朋友到什麼地方去了。但是他找到韓維治和巴安，那兩個朋友都否認曾經與米契爾打賭，他們說他們根本與米契爾不太熟，顯然他們不願攪進這件案子；韓維治還加上一句，說他一向知道米契爾的經濟情況很拮据。

這句話使米契爾急得跳腳，他感到血液幾乎衝破了腦袋。

「天罰的，撒謊的傢伙！」他大聲叫喊。

「把他帶走，」警官說，擱着眉頭，用鉛筆桿示意。

米契爾在電話中與桃娜談了五分鐘的話，桃娜那種冷淡的聲音，使他比任何事都感到恐懼和失望，他在拘留室中睜着眼睛瞪了一夜。

當桃娜於第二天上午九時來到拘留室與他晤談後，他的驚惶更深，桃娜的表情非常冷淡和漠不關心，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那種態度——同情和幫助。當她聽他敘述事情的詳細經過時，她好像是聽一個陌生人敘述一件非常不可能的謊言——他們四個人如何在玩橋牌的時候討論人類情緒的衝動，如何想試試無傷大雅的小試驗，還有，當他向偵探解釋時，他如何感到自己的聲音變得虛假不實，好像

到這裡，內心感到非常痛苦，他好奇地凝視這個冷酷的小婦人，結婚七年的妻子。他自信了解她的內心，熟悉她的一舉一動，每一個歪扭的字跡，說話的聲音，歡喜吃草莓，她那可笑的唱歌姿態，肩上的那顆棕色的痣，非常精巧的雙手和腳，她不愛穿絲汗衫，她在電話中那特殊冷淡的聲音——這使他常常感到驚異，好像她是一個較他想像中更爲冷峻的女人，每晚就寢之前，她總是歪着頭頸對鏡梳妝，聽起一隻膝蓋觸着梳妝檯的抽屜，那姿態像一隻貓。他熟悉她的一舉一動——一切別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然而，現在却好像是一片空白，這個女人像是一座不可穿透的牆壁似的豎立在他的面前。

「當然，」他木然地說：「你應當保留你的私房錢，你當然會去看韓維治他們吧？我相信他們一定會來，因爲他們是最重要的證人。」

「我會打電話給他們，米契爾，」這就是她的全部回答；說完這話，她轉過腳跟就走了……

米契爾感到惡運降臨，他的神志模糊，全身出汗，這是不可能的事，難道他是被遺棄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他搓着雙手來回地踱着，不時拉出掛錶看時間。五分鐘過去了，又一個五分鐘也跟著過去，渾蛋！等到什麼時候呢？真該死！如果這件事在報紙上登載，他就會失去他的工作。也許韓維治他們也怕失去工作，所以在電話中回答警員的詢問時，說出那樣的話，一定就是這個緣因，天哪！他的疑慮被證實，一小時後，當律師前來看他時，告

訴他離維治，巴安和史密斯三人都拒絕攪進這件案子，他們害怕名譽受到損害。如果法院傳他們問詢，他們祇承認最近才認識米契爾，那個小律師一面說話，一面用鉛筆尖拮据牙縫——他們不會出庭作證，這乃是致命傷。

法官判定這是一件非常明顯的案情；毫無疑問，犯人確實由某某店舖的櫃檯上偷去一件日用品。雖然犯人頑強地辯稱他這行為祇是與朋友打賭的結果，但那些朋友却拒絕爲他作證，甚至他妻子的證詞——犯人以前並未犯過偷竊——也有意無意的道出犯人在性格上的許多缺點：他生性浮動，他們的生活經常過得很苦，過去曾有一兩次因爲欠下相當數目的債而搬家逃避。他是一個大學生，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應當知道上進，他的本性也許不壞，然而事實擺在面前，他確是犯了偷竊罪，被判處徒刑三個月，送感化院接受感化。

聆判後的米契爾，茫然若失地坐在被告席上，凝視着坐在第二排的桃娜，好似她是一個陌生的人。桃娜側着她那白皙面頰回眸凝視，好像以前也從未見過他，他們互相對望了一會後，她首先垂下眼臉，這時法官宣佈退庭，米契爾在兩名法警的押送下，蹣跚地走出法庭，他心想她一定會來到他的面前向他道別，然而連這一點他都猜錯了，她離開時沒有半句話。

一星期後，他終於得到她的消息，那是一張非常簡短的便條。

「米契爾，」便條上寫道：「我很抱歉，我不能使孩子們蒙受父親是個竊犯的恥辱，所以我正在進行離婚手續，這已是無可挽回的事；你經常失業，爲了孩子們的麵包，我終日做牛做馬，這情形已經太糟，何況現在又落到這步田地。而且，我們馬上就得搬離這裡，因爲桃麗和瑪麗在學校被同學恥笑，已經有三次哭着回家。我很難過，你知道當初我是多麼愛你的，然而現在要分手了。你不會得到我的消息，你爲人一向乾脆，希望這次也不例外，不要反對與我離婚。」

桃 娜 上

米契爾手上拿着這封信，眼睛漸漸變得模糊，他的眼淚往肚裡流，他用信紙蓋住臉，在前額上不停地揉着，小桃麗啊！小瑪麗啊！……這就是生命，一切是虛空，有如一場春夢，你不能信賴任何人，甚至你的妻子，甚至你最好的朋友。你祇犯了一點過錯，他們就把你送進監獄。你的朋友背棄了你，而你的妻子也就離你而去……反對？他要反對離婚嗎？這又有什麼用呢？事實明顯，他被判定竊盜罪，沒有人相信他祇是在酒後逢場作戲，離婚的法庭上當然也不會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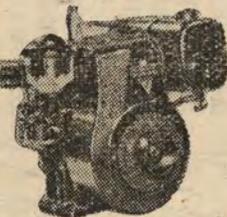
他將信拋在地上，痛苦而緩慢地用腳踏住了它，荒唐！真荒唐！讓他們都下地獄吧！他一定要做給他們看，當他出獄時，他一定要去西部打天下，發個大財回來，洗清他的姓名……但是，這一切又將從何着手？他坐在床沿上想起了支加哥，回憶在那裡的童年生活

，他的母親帶他去尼亞加拉大瀑布遊覽，他似乎仍能聽到瀑布奔流的聲音，他回憶國慶日在遊艇上的嬉戲，大學中擁擠的考試場，十四歲時在棒球場上扭斷了腿，在學校裡丟失了集郵簿。他記得他的母親時常告誡他：「米契爾，你一定得學習有條有理！」他記起鄰居孩子患猩紅熱死去，還有那被拋在後院裡的粉紅色的貝殼，他整個的生命好似由許多平凡而可愛的小插曲組成，當他回憶這些甜蜜的往事時，他再度相信自己確是一個善良的人。然而，難道現在一切都走到盡頭？一切都愚蠢地走到了盡頭！

完

經售代客裝置

甘 藷 發 機 動 力 脫 機  
小 型 牽 引 車 動 力 鋸 木 機  
動 力 割 草 機 小 型 耘 耕 機



動 力 噴 霧 機 既 農 抽 水 機  
機 器 脚 踏 車 小 型 搬 運 機  
各 種 農 業 機 械 均 能 適 用

大 金 (ダイキン) 牌

三 五 四 馬 力 及 六 馬 力 輕 油 引 擎

ク リ ン ト ン ガ バ リ ン エ ン ジ ン  
有 均 力 馬 匹 10 至 2

泛 廣 最 途 用 名 著 最 國 美

行 易 貿 興 萬 灣 臺  
號 119 特 明 昆 市 北 台 址 地 電  
30292 話 電

# 日永漫漫

## (下) THE LONGEST DAY

著 Cornelius Ryan  
譯 之 微

在聖諾 (St-Lô) 八十四軍團的司令部裡，情報處長海恩少校 (Erich Hayn) 正準備為軍團司令馬克將軍 (Gen Erich Marcks) 籌備一個慶祝會，六月六日是馬克將軍的生日。

他們打算把這個出人意料的生辰晚會維持到午夜，因為第二天黎明馬克就要出發去布列塔尼的倫尼斯城 (Rennes)。星期二上午一早，所有在諾曼第的高級將領都要在那裡開始參加圖上作業。每個人都認為這次圖上作業 Kriegsspiel 是很有趣的：它的目的就在討論理論上的盟軍登陸，並且假定登陸地點就在諾曼第。

這一個圖上作業使第七軍參謀長潘式爾准將 (Brig Gen Max Fensel) 非常擔心，因為那時候在諾曼第和瑟堡半島上的所有高級司令官都將在同一時期內離開他們的指揮所，如果他們整晚離開也許更多危險，倫尼斯城與他們的防地相距都很遠，所以潘式爾怕有些人會計劃在黎明之前離開前線。他相信如果盟軍一旦決定在



諾曼第登陸，那麼攻擊一定會在天色剛破曉的時份開始，他決定要去警告所有打算出席這次作業的人，他於是發出了一個電報：「各司令官將軍及將參加 Kriegsspiel 人員注意不得於六月六日黎明前出發去倫尼斯。」但是這個命令發得太遲了。有些人已經離開了。

正當這戰爭的前夕，高級軍官們一個又一個地離開了前線，他們每一個人都有理由，但是看起來好像是變幻莫測的命運在播弄着他們的離開崗位，隆美爾返回德國去了，B集團軍作戰處長譚霍夫上校 (Col Hans George Von Tempelhoff) 也同樣去了德國，防守瑟堡半島一面的 II 四三師的指揮海密希少將 (Maj Gen. Heinz Helmich) 和七〇九師的師長許賴本少將 (Maj Gen. Karl Von Schligben) 都上了倫尼斯。剛調到諾曼第的精悍的九十一空降師師長法萊准將 (Brig Gen Wilhelm Falley) 正準備出發，倫德斯特的情報處長梅德林上校 (Col Wilhelm Meyer-Dering) 業已上途，還有一個師的參謀長正跟他的法國情婦外出狩獵，來不及趕回。

註：盟軍開始攻擊 (D日) 的那一天，德軍前線多數高級將領同時離開崗位，頗使德人大感震驚，他們確實曾談到調查這一事實的真相，是否可能由於英國間諜在其中播弄。

事實上希特勒本人和他的將軍們一樣對這偉大的一天 (D日) 並無任何準備。這位元首那一天在他那巴伐利亞的別墅裡，他的海軍武官普卡謀 (Karl

Jeske Von Puttkamer) 記得希特勒起身很晚，中午舉行他那經常的軍事會議，然後在下午四點進餐，除他的情婦愛娃·勃琅 (Eva Braun) 之外，同餐者尚有數位納粹顯要和他們的太太，素食主義的希特勒在席上又向這些女士們發表他那經常在宴會上提出的素食宏論：「象是最強的動物，但牠也不吃肉食。」中餐以後，這一群人又到了花園裡，元首發着他的芸香花飲料，他在六時與七時間小睡片刻；在晚上十一點又舉行一次軍事會議；然後，不到午夜時份，女士們又奉召而去，普卡謀記得這一群人又聽了數小時的華格納，拉哈和史屈勞斯的音樂。

際此負責防守灘頭陣地的高級軍官們正分散於全歐洲的時候，德國最高統帥却又決定調動最後留守法境的幾個戰鬥機中隊遠離諾曼第。飛行員們對此頗感驚訝。

撤退的主要原因是利用戰鬥機中隊來保護德國，因為近數月來盟機轟炸增劇，德國境內已遭受到全日二十四小時不斷的攻擊。在現在的環境下，德國最高統帥都已認為沒有理由再把這些非常重要的飛機放置在毫無掩蔽的法國機場上，讓盟軍戰鬥機和轟炸機把它們毀壞，希特勒會經答應過他的將軍們，如果盟軍一旦登陸，他可以派遣一千架飛機去攻擊海灘，可是現在他的諾言顯然已無法兌現了。在六月四日那一天，全法國境內就只賸了一百八十三

架戰鬥機，而其中只有一百六十架算是可以出動的。可是到了這一天下午，在這一百六十架中又有一大隊共一百二十四架！第二十六戰鬥大隊！撤離了海岸。

在十五軍防區內的二十六戰鬥大隊司令部所在地的李萊 (Lille)，德國空軍裡的王牌之一普利勒上校(他曾擊落敵機九十六架)正怒氣勃勃地站在機場上。普利勒素來出名對將軍們不賣賬，現在他正在給他的大隊長通電話，「這簡直是昏了頭！」普利勒在電話裡吼着：「如果我現在在準備防禦敵人的登陸，那麼空軍中隊應該調上前線來，而不是撤退回去！再說，要是在調動的時候，敵人發動了登陸攻勢該怎麼辦？我們的供應品在明天或者甚至一天以後都到了新基地，你簡直是瘋啦！」

「聽着，普利勒！」大隊長說道：「敵人決不會在這個時候登陸的，現在天氣太壞了。」普利勒悍然地擱下了電話筒，他走到機場上，那裡只留了兩架飛機——一架是他的，另一架屬於他的翼機——華達傑克中士。他對華達傑克說道：「咱們該怎麼辦？如果敵人真正發動了攻勢，他們也許還希望我們去把他們全給擋住呢，現在我們無法可想，只好去喝酒了。」

整個法國境內在引領企盼着的幾百萬人民中，真正知道盟軍登陸已迫近眉睫的還不到一打。他們仍像平時那樣從容鎮靜地從事着他們的工作，保持鎮靜和從容也是他們一部份的業務：他們都是法國地下軍的領袖。他們多數都在巴黎，在那裡指揮着龐大而複雜的組織

下午六時半播出一通電訊：「骰子都在桌上了……拿破崙的帽子在馬戲場裡……箭穿不過去。」幾分鐘之後又播了第二次。

現在，每一地區的游擊隊和地下軍的領袖們都在偷偷地通知這個消息，每一個單位都有他們自己的計劃，並且都正確地瞭解自己的任務，凱恩 (Caen) 車站的站長奧奇和他手下的人負責破壞車站裡的水泵浦和擊毀火車頭上的蒸汽吸水機。從依雪尼 (Isigny) 附近留芳坦 (Lion Fontaine) 來的咖啡館老闆法林的工作是阻撓諾曼第交通：他手下的一組共四十人切斷了通往瑟堡去的一條龐大電話線，瑟堡的一位雜貨店主格美斯林帶着地手下人去炸毀瑟堡，聖諾與巴黎間的鐵路線。從布列塔尼到比利時的登陸海岸線上的每一處，人們都已在準備中。

靠近維爾河口，位處奧瑪哈與猶他海灘之間的「大營」鎮是海濱的游擊勝地，那一區的領袖馬利翁正有一個很重要的情報要送到倫敦去，他在村度着，假如他還有時間的話，他怎麼能够把這情報送到那裡。

下午一早，他手下的人來報告說在這一區域裡到了一批高射炮部隊，馬利翁故意裝着安閑的樣子去巡視這些高射炮，即使他受到阻止，可是他知道他還是能通過的，因為在他所備着的這許多偽造身份證件中，他正好有一種可以應付這種情況的東西，那上面說明他是這大西洋防線的建造工人。

馬利翁對高射炮口徑之大和分佈範圍之廣頗感震驚。

他們的工作非常秘密，相互之間除了暗碼名字以外並不認識，並且這一個團體對另一個團體的工作性質也從不明白。

這一個由男女組成的龐大而秘密的反抗軍已經從事無聲的戰爭達四年之久了！這一類的戰爭並不特別壯觀，但却常有危險，成千的人被處絞刑，成千的人在集中營裡死亡，可是現在，雖然領袖以外的群眾對這件事尚一無所知，但他們為此而奮鬥的這一天已經密選在望了。

在以前這些日子裡，地下軍的高級領袖們曾收到幾百種由英國廣播電台播送來的密碼電訊，其中有一些電訊警告他們盟軍的登陸即將在任何時刻內發生，裡面便有着浮蘭尼詩篇「秋之歌」中的第一句，這一通電訊曾於六月一日被德國第十五軍司令部的梅齊中校截獲而譯出了它的意義，坎奈立斯的情報是正確的。

現在，地下軍的領袖們都像梅齊一樣在等候着詩篇中的第二句，不過他們却遠較梅齊為興奮，等待盟軍進攻的日期一到，地下軍便須遵照預先安排好的破壞計劃，根據盟方的命令開始大規模執行，那時將有兩種電訊來傳達這種攻擊的命令。一個是「蘇伊士很熱」，那便是通知：「軍執行『綠色計劃』——破壞鐵路運輸設備，另一種是：『骰子都在桌上了』，這便是通知『紅色計劃』——切斷電話和電報線，所有各區各隊各組的領袖們都受到警告，要密切注意收聽這兩種電訊。

在星期一晚上，也就是D日的前夜，英國廣播電台於

這是機械化的高射炮擊擊大隊，擁有各式輕重和混合的高射炮，隊上的兵士正在辛苦而狂熱地安裝着這些炮位，好像他們正在和時間競賽。這種瘋狂的工作態度使馬利翁頓感不安，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登陸大概就將在這一帶實現，而德國人似乎已瞭解了這種情勢。

不過馬利翁並不知道高射炮的目的是在掩護第八十二和一百零一傘兵部隊的飛機和滑翔機的準確路線，因為在幾小時以內就要起飛了。可是假如德國最高統帥部裡有人知道攻擊已迫在眉睫的話，他們就不會去通知這位高射炮突擊第一團那位硬漢克斯安斯上校了 (Col. Werner Von Kistewitz) 他依然在懷疑為什麼他那二千五百座高射炮要這樣匆忙地移到這裡來。不過克斯安斯基已習慣於這種匆忙的遷移了，他的行裝一度曾經搬到過高加索山脈，所以以後任何的遷移都不足以使他驚訝了。

上午九時以前，法國沿海之外出現了十多艘小船，它們沿着海平線靜悄悄地移動着，它們非常接近海岸，所以船員們可以清楚地看清諾曼第的房屋。這些船隻不希望受人注意，當它們完成工作以後便駛走了，它們便是英國的掃雷艇——有史以來所組成最強大的艦隊的先鋒。

現在，回到英法海峽，由艦隊組成的方陣，正駛過波濤起伏的灰色大海穿入希特勒的歐洲——自由世界的力量和憤怒終於發洩出來了，他們排列着無情的隊伍，十行寬，二十英里長，其中包含了各式的艦隻二千七百二十七艘。

這裡面有新穎快捷的攻擊運輸艦，有緩慢鏽痕斑駁的貨船，有小型的海洋發射艦，海峽大輪船，霧務船，被風雨摧殘的油輪，海岸小商輪以及無數騷動的拖駁，那裡又有無窮盡的吃水很淺的登陸艦的行列！這是一種體積龐大在海洋中滾動的船隻，有些幾乎長達三百五十英尺，在這些登陸艦和重運輸艦上裝載了許多小型的登陸艇，為數超過二千五百艘，這是真正的大海灘攻擊的先鋒。

在運輸船團之先駛行着的是掃雷艇，海岸巡邏艇，浮標艇和馬達汽艇。天空上有戰鬥機隊在雲層下穿梭飛過。同時在這些裝載着人員，槍炮，坦克，榴彈腳踏車和供應品的龐大船團的外圍，又有七百多艘陣營浩大不可輕侮的戰艦。

這裡有美國重巡洋艦奧古斯太 (Augusta) —— 寇克海軍少將 (Rear Adm. Alan G. Kirk) 的旗艦——它領導着美國的派遣隊 (Task Force) 駛往奧瑪哈和猶塔海灘的廿一個護送船團。在它們的附近，戰艦以巍然的雄姿，戰旗飄飄地向前駛進；它們是美國皇家海軍拉米雷斯號 (Ramirez) 華斯匹脫號 (Waspite) 美國戰艦塔克羅斯號，阿坎薩斯號和曾被日本在珍珠港中擊沉而重建的尼華號。

領導着卅八個英國和加拿大的護送船團駛往劍 (Sword)，天后星 (Juno) 和金 (Gold) 海灘的是英國巡洋艦斯科拉號 (Scylla)，它是海軍少將維恩 (Rear Adm. Sir Philip Vian) 的旗艦，曾參與追蹤偉大的德國戰艦航線首途赴法，他們談近諾曼第時，這五條行列便像公路網似的分散為十道——每一海灘是二道，一道是快速艦艇，另一道是較慢的船隻。駛行在這兩道行列前面，而正好在掃雷艇尖矛之後的是負責指揮的戰艦和巡洋艦，五艘攻擊運輸艦上林立着雷達和無線電天線。這種浮動着的司令台便是這次登陸戰的神經中樞。

到處都充滿着船隻，參與這次登陸戰役的人們都認為這一個歷史性的艦隊是向所未見的「最令人感動而永誌不忘的奇景。」

對軍隊來說，不管船上是否舒適，前途是否危險，一旦上途以後總是好的。人們雖然依然有點緊張，但情緒已放鬆不少，現在每一個人都只要簡單地去做他所要做的任務了。

在登陸和運輸的艦隻上，人們在寫着最後一分鐘的信，玩着紙牌，參加着冗長的擺龍門陣，正如廿九師的陶拉斯少校回憶着說：「隨軍牧師正從事着地政局的職務。」

在這些擁擠不堪的登陸艦中，有一位第四師十二步兵團的隨軍牧師孔路易上尉覺得自己簡直為所有各單位的寵兒了。一位猶太籍的軍官格萊士上尉詢問他是否可以為他這一連照他安排的方式領導禱告，「對我們全體所共同信仰的上帝，不論是基督新教徒也好，羅馬天主教也好，或是猶太教也好，希望保佑我們的任務能夠達成，並且如果可能的話，還能平安地使我們得慶生還。」

當他們還沒有進入海峽以前，有很多人都在為着自己

俾斯麥號之後，在它附近駛行的有英國最著名的巡洋艦之一——阿甲克斯號 (Ajax)，它便是追蹤格萊夫斯比號 (Grif Spee) 終於在蒙維維陀港 (Montevideoharbor) 把它毀滅的三艘軍艦之一。此外又有許多著名的巡洋艦：如美艦杜斯凱羅撒號 (Tuscaloosa) 昆賽號 (Quincy) 英艦冒險號 (Enterprise) 和黑王子號 (Black Prince)，法艦齊治雷葛斯號 (Georges Leygues) —— 總數一共是廿二艘。

在行列中，靠近運輸船團邊緣上的又有各種不同的船隻：炮艇 (Sloop) 小型護航快艇 (Corvettes)，強力炮艇——如荷蘭的 Seema 一反潛艇巡邏艇，快速康托魚雷艇 (Pt. Boats) 以及無所不往的驅逐艦，除英美驅逐艦外，又有加拿大的奎阿林爾斯號 (Qu Appelle)，撒喀里萬號 (Saskatchewan) 雷斯蒂哥奇號 (Restigouche) 自由挪威的史汶納號 (Sveener) 以及從自由波蘭軍貢獻出來的派阿倫號 (Pierun)。

這一個巨大的艦隊迂緩地，浩蕩地移動着越過海峽，在後面追隨着蹣跚前進的是一種從來沒有試用過的運輸型式，船隻自英國港口源源湧出，分成兩列駛出海岸，然後在外特島南邊的集合區域重新集合，在那裡他們自動歸隊加入已指定的隊伍，駛向五座海灘中的任何一座。當他們駛出這一個被稱為「匹卡第圓環」(Piccadilly Circus) (註：Piccadilly) 為倫敦著名一街道，有精美屋宇俱樂部及商店) 的集合區外以後，運輸船團便循着浮標記號的

能否生還而焦急，簡直等不到海灘的抵達了。最船症候時按那般的侵襲了六十六個運送船團，尤其是在滾動和顛簸得最劇烈的登陸艦上更為嚴重。每一個人都發了軍船藥片，並且也像一般普通發給的軍用品那樣地在裝貨單上登記着一種配備：「口袋，嘔吐用，一隻。」

軍隊的效率雖已達上乘——但尚嫌不足。廿九師的伍長維特非爾德回憶着說：「嘔吐袋裝滿了，鋼盔也裝滿了；防火桶裡的砂都倒空了作嘔吐用，可是也都裝滿了；

有些人想看書——非常奇怪的書籍，和這時人們所處的環境毫無關係。第一師的巴德脫班長開始想讀「金石盟」(Kings Row) 這本書，但他發覺自己很難集中心力，因為他老是在擔心他的吉普，要是水深達三四呎，防水設備是否尚能有效？英國運輸艦——皇家鐵砧——號上的第一師隨軍牧師狄雷，驚奇地發現一位英國海軍軍官在讀一本拉丁文的賀拉西著的「奧迪絲」Odes。預備隨着第十六步兵團登陸奧瑪哈海灘的狄雷自己，整晚上都在閱讀雪蒙特著的「米開蘭基羅傳」。在附近登陸艦上一位加拿大籍的吉倫上尉翻開一本在這一晚上對人們都有意義的書。為了安靜自己和同胞的神經，他翻開第廿三贊美詩朗誦着，「主是我的牧人；我將不匱乏。」

下午十時十五分過一點，德國第十五軍反情報組長，梅育中校，衝出他的辦公室，他的手上有一份也許可以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德國人所譯得的最重要的電訊。梅育

現在知道盟軍將在廿四小時內登陸了。由於這一個消息，盟軍可能在登陸時被逐入海。這個電訊是英國廣播電台向法國地下軍廣播，而被他截獲的，上面是浮蘭尼詩篇的第九句：「單調的困倦使我心傷」（Blessed Mon Coeur D'une Langueur Monotone）

梅育衝進薩爾摩斯將軍和他的參謀長以及其他兩人在玩橋牌的餐廳。「將軍！梅育氣喘吁吁地說：『這份電訊，第二段……在這裡了！』薩爾摩斯想了一會兒，然後下令第十五軍緊急備戰。當梅育奔出餐廳時，薩爾摩斯又再看著他手上的牌。「我太老了，受不起這種刺激了。」

八十二空降師的荷蘭兵許爾茲，像他的同伴傘兵們一樣地準備好在機場上：他穿著跳傘服，沒有縛緊的降落傘掛在他的右臂上。他的臉已用木炭塗黑了。他剛理過髮，只留窄窄的一叢頭髮往後梳過頭皮的中心，使他看起來像個印第安人，在他身邊的都是他的裝備品。「荷蘭佬」覺得很安逸，因為他已順利地輸掉了他所有贏來的錢。他剩留下來的就只有他母親寄給他的念珠，突然有人喊了起來，「好，我們走吧！」然後卡車開始越過機場向停候著的飛機駛去。

在所有英國境內，盟國的空降軍都乘上了他們的飛機和滑翔機，領航的飛機已經起飛了。在紐培萊（Newbury）一〇一空降師的司令部裡，艾森豪將軍和一小群軍官，四位新聞記者，注視著第一架準備起飛的飛機，他跟人們

這次比一般空襲來得嚴重。

奧格爾似乎對普拉斯格脫的電話很不高興。「我親愛的普拉斯格脫，」他冷冷地說：「我們現在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等我們弄清楚了以後，我們會告訴你的。」當他擱下話筒的時候發出很尖銳的一聲。普拉斯格脫對這回答不滿意。因為在過去的廿分鐘之內，發着低沉聲音的飛機不斷地在火線輝耀的天空中穿梭往來，轟炸着自東至西的海岸。普拉斯格脫的海岸區域是在中部，可是却呈顯着令人不安的安靜。他的指揮所設在一所古舊的別墅裡，他在這裡指揮着四隊炮兵——總數是廿門炮——掩護着即將開名於世界的奧瑪哈海灘的一半地區。

普拉斯格脫神經質地打電話到師司令部，找三百五十二師的情報官勃洛克談話。「普拉斯格脫，也許只不過是另一次空襲吧，」勃洛克告訴他：「現在還弄不清楚。」普拉斯格脫掛上了電話，感到一種受到愚弄的感覺，他懷疑自己是否過於燥急，畢竟並沒有發過警報。事實上，根據普拉斯格脫的回憶，經過數星期不斷的「準備」和「解除」警戒以來，這是難得的一晚，他手下的兵士們得能奉令休息。

現在普拉斯格脫已完全清醒了，心上過度的不安使他無法入睡。他在床沿上坐了一會兒。在他的腳下安靜地躺着的德國種牧羊犬哈萊斯。普拉斯格脫依然聽得到遠處飛機的嗡嗡聲，電話鈴響了，他握起了聽筒。「據報告有傘兵降落半島上，」奧格爾中校用鎮靜的聲音說着：「警

已談了一個多小時以上了。他對空降作戰任務比其他各種攻擊部隊更為擔心。

艾森豪目送着飛機滑過跑道，緩緩地升上天空。一架又一架地追隨着沒入黑暗之中。在機場上空，他們盤旋一周，編好隊形。艾森豪兩手插在衣袋裡，凝視着夜色籠罩的天空。當飛機的巨大隊形在機場上空吼鳴連連地往法國飛去時，NBC的記者「紅人」慕勒（Muller）看看這位最高統帥。艾森豪的眼睛裡正充滿着眼淚。

幾分鐘過去了，在海峽上空，登陸艦隊裡的人們也聽到了飛機的吼聲，於幾秒鐘內，它逐漸加強，然後一批又一批地越過他們頂上的天空。過了一個多小時，全部隊形才完全通過。然後他們的引擎聲開始消失。在船隻的甲板上，人們凝視着無邊的黑暗，沒有人能說一句話。當最後一隊飛過時，一道琥珀色的光在艦隊頂上的雲層間閃爍而下。它緩慢地射出模斯電碼的三點和一短直：它的意義是：代表勝利的「V」字。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午夜稍過，德國第三五二師的普拉斯格脫少校被充滿在天空中的不吉利的吼聲所驚醒。普拉斯格脫在依屈拉罕姆（Etretat）他的指揮所裡，距諾曼第海岸約四英里，他還在半醒狀態，依然穿著睡衣，他昏昏地拿起電話機打給他這一團的團長奧格爾中校。

「發生了什麼事嗎？」他在電話裡高聲喊着，飛機和高射炮的喧鬧聲增加了，普拉斯格脫的每一種直覺都認為

告你手下的人趕快到海岸上去。」

幾分鐘之後，普拉斯格脫和他手下的兩名軍官草棍寧上尉和鐵恩中尉進入他們的前進指揮所，這是一處建築在岩壁上的觀察碉堡，靠近聖，昂諾林村莊。

普拉斯格脫迅速地站在一座高度炮兵望遠鏡的前面，鏡座的位置正好面對着碉堡的兩個狹小孔隊中的一個。觀察哨的地位不能再比這個更好的了：它高踞海岸之上約一百呎，差不多正好是在諾曼第灘頭的中央，在晴明的日子裡，最優越的視界能看看到左邊瑟堡半島的尖端，右邊可達拉哈佛里（Le Havre）。

即使在目前的月光下，普拉斯格脫依然有清晰的視界，他緩慢地前後移動着望遠鏡，他細察着海灘，可是他看不到任何意外。最後普拉斯格脫站了開來：對鐵恩說：「沒有什麼東西。」然後他打電話給師司令部。

可是現在，含混而矛盾的報告不斷地自諾曼第各處進入德國第七軍司令部，每一處的軍官們都有他一套的看法，他們所能報告的事實不多——這兒看到隱約的人影，那裡有幾聲鎗聲，某些地方發現樹上掛着降落傘。這些是對某些事情的線索，但究竟是什麼呢？多少人降落了？二名或是二百名？他們是被迫降落的轟炸機駕駛員？或是法國地下軍一連串的攻擊？沒有人敢下斷語——並且根據手頭的情報，駐紮在帕特卡雷區域的第七軍或第十五軍的司令部裡，沒有人願意提出警戒——一種以後也許會證明是錯誤的警戒。因此時間一秒又一秒地逝去了。

雖然德國人並沒有着落這一點，可是懸望半島上出現的傘兵却已證實了D日（攻擊開始日）開始的事實，這一批首先降落的美國傘兵一共一百二十名！是探寬路徑的先頭部隊。他們曾在綽號為「跳傘喬姆」的蓋文准將主持的特殊學校裡受過訓練。（蓋文准將是八十二空降師副師長。）他們的任務是替在一小時以後降落的大規模美國傘兵在猶塔灘背後的五十平方英里的半島區域內做好「降落地帶」的訊號。「當你在諾曼第降落以後」蓋文曾對他們說過，「你們便只賸了一位朋友：那便是上帝。」

這些先遣部隊在最初時碰到很多困難。德軍的高射炮太密了，許多飛機被迫離開指定航線，因此一百二十人中只有三十八人正好落在他的目的地。其他都降落在數英里之外。

八十二空降師的士兵墨菲降落在聖母教堂（St. Mary's Church）的一個園子裡。當他抗着袖珍雷達設備離開這園子開始往他指定的降落地帶走去時，他聽到右面爆發了一聲槍聲。他以後才知道原來是他的同伴德伏却克在這時候被人射殺了。這一位曾發誓「要在今日獲得獎章藉以證明我能完成使命」的德伏却克，也許是D日中第一個被殺死的美國人。

先遣部隊在各地區中希望能找到他們的方位，他們悄悄地從這一籬列移到另一籬列，隨帶着槍械，地雷，手電燈和螢光燈等笨重的配備向指定集會地點走去。他們只有一個鐘點來完成為大規模美國空降部隊指示降落地帶

傘兵已降落在法國土地上了。

對多數傘兵來說，這種經歷是他們永遠不會忘記的。傘兵白頓降落在在一棵樹上。他的傘降落被樹枝鈎住了，使他全副武裝地懸掛在離地十呎的高處，緩慢地前後盪盪。樹林中非常安靜，當白頓拔出刀子來想割斷繩子把自己放下地來時，他聽到附近有簡短的機槍掃射聲，幾分鐘以後，他的底下有着踐踏草地的沙沙聲。白頓的英式短機關槍已經丟掉了，他只好無助地掛在樹上，他不知道這是德國人或是其他的傘兵向他這方向走過來，白頓回憶道：「有人走過來看着我，我唯一能做的事，就只好保持直挺挺地懸掛着的姿勢，那人正如我所希望那樣的以為我已經死了，所以便走了開去。」

白頓盡他所能地迅速下了樹，跑向樹林的邊緣。在路上，他看到一具因降落傘不能張開而死亡的年青傘兵，以後，當他沿着一條路移動時，有一個人衝過他的身旁，一面瘋狂地喊着：「他們捉住了我的同伴！他們捉住了我的同伴！」最後，他碰到了一群往集會地點去的傘兵，白頓發覺他身邊的一個傘兵已處於完全受驚的狀態中，他一直往前走去，既不往左看，也不往右看，他也完全忘記他右手上緊握槍的一根步槍幾乎已經彎曲成了兩支。

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在這些最先的侵入者上，加拿大第一營的海爾蓬中尉記得有一名傘兵落在在一所虛室上面，穿過了屋頂。「玻璃的破碎造成了很大的響聲。」但他居然在玻璃還沒有落完的時候就跑了出來。另一名傘兵

的工作。

諾曼第戰場東端，約在五十英里之外，六架載着英國空降先遣部隊的滑翔機由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拖着飛過海岸。當他們降落時天空上佈滿了惡毒的高射炮火，惡魔般的火炬懸掛在各處。

二名英國兵空降穿過夜幕低垂的天空，恰巧落在德國第七一師師長賴契特少將司令部前的草地上。當飛機低吼而過的時候，賴契特正在玩紙牌，他和另外幾名軍官一齊齣出屋來！正好看到這兩名英國兵落地。

究竟是德國人還是這二名傘兵最為吃驚，可有點難說了。反正受驚不小的賴契特當時只能吐出一句話：「你們是從那裡來的？」其中一名具有着人類所有自信心的傘兵，像未受邀請而參加了鷄尾酒會的人似的回答着說：「非常對不起，老先生，我們降落到這兒來完全是意外。」賴契特趕快跑進司令部拿起電話，「給我接第十五軍司令部。」但是當他正在等候接通電話的時候，英美兩區裡的降落地帶訊號燈光已經開始燃亮了。有些先遣空降部隊已找到了他們的區域。

在聖諾（St. Lo）第八十四軍團的司令部裡，（這是第七軍所屬次一級的指揮單位），參謀人員們正集合在馬克將軍的屋子裡為他慶祝生日晚會。他們圍成一個小圈子，中間站著他們的那位容貌嚴峻，一條腿的將軍（他在俄國損失了一條腿）。他們舉盃祝賀他的健康，但當他們在這樣做時候，快樂的情緒使他們茫然不覺幾千名英國

正好準確地落在一口井裡。他利用繩子爬出了井，好像沒有過什麼事那樣的跑到了指定的集會地點。

D日開端這一時刻中最利害的仇敵並不是人，而是人為的自然。在英國降落區裡，位於諾曼第戰場的東端，隆美爾的反傘兵防禦設施收了很大的效果：他把迪夫斯山谷（Dives Valley）變成一片澤地，那裡的洪水和沼澤成爲死亡的陷阱，有多少人死在那一片廢水裡是永遠不會知道的，據生還者說在沼地裡縱橫錯綜地有着很多深達七呎的水坑，四呎寬，底部是黏稠的爛泥。要是有人身上帶着槍械和沉重的配備落入這些水坑裡是毫無拯救希望的。有很多人在這裡面淹死，但幾碼遠之外，便有着乾燥的土地。

在俯視着奧瑪哈海灘的德軍觀察碉堡裡，普拉斯格脫少校聽到逐漸增大的大量飛機的吼聲飛向他的左方，他直覺地再從望遠鏡裡觀望着，海灘上依然空寂無人。

在普拉斯格脫的左邊—聖母教堂—地方，轟炸的聲音接近了。市長兼藥劑師的雷諾特感覺到地都在震動。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三個孩子都聚在他們臨時防空洞裡，起居室外面用大木頭保護起來的走廊。這時候是上午十二時十分。他正好記得這個時間，因為這時有人連續急迫地在敲着大門。在雷諾特還沒有走到門口，他已經看到方場對面海龍的別墅已經發生了兇猛的火災。

門口是鎮上的消防隊長，頭上戴著發光的一直到肩部

的銅盤。「我想一定是流淚漢放的火，」他說：「你能找到司令官取消戒嚴令嗎？我們需要傳遞水桶的義勇消防隊的幫助。」

市長於是便跑到附近德軍司令部去請求特許。然後他和其他的人一同挨戶去敲門，召集居民去救火。立刻就有二百名男女排成二長列手換手地傳遞着水桶。三十名德國衛兵帶着步槍和輕機槍包圍着他們。

正在混亂當中，雷諾特記得傳來了低沉的飛機吼聲，直往聖母教堂而來，接着高射炮開始發射了。在聖母教堂方場上，每個人都仰首觀望，忘記了燃燒的房子。後來鎮上的德軍炮火也發射了，在他們的頂上怒吼。飛機穿過過十字交叉的密集炮火。飛機上的燈是亮着的。並且飛得很低，所以方場上的人們都非常驚惶，雷諾特記得飛機一在地上投射着很大的黑影，飛機裡面亮着紅色的燈光。

一隊又一隊的飛機飛了過去——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空軍出動：八百八十二架飛機載着一萬三千名美軍一〇一和八二空降師的傘兵，飛往聖母教堂數英里之內的六個傘落地區。當機隊飛過方場時，山泰西羅中尉正站立在他的飛機門傍。「我們的高度大約是四百呎，」他記得當時的情形：「我可以看到有火在燃燒，德國兵在四面奔跑，我們飛過時，高射炮和小型的手提武器都向上開了火，我們的人正好在他們的中間穿過。」

傘兵一個個地從他們的飛機上降落下來，因為強風的吹襲，美軍史蒂爾爾看到他並沒有往有訊號燈光的降落地區

這一枝偉大的空軍隊伍依然毫不休止地在天空低吼。數以千計的人在鎮的西北角降落區域以及聖母教堂與猶塔登陸區之間跳傘。在他們的身上懸繫着整個猶塔海灘作戰的命運。

美國兵士們的運氣不好。兩個空降師都分散了。只有一個團——五〇五團——落在正確的地點。百分之六十的武器都遺失了，其中包括大多數的無線電，白炮和彈藥。更糟糕的是許多兵士都失蹤了，飛機的路線自西至東越過北面突出的半島，越過半島的時間只需十二分鐘。好幾百個帶着重武器的傘兵，跳落得太早了，落在危險的沼澤裡，許多人都淹死了！有些人死在只有二呎深的水裡。有些人，跳得太遲了，落在英吉利海峽上。

馬蘭勞班長降落在一片沙灘上。他是排次序跳傘的第二名。當他躺在沙灘上正嘗試着恢復呼吸時，他聽到遠處的尖叫聲——那就是從他飛機上跳下來的第十一名傘兵，他在這一剎那間淹死在海峽裡。

馬蘭勞很快地離開海灘，也顧不得那兒埋伏的地雷了。他爬過帶刺的鐵絲網，往籬樹跑去。那時已經有些人在那裡了。馬蘭勞沒有停止。他跑過馬路。開始爬上一堵石牆。正在這時候他聽到他的身後有一種痛苦的呼喊聲。他很快地旋過身來，他看到剛才經過的籬樹上纏繞着一道火線，從火線裡看到一個傘兵的人形。

這些美國人一齊在晚間降落在這一片有無數小塊田地

落下，他被吹往正在失火的市鎮中心。然後他看到在瘋狂地奔跑過來的德國兵和法國老百姓。多數人都只是仰頭向他望着。下一剎那他被某些東西射中了，他覺得「像被尖刀刺了」，一顆子彈射進了他的腳，然後史蒂爾爾看到某些更使他吃驚的東西。那時他掛在降落傘上飄盪，毫無變

更方向的自主能力，他正向方場邊上的教堂閣樓飄去。在史蒂爾爾的上面，勃蘭查特看到向上發射的子彈正圍繞着他的四周。下一剎那他恐怖地看到一個在他身旁飄盪而下的人——在他的眼前爆炸而粉身碎骨。「顯然地他已成為自己攜帶的炸藥的犧牲者了。史蒂爾爾上面的一等兵勃蘭查特開始絕望地在他的降落傘上擺動，希望能離開下面的方場，但是他太遲了，他降落時撞在一棵樹上。在他四周的人都被槍射死了，到處是喊叫，高呼，尖鳴和呻吟——是勃蘭查特永遠難忘的聲音。勃蘭查特瘋狂地用鋸子從他的降落傘裡解救出來，然後從樹上落下，痛苦地奔跑着，他不知道自己把他的大拇指也給鋸掉了。

史蒂爾爾現在正好掛着教堂的屋簷上，他的降落傘遮覆着他的身體，他聽到呼喊和尖叫聲。他看到德國人和美國人在方場和街上相互射擊。離他約幾碼遠處的屋頂上，一個德國機關鎗手射擊着每一樣他看到的東西，史蒂爾爾認為他唯一的希望是裝死，於是他便真像「死人」般的懸掛着，因此當八十二軍的楊上尉在高處經過的時候，依然記得「有一個死人掛在教堂閣樓上。」史蒂爾爾在那裡懸掛了兩小時，後來被德國人俘虜了。

們的性命便依賴着這種只值幾分錢由金屬製成如孩子們的爆竹般的玩具。聽到一聲蟋蟀叫便得用二聲作為回答。聽到二聲叫便用一聲作為回答。相互回答訊號以後，兵士們便可以從樹後，水溝或建築物旁的隱匿處跳出來，互相招呼。一〇一師的師長泰勒少將和一名光着頭不知名的步槍手在一處籬列邊會見了，兩人便熱烈地緊抱起來。有些傘兵一下子就找到了他們的單位，有些人在晚上看到陌生的險，然後就看到那熟悉的，令人安慰的肩章上的小型美國國旗。遺失自己隊伍的兵士們參加了由不同排、營、團來的兵士們所組成的隊伍。許多八十二師的傘兵被一〇二師的軍官們領導作戰，一〇二師的兵士也是一樣。

數以百計的人發現自己落在一片小小的田地裡，四面圍繞着高大的籬樹。這片田地是一處安靜的小天地，完全與世隔絕，令人驚惶害怕。在那裡面，每一種影子，每一沙沙聲，每一次樹枝斷落都懷疑是他們的敵人，泰勒台中尉沿着一列籬樹的邊緣走着，他的身後跟着他那一小群成扇形前進的人。泰勒台中尉發出了二聲蟋蟀叫，他似乎已聽到了一聲蟋蟀鳴聲的回聲。「可是當兩隊人接近以後，」泰勒台中尉說：「十分顯明地從他的頭盔上可以看出那是德國人。」於是他們之間發生了一件戰爭中少見的奇特事件，他們沒有開一聲槍，互相靜默地在一種令人血管凝凍的驚嚇中走了過去，直到對方的身形都掩沒在暮色中。

這一晚，在諾曼第上傘兵和德國兵都在未曾料想到的情況下碰了頭。與聖母教堂相距三英里處，韋爾斯中尉幾

乎踏在一名在機關槍巢裡的德國哨兵身上。在這恐怖的一刹那，兩人互相凝視着，然後德國兵先向韋爾斯開了一槍。子彈擊中了中尉步槍的板機上，那地位正好對着他的胃部，可是這一彈只傷了他的手，就彈了開去，然後兩人都轉過身來逃走了。

李吉爾少校談着他的脫險經過。李吉爾正引導着一小群人向集合地點走去。突然他碰到了德國人，他不懂德文，但說得一口流利的法語。在黑暗的田野裡，他裝作是年青的農人，他用法文解釋着說他去拜訪他的女朋友，現在正回家去，當地在講話時，摸到了一顆手榴彈。他一面講着話，一面拉開了保險針，擲過去殺死了三個德國兵。對每一個人來說，這都是最狂熱的一刻——尤其是那些將軍們。他們沒有參謀幕僚，沒有交通工具，也沒有人員兵卒。當泰勒將軍降落後發現集合在一起的一小群人中，有好多名軍官，但只有三名兵士。他就對他們說：「從來沒有這許多人指揮着這麼幾個人。」

在聖母教堂郊外的蘋果園裡，楚特伏中校受命扼守該鎮的北面入口，他那時已受了傷但不願顯示出來，他那營的軍醫普特南上尉很生動地記得他第一眼看到楚特伏的情形：「他坐在那裡身上披着雨斗篷，用手筒照着地圖，他認出了是我，便叫我走近去，輕輕地叫我看着他的腿骨。他的腿骨顯然地已斷了，可是他堅持地要更換他的跳傘靴，我們便只好把它緊緊地綁了起來。」普特南看着楚特伏拾起他的步槍，用作拐杖向前跨了一步。他看看他四

周的部下。他說：「好，我們走罷。」他越過田野往前走，楚特伏帶着他的碎斷了的腿骨和他的部下共同作戰了四十天，當諾曼第戰役結束時，八十二師的李奇威少將說：「楚特伏是我生平所見見過的最勇敢和最堅毅的戰地指揮官。」

這一些不過是開始。攻擊開始日(D-Day)的第一批攻擊者，一萬八千名美國英國和加拿大人是在諾曼第戰場的兩翼。在他們的中間是五座登陸的海灘，在海平線的遠處，逐漸移近，現在已達十二英里之外的是第一批龐大的入侵艦隊——數量超過五千艘，包括登陸艦在內。

可是德國人依然盲目無知，這有很多理由：惡劣的氣候，他們的缺乏偵察(在前幾星期，他們只派幾架飛機飛往乘船區域偵察，可是都被擊落了)，以後他們頑固地相信登陸地點一定在最靠近英國的法國海岸派斯。地，卡拉斯(Pas-De-Calais)，上述每一種理由都使他們疏忽。甚至他們的雷達站這一晚也失却了效用，盟軍飛機沿海岸飛行投下了無數錫箔條，干擾了他們的雷達網。那晚只有一個雷達站發了報告，可是看來只像是一平常的海峽交通。」

自從第一批傘兵降落以後，兩個多鐘點悄悄地過去了。一直到現在諾曼第上的德軍司令官們才開始發覺有些重要的事情也許在發生了。第一批報告開始紛至沓來。

當電話鈴響時，八十四軍團的司令官馬克將軍還在

的生日晚會裡。馬克極起了話筒，馬克的情報官海恩少校記得：「當他在聽電話時，將軍的身體似乎已僵硬了。」打電話的那一位是七一大師師長列奇特少將(Maj. Gen. Wilhelm Richer)。他給予克恩(Castel)以上的海岸，「傘兵降落奧尼(Orne)以東……那一地區大約在勃萊維爾(Breville)和倫維爾(Ranville)……」

這是第一個有關盟軍攻擊的官方報告到達德國高級司令部裡，時間是上午二點十一分。

馬克立刻打電話給第七軍參謀長潘式爾少將，他叫醒了第七軍軍長道爾曼(Gen. Friedrich Dollmann)。「將軍，」潘式爾說：「我相信這一次是登陸，你能立刻就來嗎？」

當潘式爾在喚醒道爾曼時，八十四軍團的報告又來了：「傘兵降落蒙地堡(Montebourg)和瑪考夫(Marcoiff)……軍隊已在激戰中」潘式爾又立刻警告B集團軍總司令隆美爾元帥的參謀長史比德，B國軍是德國西線軍力最強的部隊，可是隆美爾却在德國度假。

上午二點三十分，七十一師師長雷契脫少將(Maj. Gen. Josef Reichert)報告十五軍司令部一隆美爾B集團軍所屬的第二軍一說傘兵在瑟堡降落。十五軍軍長薩爾摩斯打回電話給雷契脫索取優先情報。「那兒究竟發生了什麼鬼事？」薩爾摩斯在電話裡問着。「我的將軍，」雷契脫說：「假如你應許我，我可以讓你自已聽一下。」電話裡停頓一下，然後薩爾摩斯在電話裡清楚地聽到機關槍聲

。「謝謝你，」薩爾摩斯說，然後掛上電話。立刻他又同樣地打電話給B集團軍。

在隆美爾的總部裡，這是最奇特而混亂的一刻。報告自各處紛至沓來——報告常是不準確的，不完全的和矛盾的。在巴黎的空軍總部宣佈「五十到六十架兩引擎的飛機進入」瑟堡半島上空，傘兵降落「克恩附近」，克倫克(Adm. Theodor Kranke)的總部承認英國傘兵降落，但又附加着：「降落傘兵中包含一部份稻草人在內」。在他們最初電訊到達的幾分鐘內，空軍總部又接到報告說傘兵在巴約克斯(Bayeux)降落，實際上那兒完全沒有降落事件發生。有些送來的報告說空降軍隊只不過是些「偽裝傘兵的假人。」

報告有部份是正確的，盟軍確實在諾曼第登陸區南部擲下了幾百個橡傘兵的橡皮假人，它們的身上綁着爆竹，落地時發出爆炸聲，使人誤以為是小型武器的開火。有一部份假人在這一天的奧瑪哈戰役經過中獲得了效果，它們使馬克將軍誤以為他們的後方也受到了攻擊，他便派遣一部份可用於防守海灘的軍隊到南面去攻擊這枝假軍隊。

在隆美爾的總司令部裡，人們正在絕望地遍佈於地圖上的紅點作真正的估價。假如這是真正的登陸攻擊，目標是否指向諾曼第？這次攻擊是否僅為分散注意力的行動，使你疏忽了真正的登陸地點？當他們考慮當前的情況以後，德國軍官們得到了一種令人不可置信的結論，當西線倫德斯特元帥總部的代理情報官陶坦巴哈打電話給B集團軍

要報告時，他所到的報告是：「參謀長已領靜地分析當前情勢，認為他接到的報告中所說的降落部隊也許只是被迫降落的轟炸機駕駛員。」

第七軍可並沒有作這樣的想法，在上午三點時，潘式爾打電話給史比德報告瑟堡的海軍站在聲波指示儀器上發現海岸外有敵艦。「史比德的回答是：『目前發生的仍只是局部事件，就當前情形判斷，並不能認為是大規模的登陸行動。』」

這一晚在諾曼第受挫折最深的人，也許要算是一萬六千二百名以勇悍著稱久臨大敵的二十一裝甲師的軍隊了，其中一部份曾屬於隆美爾的著名的非洲軍團。他們塞滿了克恩東南二十五哩這一區域中的每一個小村莊，小村落和森林，（克恩是英軍的主要目標）這些人差不多正坐在戰場邊緣的邊線上，自從空襲警戒發生以來，他們就站在他們的戰車和機器腳踏車旁，引擎都發動了，等候命令出發。但是警戒發出以後就不再接到一個字的命令。可是他們依然在逐漸增加的憤怒和不耐煩中繼續等候着。

幾英里之外，德國空軍的王牌戰鬥機駕駛員普利勒上校獲得了一份最令人迷惑的報告。正在一天以前，德國最高統帥部把最後一批留在法國的戰鬥機隊調離海岸線到安全的區域。「這簡直是瘋狂了，」暴燥的普利勒反對着這個命令，他說：「假如我們在調防的時候，敵人發動了登陸攻擊該怎麼辦？」「聽着，普利勒，」對方告訴他說：「敵人登陸是不成問題的。天氣太壞了。」

## 拾 總

Don Part)，據報告說拉脫在從事這平生第一次的滑翔飛行時，「高興得像個小學校的孩子」，在他的後面有五十二架排成四個隊形的滑翔機，每一架滑翔機由一架「達柯太」拖行。滑翔機上載着吉普，防戰車炮，整個一套空運的醫藥配備，甚至還有推土機。

軍醫納太萊的滑翔機，在發拉脫將軍那架的後面，當納太萊所乘的那架滑翔機由上落下時，正好撞擊在滿插着「隆美爾蘆葦」的田野上——地上滿插着粗重的杙柱作為滑翔機降落的障礙物。納太萊坐在裝載於滑翔機內的吉普車上，他從小窗子裡望出去，看到滑翔機的翅翼被削去以及杙柱呼地飛過的可怕景象。然後是一聲破裂的聲音，滑翔機一裂為二——正好是在納太萊所坐吉普的後面處裂開。他回憶着：「那時似乎很容易地就逃了出來。」

不遠處躺着一架滑翔機的碎裂的屍體，它是撞在籬樹上損壞的。納太萊看到駕駛員躺在籬欄上，而腿全碎了。發拉脫將軍是正好撞在駕駛員的座椅上立刻斷了氣。他是一百另一師降陸時的少數殉難者之一，也是交戰國双方在D日死亡的第一名將軍。

已經快近黎明了——是一萬八千名傘兵爭鬪着獲致的黎明。用不到再支持五小時他們已足可滿足艾森豪將軍和他那幕僚們的預期了。空降部隊使敵人感到了混亂，阻塞了他們的交通，而現在，他們堅守諾曼第登陸區域的兩翼，他們的目的在是阻礙敵人援軍的移動。

普利勒的一百二十四架飛機中留下了兩架——一架是他自己的，另一架屬於他的翼機華達傑克中士。普利勒和華達傑克用一瓶白蘭地酒澆愁，麻痺了他們對空軍最高指揮部的憤怒，大約在上午一點鐘他們才跌跌撞撞地丟去上床睡覺，現在，在他那醺醺的睡眠中，普利勒聽到了似乎從很遠地方傳來的電話鈴聲。是第二戰鬥機大隊的指揮部來的電話，「普利勒，」作戰處軍官說道：「好像有登陸攻勢那一類的事情發生了，我建議你的飛機出動警戒。」

普利勒記得在這次談話中，他所說的話簡直是不能印出來的，但是當他告訴對方大隊總部和整個空軍高級司令部所作的錯誤以後，他便吼了起來，「誰的鬼主意要我提起警戒？我已經警戒了！華達傑克也在警戒了！可是你們這批笨蛋都知道我只有兩架飛機！」說着他就擱下了話筒。

幾分鐘以後電話又響了，「現在又是什麼事啦？」普利勒喊着，對方又是同一位軍官。「我親愛的普利勒，」他說：「我實在非常抱歉，一切都是誤會，我們得到的報告是錯誤的。一切都很好，並沒有登陸入侵。」普利勒氣得說不出話來。簡直糟透了，他不能再入睡了。

第一批增援部隊已到達了。在英軍區域裡，六十九架滑翔機已降落了——其中的四十九架正落在蘭維爾的正確的降落跑道上。在諾曼第戰場的其他一邊，相距聖母教堂四英里，第一架美軍的滑翔機隊剛好到達，它歪歪斜斜地穿過一濃密得勉強可以降落的高射炮，坐在——〇一號領先滑翔機副駕駛座位上的副師長發拉脫准將 (Brig. Gen.

在美軍登陸海灘的另一端，不管地區如何艱難，任務有如何重大的變更，他們也做得同樣好。盟軍空降部隊中的人們已侵入了歐陸，獲得了最初的立足點。現在他們等候着海面部隊的到達，以便長驅而入希特勒的歐洲。對美國的地面軍隊來說，六時三十分的H-1時刻，離現在已只差一小時四十五分了。

每一處地方的人們都在等候着這個黎明，可是却沒有比德國人更焦急的了。因為現在一種新的和不吉利的字句開始在傳送的訊息中出現，並源源湧入隆美爾和隆斯德特的司令部。沿登陸海岸一帶，克倫克海軍上將的海軍特收聽到了艦隻的聲音——並不像以前那麼的一兩艘，而是許許多多的船隻，關於這一方面的報告已發出了一個多小時。最後，約摸在五點鐘以前，不屈不撓的潘式爾又打電話給史比德少將，並且很率直的說：「船隻已集中在維爾和奧尼河口之間。敵人登陸和對諾曼第的大規模攻擊已迫近眼前了。」

陸軍元帥隆德斯特在巴黎郊外他的西線總司令部裡，也已經獲得了同樣的結論。不過在他看來當前的諾曼第登陸仍只是一種「牽制攻擊」，並不是真正的攻勢，不過即使他是這樣想，他仍作了很迅速的部署，地已經下令兩個駐在巴黎附近備戰的精銳裝甲預備師，第一二裝甲師和黑爾裝甲師，集合起來迅速前往沿海增援。按技術上的規定，這兩個裝甲師沒有希特勒的批准是不准調動的，但隆德斯特却想冒一下險，他下相信希特勒會下相反的命令。他發出了一個請求調派預備隊的正式申請。

在南巴伐利亞芬芳而富幻想的氣候中，電報送到了倍契登的希特勒總部裡，作戰處長約德爾將軍在睡覺，他的參謀認為目前情勢的發展還沒有達到需要喚醒他的地步。這份電訊便擱了起來。

三英里之外，在奧勃沙茲堡的希特勒山上別墅裡，元首和他的情婦愛娃·勃琅在睡覺。希特勒是照往常那樣早上四點鐘才上床的，他的私人醫師莫萊爾大夫給了他一點安眠劑（沒有安眠劑他是不能入睡的）大約到早晨五點鐘左右，希特勒的海軍武官普卡謀將軍被約德爾總部來的電話鬧醒了。打電話的人！現在他記不清楚是誰了！告訴他說「法國境內已有某種登陸情形發生」。詳情向來確悉——事實上那人告訴普卡謀的消息是，「第一封電報十分含糊」。普卡謀想應該去報告希特勒嗎？大家分析了一下，然後決定不要去喚醒希特勒。普卡謀記得「那時並沒有什麼可以報告他的資料，並且我們都怕在這時候把他喚醒

，他也許會開始發作他那無窮盡的神經質，因而往往使他下了最荒謬的決定。」他決定到早上把這消息告訴希特勒還不算太遲。

在法國西線總部和B集團軍司令部的將軍們在坐下來等候。他們已命令部屬軍隊加強警戒，並通知了裝甲預備師——現在下一步行動是要看盟軍了。沒有一個人能估計現在盟軍攻擊的規模。沒有人知道——或者甚至能猜出——盟軍艦隊的多寡。雖然每一件事都在指向諾曼第，可是仍是沒有人能確定主力攻勢究在何處。德國將軍們已做了他們能做的事。其餘的便得靠海岸防禦軍的兵士們來固守海岸防線了，德國的兵士們眺望著海上，懷疑著這是警戒演習或者是真有其事。

普拉斯格脫少校在他的碉堡裡俯視著奧瑪哈海灘，一直到了上午一點鐘沒有接到上級任何命令。他的電話整夜不響當然是求之不得！這一點就可以決定沒有嚴重的事情發生。可是空降部隊和大隊飛機又怎樣了呢？普拉斯格脫又開始另一次對海面上的緩慢掃視。一切看來似乎都很平靜。

在觀察碉堡裡，在他身後的軍官們，草根寧和鐵恩在低聲談話。普拉斯格脫也加入了進去。「依舊看不到什麼，」他告訴他們：「我就要放棄不管了。」但是他決定再作一次循例的掃視。他疲乏地轉過望遠鏡從左邊開始。他緩慢地沿著海平線移動鏡頭。當他到達了海灣的中央時，望遠鏡不動了。普拉斯格脫緊張的注視著

穿過散佈的薄霧，海平面上突然神秘地充滿了船隻！各種大小和形狀的船隻，偶然地在前後移動着，好像已在那裡過了好幾個鐘頭似的。看上去去那兒簡直有好幾千艘。這簡直像是從虛無鄉裡現出來的幽靈艦隊。普拉斯格脫茫然無言，完全不能置信地凝視着，作着生平從未有過的動作，在這一剎那間，好軍人普拉斯格脫的世界開始崩坍成爲粉碎。他說在最初的片刻間，他已鎮靜而確定地知道：

「這是德意志的末日到了。」

他轉過身來對草根寧和鐵恩下了一道奇怪的派令，他只簡單地說：「這是大規模的入侵了，你們自己看。」然後他抓起電話機打電話給三五二師司令部的勃洛克少校。「勃洛克，」普拉斯格脫說：「外面一定有一萬艘船隻了。」即使他是這樣說，他知道他的話聽來還是難以令人置信的。「普拉斯格脫，不要昏了頭，」勃洛克鏗鏘地說。「美國和英國總統加起來也沒有這許多船。沒有人會有這許多船的。」勃洛克的不相信使普拉斯格脫從昏暗中醒過來。「如果你不相信我，」他突然喊了起來，「到這裡來，你自己用眼睛看。這真是奇怪！這簡直不能使人相信！」稍停片刻，然後勃洛克說道：「船頭朝那一方向？」普拉斯格脫，手上拿着話筒，從碉堡孔穴中往外望去，然後回答道：「正朝着我的右方。」

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黎明。在陰暗，灰色的光線中，在神秘而恐怖的偉大中，浩浩蕩蕩的盟軍艦隊停泊在諾曼第

五區登陸灘的外面。海洋中充滿了船隻，從瑟堡半島上的猶塔區域的邊緣以至奧尼河口附近的劍海灘，海平面上戰旗獵獵地迎風飄揚。在天空中翻出船隻輪廓的是巨大的戰艦，具有脅迫性的巡洋艦，以及像裝甲戰車般的驅逐艦，在他們的後面是低矮的指揮艦，天線林立艦上。再後面是裝滿了軍隊的運輸艦和登陸艦，它們低低地運轉地伏在水面上。圍繞着領先的運輸艦，等候着訊號一發便首途衝上海灘的是一大群上下跳動的登陸艇，上面擠滿了準備在

第一波登陸的兵士。

這一大群浩浩蕩蕩地散佈在海上的船隻，在喧鬧與忙碌中鼎沸着。絞車纏繞着將水陸兩用車輪吊了出去。當攻擊船放下去時，吊柱上的鏈索要震作響。從船隻上的傳聲擴音機裡連續不斷地通過以上一切的喧鬧聲，傳出了命令和勉勵：「用戰鬥來使你們的軍隊登陸，用戰鬥來拯救你們的船隻，假如你們一息尚存，戰鬥到底來拯救你們自己。……上前去，第四師，把他們趕下地獄！……不要忘記領路的記號是大紅一字。……美國的突擊隊員們，到你們的站上去！……記住鄂克爾的教訓！記住科凡特萊！上帝保佑全體！……我們要死在我們親愛的法國沙灘上，我們絕不回頭！……現在是時候了！……弟兄們，大家舉起來，放上去，你們只有單程的車票，現在已到了全程的終點！……廿九師的弟兄們，我們出發吧！」然後又有兩段大家都可以記得的廣播：「我們在天之父，願人都尊你之名爲聖……」

裝載着軍隊的登陸艇愈來愈多了，它們毫不休息地繞着母艦圍旋。這些渾身稀濕，暈着船，愁着滿面的登陸艇上的兵士們將領先進入諾曼第，把小艇放下波濤起伏的海面是一件復什而危險的操作。兵士們帶着這許多配備，幾乎只能勉強移動。他們隨帶着橡皮救生圈，武器，行軍囊，捆綁工具，防毒面罩，急救藥包，水壺，刀子，乾糧和超額的手榴彈炸藥，彈藥——常常多至二百五十磅。此外有些兵士還須多帶應付特殊任務所需要的特殊配備，有些人估計着，當他們蹣跚地走過甲板，準備登陸時，至少重達三百磅。

當他們踏上小艇，老兵們便告訴跟他們在一起的新手該怎麼做。在英國軍艦「帝國鐵砧」號上第一師的庫爾茲班長集合了他那一隊的人：「我要你們都把頭低到船邊以下，」他警告他們說：「當我們一到登陸地點便會遭受敵人的炮火攻擊。如果你們躲得開，當然最好，要是躲不開，那兒也是死去的好地方，現在我們出發吧。」便庫爾茲和他手下的人上了登陸艇，正要從吊桿上往下放入海去的時候，他們聽到下面有喊叫聲。原來是另一艘船翻倒了，船上的人都落在水裡，庫爾茲的那一艘却很順利。

這是早上五點卅分。第一批登陸的軍隊已在駛往海灘的途中。在這一自由由世界辛苦地籌組起來的大規模海上登陸攻擊中，領先攻擊的却只有三千名兵士，他們是第一，第四，第廿九師的戰鬥部隊，以及陸軍與海軍的水底爆破隊，坦克營和突擊部隊等附屬單位。每一個戰鬥部隊

有指定的登陸地帶。例如第一師十六團的許勃納少將指揮攻擊奧瑪哈海灘的一半；廿九師一一六團的蓋哈特少將攻擊另一半，地帶又劃分為若干區——每一區都有一個代名，第一師的人將登陸E紅，F綠和F紅；廿九師登陸C，D綠，D白，D紅和E綠。

奧瑪哈和猶塔海灘的登陸進度，幾乎是每一分鐘都安排計劃好了的。在廿九師擔任的一半奧瑪哈海灘上，在H時缺五分——上午六時廿五分——卅二艘水陸兩用坦克車駛往D白與D綠，當它到達水邊時即佔領開火位置，拖運第一批的攻擊。在H時——上午六時卅分——八艘戰車登陸艇（LCT）將運來更多的戰車，自海上直接將它們在E綠D紅區登陸，一分鐘以後，攻擊軍隊將自各區蜂湧過海灘，二分鐘以後——上午六時卅三分——水底爆破隊的工程人員們到達了；他們要在地雷與障礙物中艱苦地清除出十六條五十碼寬的道路，這一項危險的工作他們須在廿七分鐘內完成，從上午七時開始，每隔六分鐘便有五批攻擊部隊——軍隊的主體——開始登陸。

這是兩個海灘的基本登陸計劃。部隊和一切補給品的建立也都謹慎地計劃妥當。重武器如大炮將於H時加九十分到達奧瑪哈海灘，甚至起重機，半履帶車，坦克救護車以及各式運輸工具都計劃於上午十時卅分運到，這是一種苦心經營包羅萬象的時間表，可是看起來好像很難行得通——不過原計劃人對所有各種可能發生的因素也都考慮在內了。

第一批攻擊軍隊看不到諾曼第的多霧海岸，他們還在九英里之外，有些戰鬥艦C和德國海軍的海岸炮台展開了砲戰，不過這些還是遠距離的行動，對第一批攻擊部隊還沒有什麼關係——沒有人對他們直接射擊。最難依然是他們最大的敵人。

奧古斯特號艦艇停泊在美軍攻擊海灘之外，勃萊德雷中將用棉花塞住耳朵，用雙筒望遠鏡遙望着。加速地駛往海灘去的登陸艇，他的部下軍隊，美國第一軍正不屈不撓地在前進中，勃萊德雷正在極度擔心，幾小時以前他才知道有一個勇悍的德國師，久歷戰鬥的三五二師已進駐沿奧瑪哈海灘一帶的陣地，這個情報到得太晚了，已來不及通知攻擊軍隊了。現在他所求中的海軍砲擊將要開始了，也許可以使他們的任務容易完成些。在離奧瑪哈海灘四英里外的美國驅逐艦卡密克號上，艦長佛爾頓按下艦內通話機，說道：「現在聽着！這也許是你們參加過的最大的舞會——大家都上甲板來跳舞罷。」

時間是上午五時五十分。英國軍艦對他們的灘已轟擊了廿多分鐘。現在美軍地帶的轟擊開始了。整個入侵區域都發着砲火所造成的怒吼着的暴風雨。當巨艦向預先選定的目標轟擊時，具有極大破壞力的雷鳴之聲沿着諾曼第海岸往復不絕。灰色的天空中閃爍着砲火的赤熱光芒，大塊黑烟形成的雲霧開始沿着海灘一帶冉冉上升。

奧瑪哈之外，巨大戰艦德克薩斯號和阿坎斯號上總

共有十四英吋大砲十座，十二英吋十二座，五英吋十二座，向霍克角上面的海岸砲位發射了六百發砲彈，企圖給目前正進攻高達一百呎峭壁的突擊營排除障礙。劍，天后星和金海灘之外，英國戰鬥艦西脫號和雷密利號從他們的十五英吋大砲向拉哈佛爾和奧尼河口一帶的德軍強大砲兵陣地發射了無數噸的鋼鐵。在遊戲中的巡洋艦和驅逐艦向敵人的槍堡，混凝土掩體發射了連續不斷的砲彈，英國阿甲克斯號素有神射之譽，他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準確度，在離海岸六英里之外摧毀了四座六英吋口徑的砲台。

現在艦隊的頂上掠過一陣新的震顫聲，最初是緩慢的，像一大群蜜蜂的嗡嗡聲，然後形成一種極喧擾的開聲，轟炸機和戰鬥機出現了，他們一直越過這支龐大的艦隊，機翼連着機翼，一隊接着一隊——一共是一萬一千架。雷霆式，雷電式，野馬式從登陸艇的人員上空噴聲飛過。它們不顧來自艦隊上的如雨砲彈，向登陸地區的海灘和陸地盡力掃射，然後突然升高，繞了一個圈子又重復飛回。

在它們上面交叉飛行的是第九航空隊的B-1廿六中程轟炸機，在它們之上，隱入濃密雲層中的是重轟炸機——英國空軍蘭卡斯特和第八航空隊的堡壘式和解放式。看上去好像整個天空都已無法容納它們了。人們往上凝望，眼睛濕潤，臉上因突來的情緒感動無法承受而呈露着扭曲的表情，現在，他們想，一切都不會有問題了。那裡有空氣掩護——敵人會給鎮壓，大炮會被摧毀，海灘上會佈滿了炸彈坑。可是，由於雲層太厚，視察糊模，又不願冒轟炸了自

已軍隊的危險，三百廿九架指定轟炸奧瑪哈區域的飛機却把他們的炸彈丟在離目標一奧瑪哈海灘致命的防禦工事——約三英里外的內陸。

在瑪奧哈海灘上面的掩體裡，普拉斯格脫少校不知道自己的掩體能支持多少枚砲彈，另一枚砲彈落在這個隱蔽陣地基腳的峭壁上，這個震動使普拉斯格脫打了一個旋轉，他重重地撲倒在地，灰塵泥土和濕泥土碎屑像陣雨似的落在他身上，在白色塵霧中他眼睛不見東西，只是耳朵裡聽到他手下的人在呼喊。砲彈一再地轟擊在峭壁上。普拉斯格脫因震動而感到昏眩，說不出話來。

電話鈴響了，這是三五二師司令部打來的。「情況怎麼樣？」對面問着。「我們正受着大砲轟擊，」普拉斯格脫勉強地說。「轟擊得很利害。」他現在聽到離他陣地較遠的地方的炸彈爆炸聲。又有一排砲彈落在峭壁頂上，泥土和石頭直往掩體孔洞裡飛進來。

過了一會兒，砲擊停止了，普拉斯格脫利用這機會打電話給他的砲台，出乎意料的是他那廿座大砲——最新出產的各種口徑的克盧伯大砲——完全沒有被擊中。他不知道為什麼這些離海岸只有半英里的砲台會居然逃出摧毀的厄運；甚至他手下的人員也毫無損傷。

他走向洞孔往外望去。海面上的登陸艇比剛才所見的又多了不少，現在已靠近了。他們立刻將到達射程之內了，他打電話給團部裡的奧格爾中校。

部的海水並不注意。突擊隊的寇克納少尉看到海水緩緩地在他的艇裡上昇，不知道情形究竟是否嚴重。他聽說兩艘登陸艇是不會沉的。但在這時候，寇克納的兵士們在無線電裡聽到呼救。「這是第八六〇號登陸艇……八六〇號……我們在往下沉……我們在往下沉！最後又傳來一聲呼救：「我的天哪，我們沉掉了！」寇克納和他手下的兵士們立刻動手汲水。

在奧瑪哈和發塔這兩個區域裡，另外的登陸艇也在開始沉沒。有些人給救生艇救了起來，有些人在海上漂浮了好幾個鐘頭。還有一些兵士，他們的呼救聲沒有人聽到，立刻被他們的配備和武器拖入了水中，他們在望得到海灘的地方淹死，沒有放過一槍。

現在當類似稀疏的波浪線似的攻擊登陸艇接近奧瑪哈海灘的時候，轟炸的致命軍樂聲也在逐漸增強。停泊在離岸一千碼處的登陸艦也參加了轟擊。這時，數千枚照明火箭從部隊的頭上呼嘯飛過，部隊似乎都不相信在這樣大量的火力之下，德軍的防禦工事還會倖存。海灘籠罩在煙霧裡，草木燃燒的黑煙從峭壁上傾洋地飄浮而下。德軍的大砲依然沉寂無聲，登陸艇緩緩進入。現在人們可以看到，在浪濤拍擊的海灘上，像森林般的滿佈着鋼鐵和混凝土的障碍物。它們散播在每一處，上面掛着帶刺鐵絲和繫着地雷。在防禦工事後面的海灘上，一片荒寂；上面沒有東西也沒有人在活動。

登陸艇逐漸接近……五百碼……四百五十碼……依然

他報告道：「我所有的砲都沒有損壞，」奧格爾說：「好，現在你最好趕快回到你的總部裡去。」普拉斯格脫對他的砲官們說：「我回去了。你們記住，除非敵人已經到了海邊，你們不要開火。」

登陸艇載着美國第一師的軍隊到奧瑪哈海灘的指定一區，現在已相距不遠了。隱藏在峭壁後面，俯視着E紅，F綠，F紅各區的普拉斯格脫的四個大砲陣地的砲手們正等候着他們再靠近一點。

到現在登陸攻擊艇的漫長而跳動的陣線和奧瑪哈及猶塔海灘相距不到一哩了。對第一批攻擊部隊的美國兵士們來說，E時已只差十五分鐘了。

在頭頂上，像撐着一把巨大的鐵傘，艦隊上的砲彈依然如雷震耳。從岸上傳來的是盟國空軍地毯式轟炸的爆炸聲。奇怪地，德國大西洋防線上的砲却完全靜默着。部隊看到海岸線已伸展在他們的前面，同時也懷疑着敵人砲火的寂然無踪。許多人在想，也許這是一次很平安的登陸。

攻擊登陸艇上的大方險濤陸板衝入每一個海浪，冰冷的綠色滄水的水珠濺過每一個人的身上。到這時候，在這些船上還沒有英雄——只是一羣寒冷，可憐焦慮着的人。

有些人可沒有時間去想他們的悲慘痛苦——他們正忙於汲水自救。有些船上已進滿了水。最初人們對潑濺到腿沒有敵人的砲火。穿過四五呎高的海浪，登陸艇向前深入。現在大規模的轟擊開始移向內陸的目標。當第一艘登陸艇離岸約四百碼時，德國的大砲——很少人會相信在盟國空軍與海軍的如此猛烈轟炸之下尚能倖存的大砲——開始轟擊了。

在紛擾與喧囂中。有一種比其餘更接近更致命的聲音機關槍子彈鏗鏘地掠過像豬鼻般的鐵質小艇頭部。然後大砲也開火了，白炮彈如雨而下！在奧瑪哈海灘沿岸四英里內，德國大砲轟擊着登陸攻擊艇。

這就是E時了。

他們由奧瑪哈海灘登陸——是一群狼狽，饑饉無人羨妒的人。他們把這個海灘稱為「血染的奧瑪哈」。

最密集的砲火來自新月形海灘兩端的峭壁與巖岩上——從二十九師的D綠區以西以及第一師的F綠以東這一帶。那裡的德軍集中了他們的軍武器，堅守由維爾維萊以及通往柯萊維爾的兩個海軍主要出口。沿海灘上的每一處，當他們的艇隻進入時，人們便遭遇到猛烈密集的砲火射擊。但在D綠與F綠的登陸部隊却毫無機會。高懸岩壁上的德軍砲兵陣地幾乎正好俯臨着駛往他們的登陸區，但為水所阻轉動不靈的攻擊艇。這些登陸艇笨拙而緩慢地幾乎在水中不能移動了。他們已成爲聰明的鴨子了。

有些登陸艇沿着海灘在漂泊，想找尋防禦砲火較弱的地方。有些則固執地想從他們指定的地區進入，但遭受到

猛烈的炮擊，以致灘上的人不得不跳入深水，可是一到水裡立刻又遭到機關槍的掃射。

當他們搶灘時，有些登陸艇立刻就轟成了粉碎。蓋林少尉的攻擊艇，滿載了二十九師三十個人，在D綠區的維爾維萊出口二百碼的地方，眨眼間就碎裂了。蓋林和他的部下給拋出艇外，散落海上。十九歲的少尉在昏暈與半瀕的狀態下，從沉艇的地方到達了幾碼外的海面上。其餘的生存者也開始自水中跳了上來。他們的武器，頭盔和配備全丟了。就他們這一區裡的蓋林和殘存者來說，災難還剛開始。三小時以後他們才上了岸。後來蓋林方知道他是連上離一生存軍官。

沿奧瑪哈海灘一帶，着陸板的放落似乎是更密集的機關槍射擊開始的訊號；D綠和F綠區也來了更殘酷殺人的炮火。人們倒在水邊！有些人立即斃命；有些人當潮緩緩上漲將他們吞沒時還在痛苦地呼喚着醫生。在開始的頭幾分鐘裡，D綠區的屠場上有整整一個連喪失了戰鬥能力，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活着從艇裡走上海灘的邊緣。他們軍官被殺死了，嚴重地受傷了或是失蹤了，人們手無寸鐵地集合在巖石的脚下，都陷入昏暈休克的狀態中。

在奧瑪哈海灘上的人們，不幸上又堆積了不幸。兵士們發現他們原來在錯誤的地區，登上了陸。有些人搶灘的地方離他們登陸區相距二英里之遙。負有在海灘障礙物中清除通路之責的特殊陸海軍爆破隊工程人員不但到處分散！而且在預定計劃的時間之後才登了陸。這些受到挫折的人

推土機倒在障礙物中間。在E紅區之外有人看到一架吉他在所有的戰爭物資中間漂來漂去。

傷兵們像小鳥似的散落在沙灘上。經過的部隊看到那些能起坐的人都好像不再會受傷似的兀坐着。他們都很安靜，漠視着四周的景物和聲音。第六工兵特務旅的軍醫中士艾靜保記得「受傷最嚴重的士兵竟客氣得很。」當他上了海灘的頭幾分鐘裡，艾靜保發現受傷的人如此之多使他簡直不知道「何處開始或向何人下手。」在D紅區裡他走向一個坐在沙灘上的年青兵士，他的腿「從膝部一直到骨盤都裂開了，整齊得像外科醫生用手術刀切開似的」傷處太深了，艾靜保可以清楚地看到股動脈的跳動。那個兵士已陷入深深地休克狀態。他鎮靜地對艾靜保說：「我已服了消炎片，也把消炎粉撒在傷處上了，我會好的。你看我會好嗎？」十九歲的艾靜保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他給那兵士打了一支嗎啡針，然後告訴他：「當然，你會好的。」然後他將那人整齊地裂開兩半的腿包起來，艾靜保想到了唯一他可做的事！小心地用安全針把傷口縫了起來。

在混亂，紛擾與死亡枕藉中，第三批攻擊部隊登上了海灘——停了下來，人們併肩地躺倒在沙灘上，岩石上和頁岩上，他們蹲伏在障礙物後面，隱藏在屍體中間。他們被滿心以為早就肅清了敵人的炮火觸伏了，他們因為登錯了登陸地區而混亂了，他們因為看到沙灘上沒有期望中的空軍轟炸的彈坑而困惑了，他們又被四周的蹣跚和死亡的景象所震驚了。這些人都聚集在海灘上。他們看上去似已

員開始立即就地展開工作。但是他們打了一次收仗，在後援攻擊部隊登上海灘的前數分鐘，工程人員原來要清出十六條通路的計劃，只做到了五條半。在匆忙中工作的爆破隊還受到了很多阻碍——步兵在他們中間游蕩，兵士們在他們預備清除的障礙物後面隱藏，被浪潮激打的登陸艇幾乎衝到他們的頭頂上。

二九九工兵戰團營的戴維斯中士看見一艘登陸艇向他身上撲了下來了，這艘艇上載着第一師的部隊正自障礙物間一直駛了過來。一聲巨大的爆炸聲，船隻粉碎了。戴維斯看到全船的人幾乎是同一剎那間飛上天空。屍體和殘肢落在水面上汽油裡游泳前進。正當我們不知所措的時候，一個無頭的屍體在空中飛行了五十英尺之後，在令人作嘔的碎然聲中落在我們的附近。「戴維斯不相信人們怎麼還能在爆炸中倖免逃生——但居然有兩個人活着。他們被人從水裡拖了出來。雖然燒傷甚劇，但是還活着。」

是上午七點鐘了。第二批登陸部隊踏上了奧瑪哈海灘的屠場。情形完全相同！人們在敵軍密集炮火下涉水登陸。登陸艇加入了這滿是支離殘碎和在焚燒中的破船屍體的船塢。每一批船隻在新來的潮水中放棄了他們自己流血的供獻。

沿岸堆積着攻擊中因船破而漂流的物品和因遇難減輕重量而放棄的物品。到處都散漫着配備的補給品，登陸艇的扭曲的殘壳斜浮水面。燃燒中的戰車向空中散發大團黑煙。陷入奇異的癡呆狀態中。打擊最嚴重的是有些人以為戰爭失敗了。七四一戰軍營的麥克林托克中士看到一個坐在海邊，似乎對過滿全區的機關彈火漠然無睹。他坐在那裡，一向水裡丟石頭，好像心碎似的輕輕地哭着。

這種震驚麻木狀態不能維持長久，即使現在各處仍有幾個人覺得留在海灘上等於等死，便站起身來移動了。

十里外猶塔海灘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第四師巴頓少將部下的兵士蜂湧地上陸，迅速地向內陸推進。當第三批攻擊艇到達時，那裡還只有輕微的抵抗。

第一位登陸猶塔海灘的軍官是羅斯福准將。這位五十七歲的軍人——是隨第一批攻擊部隊登陸的唯一的一位將領——他堅持要擔任他目前的任務。第八步兵營的白朗中士記得他「一手拿着手杖一手執着地圖，大步走去地好像像在勘查地產。」白炮彈不時落往海灘，將砂土揚入空中，這似乎使羅斯福覺得頗為討厭，他急忙地把它拂落。

兩棲戰車是登陸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到現在只有羅斯福和少數其他軍官才知道為什麼登陸猶塔海灘的軍隊為什麼只遇到極少抵抗的另一原因。他們由於一種幸運的錯誤，竟登錯了地方。因為受了海軍炮轟的煙所混淆，又受了強烈水流的影響，一艘單獨控制的登陸艇竟領導着前一批攻擊人員登了陸，地點却在指定海灘以南的一哩之外。他們並沒有攻擊海灘對面的三號和五號出口！這是五條

主要通往一〇一空降師攻擊地區的要道中兩條——現在整個灘頭陣地都正好跨越着二號出口。

在海灘靠近二號出口的地方，羅斯福正在作着重要的決定。從現在起，每幾分鐘，便有另一批人員和車輛登陸——總共是三萬人和三千五百輛車。接踵而來的是第九師和第九十師。羅斯福得決定他應該讓後繼部隊在這只有一個出口但比較平安的新地區登陸呢——或是轉移所有其他攻擊部隊和他們的配備到原來有兩條通路的猶塔海灘。如果這一個出口不能打通和把握，那麼以後大批登陸的人員和車輛勢將有覆滅的危險。將軍跟他的營長們會聚討論，作了決定。第四師不去攻擊原定目標，而先由這單獨通路長驅入內陸，只要隨時隨地遇到德軍就佔領他們的陣地。

現在當敵人尚未從的震驚中恢復過來以前，一切都得靠德速的往前推進。第四師的人員很快地離開了海灘。羅斯福轉身對第一工兵特務旅的卡飛中校說：「我要跟着部隊進發，你傳話給海軍，把其他部隊送上來。我們就從這裡起開始作戰。」

在猶他和奧瑪哈海灘之間，第三批美國海軍攻擊繼續進行着。這一次是對一百呎高的懸崖上的霍克角作決定性的攻擊，主持人是突擊營的路德爾上校。當他們開始企圖鎖眼這座威力極大的海岸炮台時，小型武器的火力如雨地瀉落在這三個連上，據情報人員的報告，這對美軍海灘的兩側頗具威脅。第二突擊營的二百二十五人在懸崖下面的

，從崖壁盪了開去，他們恐怖地看見這人從繩上滑落，嘩然地從崖脊跌落在突露的岩石上，最後屍體滾落大海灘。

白蒂在繩上都嚇僵了。他的手也抬不起来了。他記得自己對自己說：「這實在太難爬了。」可是德軍的機關鎗又使他開始往上爬。當他們開始在他附近岩石上掃射時，白蒂「很快地就不發呆了，」他孤注一擲地爬上了最後的幾碼。

人們從各處爬上懸崖的頂部，跳入炸彈坑。在麥克羅斯基中士看來，霍克角高地呈現出一種奇異而難以令人置信的景象。地上佈滿了炮彈和炸彈炸的坑，看起來好像是「月球的火山口」。四週是不可思議的沉寂。射擊已經停止一會兒了；那裡看不到一個德國兵，各處的人都在看着這佈滿着彈坑的內陸——一處經過蹂躪的恐怖無人的地域。路德爾上校已成立起他的第一個指揮所——是懸崖邊上的一個凹穴。他的通信官艾克納從這兒發出電報：「讚美主」。這密碼的意義是「所有的人都爬上了懸崖。」但事實上這並不正確。在懸崖基脚處，突擊隊軍醫在照顧海灘上已死和垂死的人可能有二十五名，隨着時間的過去，英勇的突擊隊軍力逐漸削弱。到這一天末尾，原有的二二五名突擊隊員只有九十名尚能執武器，更糟的是，突擊隊英勇的作戰白費了。他們整個攻擊的目標是在摧毀敵砲，但實際上敵砲並沒有設在那裡。當突擊隊湧入霍克角頂的大砲堡裡時，他們發現裡面是空的——那兒從沒有安裝過大炮。

一條小徑散開，懸崖的突出部份掩護了敵人的機關和手榴彈的火力，但突出部份並不多。在海岸之外，英國驅逐艦合利達號和美國驅逐艦沙特利號向崖頂猛烈轟擊。

這是一個瘋狂野蠻的場面。火箭將帶抓的繩子和繩梯射向崖頂。炮彈和四十米厘的機關鎗射向懸崖頂部，震下無數泥土落在突擊隊身上。突擊兵順着繩梯，繩索和用手火箭，穿過狹窄多坑的海灘，懸崖上面德軍都在各處出現了，向下丟擲手榴彈或用鎗射擊。霍克角的外面，兩輛兩棲車輛載着由倫敦救火隊借來的高大伸縮梯，設法駛近，突擊隊員們在梯上用自動步鎗和湯姆鎗向霍克角上射擊。

攻擊非常猛烈。有些人等不及接繩子了。他們把武器掛在肩膀上，用刀子往崖上切割可以攀援的地方，開始往這九層樓高的懸崖上爬。有些人一等四爪鎗鉤住了便鋒湧地往繩上爬。當德軍割斷繩子的時候，突擊兵狂野地喊叫着從懸崖上跌落下來。

一等兵羅勃脫的繩子被割斷過兩次。在第三次嘗試中，他終於從懸崖邊緣下面的一個彈坑凹處爬了上去。白蒂中士想先從一根繩子上用手交替着爬上去，可是繩子很濕又沾了許多泥，他無法上去，然後白蒂又試用繩梯，爬了三十尺高便又滑下來，從頭來起。

現在許多人都沿着由崖頂上垂下來的繩子往上爬了。白蒂在爬第三次的時候，中途突然被向他四周飛落下的泥土撒了一身。德軍俯在懸崖邊沿上向爬上来的突擊隊掃射機關鎗。白蒂看到在他後面爬的一個兵士一下子僵硬了

現在取名為劍，天后星和金的海灘上，英國和加拿大部隊已登了陸。由奧尼河口的奧斯屈萊來罕到西邊的萊哈美爾村這長達十五英里的海岸上擠滿了往外吐出登陸部隊的登陸艇。岸邊外的海面已成爲攻擊艇的碇泊船塢。一批一批的登陸艇，開始堆積起來，幾乎是一艘壓在另一艘的上面，無線電兵韋伯爾，在一艘載着英國陸戰隊到劍海灘去的戰車登陸艇上，他想着：「海灘登陸是一幕悲劇。」當他們接近海灘時，韋伯爾看到「戰車登陸艇在擱淺燃燒，大量扭曲的金屬堆積岸邊，戰車和堆土磚正在熊熊燃燒。」

英加軍隊在攻擊中所遭遇的抵抗，一般來說要比奧瑪哈區的美軍爲輕微。由於他們的登陸時間（廿時）較晚，所以使英國艦隊有更多時間去摧毀海岸的防禦陣地，以便利部隊的登陸並長驅直入。英加部隊白金，天后星和劍海灘湧入內陸，他們在D日中進展最爲神速，但却不能攻下他們最主要的目標——克恩。德國勇悍的廿一裝甲師在這重要的諾曼第城市裡和他們對抗了五個星期。

倍契蓋登在清晨裡安穩寧靜。周圍的山上雲霧低迷，希特勒的別墅裡一切靜寂無聲。可是在兩英里外的元首的總部裡，希特勒的作戰處長約德爾將軍正開始研究着諾曼第登陸的早期報告。他並不以爲情況已像現在那麼嚴重。作戰處副處長華里蒙脫將軍打來電話：「隆德斯特申

請調派裝甲預備隊，」他說：「他想立刻把他們調往登陸地區。」

華里蒙脫記得，約德爾對這一個申請默然考慮很久。「你認為這就是嗎？」約德爾問道：「我不能確定這是真正的大規模登陸。我想這時候還不應該調派預備隊……我們必須再等候當前局勢的澄清。」

華利蒙脫對約德爾所解釋的關於希特勒控制裝甲師的法令頗感震驚。他以後回憶道：「他認為約德爾的決定正和希特勒的主張不謀而合。」現在調動裝甲師的決定全靠一個怪癖的人——希特勒。而在這一天，要想擊敗盟軍的人侵全賴軍力和速度，到這時候下一個決定已經太遲了，又何況還要再等候八個半小時。

同時，曾經預料到這種情況希羅和希特勒討論的那一個人，離伊契登已不到一小時的車行距離。隆美爾元帥在海靈根自己的家裡。這是早上七點三十分。在仔細保存着的B集團軍作戰日記上，隆美爾元帥並沒有諾曼第登陸概況的記載。

即使是現在——雖然實際上已進行了七個半小時——隆德斯特和隆美爾總部的參謀人員還沒有估計出盟軍攻勢的全貌。前線各地的龐大通訊網被破壞了。傘兵澈底地執行了他們的任務。正如第七軍潘式爾少將在打電話給隆美爾總部時所說的：「我在打着『征服者威廉』那時所打的仗——僅靠耳朵和眼睛。我的部下軍官打電話來說：『我聽到聲音和看到艦隊。』可是他們不能告訴我確實的情況。」

在拉曼的第七軍總部裡，軍官們都很樂觀。看起來好像他們的勇敢善戰的三五二師已在維爾維萊和科萊維爾區域把登陸敵人擊退了似的。他們的精神極旺，當第十五軍發來願意派遣援軍的電報時，第七軍的作戰處軍官竟把它擱了下來。他說：「我們不需要他們援助。」

在羅契古園的羅契福考爾特公爵的古老別墅裡，隆美爾總部也有同樣的樂觀空氣。佛萊保上校回憶道：「一般的印象都認為到這一天終了時就可以把盟軍趕回海裡去。」隆美爾的海軍武官盧奇中將也和眾人那樣的意氣揚揚。不過盧奇注意到一件特殊的事：公爵家中的人已悄悄地掛在牆上價值連城的戈伯林帷幔取下來。

在英國，這是上午九時三十分。艾森豪將軍在房間裡整晚踱步等候每一個送來的電報。毫無疑問，歐洲大陸上的立足點已經佔住了。雖然據點尚屬薄弱，但是他已經不需要再發佈他在二十四小時以前悄悄地擬好的電稿了。如果盟軍的企圖失敗了，他寫着：「吾人在瑟堡——拉哈佛爾區登陸，無法獲得滿意之立足點，我決定撤退軍隊。我之決定於此時此地發動攻勢，係根據現有最可靠之情報。陸海空軍均已盡其英勇天責。假若對此次攻擊有任何責備或缺點，皆係我個人之過失。」

相反地，在上午九時三十三分（紐約時間三時三十三分），一封完全不同的電報廣播到全世界。它寫着：「在

艾森豪將軍指揮之下，盟國海軍艦強大的空軍支援，開始於今晨將盟國陸軍送上法國北部的海岸上。」

十點十五分，海靈根的隆美爾元帥家中的電話響了。打電話的是他的參謀長史比德少將。目的是：對盟軍的入侵作首次完整的概述。隆美爾用沉重的心境聽着。

這不再是「德普式的襲擊了。」這是在等候的一天——他也曾說過這將是「最長的一天」。就事論事的隆美爾

對這很清楚，雖然以後還要戰鬥好幾個月，可是現在已是一着錯滿盤輸了。當時雖然還只是半上午，但是「最長的一天」已經算是過去了。這位偉大的德國將軍在命運的播弄之下，在戰爭期間有決定性的戰國中却竟然置身事外。當史比德結束他的報告以後，隆美爾能說的話只有：「我多麼糊塗！我多麼糊塗！」（全文完）

## 介紹最新出版拾穗譯叢第二十六種

### 西德聯邦總理——阿德諾傳

包爾·魏瑪爾著  
關·德·懋譯

曾任德國科隆市長行年七十垂垂老矣的阿德諾，在納粹時代受盡迫害，顛沛流離，不意戰後竟躍登西德聯邦總理的寶座，擔當起復興西德的重任。成爲自由世界最偉大的風雲人物之一。「人生七十開始」，此公當之無愧。

本書出版後爲戰後德國之一大名著。作者魏瑪爾以傳神筆調，描寫偉大人生之悲歡離合，升華浮沉，而又處處不離時代背景，歷史實錄，使讀者在不覺不覺中領會五十年來，兩次大戰的德國史實，實爲本世紀來不可多得的傳記文學。

全書四十萬言  
定價每冊二十五元



第五十三章

斐立到家的時候，他在陰冷的書室裡找到了父親，在那裡，夏日的陽光似乎是永不涉足的。益甫放下書，熱情地招呼他的兒子。斐立在一張永不能和他協調的硬板椅上坐下，益甫給了他一杯酒，這舉動是不尋常的，使斐立很欣賞。父親的神態雖然溫和，但看去疲乏而衰老。

「今夜我很惦念你，斐立，」他說時，向四周流覽那古板的核桃木護壁，狹長而幽暗的窗戶，暗紅色的地毯。「回到這裡來不感到難過吧？」他又輕聲加上一句。

斐立暗懷着同情心，疾掃了他父親一瞥。父親的性格變得柔和，聰明，不固執不化，憂傷，長時期暗中的冥想與不安將他的性格感是琢磨，斐立對他的愛就愈增長。

他以一貫的簡短語氣答道：「不太感到難受，有你在這裡等候着我。」酒杯在微顫的手指中被旋轉着，益甫靜默了片刻，才輕輕地說：「多謝你，斐立。」

「父親，你在那裡，」斐立接着說。「那裡就是我的家。」

益甫不說什麼，他說不出什麼來。

等了一會，他放下幾乎是不會碰過的酒杯，憂鬱地眼望着它。「我不喜歡這所屋子，斐立。我不知道有什麼不對勁。當我們把它造起來時，我認爲這是我們所最需要的。它是這樣地冷峻，不討人歡喜，缺少生氣，這都是我的過錯。我不知怎樣會搞成如此的。這裡每一個房間的陳設都是我特別訂製的……」

他嘆口氣，慢慢地將眼光從地板移到房頂，又看了看每一張正派的桌子，每一盞燈，每一把椅子，然後搖了搖頭。「這裡的人太少了，」斐立憫憫地說。「可是現在我回來了，這就好了。我們可以來些宴會，弄些青年人來參加。一所房屋需要生命的聲響。」

益甫又嘆息了。「它需要居住人的生氣。斐立，我害怕我以前從不會有過太多的生氣。」斐立想，現在你有了生氣了，心中感到一陣威威的溫暖。在他看來，他父親已脫除了一層僵硬的外皮，在新鮮壯實的空氣中顯得軟弱無力。

「仰止山莊還和以前一樣麼？」益甫低聲問訊，眼向下望着光亮的靴尖。「是的，完全一樣。我在書室和餐廳中時，隨時想着你會走進來。你不在那裡，看來就不對勁。我就坐在原來你坐的位子上。」

最初感到驚異，接着便淡然處之，益甫抬起頭來笑着說。「我很高興，斐立，這很好，這樣才合適。」他那方面忠實的臉上有了光彩，波之的丹鳳眼也奕奕有神。「自然，這是偶然的巧合罷了，我想他們不是故意的。」

斐立又說了一次悲憫性的謊言。「不，他們還特地指明來引起我的注意呢。」益甫眼中光彩更增長了。「是了，她會這樣做的！她就是這樣的。她一向就是懂事的，我那時却不然。她的心永遠是精細而富於同情的，是啊，她永遠是最懂事的。」

斐立以前不曾想到過這一點，如今也不禁疑惑了。「叔叔時常讚美美蓮的精細，」益甫繼續往下說，神情愈越激動了。「但我一點也不瞭解，我真是個粗笨俗的傻子，斐立。如果我聰明一點精細一點，事情也許就——」說到這裡，他的眼中又被舊有的憂懼籠罩了。

益甫站起身來，來回走了幾次，足步沉重而遲緩，雙手插在口袋裡。「在那時候，我祇想到成功，賺錢，」他炯炯地瞪着他的兒子。「使我自己『振作』，爲我自己尋求『證實』，我要證實些什麼？現在想來已很模糊了。你知道，當時我覺得不安定，低劣，我要在叔叔面前證明他不會錯識了我。」

他停止在靠近坐椅的桌子旁，舉起酒杯來一飲而盡。斐立感到心中有一陣刺激，不自主的激盪。

「斐立，祇有非常堅強而聰明的人才開始就祛除自疑，祛除掙扎的，使人心痛的野心。祇有這樣的人才不能顧一切而勇往直前，祇有他們才能堅定並擴展自己的性格。但我不是這樣的人。我老是記得我父親是怎樣貧困，他是叔叔的一個受施者。我記得孩提時代所感到的羞恥，因為我有一個倚靠弟弟施捨過活的父親。我想我一定得到了他的一些遺傳。當叔叔給我機會時，我要向他表示我不是第二個像我父親那樣的人，我具有叔叔的性格。斐立，我費盡了心力，我祇有一個目的，我鞭策自己太兇了，太快了，太無情了。」

他舉起酒杯來再度注滿了空酒杯，緊緊地握著它。以火一般的眼光望著他的兒子。

「任何其他瞻望都為一個強烈的欲望所壓到了，如何去取悅叔叔，使他對友洛感到失望。那是我當時所想的，但現在我才明白這樣祇是要隱匿我自己的缺乏自信，我心中的不安全感，以及我的自知之明罷了。我沒有中人以上的頭腦，沒有想像力，祇是一個笨拙卑劣的傻子而已。」

斐立靠在椅上，沈靜而注意地在聽。從他那黑色的眼珠中，益甫見到了摯愛與同情，於是在喉間似乎有什麼梗住了。再往下說後，他的聲音也重滯了。

「這與我對友洛的憎恨無關。經過這麼多年以後，我才明白友洛有自信心；他知道他所需要的是什麼。他——他是堅定的，斐立。外界的事物不能影響他，金錢，自我表現與功利都不能影響他。他的內心是安全而穩當的。」

斐立的身子動了一下。「不，我現在明白你這一意見是荒謬的。」

益甫望著他，想要開口爭辯，結果仍守了緘默。他看著手中那杯紅色的醇膠，柔和地說。「我想我的想法不會錯。」

他又慢慢地看著屋內的景物。「很奇怪，斐立，我似乎已不再需要什麼了。」接著，他想裝出一個微笑。「也許是因爲我在變老了，孩子，也許是我太疲乏了。」

斐立搖搖頭。「你既不老，也不疲乏。我想你是變得強健而聰明了，叔公就有這份強健與聰明。」

益甫靜默片時，然後說：「謝謝你，斐立。我以前從不曾聽到過這樣和善的話。」

門那邊起了一陣悉率的聲音，是珊珊走入了書室。斐立站起來，但仍在那感怒中的珊珊並不理會他。

「益甫，時間晚了，」她說。「你如果不再去睡，我知道你一定又要頭痛了。你不該讓那對你的憎感與願望不顧慮的人來影響你。」

她站在那裡，高聳而傲岸，責備的目光緊盯著益甫，她在等候。她很習慣於聽益甫的服軟語：「你是對的，珊珊。」但益甫祇對她笑著。「我一點也不累，珊珊，我想我也不會犯頭痛。十一點還不到，我不覺得困。」

珊珊皺着眼臉，斐立很感興趣地向她望著。

「而且斐立也不想影響我，他和我正有一番極有興趣的討論。」

「沒有問題，」珊珊冷冷地說。「可是我却沒有興趣去和那些不尊敬父親的人作有趣的討論，那些不懂禮法和規矩的人。我眼中根本就沒有他們，我也不想去瞭解他們。」

斐立很有技巧，並不想爭辯。他知道珊珊正急於要找一個機會來與他吵鬧，折辱他，唾棄他。如果他不給她這個機會，她便會感到狼狽而憤怒。

她擺了擺灰白的頭。「益甫，你到底不上樓？我要轉爐煤氣了。這種事不能留給愚笨的傭人去做的。」

斐立焦急地期待著，他父親會否像往常一樣，向珊珊的正義低頭。

然後，益甫開口了，使斐立感到了安慰。「珊珊，我想我也會把煤氣旋爐的，我不會用嘴來吹滅的，我答應你。我和斐立的討論還不會完畢。可是你不必等我們一起上樓，你起身得早，我想你該休息了。」

珊珊抽了一口涼氣，然後僵直地轉身，高抬了頭，走出書室去。

益甫看著她離去，仍在微笑。他說：「珊珊是個好人，上天保佑她，但有點頑固。坐下吧，斐立多告訴我些關於仰止山莊的事。他們有未把花園改動了，或是剪去了那些老榆樹，它們在有風的夜間時常拂拭房頂的。」

## 第五十四章

多日的天空是明朗的青與白。假期過了很久，也已被遺忘了，城裡的人都在想望春天。從辦公室的窗戶，友洛看到了圍繞着銀行的一片草地上的白雪，兩株絲柏對站着，像兩支暗綠色的柱子，襯着純淨的藍天，像是一所寺院的護法。辦公室裡是溫暖而愉快，壁爐裡的木塊在吼叫，冒着火星。友洛，斐立與但將軍共坐在一張小桌子上飲酒。桌上鋪着一些紙張，但將軍正半懷疑地在閱讀，他聳着白眉毛，幾乎接近了那多紋前額上面的白髮。

將軍不單是上了年歲，而且是經歷了風霜。那他瘦長而憔悴的身軀已失去了一點兵士的挺拔，堅實而峻峭的體態。他那狡猾而紅潤的臉也瘦了，但仍帶着奸猾與世故，細小的眼睛仍是活動有光。

他以瘦長的手指彈着紙張。「這得要許多的錢，你們這個『匯川福利計劃』。」他說。「誰來付這些錢？哈！匯川福利協會，我的天，爲了什麼？無聊，誰會關心到它？」

說時，他俯身接受斐立爲他點燃雪茄：「一大筆錢，這會使銀行蒙受謫言。做不得，沒有一個銀行能做得了。」斐立幽默地認着友洛，後者說：「將軍，你就有很多的錢，你已快是位百萬富翁了，大部份都是我出的力。你要那麼多的錢有什麼用？」

將軍笑了。「你是說我老了，所有的錢也够了。沒有人會覺得足夠的。有些感情用事的人喜歡孩子，錢也是一樣。但孩子多了祇是糟塌時間！我真不懂，孩子對人有什麼好處？」

他轉向斐立問：「你父親對這些有何意見？看你在這裡挺起勁似的。」

斐立笑着說：「我父親現在已在讀古典書籍了。」

這句話使將軍大爲驚異，他喊道：「一個帳房先生祇要管住帳本子就行了，讀那些勞什子幹什麼，我連想也沒有想到過。」他好奇地又問：「對這些親善計劃他不反對？」

友洛皺起眉尖，但斐立却很高興。「父親尊重我的判斷。」

「我第一次聽到益甫會尊重別人的意見。這該是本州的一大新聞了。」

斐立指着那些紙張。「我準備出二萬元，我自己的錢，不是我父親銀行的。友洛也如此，或許出得更多些，我們想你了大衆的事，也願意捐助的。金家的寡婦願出一萬，更有其他的人。如果你往遠處看，這計劃將來還能分紅利。友洛已給你看過了，工人們的確已投下了資本，我奇怪老闆們以前怎樣會想不到。一個潔淨快樂，在他日常單調的工作以外尚有其他興趣的人一定能生產得更多些。厭倦與絕望使一個工人不安而又不滿，因而引起工人的大批變換，浪費，怨懟和效率的減低。」

「空想家！無政府主義者！工人要的是什麼？要的祇是工作，有工作就是了，其他的又管他娘。」

斐立冷靜地答道：「我們正要做一項實驗，人道主義的實驗。關於人類互助的實驗。」

「去他媽的人道主義！我一向這樣說，現在還是這樣說。你多付了一個人的工錢，超過了他的價值，事情就多了，你必須要去照顧他的靈魂。靈魂？我的老天！牛馬是沒有靈魂的。友洛業已在僱主的背後迫着他們減少工作時間，從十二小時減到九小時，難道還不知足？他們還要求些什麼？」

「他們同時也需要生活，將軍。我知道出賣勞力的人固然從不會要求過別的，除了工錢，睡眠與女人之外。可是在

他們之間另有個基本的需求，而且是必須有的，不單爲他們自己，也爲了我們。」

將軍懷疑地從斐立看到友洛的身，眼睛睜細到幾乎看不見了。他似乎十分詫異。「這真是太奇怪了，友洛也會慈善起來了。這和我所認識的他太不調和了。」

友洛微笑着：「我也還是爲自己打算。我不喜歡那些如今正在開始控制美國工業的人。我從來不會喜歡過祇認識利潤和金錢的人。我跟着歷史去研究他們，從大地主的時代起，直到目前他們變爲工業家和銀行家，我始終恨他們。他們自己沒有生活，也沒有享受，却要去破壞不幸而淪入他們權威之下的人的生活與享受。將軍，我知道你不會了解的。」

將軍沉默了一會，雙眼向上，嘴角掛着笑容。他抽了幾口雪茄，最後開口道：「我記得很久以前我們的一次談話，友洛，那時我帶了女兒們上仰止山莊飲茶。我們談到在美國，年輕的人都有個夢。你記得麼，我說我也曾有過一個夢，可是記不起來是怎樣的一個夢了。是一個十分美妙的夢，像永遠喝醉了的模樣。但是我記不起來是個怎樣的夢。」

他抓抓耳朵，又說：「很怪，我記得當時的感覺，却記不得它的內容！你們看來正有這樣的夢境，這是很有趣的！非常，非常地有趣！講給我聽是怎樣的夢，我要把它記住。」

是斐立而不是友洛先答復將軍的問題：「如果你能原諒我的感情用事，我想我的夢境是全人類的福祉。人老了竟會減低了對世界的責任心，這是很使人傷心的。沒有人應該忘懷這樣的夢境，在新舊約聖經上，這個夢已被寫下了很多很多的世紀了。將軍，你有多少時候不曾看聖經了？」

將軍用手重擊桌面，縱聲大笑。「你們竟是一對牧師，我的天，這真是我所意料不到的。」他轉向友洛，裂着嘴問：「你手邊也沒有聖經吧？」

但友洛祇是微笑着。將軍全神貫注地看了他一會，然後道：「說吧，這些個背後又是什麼？這不是對於人道主義的崇拜，我知道得很清楚。」

「的確不是，你說得很對。你可以說這是基於我對某些人的憎恨。快樂的虐殺者，宣揚『工作至上』聖徒。」

他站起身來，在室內來回踱步。「我經常遇見這樣的人。當我遇見他們時，我奇怪他們怎會沒有人心，沒有幻想並缺乏靈魂。在他們的一生中找不到比工作更高的東西，否則他們寧願不活着。本來這也不干別人的事，可是他們却要以航麟的法律來約束別人。這些可憐的傢伙們，由於他們的全無心肝，所看到的祇是劫灰與空白的高垣，他們工作到禁閉了自己良知的靈光。更可惡的是他們還要把別人拖到他們的監獄中去。」

他站在窗前，溫和地繼續：「我們都必須工作，但沒有人應該在能使生活裕足的工作之外多做數小時，我們將不

再有此需要了。等美國的疆界確定，大的城市都已興建，寬廣的公路在高山山蜿蜒時，如以物質財富而言，美國將有它的黃金時代。如果沒有革命性的事故發生，為工作而工作的觀念仍將留存，因而破壞了美國的精神與思想。

「什麼是該發生的？等到機器時代更進步而更有力量時，貨物即將大量被生產，市場飽和，痛苦隨之。對於生產貨物的數量必須加以某種限制，或是把每週工作的時間縮得很短。不然的話，美國必將為堆積如山的物資所壓垮——一天比一天瑣碎而無價值，人的生命將被浪費在製造愚蠢的無用之物以及不必要的奢侈品上。這將是違背人性和它的尊嚴的一項罪惡。」

將軍更使勁地擡着耳朵，但眼睛却好奇地看着友洛。

接着，斐立說的話：「我想友洛的意思是說機械文化將予人的本性以致命的打擊。人不能僅倚機器而生活，也不單靠它們所生產的物品。他們必須依恃另一些東西，在我們提出的「匯川福利計劃」內，友洛就想給予本地工人那另一些東西。我們不能揚棄機器，也不願意這樣做。但是我們可以為人類做些事，使機器不能役使他們如奴隸。當工作能生產足以生存的麵包時，工作才是有益的。如果生產超過了這個，就是罪惡，所以呼籲人類獻身於工作的人乃是人類的敵。」

將軍格格地笑道。「你們將同時得罪了牧師和華爾街！聖經上也不說的好，人類被逐出樂園，要在土地上，以眉心的汗來換取麵包麼？」

「這正是我們所設想的，」斐立以素昔逼人喜愛的態度說。「將軍，多謝你將這一點說得十分透澈。在這個計劃內，我們建議給工人一個機會，讓他們在土地上以眉心的汗來換飯吃，作為對工廠的一種逃避。這正是我們的計劃之一，友洛想在匯川之西購置二百英畝田地，由銀行貸款，讓每一工人分購一畝。他和他的家人以種植任何他們所心愛的作物，花，菓蔬，或是養雞。這樣他們便不與土地分離了。人從土地分離，我們認為是極危險的。如果人必須在工廠中工作，他們仍必須有一片立足之地，他們自己的土地。不斷擴張的城市社會是個吃人的社會，是對人類和平的威脅。」友洛從窗前轉過身來，他和斐立對望着，蘊有深厚的情感與瞭解。將軍也看到了，心中更格格地笑個不住，但是極和善的笑。他又用手指在彈擊那些紙張了。

「好吧，關於那個舞的土地問題我同意了。可是怎樣才能去教育那些工廠中的奴隸？要他們去尋求書本中的樂趣，那才天曉得呢！教他們怎樣成爲一個美國公民？請教士和神父們來幫忙？他們不會來的！」

「他們會來的，」友洛肯定地說。「除了一二個老頑固的傳教士感到害怕之外，我們已與好多牧師談過，還有這裡的汗來換取麵包麼？」

「這正是我們所設想的，」斐立以素昔逼人喜愛的態度說。「將軍，多謝你將這一點說得十分透澈。在這個計劃內，我們建議給工人一個機會，讓他們在土地上以眉心的汗來換飯吃，作為對工廠的一種逃避。這正是我們的計劃之一，友洛想在匯川之西購置二百英畝田地，由銀行貸款，讓每一工人分購一畝。他和他的家人以種植任何他們所心愛的作物，花，菓蔬，或是養雞。這樣他們便不與土地分離了。人從土地分離，我們認為是極危險的。如果人必須在工廠中工作，他們仍必須有一片立足之地，他們自己的土地。不斷擴張的城市社會是個吃人的社會，是對人類和平的威脅。」友洛從窗前轉過身來，他和斐立對望着，蘊有深厚的情感與瞭解。將軍也看到了，心中更格格地笑個不住，但是極和善的笑。他又用手指在彈擊那些紙張了。

將軍一聲不響地聽着，不住地微微搖頭。

斐立變得有些激動，但他的聲音却仍是鎮靜而穩定：

「我們也曾和本地的，外邊的教師們討論。我們將設置各種工藝訓練班。由會使用各種樂器的工人來開音樂演奏會。我們要教習金銀工藝，錫工藝，木工場和其他的手工藝場，例如彫刻，木刻。做出來的成品將有個所在發售，利潤則歸之工人。或者由他們自己動手來製造家中的用品。對佈置最好的庭院與最精良的工藝品，我們每年均將頒給獎品。」

「我們更將有政治討論會，讓工人們瞭解要作一個聰敏的選民，這是必需的。」

「這一切都是工餘時間，假日和週末進行的。」

「我的天！」將軍喃喃如在囁語。「真是高調！」

「孩子們將有遊樂場，由他們的父親所手關的。婦女們將被教習家事，育嬰，烹飪，縫紉，並參加社會活動。」斐立又接着說。

「空想家！」將軍喊道。「整個縣城都會指點你們了！我從來不曾聽到過這樣的廢話！誰又能關心那班傢伙，你們非讓人笑死不可！」

斐立偷偷對友洛發狠眼。「你怎麼說，將軍？願否捐助幾千元？想想看，你的姓名將被判在報上以慈善家出現！我們將要把這事好好宣傳一下。」

將軍揮揮手，像要趕走這一切。「誰來造那些房屋，課室和工場？」

「由工人自己建造。他們中間有很好的水泥木工。我們已和他們談過了，你想想不到他們是如何地興奮。」

「錢呢？你們需要大批的錢。」

「我已告訴過你了，友洛與我合出二萬元，如果必要，還可以多些。我們希望其他如你這樣的人可以幫助些。」

將軍站起來，搖擺他的衣襟。「你們瘋了，」他喊道。「多少？我祇能出五千元，多一文也不成。」

斐立與友洛搶着來與將軍握手。將軍盯着他們，搖搖頭，趕緊抽出被握住的手。「人老了，心也軟了，」他說。「你們快祈禱，祈求我不改主意。」

然後，他又笑道：「那批工廠的老闆們又待如何？」友洛笑着回答：「最初他們很擔心，等向他們解釋清楚之後，他們才明白這是個私人社團，不必他們出錢。可是這比出錢更不利，他們害怕工人會因而出頭，忘了他們生來就是爲主人工作的。不錯，那批人正在擔心着，我將證明他們的主見是錯誤的。」

「其他城區的工業家又怎樣？友洛，他們會把你的心也刺出來的。」

「這却是我們將來要奮鬥的問題。謠言已經傳開了。因此我在上星期去看李根和黎先生，更有其他我的支持者，他們都不贊成。他們都像你一樣，說這是一種「革命」，一種「危險的嘗試」。你知道，他們也祇顧到自己的利益，他們認爲我神經不正常。我勸他們等上一年或二年，讓他們自己睜眼看。所以這件事我們一定得辦成功。」他伸出手來，臉上帶着微笑。「所以我們需本縣的援助，因爲如果我們丟了臉，你也得跟着我們丟臉，將軍。」

將軍也感到了警覺。「我想是的！是誰出的這一套主意？」

「我，」斐立靜靜地答。「友洛看出了毛病，我澈底思考一番。然後合力擬成這一個計劃。」

將軍的眼中微蘊怒意。「這就是所謂書生之見！」

斐立笑道：「將軍，我選上過哈佛大學呢。」

「哈佛決不會有這一套玩意的！」將軍叫道。「我也上過哈佛，就不會聽說過。」

「但使你詫異的是現在那裡竟有了。」斐立仍在微笑。「更使你詫異的是美國已有數萬人在關心機器的長大，以及它對人民的影響。他們明白緊張的機器對於一個國家的危害，他們有歷史上的例證。」

他慎重地望着友洛，好像在請准他的允許是否可以往下續談。友洛點點頭。

「正如友洛所說的，我們必須要成功。我們就要進行了，沒有人能阻止我們。我們需要這裡富人的助力，將軍，你不能抽身不管，你放在友洛那裡的投資太多了。」

「我們今天請你來，正因爲你是個有遠見而又能瞭解實情的人。我們也希望你能給別人以影響。」

「爲了一些無聊的理想來威脅我！」將軍在咆哮。

「再喝一杯白蘭地吧，」斐立又爲將軍的杯中注酒。「這白蘭地很好。再吸一支雪茄。」他打開友洛的銀質烟盒，又把烟推向將軍。他接着說：「我們將召集全國各地的記者，還有攝影家。將軍，我想你肯賜給我們一份光榮，爲我們的發言人。我知道有幾位名作者都要爲這件事寫一本書，你將會被在書中提及。」

「代表匯川福利會？」將軍漲紅了臉喊叫。

「你是我們的一位董事。」斐立答。

將軍憤然地飲他的白蘭地，聽任斐立爲他點燃雪茄。然後他怔怔地向斐立端詳着。這小子是個畸形人，可是他有高貴的血液，而且畸形是不會傳代的。有一天他更會有一筆產業——益甫的銀行。林家的人總是城內最優秀的。

他一如往昔十分爽快地說：「你什麼時候結婚？我家的郁芬怎樣？她成天爲我添衣服，其實我還死不了呢。啊！你多大了？二十五？她比你大不了多少，這門親事怎樣？」

## 第五十五章

美蓮正沈緬於閱讀一本小說，這小說被評爲一感情豐富，深入人性，批評家對它都有好感，一時頗爲風行。美蓮也覺得它很有趣而動人，直到她看到這一句質樸無華的語句：「瑪西對生活需求甚少。她祇要求快樂，一件小小的小事。」

看到了這句驚人的，突兀的，可笑的，神經質的傑作，美蓮不禁發出一聲不文雅的叫喊，拋出手上的書，使它越過磚鋪的走廊，拍的一聲跌落在一枝樹幹上。「小小的小事，」是這位女作家爲快樂所題的名稱。一片大果園中的一枚小桃子；海灘上的一個小貝壳；花園小徑旁的一朵喇叭花！一個人怎能這樣自大，可笑，不懂得在世界上尚有痛苦的日子。

快樂，不但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曾宣稱它是人的基本權利。問題是怎樣去追逐得到！用智慧，瞭解，或是用苦痛的嘲弄。人祇能去追逐，但很難能得到它，即使能得到了它，也祇是利那間的，像層層鳥雲中偶然一現的陽光一樣。

陷入痛苦中的愚人深信是狡猾的命運在播弄他。使他不能在永恆的愉悅中雀躍。厭世者認爲是被許多人聯合着排擠出樂園之外。緣於盲目的自私，受苦難的人相信除他以外的人都是滿足的，富有的，康健而快樂的。祇有極少數的人才明瞭在世界的任何一地，根本就沒有快樂，沒有安寧，沒有真實而恆常的歡愉。人相互在失望的黑暗中傾軋，却人人要求安全。追逐那不可能的——祇是一個陰影，才構成了希望。「小小的一件小事，」真是愚蠢之至！

她也曾是個愚蠢的人，但現在聰明些了，可是也更淒慘了。

她訂着那本被她拋擲出去的凌亂的書。夏日的風正無情地在翻動它那精緻的書頁。她感到一陣同情心，同情那本書和它那不經心的作者，也同情其他一切誤信可以得到不能得到的優子們。

她明白世界上最有用的而巨大的力量是恐懼。恐懼迫使人去追求快樂，就像一個有劇痛的人去追求麻醉劑一樣。恐懼建造了文化，豎起了紀念碑，發動了戰爭。總在一切騷擾動亂之後，它是人類的主宰。它也是宗教的指標，上帝隱沒在它裡面，或說是它使人認識了祂。它也是怨恨之母。

往昔的先知們也明白恐懼所具的力量，一切聖書爲了它的力量，才無可奈何地承認了它。摩西繼於恐懼，才建起了十誡的堡壘，直覺地認定法律乃是防止野性的長城，服從誡命與律例能使人有安全的感覺。法律能使人不再去思想，它代替了玄想的行爲，於是使人能免於瘋狂。重複的祈禱詞，一本固定的經典，使人不敢背離，它們能使人麻醉，使他們先天的感受變爲麻木。

是基督或是別一個會這樣說：「完善的愛能逐去恐懼。」可是並沒有完善的愛。固然也有暫時的自我忘却與自我犧牲，在這短暫的時刻裡，人忘掉了自己，連帶也忘掉了恐懼。但沒有一個人能永久處在「完善的愛」的境界中，除了是聖人，因爲人總得與自己生活在一起。

美蓮明白這一點，甚至比大部份男人更明白，友洛正受着恐懼的磨難。恐懼些什麼？她知道得並不清楚，可是她明白恐懼正足以解釋他的一生，他的煩躁不安，驕矜自得，他對工業的熱心與對匯川的關切。無疑地，在他早年幾乎是頹廢的生活後面，也有恐懼的存在。

有些人受不了舉世盡然的恐懼，把他們的房屋造得很堅固。更有些人設想得更周到，連他所住的城市也武裝起來了。友洛正在武裝匯川，這乃是他的住所的外圍。

美蓮避着遠處的樹木，在陽光與風中搖曳。她，她自己已經常懷着恐懼。她舊有的勇氣正也是恐懼的產物，可是她並不害怕得像友洛那樣。她具有一種無畏的心情，她已不再希求快樂了，因此有時她倒是幾乎能得到安靜的。

也許我不如友洛那樣聰敏，她這樣想，心中有着痛苦的自慰。一個人愈是靈敏，便愈是脆弱，便愈欲高築圍牆來保護自己。但在最後，圍牆仍不是十足的，武裝也是等於無。「人若不能管制他的心神，就像是一所被攻破的城市，赤裸裸地沒有圍牆的護恃。」

美蓮回想到與友洛結婚後的歲月，在那些年中，她懂得歡笑和刺激，可是沒有快樂。她想最接近快樂的時刻是在初嫁益甫之後。這一思念使她不得不挺直了坐着，如受到了突然而無形的打擊。還有在老林先生重病後的幾天之內，這件

事發生了已好多年了。她倦極了躺著，益甫曾坐在她的身邊，會溫和地對她講述，講述一些他從來不曾對別人洩露過的話，他握着她的手，她是在用心在聽，却不是用她的耳朵，就在那時刻，她幾乎接近了安寧和快樂。從那時之後，她就再不會知道何爲安寧與快樂了。因爲她從不曾接近過友洛，祇有在特定的時刻，他願意見她時，她才見得到他。或是當他毫無防禦的時刻，她突然和他相遇了，那末他就會無理性地向她咆哮暴燥，一如被她發現了他的不端正的姿態，或是不文雅的舉止。

可是益甫却常自卑地向她表示，希望她能洞察他精神的深處，瞭解並同情他的缺點。他也曾恐懼過，但他的恐懼是膚淺的，可以說是孩子氣的。現在，她似乎已知道他不再有何恐懼了，她說不出自己是如何知道的，也許是因爲斐立會暗示地向她述及了有關益甫的事。

縱然如此，她想她仍不會愛過益甫。這也許是緣於她自己的恐懼，她的不安份，而不安份也正是恐懼的徵象。在友洛身上，她直覺地辨認了她自己的狐疑與警戒，他們兩人的關係是否聯盟了？她不知道。即使在現在，他們的生活尚常有暴風雨式的。近手沮喪的歡愉，這樣的歡愉並不能造成和諧與滿足。也許她是老了，但她想望和諧與美滿，以及由它們帶來的安全感，這一份安全感，從友洛那裡是得不到的。

我們應該教導孩子不要害怕任何事物，憂愁，疾病，死亡，失望，憂慮與痛苦。但最先要使父母們沒有恐懼，這可能麼？自然，我們尚有上帝可以依恃。

她站起身來，開始在有蔭蔽的平台上來回踱步，兩手緊握在一起，不自然地做着一個愁慮的手式。怎樣去教導瑪利與小雅立，告訴他們世事如流水，祇短暫地在人類壯健的精神體骨上流過？怎樣才能使他們的靈魂堅強，使他們能在人海上順利航行？自然，這仍得倚賴上帝。

上帝，在友洛說來却是迷信，恐懼的產物。美蓮想到這裡，沮喪地搖着頭。可是他仍建議孩子們該上教堂，於是她在每星期日送孩子們上監理會的教堂去，但仍沒有方法知道他們究竟是否能在恐懼之前強強起來。世界各地都有教堂，但世界上仍滿是恐怖與怨恨。是否緣於宗教從不曾有何作用？滿口雖是上帝，但精神仍是空虛而貧乏的。一定有什麼外錯，教堂中座無虛席，但走到星期日的日光之下以後，人們便會相互不信任，恐懼與怨恨。難道牧師是偽善者，他們的話是毫無意義的？人從來不曾信從過上帝，在他們信從之前，他們不會停止恐懼，被恐懼所摧毀，相互殘殺，而且決不會幻想到他們的終極。

她聽到屋內有孩子的足音；一扇門開了，又碰上了，原來是雅立，快九歲了，正在向她走來，哭着，喊着。她慈愛地望着他，撫摸他那厚重的黑髮。然後抱住了他，喊道：「親愛的，不要害怕！永久不要害怕！如果你有了恐懼，你便不能是個好人，將是個殘忍的人，而在你的屋內將永無安寧！」

(未完待續)



### 小兒痲痺疫苗之檢討

含有活的瀰過性病原體的小兒痲痺疫苗可能在最近的將來即可問世。世界各地的科學家會為此舉行過一次會議，從詳檢討這種疫苗是否可以問世以供普遍使用。

美國國家基金會過去曾竭力推舉實地試用沙克疫苗。這次於是又被要求裁決對這種含有活的瀰過性病原體的小兒痲痺疫苗是否也值得介紹作普遍採用。但國家基金會會作何決定，得視世界衛生組織在世界各地對活的小兒痲痺疫苗所彙集的資料和報告的結論而定。

這次會議係由泛美衛生署 (Pan American Sanitary Bureau) 和世界衛生組織所聯合召開。會中主要檢討對象即為新新納底大學的亞爾勃薩平博士 (Dr. Albert B. Sabin) 所發現的新的活的小兒痲痺疫苗。薩平博士和另外二種活的變型小兒痲痺疫苗發現人：紐約州珍珠河的黎德爾實驗室 (Lederle Laboratories) 之希拉德考克斯博士 (Dr. Herald Cox) 和費拉德爾斐亞的維斯泰研究院 (Wistar Institute) 之希拉雷博洛可基博士 (Dr. Hilary Koprowski) 二人都提供甚多可貴資料，並有經

試用過這三種變型小兒痲痺疫苗的各國專家的詳細報告。會中所提出有利論證計有：

蘇俄曾順利而安全地應用這種含有活的瀰過性病原體的小兒痲痺疫苗對二百廿五萬人完成集體免疫運動。這一報告係由莫斯科醫學院的朱麥可夫博士 (Dr. M. P. Chumakov) 所提出。

此外在波蘭，捷克，比屬剛果，芬蘭，荷蘭，南美和北美諸國都曾應用過這種疫苗，雖然他們的規模都沒有如蘇俄所舉行的龐大，但却對所有三種類型的痲痺性小兒痲痺症都產生完滿的免疫效果。

在美國所舉行的規模試驗，證明考克斯型疫苗，調合在櫻桃菓醬內，只要服用一次以後即可使孕婦對所有三種類型的痲痺症具有免疫效能。一般而言，孕婦最易感染小兒痲痺症，但經內服過這種新疫苗的一百卅九個孕婦，其所產生的安全抗體量平均計達95%。

在美國另外一組擁有五百五十人的小規模試驗，則證明所有三種類型的瀰過性病毒經混合在一起後仍能有效地在血液內產生小兒痲痺症抗體。原先有很多人本來恐怕把三種類型的疫苗混合後在經過腸道時，難免會發生互相干擾作用，因而影響到各一類性病原體之生長的。現在這群總數五百五十個應試團體內，經抽取其中二百四十一人的血樣檢驗，證明這種三合一的疫苗其有效性仍達百分之九十三，考克斯博士說。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論文都是支持這種疫苗的。愛爾

蘭貝爾法斯托的皇后大學的狄克博士 (Dr. G. W. A. Dick) 即曾列舉數項疑問而在場研究人員之精神受到相當打擊。

譬如說，狄克博士說，接種過活的瀰過性病原體小兒痲痺疫苗的人，其免疫性往往可以過及直接接種人的家族；但在瀰過性病原體自一個人播達給另一人的過程中，牠們是否會轉變成一種活躍的癱瘓性病原體一點尚未能肯定。迄今為止，固然尚沒有發生過類似病例；但反過來說，却也沒有適切的證據可以證明這是不會或不可能發生的。因此狄克博士要求以上三位疫苗發展人提出一些實驗方法以便證實有關疫苗的每一個疑題。

同時，美國公共衛生署亦未完全贊成這種疫苗。瑪利蘭的國立衛生研究學院的莫雷博士 (Dr. Rodertick Murray) 警告一些熱心支持疫苗的同事們說，最近的試驗顯示這種疫苗如果注入猴子的脊髓，可能會引致發生痲痺性的小兒痲痺症。

即使國家基金會支持採用活的病原體疫苗，若是公共衛生署不簽發執照給一些藥品製造商，那末疫苗勢將仍然不能在美國通用。但美國公共衛生署在未能對疫苗每一有問題之點獲得解決並認為滿意之前，是不會簽發製造執照的。

與沙克疫苗 (含有死亡的瀰過性病原體) 比較起來許多科學家所以歡喜採用活的病原體疫苗的原因，因為後者有下列幾項優點：……

①牠的免疫性持久，一次接種後可能終生免疫；而沙

克疫苗却只能產生幾個年頭的免疫性。

②活的病原體疫苗無論對成人或兒童而言都覺得使用簡便，牠可以加在糖果等食物內吞咽下去即行。

③牠能撲滅接種人體內的任何一種小兒痲痺症傳染體，使接種人不致成爲是項疾病傳播給未接種人的媒介。

④三種痲痺症瀰過性病毒能混合在一起使用，省事亦省時。

### 接骨膠

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跌斷腿骨，現在只要在醫院裡於折骨處塗上一層膠體，在床上躺過三天，便能如常走着回家了。

這種新的接骨膠，現在正在全美和加拿大各地的醫科學校和醫院裡試用着。在過去三年裡已經接合了二百五十個病人的斷骨。這些病人設若用現今一般的例行方法治療斷骨，恐怕都需要在石膏纏帶裡，或因臥床第，或拄着拐杖，渡過漫漫長達六個月的痛苦生活。

所謂接骨膠是一種屬於聚氨基甲酸乙酯泡沫狀膠體，乾燥後即堅硬如鐵，比骨頭本身還要堅固。

作爲外科用的接骨膠，多包裝在一盒消過毒的錫紙包內，裡面裝有兩缸黃色而粘稠的液體和一條帶狀的攪拌器。這兩缸液體，一缸即係聚氨基甲酸乙酯膠體，另一缸爲一種接觸劑。當二種液體混合攪打過後，即成爲快乾的泡沫狀膠合劑。這種接骨膠係由美國哈南門醫專科學校和費

拉特爾亞醫院的米契爾曼達里拿博士 (Dr. Michael P. Mandarino) 與新納底的質里爾藥廠 (Wm. S. Merrell Company) 合作研究而成。

如何正式應用於外科醫術，與怎樣改進膠合的技術現在仍在繼續研究發展中。但大致的講，用接骨膠治療斷骨的方法大約如下：把斷骨外露，在斷骨二端的小栓骨先行除去，遂即在斷骨二端都塗上這種泡沫狀的膠膠體，聯結一起，再把取下的栓骨如鴿尾樺頭般嵌回去。膠上後有幾個鐘點不去動牠，當膠體乾硬後，接骨的肢體便能作輕度的活動。

據整形外科醫師曼達里拿博士說，骨骼本身將會逐漸的透過膠體而生長，大約經過一年時間兩端斷骨便能癒合。在骨骼生長的一段時間中，接骨膠徐徐吸收掉，最後乃至完全滅跡。

但目前這種接骨膠尚在臨床試驗階段中，一俟積有足夠而滿意的事實證明後，便可正式問世應用。

### 甲狀腺腫

甲狀腺腫可能係由於濾過性病毒的傳佈而非由於碘質的缺乏。觀於世界上某些特種地區的甲狀腺腫的漂落情形實在像是由於濾過性病毒的侵害，這是紐約大學醫學院的格林華特博士最近在美國醫學會所提出的報告。

譬如說，瑞士在過去二百年內患甲狀腺腫的人已有顯

著下跌趨勢；但是他們却仍有許多白癩病患。該病的特徵為患者的身心發育不良，多數由於畸形的甲狀腺腫引起此病，而許多瑞士的嬰孩常一生下來就患有甲狀腺腫症。

在美國很少有人患甲狀腺腫，但却有很多甲狀腺分泌過多的病例，這就與甲狀腺腫有相當關係。

日本人一向被認為是歡喜取食大量海產的國家，照理在食物中就不會再缺少碘質，但他們患甲狀腺腫和甲狀腺分泌過多症的比率却很高，不過他們與瑞士不同並沒有白癩病的問題。

因為同樣的甲狀腺腫在兩個國家裡却能引起二種不同的疾病——白癩病和甲狀腺分泌過多——，因此格林華特博士推斷可能是濾過性病毒而非為碘質缺乏才引致甲狀腺腫症。

### 珠混魚目

瑪亞米城一停車收費器中找出了一枚一千六百年前的羅馬古幣。

### 出氣破財

康納的克州西哈特福城一市民因過時停車被警察局罰款二元，心有不甘，在支票上大書「憑票祈付西哈特福市格殺打撲 Gestapo 警察局兩元正」。警察局遂加罰他五十元。



## (一) 匈京歷險記 (暫譯名)

原名 The Journey

米高梅公司出品

彩色片

黛博拉寇兒與尤勃連納繼「國王與我」後，合作演出的又一部電影，編劇為喬治塔波生，由安拉多李維克擔任製片及導演，片中介紹一位年青的百老匯舞台演員傑遜羅

巴茲。這是一部題材新穎，處理手法也新穎的影片，以匈牙利抗暴事實為背景，描寫自由鬥士的勇敢，絕望，艱險和挫折，並穿插愛情故事，全片主題，是使偽善者認清「良心」和「職責」。鏡頭開始，一群不同國籍的中立份子，乘公共汽車離開斷垣殘壁的布達佩斯城，希望越過奧國邊境，進入自由世界。



黛博拉寇兒飾英籍婦人亞希摩太太，她幫助一位冒名弗萊明的匈牙利科學家——傑遜羅巴茲飾——企欲逃出俄共的魔掌。尤勃連納飾把守邊境的俄國軍官，他兇殘而詭詐，但却為亞希摩太太的美色所迷，後者內心裡雖然對他無限憎惡，但為了全車乘客的安全，祇得虛與委蛇。

亞希摩太太與匈牙利志士弗萊明湖上逃亡的一幕，激起全片的最高潮；光頭長靴的尤勃連納，對此尷尬局面，究將何以處置，為了愛而違背職責，還是為了職責而犧牲愛情？直到幕終時，觀眾才得到明白的解答。

全片在匈牙利邊境拍攝，並有匈牙利難民五百人擔任臨時演員，參加演出。

## (二) 公爵夫人與裸像 (暫譯名)

原名：The Naked Maia

米高梅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彩色片

這是意大利與美國合作攝製的一部影片，根據西班牙歷史上著名的公爵夫人裸像糾紛的傳奇改編，由「聖袍千秋」名導演亨利柯斯特執導演筒。

主角為意大利名性格演員安東尼法朗西沙，飾出自



農村的西班牙名畫家高亞，女主角為美國艷星阿芙嘉德娜，飾西班牙著名美婦阿爾巴公爵夫人。重要配角有阿米德拉撒里，飾西班牙獨裁者高多艾；金羅塞維飾西班牙王卡羅斯四世；李巴范麗飾王后露意莎；馬西摩飾拉多飾阿爾巴公爵夫人的假情人山契茲；卡羅里索飾高亞的朋友堅尼脫，以上諸人皆是意大利影壇上的著名演員，配搭極為整齊。

由於歷史資料的缺乏，以及扮演古人的不易，參加本

片的各位演員，均費去不少心力，對所演角色細加揣摩與研究，特別是飾演阿爾巴公爵夫人的阿芙嘉德娜，這對她乃是一個大膽的嘗試，而嘗試結果，證明她尚蘊有一種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的才華。

本片原擬在西京馬德里拍攝，因當地人士的反對，改以羅馬代替馬德里，片中十八世紀的西班牙古城，均係佈景搭成，全片拍攝共費時七十八個工作天，耗資三百萬元。

## (三) 綠 廈 (暫譯名)

原名：Green Mansions

米高梅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彩色片

取材自赫德遜的寓言小說，敘述「森林少女」與一個入山尋找金礦的年青人純潔戀愛的故事。

奧德麗赫本飾「森林之女」蕾瑪，安東尼柏金斯飾青年亞伯爾，導演為赫本的丈夫米爾法拉。

全片在南美的森林中拍攝，所涉地區包括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英屬蓋亞拉等地，許多從未在銀幕上出現的原始荒野景象，均一齊收入鏡頭，片中介紹各種珍禽異獸：橘紅色的石鷄，藍紫色的鸚鵡，巨大的刺鼠和蟒蛇，還有

一種可以放在手掌上的小鹿。

片中包括一些恐怖鏡頭：印地安土人用螞蟻咬的方法試驗勇氣；巨蟒將土人拖入水底；亞伯爾與土人白刃搏鬥；吊橋上的逃亡；以及蕾瑪被困火海等等。

本片由巴西名製曲家 Heitor Villa-Lobos 配樂，別具風格。





### 革命性的新攝影機—Zenza Bron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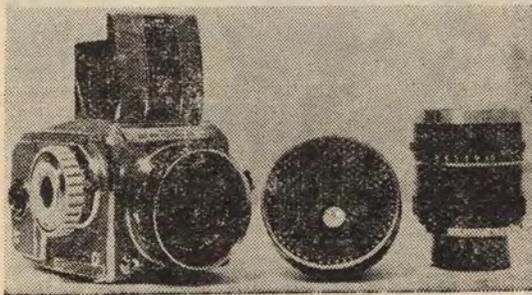
使用一二〇軟片的單鏡頭反光攝影機，由於構造上的限制，缺點甚多，因而產品也極少。最近日本新出了一架 Zenza Bronica，採用了很多新的設計，使以前不能解決的缺點全都得到了改善。它裝用簾式快門，插座式交換鏡頭，可交換式軟片箱，另外還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新設計與自動裝置。它的反光鏡板和一般相機不同，它向下移開而非彈向上方，同時還可立即回位。鏡頭的光圈則可自動收小然後自動開大，並可隨時開至選定之位置，以查視景深。相機右側的旋鈕同時用作對焦距，捲軟片，選擇快門速度及捲回快門簾布之用。

Bronica 反光鏡板改為向下移開的目的，是為留出空間以便裝用短焦距的廣角鏡頭。一般單鏡頭反光攝影機為要留出反光鏡板向上移開的位置，鏡頭與軟片間的距離

不能縮短，因而所用廣角鏡頭也僅能用後方焦距式。由於 Bronica 把反光鏡板移動的方向改向下方，鏡頭與軟片間的距離不再受限制，普通廣角鏡頭均可使用。日本光學所作的 50mm, f3.5 廣角鏡頭裝於 Bronica 上，對角線的角度可達到七十八度，這是目前二吋反光攝影機上角度的最廣的鏡頭。但反光鏡板向下移開也有兩項機械上的困難需解決：①攝影機上面的取景窗必須遮蓋，以免光線透入使軟片曝光。②反光鏡板也需遮擋，以免鏡面產生反光。前者利用裝設在取景窗下方的布簾遮擋，每當反光鏡板移開後布簾就將取景窗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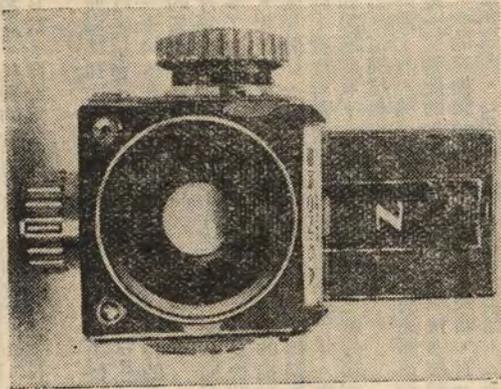
掩，快門開啓後布簾隨即回復原位。後者用一金屬板，在快門開啓時將反光鏡板遮住。

在機內鏡頭座後方有一小金屬桿，當快門鈕按下時它就將光圈推



門動作後它就立時又使光圈回至全開位置，攝影機的前面左下角有一只紅色的按鈕，按下後光圈即可改為手動，可以將光圈環旋至任何位置，以便觀測景深，放開後光圈立即又回至全開位置。

快門鈕按下後攝影機內部的機械動作如下：①反光鏡板下移，②取景窗下方的布簾將玻璃板遮住，③當反光鏡



板落至機底後，一塊金屬板將鏡面遮住，④光圈收小至預選位置，⑤簾式快門動作，⑥快門動作以後，反光鏡板上移，⑦取景窗下布簾捲回原位，⑧遮光金屬板移開，⑨光圈回至全開位置。這許多連續動作必須配合極為精確，才能達到完全自動的目的。由於這許多動作都要在極短的時

間內完成，所以發出的聲響也較一般攝影機大，同時也有相當的震動，因而在使用較慢的快門時照片的明晰度也較差。日後若能加設避震裝置，情形當可改善。

Bronica 另一個有趣的機件，就是機右側的一只大旋鈕，它兼有對焦距，捲軟片，捲快門與選擇速度四項用途。這只旋鈕在正常位置時是用來對焦距的，若向外拉出少許即與距離機構脫離關係，而變為捲動軟片及快門，至旋轉不動時則表示軟片及快門已捲好，稍將旋鈕倒退即又回復對焦距用之位置。快門速度則利用旋鈕外側之一只塑膠齒板控制。這種四位一體的方式雖然沒有單手操作之利，但也有許多不便的地方，若以實用及快速而言，仍以將捲軟片及對焦距分開為佳。

此攝影機快門共有十二個速度，由一秒至一千二百五十分之一秒。電子閃光燈的同期，另有一五十分之一秒的位置，在三十分之一及六十分之一秒中間，以一個紅色的 X 表示。三十分之一秒以下的慢速度，用一套延遲機構控制第二簾布的釋放時間，六十分之一秒以上的速度則用一凸輪控制二簾布之間的開口寬窄，各速度之間的中間速度也可使用，在速度盤上刻有紅線指示出中間位置。機上也

附有自拍機，延緩的時間可由一秒調整至十秒。當快門位置置於B時，自拍機可用以控制快門自一秒至十秒間的開啓時間。

鏡頭座爲插座式與尼康及康泰斯的外圍相似，伸縮的距離可以使50mm的鏡頭拍攝到十二吋，75mm的鏡頭拍攝到三十吋，135mm. 到四尺半。焦距更長的鏡頭需換用較大的插座，目前尚無出品。

軟片箱因受地位限制，軟片需反捲，藥面向前，因而也就又多了一個難題，如何防止底片曲碼碰及快門？

Bonica用了一個彎曲的背板，並用一大型的捲軸以增加張力。軟片裝好，軟片箱裝到機上後，只要轉動旋鈕至停止不動時，軟片計數窗口就自動顯出「1」字。軟片箱上的擋板如果忘記取下，快門就不會動作，軟片箱如果沒有裝到機上，這塊擋板也拉不開。

此外機上有一塊可換的取景玻璃，明亮而清晰，另外還可加裝一個磨擦的焦距調節配件，一個快速裝卸的三腳架插座。它的交換鏡頭全部爲Nikkor鏡頭，有50mm, 135的廣角鏡頭，75mm. 12.8的正常鏡頭，135mm. 8.5的遠攝鏡頭，全都附有立時啓閉的自動光圈。

機身以不銹鋼及鈦金屬製成，堅固無比。售價：機身附75mm 正常鏡頭，美金四百八十九元五角，50mm 鏡頭美金二百四十九元五角，135mm 鏡頭二百一十元，軟片箱八十二元五角。

# 處銷經北臺叢譯穗拾

衡陽街十五號

文星書店

羅斯福路三段臺大對面

雙葉書廊

書名

定價

波城世家	二十四元
舊綺表姐	十二元
滄海珠淚	四元
春閨夢裡人	七元
西洋歌劇的故事	十八元
海狼	十五元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五元
交響樂的故事	十八元
玫瑰紋身	八元
石油的故事	六元
鋁的故事	六元
白衣女郎	二十五元
黑貓劫	九元
慘劇的預演	五元
糖的故事	六元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七元
北敦莊、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	七元
我們的地球	十二元
田一談叢	五元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	十二元
我們的朋友—原子	五元

襖袍戰士

兵役趣事在外國亦常有發生。西德波昂城某市民接得召訓令一紙，令其即赴兵役處報到以備檢查體格。該市民之父親遂將其置入一搖籃車中，推至兵役處報到。此四個月大之市民於獲得餅乾一塊後即被命令解役還鄉。

錢能禍人

奧克拉荷馬鄧肯城一銀行之出納員派克小姐的左手上發出了一片紅疹，去看醫生，醫生診斷說她對鈔票有過敏性。

隨身倉庫

曼非斯城某百貨公司偵探見一大腹便便之顧客身軀過於臃腫而起疑，搜查之下，發現該顧客身藏襯衫四件，雨衣兩件，香水兩瓶，二磅裝糖菓一盒，皮褲帶數條，呢帽一頂。

弄巧成拙

田納西州恰他諾加城警察局捕得一盜竊犯，彼用襪子戴在手上行事以避免留下指紋，但其赤腳之腳印却被警局取得，因而破案。

要來何用

英國麗池城某脫衣女郎因偷竊衣服而被處罰金七十元。

究 研 芬 多 貝

R. 蕭弗勒 原著

吳心柳 校訂

平裝每册新臺幣陸拾元

精裝每册新臺幣捌拾元

總經銷：文星書店

台北市衡陽路十五號  
郵政撥匯三〇五〇號  
政信箱三九九號  
電話二五六八八號

外埠函購

免收郵費

#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凡公私營廠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電話 52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號之二

##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 工業工程業務部

#### 業務要目

- 權利專之法方造製業工學化外國購洽理代 (一)
- 及進改之法方造製供以，場工驗實建裝理代 (二)
  - 良改之質品品產
- 建擴新更之備設有現劃籌理代 (三)
- 劃計程工及析分資投作業工援美請申理代 (四)
- 等輸運、工試、裝安、計設作廠工學化理代 (五)
  - 題問難疑作操廠工決解，作工
- 設器儀及計設之統系器儀制控制動自項各理代 (六)
  - 項事等裝安備
- 括包) ◦ 裝安計設之備設運儲料油項各理代 (七)
  - (等房泵槽油築建及管油設鋪
- 應供及養培之菌細用業工醇酸辦承 (八)
- 起之件機工化項各下以噸十八重淨件單辦承 (九)
  - 程工裝安重
- 等定測爆震及析分質品之品產油石種各辦承 (十)

處係關業工司公本號71路前館市北臺：處洽接  
組術技廠油煉雄高市雄高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總經銷美國海灣石油  
公司出品之航空，汽車，船舶，化工，紡  
織，鋼鐵，及重機械等所需各種潤滑油脂  
。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為世界最大油公司之  
一，並為美國第二大油公司，其橘黃色商  
標遍及全球，歡迎各界委託訂購。如有查  
詢，請隨時賜洽：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營業處及各地供應機構

銷經總部中  
社報書聲中  
號八七一路山中市中台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